武俠世界

血濺黑杜鵑（雪刀浪子故事）龍乘風・著

風雪老祖臨危授命，江湖黑道高手紛紛追殺，四大魔王，神秘黑杜鵑，雪地羣邪大火拚，龍城璧深入虎穴收拾殘局。本文故事波譎雲幻，離奇驚險，精采百出，喜歡刺激動作小說的讀者，切勿錯過。



949

編後話

「**血濺黑杜鵑**」是今期特選刋出的雪刀浪子傳奇故事，內容詭秘，情節離奇，人物衆多，場面龐大，拚鬥兇狠，怵目驚心！雪刀浪子龍城璧爲了收拾一個風雲險惡的殘局，冒盡千驚萬險，深入虎穴，勇戰羣邪……而神秘的黑杜鵑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請恕編者賣個關子，保証使你閱讀之下，有意料不到的想像……

＊＊　　＊＊　　＊＊

古龍的巨著「**大地飛鷹**」自刋出後，期期進入高潮，情節發展着實出人意表，今期裡，小方與「陽光」又有一番離奇的際遇，既驚且險！而一度行踪飄忽的卜鷹到底何處去？請看故事繼續發展吧。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沈勝衣故事「**七夜勾魂**」，內容充滿陰森恐怖氣氛，情節詭秘驚人，一代奇俠沈勝衣施展渾身解數，破火雷，鬥木煞，惡戰三百里，血濺七殺莊，風雲變色，鬼哭神嚎，不宜錯過。

同期隆重推出的還有讀者們很稔熟的大俠溫振眉故事，「**鐵血大旗**」是由青年作家溫凉玉先生執筆撰寫，他的作品素爲讀者喜愛，保証令你滿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4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之三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血濺黑杜鵑



龍虎相鬥

大雪飄舞已三天。

冬夜漫漫，彷彿比白晝的時間長了幾乎一倍。

風在呼嘯，但除了呼呼寒風之外，天地間已再也沒有別的任何聲響。

路很長。

比漫長的冬夜更長。

皇甫七星單騎飛奔，冒着風雪，疾馳在這條寂寞的大路上。

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這一個念頭就是：

「追殺！追殺！追殺雪刀浪子！」

× × ×

冬夜雖然漫長，黎明終於還是來臨到人間。

風雪已停，停得令人感到有點突然。

但皇甫七星忽然闖進望冰樓的時候，更給人一個突然其來的感覺。

因爲他竟然是連人帶馬一起闖了進來的。

一陣亂七八糟的聲音響起。

桌，椅紛紛被皇甫七星胯下的青驄馬撞跌，但馬却一點也不驚慌，依舊勢如破竹般直衝進去。

望冰樓是這裏方圓百里地內唯一的食館。

但這時候顧客並不多，只有一個。

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皇甫七星今年二十七歲，性格孤獨，

風吼雪怒

而且很倔强。

他曾被人形容爲殭屍。

雖然他的臉看來蒼白些，但他並不長得難看。

不但不難看，簡直就算得上是個英俊兒郎。

但他對待別人的態度，却從沒有人敢加以恭維。

整整十年，從他第一次在武林中露臉開始，沒有人見過他曾有笑容。

就算有人用手去搔他的胳窩，他都絕不會笑。

硬綳綳的臉孔，冷冰冰的態度，已成爲了他的標記。

然而，他還很年青。

一個如此年青的人，爲甚麼會有這種殭屍般的可怕性格？

龍城璧雖然從未見過皇甫七星，但皇甫七星連人帶馬闖進望冰樓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來者就是殭屍！

天下間只有殭屍才會在他的胸前，懸掛着一條猴子的肋骨。

皇甫七星沒有朋友，也沒有兄弟。

他只在十年前，養過一頭銀毛猴。

但這頭銀毛猴忽然病逝，皇甫七星就把牠的一根肋骨割下，用銀鍊穿着懸掛在胸前。

這一根猴子肋骨，又是皇甫七星的另一個標記。

但他最令人感到可怕的，還是他手中

的一雙亮銀短刺鎗！

× × ×

天下間最著名的鎗，是金陵岳家的岳家金鎗。

而最快的鎗，則是杭州唐老人的那根紅纓松木鎗。

只不過近十年來若論殺人最多的，却還是皇甫七星的一雙亮銀短刺鎗。

別人的鎗長逾七八尺，但皇甫七星的鎗却只有三尺三分。

不過他用的是雙鎗，而且兩根短刺鎗的末端，還有一條銀鍊在連繫着。

銀鍊共長三尺，再加上兩根銀鎗，合共就超過了九尺！

所以，這一雙最短的鎗，也可以變成一根最長的鎗，而且還能像毒蛇般左右閃挪竄進，殺人於盈丈之外。

這種鎗法，當然很難練得成功，因爲它已揉合了鎗法與鞭法的精華，威力驚人，而且又却極難操縱。

但皇甫七星憑着這一雙亮銀短刺鎗，己在武林中殺過無數的黑白兩道高手。

他並不是職業殺手。

他殺人並不一定爲了金錢。

甚至有時候有人瞪他一眼，他就會無聲無息的走過去，然後一鎗將那人刺死。

× × ×

龍城璧來到望冰樓的時候，這裏才剛啓市營業。

他坐在靠牆的一張方桌，吩咐店小二來一罈烈酒。

誰知道酒還未送上，皇甫七星的一雙亮銀短刺鎗已直向他的胸前插去。

石破天驚的一擊。

絕不留情的雙鎗。

雙鎗從半空直刺而下，去勢又急又狠，而且所刺的部位極其準確，儘是龍城璧的死穴！

天下間能够避得開皇甫七星雙鎗的人，絕不會多。

假如你在旁目睹這兩鎗的去勢，你一定會替龍城璧深深的担憂。

因爲這兩鎗已將龍城璧的前後退路，都完全封死。

龍城璧的刀也許很快。

但他沒有拔刀。

風雪之刀仍在鞘內，人也依舊穩坐如泰山，連姿勢也絲毫沒有改變。

他這份穩定和沉着，已跡近乎一個死人。

也許只有死了的人，才會如此漠視皇甫七星的雙槍。

但龍城璧並不是死人，他比任何活人更加靈活。

就在雙槍槍尖幾乎已觸及他衣襟之際，他忽然雙腿一蹬，整個人向後彈出。

皇甫七星人在鞍上，槍在手中，他本認爲龍城璧已退無可退，誰知道龍城璧竟然向後彈出，將背後的一幅磚牆撞破一個大洞！

這一着，可算是大出皇甫七星意料之外。

但他的反應，也敏捷之極，龍城璧剛撞牆穿身出外，他的人已離馬鞍，從另一個窗戶飛縱出去。

望冰樓的後面不遠，有一個小湖。

但湖面上已結了一層薄冰。

皇甫七星雙槍化爲兩節長槍，已向龍城璧電射而出。

這一槍的來勢，迅疾無比，而且兩人的距離又不遠，實是險極。

但在這時，龍城璧終於拔刀了。

風雪之刀剛出鞘，皇甫七星的槍已射向他的眉心。

只見一股寒森森的光芒，突然閃起，「鏘」一聲响，刀將槍震蕩開三尺。

皇甫七星厲喝躍起，向前衝出。

颼！颼！颼！

又是連續三槍。

龍城璧嘆了口氣，他實在不喜歡在這個時候殺人。

但他却更不願意被人所殺。

既不想殺人，又不想死在別人的槍下，最簡單的方法，似乎就是逃之夭夭，一走了之。

但皇甫七星的槍，却像條惡毒憤怒的毒蛇，緊緊纏住他不放。

龍城璧終於喝道：「閣下再不收手，別怪刀下無情。」

皇甫七星銀槍抖動，冷冷道：「刀槍本來就是無情之物，何必廢話？」

龍城璧忽然怒笑，刀勢彷彿在刹那間凌厲了一倍：「既然如此，倒要見識皇甫兄的無情雙槍！」

雙槍對單刀，戰況當然激烈無比。

皇甫七星殺氣過人，瞬間已將龍城璧逼到湖邊。

× × ×

這是一片不大不小的冰湖。

湖面上的冰，並不很厚，絕對不能承受整個人的重量。

皇甫七星槍如急雨，似乎想把龍城璧逼進湖裏。

但龍城璧手裏的風雪之刀，並未真的落於下風。

皇甫七星雖然表面上看來步步進逼，但眞正逼着對方的人，却是龍城璧。

突然間，龍城璧斜斜的一刺去。

這一刀看起來並不比皇甫七星的槍更快。

但却偏偏使皇甫七星閃無可閃，避無可避。

雖然他手裏有兩根短槍，但竟然已被龍城璧的一柄刀封住，連招架都來不及。

龍城璧這一刀刺出之後，連他自己都有點感到後悔。

他本不想殺皇甫七星的。

他倒很希望知道，皇甫七星爲甚麼要來追殺自己。

可是，這一刀刺出，已無異宣判了他的死刑。

刀還未刺進對方的咽喉。

但龍城璧已肯定，這一刀絕不會落空，因爲皇甫七星的雙槍去勢已老，而刀尖刺出的地方，正是皇甫七星槍法唯一的破綻。

× × ×

旭日剛從地平綫上升起。

江湖上稱殭屍的皇甫七星却在這個時候倒下。

× × ×

皇甫七星倒下去後，龍城璧的刀已入鞘。

但他的刀才入鞘，背後那片冰湖底下，突然爆出一道燦爛無比的金光。

一個滿身冰雪的銀衣人，同時在冰湖下飛射而出。

刷刷兩聲，銀衣人手中的金劍已向龍城璧刺去。

誰能料到這片冰湖底下，竟然會藏着一個身穿銀衣，手持金劍的殺手？

沒有人能在事前想像得到。

龍城璧並非能知過去未來的神，他也並不例外。

但當那道金色劍芒剛從冰湖底下爆出之際，龍城璧的刀忽然又再度出鞘。

銀衣人的金劍首先發難，顯然已佔了先機。

但龍城璧却是後發先至，銀衣人的金劍眼看已能得手，將龍城璧斃於劍下的了，但忽然之間，走勢極其猛烈的兩劍突然就陷入了一片銀白色刀光之中，變成緩滯乏力。

龍城璧以雪刀制住銀衣人的金劍，身子突又連環轉動，一個肘拳，重重的打在對方肋骨上。

銀衣人立刻聽到一陣肋骨折斷的聲音，登時連人帶劍儘皆飛了出去，跌進冰湖之內。

一陣血花，濺紅了湖面上的薄冰。

但是銀衣人却已撞破薄冰層，沉了下去。

他從湖底而來，也鑽回到湖底裏去。

可是他這一次重回湖底，永遠也再沒有機會冒上來了。

因爲龍城璧那一個肘拳，已足足貫注了九成的內力，銀衣人不但肋骨折斷，連五臟肝腸，都立刻爲之粉碎。

這一手，龍城璧確是狠辣了一點。

但這次他一點也不後悔。

因爲這個金劍銀衣人，就是武林上最無恥的敗類，金劍銀衣黑心客慕容無涯！

× × ×

慕容無涯最無恥的一件事，就是殺兄賣嫂！

他手上的一柄金劍，就是把兄嫂賣給了江湖上一個大淫盜交換回來的。

這人爲了一柄劍，就能做出這種事，無恥二字，的確受之無愧。

然而無恥之人，龍城璧從來也是殺之無愧的。

風雪之刀再度入鞘。

在短短一瞬間，已有兩位突如其來的殺手，死在龍城璧的刀、拳之下。

他緩步踱回望冰樓，忽然喃喃地嘆了口氣：「爲甚麼血腥氣味，總是圍繞着我呢？」

「因爲你本來就是一個滿手血腥的殺人者！」望冰樓中，突然傳來一把蒼老而冰冷的嗓子。

然後，龍城璧就發現了一件不尋常的事。

原本寂寂無聲的望冰樓，現在已忽然變得很熱鬧。

他看見了五個老和尚，五個老道士，還有五個老尼姑。

十五個人，二十九隻眼睛，都在瞪着龍城璧。

因爲其中有一個老和尚，是只有一隻左眼的。

說龍城璧是個滿手血腥殺人者的人，也就是這個獨目老和尚。

龍城璧沒有忘記這個老和尚。

也正如這個老和尚沒有忘記龍城璧一樣。

因爲老和尚的右眼，就是給龍城璧在三年前，用一雙筷子挾出來的！

在龍城璧將他的右眼弄瞎之前，這個老和尚已經用筷子挾過了不知多少人的眼睛。

× × ×

江湖上最聲名狼藉的十五個空門敗類，已齊集在望冰樓內。

這裏的五個老和尚，合稱五惡大師。

這裏的五個老道士，合稱五邪道長！

這裏的五個老尼姑，則合稱五仙姑。

只不過這五仙姑的所作所爲，却比五條老奸狡猾的老狐狸更加可惡，提起了五仙姑，能不皺眉之人實在少之又少。

這十五位空門敗類，在數年前竟然合併，組織成立了一個空門幫！

名爲「空門」，但這十五位空門中人，根本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偸腦袋大俠衞空空曾下了一句評語。

他說：「天下間最不倫不類的幫會，就是空門帮，不僧不道，亦僧亦道，然而爲非作歹，貽羞空門。」

想不到空門帮，居然也來向龍城璧挑戰。

× × ×

龍城璧沒有掉頭就跑，也沒有想逃避這十五個空門惡人！

他很洒脫地坐下，微笑着：「這裏的酒很不錯，各位不遠千里而來，最好不要錯過！」

獨目老和尚冷冷道：「殺了你之後，咱們自然會弄幾罎好酒來慶祝慶祝。」

「奇怪！」龍城璧忽然皺着臉，道：「今天是甚麼日子，竟然這麼多人都趕着來要我的性命？」

獨目老和尚眼睛一亮，突然嘆道：「因爲你若不死，將會有不少人面臨大禍，所以，今天你非死不可。」

龍城璧似乎有點不懂，道：「這是甚麼道理？」

獨目老和尚又嘆了口氣，忽然間厲喝道：「上。」

然後，他身上袈裟一揚，八枚寒光閃閃的銀袖箭連環射出，直罩龍城璧全身八處死穴。

在八枚銀袖箭射出的同一剎那，其他十四個老僧，老道士和老尼姑，已將龍城璧重重圍困，而且好幾種奇形怪狀的兵器已向他身上招呼。

但當八枚銀袖箭射到，而其他兵器亦已攻擊到龍城璧身上的時候，風雪之刀已經發揮了它巨大無比的威力。

八枚銀袖箭，被齊中削斷，分成十六截跌散在地下。

另外三根拂塵，俱被刀鋒削斷，還有一根六十三斤重的鑌鐵禪杖，亦竟被震飛數尺。

獨目老和尚冷笑道：「果然不愧是近十年來最傑出的年青高手，可惜今天此處，就是你埋身之地！」

冷笑聲中，望冰樓門外，突然又出現了三個白袍老人。

「凡釋大師，你錯了，天下間今日縱然會死一萬人，龍城璧也絕不會死。」中間的一個白袍老人悠然地笑着，向獨目老和尚處而去。

獨目老和尚臉色一變，怒喝道：「你們是誰？」

中間的白袍老人仍然笑容滿面：「老朽李臨風，其他兩位是老朽的哥哥李臨淵和李臨崖。」

空門帮十五人聞言，最少已有十四個人的臉色變成紙般蒼白。

唯一例外的就是那個獨目老和尚。

他的臉並不白，但却變成瘀藍之色。

因爲李臨風在表明身份的時候，手中已發出一枚慘綠色的鐵釘，直釘進獨目老和尚的唯一獨眼上！

× × ×

慘綠色的鐵釘，不止一枚。

接着，又發出了十四枚。

李臨風這十四枚鐵釘，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之內，分別向空門帮其他的十四人射去！

甚至連龍城璧都在懷疑，這十四枚鐵釘能否同時擊中十四個人？

而且，這十四個人都是武功極高的好手！

但他的懷疑，完全多餘！

十四枚鐵釘，都已正確地，分別釘在十四個人的眉心上。

然後，十四個空門敗類，都遭遇到獨目老和尚的同一命運，紛紛臉色變成瘀藍，繼而倒斃。

直到現在，龍城璧終於相信，這三個白袍老人，就是三十年來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雪山三聖。

雪山三聖是三兄弟。

老大李臨淵，外號紅焰手！

老二李臨崖，外號黃龍扇。

老三李臨風，外號綠蛇釘。

這三兄弟加起來最少已超過二百歲，但精神依然飽滿充足，而且武功比三十年前更加精進不少。

空門帮在中原勢力並不等閒，誰知來到了塞北，一遇上了雪山三聖，便全軍盡墨。

龍城璧忽然露出了一個黯然的表情，向李臨風道：「老祖怎樣了？」

李臨風的表情，比龍城璧更黯然，他嘆着氣說道：「還有十八天便是老祖的百齡大壽了，可是老祖已沒有信心活到那一天……」

龍城璧默然！

老祖也許根本就沒有病。

但人太老了，就隨時都有無疾而終的可能性。

如果說那眞的是「無疾而終」，也並不妥。

因爲老也是病的一種！

而且比任何病都是更令人感到可怕。

李臨風慢慢的接着道：「老祖等你，已經等了足足兩個月了，想不到原來你在杭州。」

龍城璧嘆息着。

他的嘆息，一半是爲了老祖。

而另一半，却是爲了唐竹君。

他想起在杭州躭了三個月，居然連唐家的門也沒有跨進半步。

想起了唐竹君，他實在恨不得衝進唐家，找唐老人決鬥。

「你不讓我見你的女兒，我要與你決一死戰？」

這是龍城璧心裏的一種衝動。

但他沒有眞的這樣做。

畢竟唐老人是唐竹君的父親。

如果他眞的殺了唐老人，後果如何，當眞是難以想像得很。

結果，他白白在杭州躭了三個月。

到最後一天，他想離開杭州的時候，忽然就接到了一封信。

那是老祖親筆寫的一封信。

信上最末兩句，寫着：「吾老而將死矣，速來最後一聚。」

龍城璧接到這封信之後，立刻就飛馬望北而去！

× × ×

老祖，就是北極異人風雪老祖。

龍城璧腰懸的風雪之刀，就是風雪老祖賜贈給他的。

風雪老祖能將一柄如此珍貴的寶刀送給龍城璧，他與龍城璧關係之深厚，自不待言。

雪山三聖雖然俱已是七十歲外的老人，但和風雪老祖的年紀相比，却幾乎差了三十歲。

雪山三聖並不是風雪老祖的弟子。

但他們之間的關係，已和師徒無別。

雪山三聖的武功，最少有大半是風雪老祖傳授給他們的。

但風雪老祖却從不肯接納他們的要求，將雪山三聖正式收爲門下弟子。

風雪老祖喜歡孤獨，清靜。

在近三十年來，和他談話的人絕不會超過十個。

而且，他已很少再殺人。

也許在他二十歲到七十歲這五十年之內，他殺人殺得太多，感到厭倦了罷？

所以，他在九十歲大壽那年，將風雪之刀賜贈給龍城璧，也不是毫無理由的。

何況，憑他現在的武功，手裏有刀抑或沒有刀，已經幾乎毫無分別。

× × ×

風雪老祖雖然不是浪子，但他也和龍城璧一樣，有個壞習慣。

這個壞習慣就是居無定所。

有時候他甚至會在冰峯之巔喝酒獨自下棋，或者是人佔熊巢，把大白熊趕出熊窩，自己却在熊窩裏睡到天亮。

雖然他已老得連牙齒都只剩下幾枚，但他也居然會想念女人。

當他想念女人的時候，他一定會到春天樓。

春天樓就在望冰樓的西北面，不足半里。

這裏的北地姑娘，每一個都很漂亮，皮膚白滑如脂玉，燕瘦環肥，儘皆千中選一的嬌媚佳麗。

有漂亮女人的地方，就有春色。

春色無邊，正是每一幢青樓的最大特色。

所以，這一幢鋪滿冰雪，四週冷冰冰的地方，就叫做春天樓。

因爲這裏永遠都只有春天的溫暖，這種溫暖能使每一個男人血脈賁張，神經衝動！

龍城璧想不到的就是：風雪老祖已揀了春天樓，作爲他百年歸老，壽終正寢的地方。

× × ×

春天樓的老闆，是個大胖子。

唐竹君的胞兄唐竹權也是個大胖子，但和這個大胖子相比，却幾乎「瘦」了一半！

龍城璧見過不少胖子，但最胖的一個直到如今才總算大開眼界。

李臨風在替兩人互相介紹的時候道：「這位大老闆，人人都稱呼他鯨爺。」

「鯨爺？」龍城璧眼睛裏光采倏現：「莫非就是北海之鯨的海鯨王？」

鯨爺笑了笑。

他笑的時候，渾身上下的肥肉都在跳躍。

他實在是長得太胖，太胖了。

他一面笑，一面道：「龍兄弟見多識廣，海胖子這等無名小卒，居然也會給你連姓名外號都捧了出來。」

龍城璧微笑着：「鯨爺的故事，在下十歲的時候便已聽家父提起過不知多少次，想當年在北海，十七艘巨船在冰海中劇戰，鯨爺力挫九大飛鯊之役，至今依然膾炙人口，鯨爺又何必太自謙？」

鯨爺忽然露出了一個哀傷的神色，嘆道：「可惜，當年的北海之鯨，現在已不再在北海，而在這裏擺下脂粉陣，做其青樓老闆。」

他彷彿有很多心事，都已被龍城璧的說話勾起。

李臨風忽然輕輕一咳，對龍城璧道：「老祖正在碧荷廳中等你。」

龍城璧沒有說甚麼，跟着雪山三聖，向碧荷廳而去。

× × ×

風雪老祖果然就倚坐在碧荷廳的一張鹿皮椅上。

他的臉色並不蒼白，但却是焦黃如蠟紙。

龍城璧看見這副模樣，不禁心中又是一陣嘆息。

風雪老祖確已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刻。

尙幸他雖然垂死，依然神智清醒，連說話的聲音也並不如想像中般衰弱。

他忽然揮了揮手，對雪山三聖淡淡道：「你們都出去，老夫要和龍老弟談談女人經。」

雪山三聖俱是一呆。

人都快要躺進棺材裏了，居然還有興趣談甚麼女人經？

風雪老祖立刻又揮手大呼：「出去！出去！」

雪山三聖不敢再逗留，匆匆退出碧荷廳。

廳中刹那間變成一片死寂。

風雪老祖的神態，忽然變得很嚴肅，兩眼直盯着龍城璧的臉。

龍城璧倏地發覺，這個垂死的老人，眼中竟然露出了一股濃厚的殺機。

過了好久，風雪老祖才沉聲道：「我要你替我辦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

龍城璧毫不考慮就答允下來：「只要能力所及，晚輩萬死不辭。」

風雪老祖聲音平靜，但語氣却加重不少：「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你聽過黑杜鵑唱歌沒有？」

黑杜鵑！

是一朵花？

是一隻鳥？

還是一個人的名字？

龍城璧搖頭。

他從沒有聽過黑杜鵑這三個字，更加沒有聽過黑杜鵑唱歌。

風雪老祖臉上完全沒有表情，眼中的殺機彷彿已被一層雲霧所掩蓋。

但龍城璧忽然又發覺，這個老人深沉的眼睛已露出痛苦之色。

碧荷廳中，又陷入了一種死寂的境界，連空氣都已被死寂的氣氛所凝結。

風雪老祖突然劇烈地咳嗽，不停地喘氣。

龍城璧立刻以掌心抵住風雪老祖的背心穴，內力源源輸送過去。

風雪老祖咳嗽方止，立刻就厲聲道：「放手！別作無謂的浪費！」

龍城璧依然不願就此罷休。

風雪老祖又怒喝道：「你再不聽我說話，老夫就咬斷舌根自盡！」

龍城璧悚然動容，明知這只不過是恫嚇之言，但他既然講出了這種說話，却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唯有依言鬆開雙掌。

風雪老祖又喘了一口氣，額上汗珠滾滾而下：「閻王要人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生死有命，何況老夫已高齡九十九有多，又何必强求多活十天八天？」

龍城璧默然無語，因爲即使換上了自己，他也會有此同感。

風雪老祖喘聲稍止，忽然道：「你可知道，老夫三十年從未離開北塞踏入中原，是爲了甚麼緣故？」

龍城璧茫然。

「就是爲了黑杜鵑！」風雪老祖一聲長嘆，道：「老夫曾發誓，只要黑杜鵑一天活着，老夫就決不踏入中原半步。」

龍城璧道：「爲甚麼？」

風雪老祖神色黯然，道：「你不必問爲甚麼，老夫現在唯一要交托你去辦的事，就是要你將黑杜鵑殺死！」

殺黑杜鵑！

風雪老祖信任龍城璧，才會要他去殺黑杜鵑！

× × ×

風雪老祖爲甚麼要殺黑杜鵑？

他爲甚麼不親自動手？

黑杜鵑是個怎樣的人？

風雪老祖何以三十年來不踏進中原半步？

× × ×

臘月初十，天朗氣清，今天的洛陽城並不很冷。

洛陽城，位於豫西黃河支流洛水之旁，東周、東漢、三國之魏、西晉、北魏及後唐均建都於此。

這裏是大城市，大地方，當然也有不少大人物。

洛陽城裏的百萬富豪，沒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能够比得上南宮千楓的人，却絕不會多。

因爲南宮千楓雖然只有三十五歲，但他所擁有的財產，却足以將整個洛陽城的房子都買下。

他不但有驚人的財富，更有一身驚人的武功。

——南宮世家最引以爲傲的地方，也正是這兩點，富可敵國，技鎭江湖。

——南宮千楓就是南宮世家七大公子裏的老四，他唯一的外號，就是「一擲萬金」。

別人一擲千金已經豪闊無比。

但南宮千楓却往往一出手，就是上萬兩的銀票，好像他的財產，就算每天花一百幾十萬都總花不完似的。

一個人有錢當然也就有勢。

他在洛陽城裏的鋒芒，簡直把擁兵十萬，洛陽城府尹的威風都壓了下去。

他在洛陽城西的府宅，最少就比洛陽府尹韓大人的官邸大上三倍。

韓大人雖然身爲朝廷大官員，但見到了南宮千楓，還得謙謙恭恭，巴結不迭。

在這個地方，的確已沒有甚麼人敢得罪南宮千楓、

更沒有人敢得罪南宮世家。

但在洛陽城以東一百里外的鄭州，却有一個人，敢向南宮千楓挑戰。

這個人並不是大財主。

他只是個宰豬的屠夫。

常言有道，貧不與富敵。

但這個並不怎樣富有的屠夫，却居然與南宮千楓作對了整整三年。

南宮千楓已派了好幾批人去鄭州，要把這個屠夫收拾，但結果被收拾的，居然是南宮千楓派去的人。

這個在鄭州屠宰豬隻的屠夫，在江湖上也並不見得有甚麼名氣。

他姓張，名兩刀。

他宰豬的時候用兩柄屠刀。

他殺人的時候，也是用兩柄屠刀。

這人年紀三十五六，長相粗魯，黑臉戟鬚，十足十三國誌裏的張翼德。

張翼德的原名，是張一刀。

但張兩刀比起張一刀似乎還更厲害，因爲他這兩柄屠刀，竟然是純金打造的！

所以，又有人稱呼他爲張金刀。

無論他用的是金刀也好，生銹刀也好，他能够與南宮千楓對峙了三年，這個人的本事就一定絕不簡單。

南宮千楓似乎也並不着急，幾次派人收拾張兩刀失敗之後，索性放手不管。

他是否眞的不再對付張兩刀？

當然並不如此。

他已暗中花了一百萬兩銀子，請了十個職業殺手回來，限他們在正月初一之前，把張兩刀變成張兩段。

張兩段的意思，就是要把張兩刀齊腰斬開兩段。

一個人若被斬開兩段，當然就不能再和南宮千楓作對。

南宮千楓最討厭的，就是胆敢頂撞他，和他作對的人。

由三歲開始直到三十五歲，他這種性

格從未改變過。

× × ×

司馬血就在臘月初十那天，來到了洛陽城。

平時，有人僱請他去殺人，他一定會騎最快的馬，由最快的捷徑趕路。

別人說救人如救火，刻不容緩。

但司馬血殺人的時候，也像救火般匆匆的來，匆匆的去。

他是殺手之王。

殺手之王當然應該有他本身獨特的風格。

司馬血的風格，就是往往能够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趕到最遠的地方。

獵人捕野獸，必須爭取時間。

殺手追殺目標者，也無疑應該爭取最快的時間，來找尋最有利的機會。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他當然很明白每一點。

但今次他來到洛陽城的時候，已比僱主約定的時間遲了九日。

南宮千楓本來派人約他在臘月初一之前，趕到洛陽的。

但現在已不是初一。

而是初十。

他爲甚麼來得這樣遲？

因爲他今次並沒有騎最快的馬，也沒有從最快的捷徑趕路。

他並不騎馬，却坐着一輛很華麗的馬車。

可是這輛馬車也並沒有用馬來拉動，他用的竟然是四條老黃牛。

原本是一輛馬車，現在却變成了用牛來拉動的牛車。

牛車當然比馬車慢得多。

所以，他來遲了九日，實在半點也不過份。

× × ×

南宮府有四個大廳。

最大的一個廳，就在南宮府最深處，一叢翠竹之後。

這一個大廳，名堂很風雅，叫做飄然堂。

但在這裏陳設的事物，却一點也不風雅，更不會令人有飄然之感。

因爲這裏只有一排一排的兵器架，兵器架上儘是各式各類的奇門兵器。

廳雖大，但除了幾張椅之外，連一張桌子都沒有。

空蕩蕩的一個大廳。

當你踏進這裏的第一個感覺，也許就只有「殺氣騰騰」這四個字。

南宮千楓就坐在這個殺氣騰騰的大廳裏，一張可以容納得三個人坐下的紅墊闊椅子。

他要坐在這裏見司馬血。

他是僱主，他認爲自己有權在任何地方，接見一個遲到了九天的職業殺手。

他不喜歡別人遲到。

他希望司馬血能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來解釋他爲甚麼遲到了九天？

司馬血終於出現了。

他的出現，也比南宮千楓想像中的時間要慢。

因爲司馬血走得很慢，而且頻頻停下來，欣賞南宮府內的景色。

甚至他來到了飄然堂，見到了南宮千楓之後，依然是懶洋洋地，就像是一個疲倦了的丈夫，回到家裏見到妻子的神態一樣。

南宮千楓冷冷地問道：「你就是司馬血？」

「不錯。」司馬血在回答南宮千楓的時候，眼睛却直盯着兵器架上的兵器。

南宮千楓沉吟着，忽然大聲喝道：「你究竟是來爲我做事，還是跑來遊山玩水的？」

司馬血倏然一笑，淡淡道：「你以爲我在遊山玩水？」

南宮千楓冷哼着，道：「其他九位殺手都已在初一前到了這裏，但你却施施然乘牛車而來……」

司馬血微笑着：「在下乘坐牛車，因爲牛拉車比較慢，可以坐得舒服一點。」

南宮千楓皺起了眉：「但你可否知道，其他九位殺手，此刻已在鄭州，開始與張兩刀拚命？」

司馬血神態悠閑如昔，點頭道：「知道。」

「你知道就好了！」南宮千楓忽然從闊椅上霍聲站起：「假如這九位殺手已經把張兩刀殺死，你現在才來到這裏又有甚麼用？」

司馬血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眼睛裏却射出了兩道電般的光芒，冷冷道：「張兩刀是甚麼人，公子你一定會比在下更清楚，其他九位殺手是誰，在下也是早已知道。」

南宮千楓嘴角露出了一絲冷酷的笑容：「你認爲連這九位殺手都殺不了張兩刀嗎？」

司馬血忽然笑了笑，笑得很奇怪：「如果九位殺手能够殺得了張兩刀，你又何必坐在南宮府裏，等在下足足九日？」

南宮千楓不再說話了。

他發覺司馬血果然不愧是號稱殺手之王。

現在，他已有足够的信心，把張兩刀置諸死地。

因爲張兩刀就算能殺得了那九位職業殺手，他也決逃不過司馬血的碧血劍。

× × ×

臘月十一，正午。

鄭州最大的一間酒家，現在已坐滿了顧客。

張兩刀也和平時一樣，坐在這間酒家的一張大桌上，大吃大喝。

他一個人的食量，幾乎連四個人也比不上。

在大陸酒家，他每天都包了一張大桌，點六道大魚大肉的菜，還要喝兩罎十斤裝的花雕酒。

今天，他點的六道菜已來了五道。

還有一樣，就是八寶燉肥鴨。

燉鴨要足够的火候，才能燉得香甜嫩滑，所以張兩刀也並不太心急，只自顧自的在喝酒。

就在這個時候，酒家門外，來了一個胖得驚人的大胖子。

大胖子的身後，有個書僮打扮的後生，大約十五六歲左右。

這個書僮雖然瘦了一點，但實在也並

不算是骨瘦如柴那一類，可是他站在大胖子的背後，別人一時間也看不出有這個人存在。

因爲這個大胖子實在太胖了。

張兩刀他也是一個身材肥肥胖胖的人物。

但和這個大胖子一比之下，却只能及得上對方的三份之一。

大胖子帶着書僮走進酒家，左右張望片刻，隨即大步走向張兩刀那張桌前，就要在張兩刀的對面坐下。

店小二心中驀地一凜。

因爲最少曾經有七八個硬要坐在張兩刀對面的顧客，已被張兩刀打斷了肋骨，或者是折斷了手臂。

張兩刀包下來的座位，從來是不准別人坐下的。

店小二連忙搶前，陪笑對大胖子道：「這位大爺，請多多包涵，這張桌已被人包下，小的爲您另揀一張桌……」

話猶未了，張兩刀冷喝道：「小賴子，別胡說八道，退出去！」

店小二一怔，不敢再說甚麼，果然乖乖的退下。

大胖子看着張兩刀，忽然笑道：「這位兄弟眞客氣，可惜你的臉色不大好。」

張兩刀把一塊大肉挾進嘴裏，然後道：「你是大夫？你看出我有甚麼病？」

大胖子笑道：「我並不是大夫，你有沒有病我看不出來，但我却懂得看相。」

張兩刀一口喝了差不多大半斤酒，笑了笑：「原來是個算命先生。」

大胖子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你印堂發黑，兩邊耳朵不停跳躍，恐怕立刻就有大難臨頭。」

說到這裏，張兩刀點的最後一道菜已經捧上。

張兩刀大讚道：「好香滑的八寶燉鴨，這位算命先生不妨挾一塊試試。」

大胖子也不客氣，伸筷便挾。

張兩刀還未動筷，大胖子幾乎已把一隻鴨腿子塞進嘴裏。

張兩刀突然冷喝道：「算命先生，照酒家看來，你的印堂比酒家還黑，兩邊耳朵簡直已跳躍得像在跳舞，恐怕吃完這條鴨腿後，你的人便已在陰司裏替黑白無常看相！」

大胖子聞言，沒有被嚇了一跳，却緩緩地把鴨腿子拋在地上。

一條大黃狗立刻搶前，將鴨腿子噬掉了。

忽然間，大黃狗慘吠了幾聲，竟然嘴裏不停吐血。

還走不到三步，整條大黃狗便已癱軟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再動！

× × ×

張兩刀冷冷一笑，道：「好香滑的燉鴨！」

大胖子却嘆息着：「倒不知道是誰，不小心誤把五步斷腸散放在鴨子上？」

整間酒家的顧客，都爲之臉如土色。

毒鴨！

這裏的鴨子居然有劇毒！

其中有幾個還在吃着鴨子的人，更加瞪大了眼睛，臉色比死人還難看。

他們一時之間，也算不清楚自己吃下去的鴨子，是否也同樣有毒。

張兩刀忽然大笑，對這些吃過鴨子的顧客道：「想知道鴨子裏有沒有毒，簡單得很，走五步路試試便可分曉，如果五步之內還沒有倒斃，就算你祖奶奶的乖孫子好福氣！」

張兩刀這些說話，用來誆誆孩子倒還不錯。

如果鴨子裏眞的都有五步斷腸散，此刻他們即使一步不移，也必已中毒身亡。

但他這些誆孩子的話，現在居然也能生效。

已有三個臉色灰白的顧客，誠惶誠恐地，一步一步的在「試驗」。

當他們走了六七步之後，發覺自己仍然活着，不禁如獲大赦，紛紛沒命的奔出酒家之外。

片刻之間，原本很熱鬧的大陸酒家，頓時變成一片死寂。

就在這個時候，酒家的厨房裏，突然走出三個厨子，三個手裏都有刀的厨子。

厨子用的應該是菜刀。

但他們現在手裏的，却不是菜刀，而是霸王刀。

菜刀切菜。

但霸王刀切的，通常却是人的腦袋。

× × ×

三柄霸王刀，已一步一步的向張兩刀逼近。

張兩刀的腰裏，也有兩柄屠刀。

純金打造的屠刀。

但直到目前爲止，這兩柄金屠刀絕對比不上這三柄霸王刀有名氣。

因爲這三柄霸王刀的主人，就是職業殺手行業中，有無敵三王之稱的朱家三兄弟。

雖然近數年來，殺手行業中的司馬血已出盡風頭，但無敵三王的殺人生意，依然不錯。

雖然無敵三王行刺別人，也有失手的時候，但強如司馬血，豈非也曾失手過一次？

那一次，司馬血行刺的人是諸葛拜。

結果，他險些還要死在諸葛拜的天竺幽靈殺下。

而無敵三王，即使行刺失敗，也從未有過如此狼狽的紀錄，這是他們三兄弟所引以爲傲的。

面對着無敵三王，張兩刀依然鎭靜。

而且鎭靜得令人出奇。

他忽然冷冷的對無敵三王道：「你們若不想變成刺蝟，酒家勸你們最好就乖乖的把這隻鴨子吞下！」

無敵三王面色一變。

現在他們才發覺，大陸酒家四週，忽然出現了一羣衣着服飾完全不同的人。

這些人有老有嫩，有男有女，甚至還有乞丐、和尚和一些看來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這些人相貌平凡，不容易惹人注目，但這時候一經出動，竟然都是久經訓練的精銳戰士。

現在，他們每一個人的手裏，都有一個模樣完全相同的竹筒。

無敵三王的心中，俱是一凉。

因爲他們已墮入了一個毒弩箭的大陷

阱！

× × ×

張兩刀是個莽將軍的一類人物。

但現在，誰都不會認爲他和當年的張翼德一模一樣。

他面對着敵人的時候，竟然比一塊岩石還更冷靜。

「你們再不吃鴨子，只怕要來世才有機會了。」張兩刀又在催促無敵三王。

他催促他們去死。

鴨子並不是他們煮的，但毒却是他們放的。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報復方法。

而且也最公平。

但無敵三王當然不甘願把毒鴨吃進肚子裏。

三柄霸王刀，突然捲起千蓬刀浪，護住身軀，然後一齊向張兩刀殺去。

張兩刀並沒有下令放弩箭。

他甚至沒有把兩柄金屠刀拔出。

因爲他不必動手，無敵三王便已被解決。

解決無敵三王的人，竟然就是大胖子身後的書僮！

當無敵三王一齊衝過來之際，書僮突然繞到他們的身後。

篤！篤！篤！

無敵三王的頸後，居然同時被書僮重重刺了一下。

直到他們一齊轉身的時候，才驀然驚覺書僮的手裏，赫然有一雙竹筷子。

竹筷子上，已染滿殷紅的鮮血。

血漬由筷子的末端，一直染到六寸之上。

無敵三王的頸後，俱已被竹筷子刺穿，血如泉湧。

他們直到嚥氣的一刹那間，仍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連張兩刀都已被書僮這一下身手弄得發怔，良久才嘆着氣，道：「好霸道的手法！」

大胖子皺着眉，苦笑道：「這個兔崽子別的本事沒有，殺人的時候却比老虎還兇，眞拿他沒辦法。」

張兩刀忽然淡淡道：「你的船呢？」

「船？」大胖子倏地大笑，笑聲充滿蒼涼之意：「你爲甚麼有此一問？」

張兩刀面色一沉：「明人面前不講暗話，江湖上有誰不知道鯨爺在北海裏的威風？」

大胖子笑聲漸歛，終於承認：「不錯，老子是北海之鯨——海鯨王就是我。」

張兩刀道：「洒家現在問你，你的船在哪裏？」

海鯨王嘆一口氣，道：「我的船都已被火燒光了。」

張兩刀道：「是誰燒了你的船？」

海鯨王忽然冷笑一聲：「就是你的大老闆！」

「大老闆？」張兩刀似乎一點也不明白：「我的大老闆是鄭州屠房的吳老爹，他怎會跑到北海去燒你的船？」

海鯨王看着他，上上下下的看了幾眼，突然道：「如你所言，明人面前不講暗話，你眞正的大老闆如果只是吳老爹，恐怕你早已經死在南宮千楓的手下。」

張兩刀微笑着道：「那麼你認爲我的大老闆究竟是誰？」

海鯨王皮笑肉不笑地，良久迸出了三個字：

「黑杜鵑！」

× × ×

「黑杜鵑？」張兩刀好像更加不懂了：「脂粉樓中有個姑娘，也叫杜鵑，不過却是紅杜鵑，怎麼忽然又會弄個黑杜鵑出來？」

海鯨王冷笑，忽然把左手戴着的一隻碧綠玉戒指除下，遞給張兩刀。

張兩刀也不避忌，伸手就接。

「好一枚碧雲玉斑指！」張兩刀淡笑着：「你打算把它送給洒家？」

海鯨王點頭，冷冷道：「這是送給你陪葬的。」

張兩刀皺了皺眉：「據說你以前每殺了一個人，都總要送點陪葬禮物給對方，好讓死者安息。」

海鯨王道：「你知道的事並不少。」

張兩刀道：「可是洒家現在還活得很好，而且你想將我擺平，也絕不如你想像中般容易。」

海鯨王懶洋洋的嘆了口氣，道：「今天我不想動手殺人，但你却遲早必死。」

張兩刀忽然向他身後的書僮瞪了一眼，道：「剛才他一舉將無敵三王斃於筷下，想必是你調教出來的好徒弟了？」

海鯨王搖頭道：「錯！」

張兩刀道：「他不是你的徒弟？」

海鯨王道：「他是個兔崽子，却也是我的師父，我是他的徒弟才眞！」

張兩刀呆住了。

直到現在他才聽見書僮第一次開口說話：「劣徒所言，半點不差，告辭了！」

說完，兩人就頭也不回，大步離開酒家。

張兩刀臉上疑雲陣陣，沒有下令截殺兩人。

他從不願打無把握的仗。

連他自己都弄不淸楚，自己爲甚麼會沒有把握將這兩人留下。

他沒有把握對付海鯨王？

還是沒有把握對付海鯨王的「師父」呢？

× × ×

臘月十七，洛陽南宮府飄然堂中，殺氣騰騰。

飄然堂原本就是殺氣騰騰的地方，但今天這裏的殺氣又比平時更大。

因爲南宮千楓派出去刺殺張兩刀的人，現在已全部回來。

躺着回來。

九個殺手，變成了九具死屍。

這九具死屍，現在都直挺挺的躺在飄然堂之前。

屍並沒有發臭。

甚至遠在六天前，便已死在大陞酒家的無敵三王，他們的屍體也沒有發臭。

因爲屍體已被一種「十日香」的藥劑塗抹過。

在十日之內，這些屍體不但不會發臭，而且還會有一種蘭花的香味。

這九具屍體，自己當然不會從鄭州回

來。

押送這九具屍體回到這裏的，赫然竟是張兩刀！

× × ×

南宮千楓坐在那張紅墊闊椅上，一雙眼睛像是睡着了覺似的，連看都沒有看張兩刀一眼。

張兩刀却瞪大了一雙眼，直瞪着他。

飄然堂裏，除了南宮千楓和張兩刀之外，就只有司馬血還在那裏欣賞兵器架上的各種兵器。

他也和南宮千楓一樣，好像根本不知道張兩刀也在飄然堂中。

過了好一會，張兩刀終於首先開口說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故事，四公子你當然不會知道。」

「你覺得咱們像鷸蚌之局？」南宮千楓總算抬起了頭，看了張兩刀一眼。

張兩刀反而又轉過臉，嘆息着：「你以爲殺了我，便可以控制大局，你錯了，事情並不如想像中般簡單。」

南宮千楓冷冷道：「現在我想知道的，就是鷸蚌相爭，誰是漁人？」

張兩刀嘆了口氣，道：「你還記得海鯨王嗎？」

南宮千楓的神態，彷彿被射了一箭：

「他豈非早已死在北海？」

「錯！」張兩刀皺眉苦笑：「他不但沒有死，而且還另投明師，拜了一個好師父。」

「他拜誰爲師？」

「他的師父，就是殺死無敵三王的那一個。」

「這人是誰？」

「一個書僮，」張兩刀用一種說神話般的語氣道：「這個書僮武功極高，但決不會超過十六歲。」

南宮千楓忽然嘆了口氣，慢慢的站起來，道：「看來咱們暫時還是要化干戈爲玉帛，先對付了海鯨王，至於其他的事，大概總可以商量商量的。」

張兩刀冷哼一聲，道：「現在你不殺我，將來恐怕就不會再有機會了。」

南宮千楓面不改色，淡淡道：「咱們畢竟是同一陣綫上的兄弟，何不携手合作，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洒家不想幹甚麼大事，只想發大財，這是人各有志。」張兩刀也站起來，「你想幹大事，你自己去幹個飽！」

張兩刀說完之後，就大步踏出了飄然堂。

直等到張兩刀的人已無影無踪後，司馬血忽然對南宮千楓道：「你爲甚麼不殺他？」

南宮千楓悠然一笑道：「因爲這個張兩刀是冒牌假貨，本公子殺了他，豈不是貽笑武林？」

「假貨？」

「當然是假貨，」南宮千楓淡笑道：

「這人大概是張兩刀的心腹手下，他的任務，就是代表張兩刀講話，眞的張兩刀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絕不敢這樣闖進南宮府。」

「難道他的手下就有這種胆量？」

「當然有。」

「我想不出這是甚麼道理。」

南宮千楓微笑道：「因爲他的手下已被逼服下一種毒藥，而這種毒天下間除了張兩刀的解藥外，絕對無法解除。」

司馬血總算明白過來。

一個人身負奇毒，就自然甚麼險都要冒上一冒了。

南宮千楓忽然冷冷地對司馬血道：「今天已是臘月十七，還有十三天期限，別忘了你的殺人酬金，已增加了十倍！」

司馬血目光閃動，一字一字道：「我知道。」

南宮千楓又道：「希望你不會像那九個人一樣，躺着回來見我。」

× × ×

臘月十九，鄭州。

衞空空騎着一匹又老又醜，活像隻大猴子般的馬，來到了鄭州的錦秋園。

錦秋園一共有十一座樓，二十八個院子，三百多間客房，其中當然不乏豪華，舒適的休憇之所。

事實上，這裏最差的一間客房，已幾乎比其他客棧最好的頭等房間還要好上三倍。

當然，價錢也自然最少貴三倍以上。

衞空空三天之前，還在潼關販馬商人木索達的家裏作客。

木索達出價三萬両黃金，想買衞空空的那匹醜馬。

當衞空空還在與木索達討價還價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丐帮傳來的一封信。

那是龍城璧給他的信。

信上只有九個字：

「鄭州熱鬧無比，別錯過！」

衞空空接到這封信之後，立刻就騎上那匹猴子般的馬，他最後給木索達的價錢是：「黃金三千萬両！」

木索達當然明白他三千萬両黃金才肯賣馬的理由。

因爲衞空空根本就不會把這匹馬出售的。

× × ×

錦秋園的管事，是個三角眼，鬍子稀疏的中年人。

他一看見衞空空牽着一匹如此難看的瘦馬而來，臉孔便已拉得比馬臉還更長上幾分。

他在這裏已工作了十幾年，甚麼客人都見過。

這裏不但房錢很貴，連喝一杯淸茶都比別人的酒貴幾倍。

這種地方，當然不是普通人可以住得起的。

中年管事看來看去，覺得這個年青人除了衣飾還不過不失之外，似乎並不怎樣有錢。

尤其是他牽着那匹怪馬，更加不倫不類，簡直連猴子都比牠長得瀟洒漂亮。

不過，衞空空走近櫃枱的時候，他總算還能勉强的堆起一絲笑容。

「在下是這裏的管事盧老三，公子想在這裏住幾天，還是飲酒聽曲？」

衞空空沉吟片刻，道：「我要一間價錢最貴，但要住得舒服的房間。」

盧老三皺了皺眉。

忽然間一陣冰冷的聲音響起，冷冷的道：「這裏的房間，價錢很貴，你付不起

的。」

衛空空只覺眼中一亮，眼前已站着一個人。

那是一個全身上下都穿着豹皮的人。

這人的年紀，不會超過四十歲，頭戴豹皮帽，身穿豹皮衣，褲子也是用豹皮造的，甚至連靴子也是用豹皮鋪造。

他身上的一件皮袍，看來似乎不是豹皮，黑黝黝的像是黑熊皮。

但其實，那件皮袍也是豹皮縫製，這種豹皮是屬於黑豹的！

衛空空沒有皺眉，也沒有發怒。

他只是微笑着對豹皮人道：「你怎知道我付不起這裏的房錢？」

豹皮人臉上一片死寂：「你應該把錢留着，別花費在房錢之上。」

衛空空的聲音仍然平靜如初：「閣下認爲我的錢應該怎樣用法？」

「拿你的錢去買棺材！」豹皮人忽然吸氣作勢，伸出右手向衛空空凌空飛抓過去。

衛空空神色不變，立刻雙掌齊發，將豹皮人的一抓封住，但豹皮人抓力太大，居然將衛空空震開八尺。

豹皮人仰面大笑：「好一個偷腦袋大俠衛空空，原來不外爾爾。」

衛空空淡然道：「想不到大漠豹郎君居然也會來到了這裏。」

豹皮人笑聲倏止，冷喝道：「既知本帮主在此，還敢猖狂！」

「猖狂？」衛空空微笑道：「倒不知道在下有何猖狂之處？」

豹皮人沉下臉，冷冷道：「本帮主已把錦秋園全部包下，你滾出去！」

衛空空盯着盧老三，嘆口氣道：「他眞的已將這裏所有地方包下？」

盧老三一怔，看了看衛空空，又看了看豹皮人。

一時之間，點頭也不是，搖頭也不是，却道：「兩位大爺有話慢慢說，又何必動氣呢……」

豹皮人叱道：「閉上你的鳥嘴！」

盧老三悚然一驚，果然立刻閉嘴。

豹皮人忽然又對衛空空道：「在你滾出去之前，你先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衛空空的修養很好，依然沒有發怒：「在下滾不滾出去是另一回事，你有甚麼問題，儘管問都不妨。」

豹皮人道：「龍城璧在哪裏？」

「龍城璧？」

「不錯，就是那個叫甚麼雪刀浪子的龍城璧！」

× × ×

衛空空沒有回答。

因爲他還未開口，就已經有人代替他回答豹皮人的問題：

「他不會知道龍城璧在哪裏，我也不知道，你也不必到處去打聽雪刀浪子的消息。」

豹皮人一張驃悍的臉，現在看來已像一隻憤怒中的吃人豹。

豹是吃人的猛獸。

無論是花豹，金錢豹還是黑豹，牠們都吃人。

所以，獵人最怕的猛獸，並非獅虎，而是比獅虎更兇，比毒蛇更辣的豹。

豹郎君在大漠縱橫二十年，一手創立鐵豹帮，他的行事作風，就和豹一樣毒辣、兇暴。

沒有人知道豹郎君的名字。

但每一個人都知道，無論是誰開罪了豹郎君，這個人都必會遭遇到最可怕的報復。

二十年來，從沒有人能抗拒豹郎君的報復。

不但沒有人能抗拒，連想逃避都絕不可能。

七年前，曾有一個販馬商人，在塔里木得罪了豹郎君，事後亡命天涯，結果終於還是死在豹郎君的手下。

這個販馬商人被殺的地方，已經距離塔里木達數千里，他逃到了武夷山下。

他死了之後，曾被當地的官府剖屍解驗。

驗屍者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

這個販馬商人，渾身上下竟然已沒有一根骨骼是完整的。

尤其是臂骨，腿骨和頭骨，簡直已被捏成粉碎！

經過這一件事之後，敢得罪豹郎君的人，更加少了。

誰知道今天在錦秋園中，居然又有一個不知死活的人，好像是故意向豹郎君抬槓。

豹郎君憤怒的表情已越來越明顯。

抬槓的人又笑了笑道：「我也想找龍城璧，而且這裏所有的地方都已給我包下，所以豹帮主最好馬上也給我滾出去。」

× × ×

現在，感到最啼笑皆非的人，應該算是錦秋園的管事盧老三了。

豹郎君說包下了錦秋園。

現在又有人說已經包下了錦秋園。

但包下這裏所有地方的錢，他却從未收過。

他當然知道這些人開罪不得。

因爲這些都是江湖人。

他寧願開罪財主，官府老爺，也不敢開罪江湖裏的英雄豪傑，土豪惡霸。

眞正的英雄豪傑，當然不會隨隨便便的欺負一個毫無武功的賬房管事。

但惡霸却不同了。

殺人一刀，殺皇帝老子也是一刀。

惡霸殺人，從來都是不必講甚麼道理的。

只要有些少地方得罪惡霸，說不定立刻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盧老三家裏有個八十歲的老母，有兩個老婆，十一個兒女，他一向都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很重要。

所以，他不敢開罪豹郎君。

也不敢開罪這個故意跟豹郎君抬槓的人。

——這個人既然敢跟豹郎君頂撞，當然也來頭不弱。

——說不定他比豹郎君更加蠻不講理如果得罪此人，同樣也不是開玩笑的事。

盧老三從十八歲開始，便不喜歡開任何的玩笑。

尤其是拿性命來開玩笑，更加萬萬嚐試不得。

× × ×

抬槓的人，從錦秋園一條長長的走廊現身。

他出現得很緩慢！

好像每移動一步，都比拉牛上坡更吃力，更辛苦。

沒有人會覺得他是故意裝成這個樣子的。

因爲他很胖！

他不但很胖，簡直就是胖極，胖得無以復加……

豹郎君的一雙豹眼，陡地睜得發亮。露出驚異之色。

「原來是鯨胖子！」

× × ×

鯨胖子，也是海鯨王的另一個渾號。故意跟豹郎君抬槓的人，就是昔年威鎭北海的鯨爺。

北海之鯨的鯨爺。

鯨爺並非一個人出現，在他的身後，還有一個十四五歲的書童。

但現在鄭州的人都已知道，這個書僮並不是書僮，而是海鯨王的師父。

沒有人知道海鯨王爲甚麼會忽然拜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做師父。

幸好江湖上徒弟年紀比師父還大的事，也並不是初次出現。

昔年中州老神刀在八十一歲的時候，也曾拜過一個很年輕的刀手爲師。

因爲那個很年輕的刀手，在三招之內便擊敗了老神刀。

老神刀嗜武如命，尤其是對於刀法，更加如痴如醉。

爲了要學年輕刀手的刀法，老神刀就拜他爲師。

那時候，年輕刀手才十三歲。

他就是八十多年前的風雪老祖。

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知道這個書僮的名字！

但豹郎君却知道，這個書僮在臘月十一那天，憑一雙竹筷便殺了無敵三王朱家三兄弟。

無敵三王武功怎樣，豹郎君雖然從未見過，但這三大殺手能夠在江湖成名垂十餘年，手底下當然也有相當的眞材實學。

如果這件事不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發生的話，豹郎君實在很難相信這是事實。

豹郎君本來怒容滿面。

但他忽然又冷靜下來，冷冷的對海鯨王道：「聽說鯨爺最近拜了一個師父，這個消息倒不知道是眞是假？」

海鯨王板着臉道：「當然是眞的。」

豹郎君遲疑着，又問道：「聽說你的新師父，是個年紀很輕的武林高手。」

海鯨王哼一聲，道：「當然是個武林高手，總不成胖爺爺會拜你爲師。」

豹郎君面色一變，待要發作，終於又忍了下去。

這人能够一再忍讓，倒也是一件十分罕見的事。

站在海鯨王身後的書僮，忽然用一種冷峻嚴厲的目光，直射着豹郎君！

他忽然冷冷的對豹郎君道：「眼下江湖上幾乎有一半人在找龍城璧，你總該知道爲了甚麼原因罷？」

「當然知道。」

「原因何在？」

豹郎君沒有回答，却露出一種殘酷的笑容：「本帮主忘記了問你一件事，你究竟貴姓芳名？」

書僮的眼睛更冷，更亮：「我複姓令狐，單名一個絕字。」

「令狐絕！」豹郎君突然大笑：「好一個令狐絕，本帮主既知你姓名，必會替你在錦秋園後立碑！」

大笑聲中，忽然金抓長鞭，左右向令狐絕凌空飛擊驟至。

金抓是豹郎君的金豹搜魂抓。

長鞭是豹郎君的豹尾九毒鞭！

豹郎君平時對敵，只用其中一件兵器，便已綽有餘裕。

但此刻居然鞭抓齊發，顯然絕無輕視令狐絕之意！

令狐絕冷笑，左掌暴翻，一手將豹尾九毒鞭攫在手中。

豹郎君厲笑道：「初出道的雛兒，你上當了，本帮主的鞭上有毒。」

令狐絕木無表情，淡淡道：「我的手不怕毒。」

豹郎君一怔，忽見令狐絕左手之上，赫然戴着一隻顏色和皮膚完全相同的薄皮手套。

豹郎君鬚眉皆豎，刷的一聲，金豹搜魂抓突然一放一收，狂風暴雨般向令狐絕襲擊。

令狐絕彷如未見，輕輕縱身閃過，左手却壓力頓施！

豹郎君金抓甫發，忽覺豹尾九毒鞭竟然被對方逐漸扯過去。

豹郎君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他怎樣也料不到令狐絕內力，竟然如此深厚。

如果手中長鞭被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伙子搶去，這個觔斗可就栽得大了。

當下金豹搜魂抓不再施展，凝神聚氣，一心一意奪回豹尾九毒鞭。

令狐絕朗聲一笑，忽然鬆手。

豹郎君雖然早已預算對方可能會有此一着，心裏有所準備，但由於自己用力過猛，依然不禁連連蹌踉後退數尺。

令狐絕笑聲倏止，右手却已閃電般直點豹郎君三處穴道。

他的出手，比豹郎君蹌踉後退之勢，最少快了五倍。

豹郎君人在蹌踉後退中，既無法可閃，也無從招架。

豹郎君神色劇變，忽然覺得整個人已痲木僵硬，直挺挺的倒在地上！

他沒有死。

但令狐絕的點穴手法，已使他既不能動，也不能開口罵人，對於豹郎君這類人來說，這種情況比死還難受。

錦秋園中，忽然有一陣風吹過。

這一陣風，連衛空空都覺得有點冷。

海鯨王却在這個時候吃吃笑道：「凉快極了！」

× × ×

令狐絕忽然輕輕一嘆，道：「張果老家裏的鷄，今天被韓湘子的鴨拐走了。」

海鯨王一怔。

盧老三更加莫名其妙。

衛空空却立刻笑了笑，道：「韓湘子養的是鵝，你說錯了。」

令狐絕道：「鵝鴨都是用來生蛋的，

而且鴨蛋比鵝蛋還要大。」

衞空空道：「但最大的還是鷄蛋。」

令狐絕道：「比鷄蛋更大的蛋是甚麼蛋？」

衞空空連想都不想便回答：「當然就是渾蛋！」

× × ×

盧老三越聽越是一頭霧水。

他們的說話好像講故事，也好像是兩個人都在發神經病。

但海鯨王却反為若無其事，就好像沒有聽過這些神經說話一樣。

忽然間，令狐絕問海鯨王：「豹郎君這一個人，依你之見，應該怎樣處置？」

海鯨王說不出。

這個人的腦筋，有時候給人的印象總是不大靈活。

但衞空空却從未這樣想過。

海鯨王看來不大聰明，其實他比誰都聰明一些。

他現在沒有回答令狐絕，正是他聰明的地方。

因為他知道，令狐絕心裏一定已經有處置豹郎君的方法。

果然，海鯨王說不出，令狐絕就說出來了：「七年前豹郎君追殺三千里，將一個販馬商人用神豹碎骨手殺死，這件事，你可曾知道？」

海鯨王想了一想，搖搖頭：「不曾知道。」

衞空空却道：「我知道。」

令狐絕緩緩的問道：「你還知道些甚麼？」

衞空空道：「這個販馬商因為不肯將一匹雪蹄萬里駒賤價出售，因此便惹了豹郎君，言語中有所衝突，終於引起追殺三千里這一件哄動江湖的事。」

令狐絕道：「你可知道豹郎君出多少錢來買那匹馬？」

「紋銀十両！」衞空空冷冷一笑道：「但這匹馬最少價值五萬両銀子以上。」

令狐絕道：「用十両銀就想強逼別人將五萬両的貨出售，這樣算不算是強買強賣？」

「在下已想不出還有甚麼事會比這種強買強賣更無恥的。」衞空空又在冷笑：「所以，我認為豹郎君是個強盜，既無恥，更復全無人性的強盜。」

令狐絕笑了笑，道：「你可知道這個販馬商是誰的兒子？」

衞空空道：「當然知道，早兩天我還在和他的老子喝酒吃涮鍋羊肉，因為他的父親就是潼關的大馬商木索達。」

令狐絕淡淡道：「木索達有幾多個兒子？」

衞空空回答得很快：「只有一個，就是豹郎君殺死的那一個。」

令狐絕再問：「你認為木索達想不想為自己的獨生子報仇？」

衞空空悠然一笑：「你這一問，未免太多餘一點罷？」

令狐絕突然大笑：「的確問得多餘，我現在已知道應該怎樣處置豹郎君了。」

海鯨王一直站在一旁靜靜聽着，聽到這裏才插口道：「師父的意思，是準備把豹郎君送交給木索達？」

令狐絕點頭道：「徒兒說得不錯。」

衞空空道：「誰負責把豹郎君送去潼關？」

令狐絕眼珠一轉，笑道：「你負責把他送去！」

衞空空居然不考慮，立刻就答應下來：「好，我送去，木索達下個月便六十歲大壽？相信這份禮物他一定會很滿意。」

衞空空說送去便送去，輕輕一提，竟然將偌大的一個豹郎君，好像是包袱般擱在猴子馬之上。

這匹馬，衞空空已決定就命名為猴子，有時候甚至還叫他做老猴子。

但這匹猴子馬潛力驚人，當衞空空也一併騎上去時候，牠居然一點也不在乎。

衞空空臨走的時候，令狐絕又補充了一句：「早去早回，別忘記了鄭州近來很熱鬧。」

衞空空大笑，輕輕一叱，猴子馬已騰雲駕霧似的消失在梅花叢裏。

× × ×

黃昏。

錦秋園裏的清泉院，正是笙歌酒香四溢的時候。

這裏是人間最奢華的一種地方。

酒是好酒，既不太濃，也不太淡。

酒能醉人，歌聲更能醉人。

絲竹聲緩緩奏起，一個絕色少女在曼聲輕歌，美絕，歌聲更加美絕。

海鯨王一面聽曲，一面在吃肉。

他吃的肥肉，比他身上的肥肉更肥。

令狐絕坐在他對面，只在喝酒。

他仍作書僮裝束，但却氣宇不凡，看來雖然年紀輕輕，但却充滿了男人魅力。

從外表看來，無論你怎樣去看，他都絕不會超過十六歲。

他的身材並不成熟，他的面貌還很幼嫩。

絕對沒有人會認為他是一個經過易容的男人。

但事實上，他已快三十歲！

而且他本來的身材比現在高大得多。

因為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整容避仇 雪地怪手

令狐絕就是龍城璧。

天下間懂得易容術的人並不少。

但易容術高明與否，就各有不同。

龍城璧也懂得易容術。

但他的易容術和海鯨王相比，簡直就像剛識字的學生見到了翰林院裏老學者。

海鯨王雖在海上稱雄馳名天下，但他還有一種很秘密的本領，就是易容。

將一個三十歲的男人臉孔，變得年輕十多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易容之道，變老容易，變作年輕却困難得多。

想把一個年老的人變成年輕，比年輕的人變成年老，最少要困難十倍。

龍城璧雖然並不老，但他的臉孔已很成熟。

但海鯨王只費了半個時辰的功夫，就把龍城璧的臉型完全改變。

他把龍城璧的年紀減輕了一半。

而且，他更利用一種膏藥，輔合內家

眞氣的帮助，使龍城璧整個身軀縮小。

江湖上有一種縮骨大法的武功。

海鯨王也有類似的本領，但却比縮骨大法更加玄妙，更加不可思議。

他竟然有辦法把龍城璧變矮了差不多一尺，全身的骨骼都收縮三份之一。

這種功夫，比起易容之術，又不知深奧精細了若干倍。

現在，即使是最熟悉龍城璧的人，都絕不會相信令狐絕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普天之下，除了海鯨王之外，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就只有衞空空。

衞空空之所以知道令狐絕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全是因為他們曾經用一種暗語交談過。

當龍城璧說「張果老家裏的鷄」的時候，衞空空便已恍然大悟。

盧老三當然不知道他們忽然胡說八道的目的。

海鯨王却是個明白人，他已知道龍城璧正在利用幾句切口之類的說話，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龍城璧。

衞空空雖然初時想不出龍城璧為甚麼會忽然變成一個十四五歲的書僮，但他畢竟機伶聰敏，想了幾想，已經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知道，除了龍城璧之外，天下間絕對沒有人能够講出那幾句瘋言瘋語的渾蛋說話。

所以，龍城璧要他把豹郎君送去潼關給木索達，他立刻就答應下來。

他相信木索達會比起得到猴子馬更加與奮萬倍。

× × ×

晚霞已消失在夜霞裏！

清泉院內，仍然是歌聲曼唱，酒香飄蕩。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琴音，從遠處嬝嬝傳來。

琴音婉轉而凄迷，彷彿樓頭怨婦，憑欄向風泣訴閨中的空虛寂寞。

琴音扣人心弦，越逼越近。

清泉院裏曼歌輕唱的絕色少女，竟已被這琴音逼得戛然住口，不再歌唱。

海鯨王忽然冷笑一聲，道：「好一曲殺人魂。」

× × ×

殺人魂。

這一闋曲竟名殺人魂。

果然，琴音已開始在急遽的轉變。

原本曲調凄迷哀艷的琴音，忽然錚聲驟變，彷彿有千百殺人魔鬼，從四方八面進了清泉院。

好肅殺的琴音。

原本充滿旖旎氣氛的地方，現在已因這一闋殺人魂，變成了陰森可怖之地。

龍城璧却彷如不聞，手中依然捧着一隻杯。

杯中有酒，而且滿及杯的邊緣。

忽然間，紅光一閃。

一顆血紅鋼珠，挾着凌厲急勁的呼嘯聲，迎面向龍城璧激射而至。

龍城璧立刻用最快的速度，將滿滿的一杯酒喝光。

然後，杯口向前一罩。

那一顆血紅色的鋼珠，立刻就被龍城璧手裏的杯子罩住，而且還不停地在杯中旋轉。

珠子是百鍊精鋼實心鑄造的。

但龍城璧手裏的，却只不過是隻青瓷杯子。

× × ×

「果然不愧是北海之鯨的師父。」隨着這句說話而出現的人，赫然竟是張兩刀。

張兩刀的突然出現，龍城璧並不感到意外！

因為自從在大陸酒家相遇之後，張兩刀的手下無時無刻不在注視海鯨王與自己的行蹤。

龍城璧也沒有故意逃避。

因為張兩刀想對付他和海鯨王，而他們也在隨時準備收拾張兩刀。

——風雪老祖已死。

——風雪老祖臨終前將一件重要的任務交給龍城璧去辦，這件任務就是要將黑杜鵑毀滅。

——不但要毀滅黑杜鵑這個人，同時更要徹底毀滅黑杜鵑所組成的一個秘密帮會。

——張兩刀正是這個秘密帮會四大護法之一。

× × ×

張兩刀的手裏只有刀，沒有琴！

兩柄金屠刀，還有兩顆比屠刀更鋒利的眼睛，一齊向龍城璧逼近。

琴聲仍在，不過却已飄然漸漸去遠。

龍城璧輕嘆一聲：「奏琴之人，也就是發射鋼珠之人，此人來得匆匆，一擊不中，去也匆匆。」

張兩刀轟聲大喝：「葱也好蒜也好，今天酒家決定替你的腦袋搬家。」

「你為甚麼要殺我？」龍城璧冷冷一笑：「據在下記憶中，我和你之間似乎沒有甚麼深仇大恨。」

張兩刀雙刀一揚：「咱們的確沒有甚麼仇恨，但現在却有了。」

「為了甚麼事？」

「你點了豹郎君的穴道，又派衞空空送他去潼關，這算是甚麼意思？」

「豹郎君是你父親，還是你的龜兒子？」龍城璧忽然語氣變得尖酸刻薄：「豹郎君這個人簡直像個臭蛋，比最臭的臭婊子更臭三百六十倍。」

張兩刀臉色厲變。

因為豹郎君雖然不是他的父親，也不是他的兒子，却是他的同胞兄長。

這件事，江湖上從沒有人知道。

龍城璧罵他的哥哥，張兩刀又豈能不為之咆哮憤怒？

但他雖然憤怒，却未因憤怒而失去理智。

他忽然看着龍城璧，冷冷的道：「衞空空的馬雖快，但在他的馬還未到潼關之前，他的腦袋也將會和你的腦袋一樣，被人砍下。」

龍城璧語鋒如刀：「別忘了衞空空是名滿天下的偷腦袋大俠，從來只有他砍下別人的腦袋，想派人截擊衞空空，這個算盤恐怕你們會打得並不如意。」

張兩刀倏地大喝一聲：「令狐絕，今晚你已死定了。」

他一面大喝，手中雙屠刀已像滾雷般向龍城壁瘋狂劈下。

龍城壁仍然坐着，紋風不動。

他居然連眼角都不瞧張兩刀，還悠閒地在替自己斟酒。

金光暴閃，兩柄金屠刀已到。

忽然間，橫裏疾殺出兩條手臂，後發先至地擊向張兩刀雙脇下的肋骨。

這兩條手臂，粗肥得就好像是大象的腿。

但大象的腿却萬萬比不上這兩條手臂靈敏快捷。

張兩刀的刀勢已快逾流星。

但這兩條手臂竟然能穿過雙刀的中央，直打張兩刀的兩邊胸膛。

北海之鯨昔日能在北海縱橫多年，果然並非偶然之事，這兩條肥大手臂，正是海鯨王的招牌貨色。

看到他滿身驚人的肥肉，誰也想不到他一出手，竟然會比離弦疾箭還要快上幾分。

而且招數之精險，出擊方位的準確，更加令人無法想像。

連龍城壁自己都忍不住喝采讚道：「好。」

能夠讓龍城壁衷心讚好的武功，自然絕不等閒。

× × ×

張兩刀在江湖上的名氣，遠不如他的哥哥豹郎君。

但是武功與名氣，有時候絕對是兩件事。

在江湖上有名氣的人，武功未必會比一個沒有名氣的人爲高。

不少身懷絕技的奇人異士，終生寂寂無聞，但這些人的武功，却可能會猶在少林寺方丈千藏禪師之上！

豹郎君在江湖上名驚天下，固然是由於本身武功極高，但最主要的，還是他的行事作風，兇暴毒辣使人震驚之故。

而且，豹郎君更兼是鐵豹帮一帮之主，這個名頭也極具威勢。

但論到眞實武功，張兩刀却在豹郎君之上。

南宮千楓屢次欲收拾張兩刀不果，由此足證張兩刀絕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他雙刀直搶龍城壁，但他一點也沒有忽視海鯨王。

因爲他想殺的人，本來就並非龍城壁，而是北海之鯨的鯨爺。

他故意向龍城壁攻擊，其實眞正的目標却在海鯨王這個天下第一號大胖子。

誰知道海鯨王也是個老江湖，並不爲張兩刀這種手法所愚昧。

張兩刀想殺他，他也同樣想要張兩刀的命。

因爲他早已查出，當年火燒鯨船，張兩刀正是主謀之一！

鯨船，就是北海之鯨海鯨王的船。

海鯨王是海盜！

也是海盜中的海盜！

他專刦貪官的船，更刦其他海盜的賊船。

但對於商船，海鯨王却從未曾刦掠過一次。

所以，海鯨王得罪的人，並非一般老百姓，而是勢力龐大的官兵和海盜。

× × ×

海鯨王雙臂直攻張兩刀。

張兩刀立刻刀勢逆轉，風車也似的向海鯨王雙臂削去。

海鯨王冷笑，忽然化掌爲指，身形暴退，然後再從另一個方向襲擊張兩刀。

指風嘶嘶，勁力竟然不在對方雙屠刀之下。

張兩刀退後翻身，凌空一跳，雙刀俯衝式般在刹那間連劈八刀。

海鯨王一聲大喝：「殺！」突然從懷中亮出一根銅笛。

銅笛物似主人型，居然也是十分粗闊，並不如一般人所用的笛，瀟洒而修長。

粗闊銅笛一亮，張兩刀八刀盡皆砍在笛身之上。

張兩刀的一雙金屠刀，曾削斷過不少敵人的兵器。

但這八刀砍下，銅笛依然如昔，連刀痕都沒有留下一條。

張兩刀冷笑：「好一根銅鯨笛。」

海鯨王銅笛飛舞，突然叱喝一聲，銅笛化作強弩般，脚手飛擊張兩刀左耳後，顎骨下的死穴。

這一擊來得突然，張兩刀焉能不顧，雙刀也同時脫手飛出，一柄刀擊向銅笛，另一柄刀却向海鯨王的胸腔激射。

這一着，彼此都已陷入兇險詭異的危局。

忽然間，寒光一閃。

不是刀光，也不是笛影，而是一柄突如其來的劍。

劍光逼人，在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間，竟然同時擊落半空中的一笛雙刀！

張兩刀楞住。

海鯨王也大感詫異。

清泉院中，忽然又走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 × ×

一笛雙刀的危局已解。

但更危險的氣氛却在持續，擴散。

憑一柄劍同時擊落三件兵刃的，是個灰衣青年劍客。

冷冰冰的劍。

冷冰冰的人。

張兩刀從未見過這個人。

海鯨王也未見過他。

但他們現在都已知道，這個灰衣青年劍客，就是近年來名噪江湖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因爲擊落一笛雙刀的劍，就是司馬血獨一無二的碧血劍。

張兩刀忽然緩緩道：「你就是南宮千楓出價十萬，要你來殺我的司馬血？」

灰衣青年劍客沒有回答他，却突然向地連挑三劍。

三劍挑出，被擊落在地上的銅鯨笛立刻激射回到海鯨王的手裏！

而張兩刀的一雙金屠刀，也被一一挑起，回到了張兩刀的手中。

海鯨王看着灰衣青年劍客的碧血劍，但見劍光森寒，却又晶瑩有如一泓秋水。

「好劍！」海鯨王淡笑一聲，又再道：「劍法更好！」

說完，回到龍城壁的對面坐下，拿起

筷子，又挾一塊肥肉塞進口裏。

肥肉已冰冷，連油脂都已被冰冷的空氣所凝結。

但海鯨王却吃得津津有味，一點也不介意。

張兩刀冷冷一笑：「鯨爺現在還能有機會吃肉，眞是一件幸運的事。」

灰衣青年劍客伸手輕撫劍鋒，終於開口道：「你現在能有機會活着講說話，又何嘗不是一件幸運的事？」

張兩刀第二次問道：「你就是司馬血嗎？」

灰衣青年劍客木然道：「不錯，但剛才你說的價錢不對。」

張兩刀一怔。

司馬血露出了一個詭秘的笑容，慢慢的接着道：「南宮千楓聘請我殺你，價錢並非區區十萬。」

張兩刀又是一怔。

他翻了翻白眼，冷冷道：「想不到洒家的性命居然也很值錢，連十萬兩都不止此數。」

「你的確值得自豪，」司馬血漠然地一笑，道：「在下到目前爲止，所殺的人以閣下最爲值錢。」

張兩刀道：「洒家的性命，南宮千楓認爲值多少？」

司馬血道：「一百萬。」

張兩刀道：「難怪你肯甘心替這個吸血魔王賣命，原來他的出手果然駭人聽聞得很。」

司馬血道：「你想知道的事，現在都已知道，該死而無憾了。」

張兩刀神色不變，道：「你有把握殺我？」

司馬血道：「殺人不必有把握，只需有殺人的本領和勇氣，在下曾殺過不少强手，在事前連半分把握也沒有。」

張兩刀原本還很鎭靜的神色，現在已開始變得有輕微的緊張。

他的臉色沒有發白。

因爲他的臉比黑鍋底還更黑，就算把他的腦袋劈開兩半，他的臉色也絕對不會變成蒼白。

也許只會變得更黑，更亮而已。

× × ×

清泉院中燈火輝煌如舊。

但司馬血的劍一揮出去的時候，每一個人的眼睛，都覺得燈火彷彿忽然暗淡起來。

比燈光更輝煌的是劍光。

刷刷刷三聲嘯響，司馬血的劍已到了張兩刀的咽喉。

張兩刀沒有還擊！

他用一種令人看來有點蹌踉的姿勢退後。

他一退就退到丈六之遙，就好像梅花鹿忽然碰見了一頭老虎。

司馬血這三劍雖然未曾損到張兩刀毫髮，但却已劍氣縱橫，懾人魂魄已極。

三劍之後，又是三劍。

但這三劍的最後一劍還未刺出，忽然遠處破空聲響驟至，又是一枚血紅色的鋼珠飛擊過來。

司馬血第三劍唯有被逼撤退向後，錚一聲響，堪堪將血紅鋼珠撥落。

他這一手功夫，雖然不及龍城壁用靑瓷杯子接下鋼珠般漂亮，但却也清脆玲瓏，絕無半點含糊。

剛才好像在遠處消失了的恐怖琴音，突然又再響起。

海鯨王忽然大聲喝道：「奏琴的臭婊子給我滾出來！」

他的聲音未已，淸泉院中已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全身肌肉都已腐爛浮腫的黑衣女人。

她竟然是個痲瘋者。

在她的懷裏，有一具七絃琴。

但七絃已斷其二，只剩下五絃。

沒有人見過這種琴，因爲這種琴，居然是用人骨聯駁製成的。

海鯨王冷笑道：「好一曲殺人魂，好一具殺人琴，可惜琴主却已變成了一個痲瘋鬼。」

龍璧城動容道：「她就是黑杜鵑！」

痲瘋女人桀桀怪笑：「不錯，我就是黑杜鵑，專殺小白臉的黑杜鵑。」

× × ×

黑杜鵑！

風雪老祖再三叮囑龍城壁非殺不可的人，就是眼前這個已經痲瘋了的黑杜鵑。

黑杜鵑原本是個很美麗，很動人的女人。

但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天地無情。

時間更無情。

三十年的歲月催磨，再美麗的女人也會變得衰老。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但誰也想不到，當年的武林絕色佳人，如今竟會變成了一個白髮蒼蒼，而且全身肌肉都已霉爛的痲瘋者。

海鯨王也曾見過黑杜鵑。

那時候，是在北海一個冰天雪地的荒島上。

黑杜鵑率領着十八名心狠手辣的快刀手，到處追殺海鯨王。

當時，海鯨王的鯨船隊已被燒光。

黑杜鵑沒有發現海鯨王。

因爲海鯨王已躲進了一個大白熊的窩裏。

他在這熊窩裏，碰見了一個醉薰薰的老人。

這個老人就是風雪老祖。

可惜當時風雪老祖已經醉得幾乎不省人事，否則他一定會跑出熊窩，與黑杜鵑決一死戰。

海鯨王總算逃過大難。

他永遠不會忘記黑杜鵑手裏曾抱着一具人骨聯駁製成的琴。

也不會忘記黑杜鵑如何毀滅了他的鯨船隊！

自此一役之後，北海之鯨好像已在北海沉到海底裏了，再也沒有人聽到他的消息。

誰也想不到他居然轉行。

轉行到北地做青樓的幕後大老闆。

× × ×

張兩刀臉上露出得意之色。

因爲司馬血已被黑杜鵑步步緊逼。

黑杜鵑忽然將琴一拍。

這是殺人琴。

殺人琴當然可以用來殺人，否則也不會叫做殺人琴。

琴的末端，倏地露出了三尺薄薄的鋒刀。

刀鋒藍浸浸的，竟然淬有劇毒。

黑杜鵑陰冷地一笑，兩隻已不再銷魂的怪眼直瞪着司馬血：「聽說你的劍很毒辣，只要有錢可賺，甚麼人都殺。」

司馬血搖頭。

「以前我甚麼人都殺，只因爲以前我做錯了。」

「現在又如何？」

「現在就算有錢可賺，但我的劍只殺一種人。」

「甚麼人。」

「無恥無義人人得而誅之的鼠輩！」

「張兩刀也是個無恥無義的人？」

司馬血冷笑復冷笑，道：「近十年來，死在他雙刀下的忠臣義士，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

黑杜鵑眼睛裏兇芒暴射：「你調查得這樣清楚？」

司馬血微笑說道：「如果沒有經過精細的調查，在下決不會接受南宮千楓的聘請。」

張兩刀呸一聲，破口大罵：「他奶奶的熊，滿嘴漂亮說話，南宮千楓難道又是甚麼正人君子？」

黑杜鵑自然也同意張兩刀之言，接着說道：「南宮千楓的十絕棒，也殺過不少江湖上的英豪俊傑，去年河南靈鳳山莊滿門老幼三十七人被殺，也是南宮千楓的傑作。」

司馬血悠悠一笑：「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南宮千楓是一代魔王，在下沒有說他是個正人君子，但目前，在下已接受他的聘請，不殺張兩刀，不但對不起南宮千楓，更對不起自己。」

張兩刀怒道：「放你媽十八代個連環風騷屁！」

黑杜鵑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想殺張兩刀，除非能先殺我！」

司馬血愕然道：「我爲甚麼要殺你？南宮千楓要我殺的人，是張兩刀，而不是黑杜鵑。」

黑杜鵑道：「你以爲張兩刀一定不是你的對手？」

司馬血搖頭。

黑杜鵑又道：「既然如此，老身勸你還是趁早收手的好，你還年輕，不應該冒這種險。」

久久沒有開口的龍城壁却在這個時候插口：「司馬血不殺你，我殺！」

黑杜鵑目光立刻向龍城壁厲射，冷冷道：「令狐絕，你剛才在說甚麼？老身有點聽不清楚。」

龍城壁一字一字，斬釘斬鐵的道：「我殺！殺你這個魔婦！」

× × ×

魔婦？

黑杜鵑從未聽過有人敢當着臉罵她是魔婦。

黑杜鵑沉聲道：「你的師父是誰？」

龍城壁冷笑：「妳不配問。」

黑杜鵑雙手緊握殺人琴，三尺刀鋒直指龍城壁：「你的年紀比司馬血更輕，但却死得更快。」

張兩刀道：「這種狂妄魔徒，死得越快越好。」

海鯨王却道：「我也希望他早點死，這個師父近來督促我練功兇巴巴的，做他的徒弟很不滋味。」

他此言一出，人人都是一呆。

這對師徒可謂怪招百出，稀奇之至。

海鯨王喝了一口酒，又道：「每次師父跟別人拚命，我都希望他早點給對手殺死，可惜偏偏死的都是師父的敵人，直到如今，他還是和我拜他爲師的時候一樣，神氣得令人噴飯。」

黑杜鵑厲聲道：「你想他早一點死，今天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老身立刻就可以把他斃諸殺人琴下。」

龍城壁不再說話，手裏仍然捧着一隻瓷杯子，一步一步的向黑杜鵑走去。

黑杜鵑冷笑道：「你沒有刀，也沒有劍，你憑甚麼來殺我？難道就只憑手裏的杯子？」

龍城壁淡淡道：「妳說對了。」

「猖狂！放肆。」黑杜鵑臉上腐爛的肌肉一陣抽搐，忽然殺人琴已出手。

殺人琴上有刀鋒。

但刀鋒還未眞的出動，殺人琴中便已突然疾射出七七四十九枚慘白色的毒刺。

龍城壁身如飛鵬，凌空翻飛了三個筋斗。

四十九枚毒刺，盡皆落空。

然而，黑杜鵑眞正的殺着，也並不是在這四十九枚毒刺之上。

這種暗器只能對付二流角色，遇上了江湖上的頂尖高手，效用並不大。

但黑杜鵑已控制了下一着的變化。

龍城壁這一下凌空飛越，早在黑杜鵑意料之中。

殺人琴中的刀鋒突然向上直刺。

這一刺的速度，幾乎比龍城壁凌空飛越的速度更快三倍。

好快的一刀。

龍城壁人在半空，左手却已向黑杜鵑的刀鋒上抓去。

刀快，手更快。

龍城壁竟然用五隻手指，緊緊捏住黑杜鵑的刀鋒。

黑杜鵑想抽刀。

但刀鋒被龍城壁五指捏住之後，竟然就像是蒼蠅的腿，踩進了糖漿內一樣，無法拔得出來。

黑杜鵑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她做夢也想不到對方的指勁，竟然不在少林七指神僧百樹大師之下。

百樹大師雖然在少林寺的輩份並不高，但他的少林大力羅漢手，却已馳名天下，論名氣幾乎尤在方丈大師千藏之下。

百樹年已六旬，有此功力不足爲奇。

但眼前這個書僮般的少年，才十四五歲，又怎有可能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指力功夫。

黑杜鵑抽刀無效，忽然從袖中掏出一柄鋒利無比的匕首，颼聲向龍城壁咽喉刺去。

但她的匕首遠遠未到對方咽喉，龍城壁的青瓷杯子已被捏碎。

龍城壁捏碎杯子，只有一個目的。

因爲杯子碎在他手中，青瓷的碎片就立刻變成了無數的暗器！

黑杜鵑的匕首剛刺出，青瓷碎片已如飛蝗般激射過來。

這一着，大出黑杜鵑意料之外。

驀地，黑杜鵑慘叫一聲，整塊臉都已被青瓷碎片打成稀爛，連雙目亦被擊瞎。

張兩刀大吃一驚。

他想不到黑杜鵑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其實黑杜鵑的武功並不弱。

但她却有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她無論如何都想不到，令狐絕就是龍城壁。

如果她知道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的話，她一定不會冒這個險。

因爲她根本就不是眞的黑杜鵑。

× × ×

她痛苦地倒下。

殺人琴，匕首，全都已散落在她的身邊。

龍城壁忽然哀傷地苦笑，道：「妳既不是一個痳瘋女人，也不是黑杜鵑，妳爲甚麼要冒認她？」

她沒有回答。

她不想回答，也沒有氣力回答。

龍城壁嘆一口氣，又道：「妳臉上的不是痳瘋，而是蛇毒，妳受了別人的利用，也受了別人的控制。」

她已閉上眼睛，她已和死神相距得很接近很接近。

即使她不閉上眼睛她的眼睛也已經不再看見任何東西，任何的人。

龍城壁冷冷道：「妳究竟是誰？黑杜鵑在那裏？」

然而，她却已咽了氣。

而張兩刀也像是旋風一般，消失在清泉院中。

龍城壁沒有追。

司馬血也沒有去追殺他。

他們現在担心的却是另一個人，另一件事。

衞空空將豹郎君送去潼關，中途會不會被截擊？

× × ×

鵝毛般的白雪，從半空中飄然洒下。

風很冷，刮在臉上的時候，就像是一把可以削入骨肉裏的鋒刀。

衞空空不怕冷，雖然他身上連一件皮貨都沒有。

他也不怕刀，雖然他已碰見了一個冷冰冰的人，手上有一把冷冰冰的刀。

× × ×

這個手裏有刀的人，臉色很青白，一雙眼睛却浮滿了血絲，顯然有點酒色過度的樣子。

事實上，他年紀雖然並不太大，但却已有兩件事，使他在江湖上大有名氣。

第一件事，是嫖賭飲吹，件件皆精。

第二件事，就是他更精於殺人。

遠在司馬血還未成名之前，他已經是中原的大煞星。

既是女人的煞星。

也是江湖豪傑，英雄好漢的煞星。

衞空空見過這個人。

也見過他的刀。

因爲他就是江湖上最快的快刀手鐵重樓。

× × ×

自從龍城壁和司馬血相繼在江湖中崛起之後，鐵重樓就好像雪堆裏的石頭，沒有人再見過他的人，也沒有人再見過他的刀。

龍城壁的風雪之刀，固然是一柄難得的好刀。

但鐵重樓的刀，名氣也決不在風雪之刀之下。

這一柄刀無名。

但正因爲它是鐵重樓的刀，所以無名的刀，也變成了很有名。

鐵重樓姓鐵。

所以他的刀就被稱爲鐵刀。

但任何人都知道，這一柄鐵刀並不是用鐵鑄造的。

既非凡鐵，也非傳說裏百年難求的海底寒鐵。

沒有人知道這柄刀的眞正來歷。

但人人都知道這柄刀的威力。

十二年前，鐵重樓遠赴東瀛。

沒有人知道他去那裏是爲了甚麼？

有人說他想學扶桑島國的東洋刀法。

也有人說他愛上了一個東瀛浪人的妹妹。

更有人說他到東瀛尋寶。

但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既沒有學到東洋刀法。

也沒有娶了一個東瀛的女人回來做老婆！

他更加沒有找尋到甚麼寶藏，或者是發了甚麼大財。

但他的家，却在他遠赴東瀛的時候，被十六個神秘蒙面人毀了。

鐵重樓雖然嫖賭飲吹件件皆精，但他並不是個浪子。

浪子沒有固定的家。

即使有家，也覊留不住一個野性的浪子。

然而，鐵重樓有家，有妻子，還有一個女兒。

但他回來的時候，鐵氏山莊已變成了一堆灰燼。

他的妻子和女兒，都已被燒死，葬身火窟之中。

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見過鐵重樓。

× × ×

衞空空十六歲的那年，曾見過鐵重樓一面。

那時衞空空還很年輕，但他的砍腦袋劍法也已砍過不少人的腦袋。

鐵重樓比他大八歲！

衞空空看見鐵重樓的時候，也正像如今的天氣一樣，風很冷，鵝毛般的白雪不停地飄下。

唯一不同的，就是那時候他們都在一間簡陋的酒寮下飲酒。

衞空空本不認識鐵重樓，也不知道坐在隔離桌的人就是鐵重樓。

直到有三個道長持劍要殺他的時候，衞空空才從道長的口中，知道他就是鐵重樓。

結果，這三個道長連劍招都還未發出，就已全部死在鐵重樓的刀下。

天下間最快的刀，也許就是鐵重樓的

這一刀。

甚至比龍城璧現在的刀更快，更令人無法抵擋。

想不到經過多年之後，鐵重樓居然也在這種天氣裏，截住衞空空。

鐵重樓一開口就冷冰冰的說道：「我站在這裏的目的，是殺你。」

× × ×

快人快語！

但他的刀更快！

鐵刀洒出一片銀白，颼聲刀已入鞘。

這一刀，並不是用來殺人，而是表演給衞空空看看的。

衞空空却搖頭，似乎並不欣賞：「你的刀入鞘很快，但出鞘的時候能否同樣更快，更狠？」

鐵重樓冷冷道：「想不到你居然獃得比豬還蠢。」

衞空空飄然下馬，把豹郎君像是垃圾般拋在雪地上，對鐵重樓道：「你來救這個渾身上下都是豹毛的妖怪嗎？」

鐵重樓道：「你現在可以騎回你的老馬走了。」

衞空空忽然沉下臉：「你眞正的目的究竟是來殺我？還是來救豹郎君？」

鐵重樓的臉色有點變了，聲音忽地沙啞不清：「你現在最聰明的做法，就是放下豹郎君，遠遠的滾開這裏。」

衞空空沒有再說甚麼。

因爲他已發覺，鐵重樓的人雖然不是冒牌假貨，但他的人已變，刀法也已變。

不是變得更進步，而是退化了。

練武的人，總希望自己的武功，能够一天比一天的進步。

但事實上，有些人的武功，經過了若干時間之後，不但不會進步，反而會變得衰弱，退化。

鐵重樓的武功，顯已退化。

武功退化了的人，氣勢也會隨着武功的退化而變得衰弱。

如果鐵重樓還和十二年前一樣的話，衞空空未必會是他的敵手。

因爲那時候，鐵重樓的武功在巔峯，狀態也在巔峯。

但現在呢？

鐵重樓的刀，是否也能保持以往的威力？

× × ×

輕輕「錚」一聲響，衞空空已亮出了一柄寒光閃爍的長劍。

衞空空淡淡的一笑：「豹郎君我已把他放下，但在下却絕不會滾開。」

鐵重樓忽然大笑：「你以爲這裏只有我和你？你以爲鐵某會與你單打獨鬥？」

大笑聲中，雪地裏立刻就冒出了十四個青衣人。

十四個臉色比鐵重樓更差，簡直活像死人般臉色的青衣人。

他們手裏沒有刀。

因爲他們的手就是刀。

而且比刀更快、更狠、更絕。

鐵重樓大笑聲止，冷冷的盯着衞空空：「你現在才後悔不肯滾開，已經是太遲了。」

「一點都不遲。」衞空空依然神態鎭靜：「就算你有一千人把我包圍，我都絕不會滾開，也絕不會後悔。」

鐵重樓陰沉冷笑：「你的嘴巴很硬，不知你的骨頭是否硬得能够捱我一刀？」

衞空空冷然道：「鐵快刀名滿天下，一刀在手天下無敵，你講這許多廢話，顯見信心已經盡失。」

鐵重樓臉上一陣抽搐，就好像忽然被別人重重的抽了一鞭。

衞空空又冷冷的接下去說着：「如果你的信心還在，這十四個青衣人根本就沒有在場的必要，憑着鐵快刀的快刀，難道竟然會打不過區區一個衞空空？」

鐵重樓感到背脊上在冒冷汗。

冷汗比冷風更冷，也遠比冷風可怕。

鐵重樓昔年殺人無算，與强手對壘無算，從未流過一滴冷汗。

難道他的信心，果然已如衞空空所言，經已盡失？

十四個青衣人，都在等候鐵重樓的命令。

只要他一下令，十四個青衣人就會立刻一齊出手。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雖然厲害，但能否同時對付這十四個青衣人，這是誰也不敢樂觀的事。

鐵重樓的手，緊緊握着刀柄。

他會不會突然出刀殺衞空空？

× × ×

鐵重樓爲甚麼變成這個樣子？

從前殺氣森嚴的一個人，爲甚麼現在連拔刀的勇氣也都消失？

難道自從他的家被毁，他就變成了一個毫無信心的人。

衞空空想不通。

這一個十幾年前的大煞星，究竟遭遇到一些怎樣的挫折？

忽然間，雪地裏响起了一陣很美麗，很溫柔的聲音。

聲音雖然旣溫柔、又美麗，但說的却是罵人的說話：「鐵快刀的刀已不再快，他已變成了一個只會喝酒，連對付女孩子的信心也盡失的窩囊廢物！」

窩囊廢物！

居然有人敢罵鐵重樓是個窩囊廢物！

如果在以前的日子裏，衞空空敢保證鐵重樓立刻就會拔刀，將罵他的人一刀斬開幾塊。

但現在，鐵重樓竟似已無動於衷，連眼睛都不再眨一下。

罵他的人，不但聲音溫柔美麗，人更比聲音漂亮十倍。

漂亮的女人，衞空空見過不少。

他的未婚妻薛惜瑤，也是一個漂亮極了的女孩子。

但眼前出現的美女，却比薛惜瑤還更漂亮幾分。

唯獨最令人惋惜的，就是這個美女的一雙美腿，已經被刀斬掉。

× × ×

衞空空看看她，又再看看自己的猴子馬。

沒有腿的美女，就像一匹沒有腿的好馬一樣，同樣值得令人慨嘆、可惜。

她的人是如此美麗動人，她的胴體也一定很富誘惑男人的魅力。

可惜她沒有了腿。

只有兩根黑漆漆，難看極了的一雙鋼拐，在支持着這個美麗的女人。

衞空空忍不住的問鐵重樓道：「她是誰？」

鐵重樓整個人已變成麻木僵硬，彷彿突然變成了一具木偶。

衞空空冷冷一笑：「你爲甚麼不敢說出來？她又不是你的老婆。」

誰知道鐵重樓突然開口，道：「她正是我的妻子，她的名字是木櫻。」

衞空空呆住了。

沒有腿的女人冷冷一笑，說道：「他說得半點也不錯，我就是他的續絃妻子木櫻。」

衞空空忽然瞪着木櫻的一雙鋼拐。

木櫻幽幽地說道：「我的腿本來很漂亮，但現在沒有了。」

衞空空當然不明白她的腿爲甚麼會忽然沒有了。

他沒有問。

也不想問。

別人的悲酸往事，他從來都不願當面提起，不管對方是否自己的朋友，還是仇敵。

但木櫻却一點也不保留，道：「我的腿是被刀砍掉的，砍掉我一雙腿的人，就是我現在的老公！」

衞空空更加一呆。

「他既然砍下妳的一雙腿，妳爲甚麼還要嫁給他？」

木櫻嘆了口氣，道：「你這句話也未免問得多餘，他砍掉了我的兩條腿，如果他不娶我，還有誰會娶我呢？」

鐵重樓沒有說話。

但衞空空却已看出他的心裏，有一種無法描敍的痛苦和後悔。

木櫻又接着說下去：「幸好他是個負責的人，而且還總算有點良心，他砍斷了我的兩條腿後，第二天便娶了我做他的老婆。」

衞空空淡淡道：「妳雖然少了兩條腿，但依然是個漂亮極了的女人，鐵重樓娶妳，的確一點也不吃虧，何況妳的腿又是他親手砍斷的，那還有甚麼好說？」

木櫻笑道：「想不到你會這樣快便同意了我的見解，看來你的確是一個聰明的人。」

衞空空道：「你們兩夫婦，和黑杜鵑之間有甚麼關係？」

木櫻的臉色忽然一變：「你居然也知道黑杜鵑？」

衞空空道：「我是一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人，天下間能瞞得過在下的事，並不很多。」

木櫻冷笑着：「瞧你的口氣，也未免狂妄得可以。」

衞空空道：「難道自認喜歡多管閒事，也算得上是狂妄？」

「喜歡多管閒事的人，不只你一個。」木櫻銀鈴般一笑，展顏道：「雪刀浪子龍城璧也是一個很喜歡多管閒事的人，對不？」

衞空空搖頭道：「他管的不是閒事，是正經事，他殺的也不是閒人，而是非殺不可的大惡人。」

木櫻沉默了半晌，忽道：「龍城璧現在在哪裏？」

衞空空嘆息一聲。

他實在想不出，龍城璧近來爲甚麼有這許多人要找尋他？

而且這些人找尋龍城璧，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殺掉！

× × ×

木櫻雖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且已經少了一雙腿。

但衞空空絕對沒有輕視她。

她雙腿脇下的一雙鋼拐，何嘗不是一對極可怕的武器？

如果木櫻不懂武功，她絕不會用一雙精鋼鑄造的殺人拐杖。

一個女人能够用得着這對鋼拐，她的武功就絕對不能忽視。

衞空空沒有回答木櫻的問話。

當然，他知道龍城璧的下落。

天下間知道令狐絕就是龍城璧的人，除了海鯨王和衞空空之外，絕對沒有第三者。

這一個秘密，就算把衞空空五馬分屍，他都絕不會洩露出去。

木櫻等候片刻，衞空空仍然沉默着。

突然木櫻雙拐的末端，「颼」聲伸出了兩根槍尖。

木櫻的一雙鋼拐，果然是厲害的殺人武器。

但她沒有親自動手。

她只冷冷的說出了一個字：「殺！」

× × ×

「殺」字一出口，十四個青衣人一齊向衞空空衝了過去。

衞空空沒有用劍。

他奇招突出，一手抽起豹郎君左腿。豹郎君穴道被制，而且還被繩子緊緊綁住，動彈不得。

衞空空却把他當做一件巨大的兵器，橫揮直舞，向十四個青衣人撞去。

青衣人雖想殺衞空空，但却不想殺豹郎君。

不但不想殺豹郎君，而且不敢殺。

因爲豹郎君本來就是他們要救出來的目標，如果失手把他打死弄傷，這個黑鍋可就揹得要命了。

所以，衞空空出動到豹郎君作爲武器，居然也收一時之效。

但已有三個青衣人，悄悄繞到衞空空的背後。

三個青衣人，六隻鐵一樣的手，一齊向衞空空飛襲。

衞空空冷喝一聲：「原來是飛屍門的高手，飛屍十三掌，果爾不凡！」

飛屍十三掌，乃江湖上著名的歹毒掌法之一。

飛屍門門主白無極，更是黑杜鵑秘密組織裏四大護法之一。

白無極雖然不在這裏，但飛屍門的十四位高手，又豈是容易對付。

衞空空眉心一皺，突然出劍！

驚天動地的一劍！

獨一無二的砍腦袋劍法！

刷！刷！刷！

三聲悶响，三聲慘叫！

三顆人頭，同時像椰壳般飛甩翻滾，血腥味已在雪花中飛揚！

木櫻的臉色變了。

× × ×

雖然她早已聽過衛空空這個人，也聽個砍腦袋劍法。

但她從來都未曾想到，衛空空這個人的長相斯斯文文，溫柔客氣，但砍腦袋劍法一出手，簡直就比刑場裏的劊子手更令人感到可怕。

但飛屍門的其他十一人，仍然悍不畏死，像螞蟻般向衛空空湧去。

衛空空殺招一出，霸氣逼人，劍鋒上的血芒更加令人悚然。

可是飛屍門的青衣高手，好像既不怕血，也不怕死。

衛空空厲喝三聲。

又有三顆腦袋同時被砍下！

忽然間，血花飛濺中一人大喝：「你們都給我住手，難道你們每人都有七八顆腦袋？」

飛屍門餘下來的八位高手，臉色比平時更青白，終於住手，退開。

大喝的人，居然是鐵重樓。

× × ×

鐵重樓不但在吆喝，而且手裏的刀已亮。

衛空空冷笑道：「想不到你還能把刀從鞘裏亮出來，顯見你這個人心中仍有殺氣。」

鐵重樓握着刀，連指骨都勒勒作響。

木櫻却譏諷自己的丈夫：「心中有殺氣又有甚麼用？他砍下我雙腿的時候，連頭髮上都有殺氣！」

衛空空忍不住道：「他爲甚麼狠得下這種心，把妳的腿砍掉？」

木櫻冷冷一笑：「只因爲他以前的老婆和女兒，都是給我一把火燒死的。」

衛空空一呆，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木櫻哼一聲：「這又有甚麼稀奇？他去扶桑找我，找不着，他當然不知道我仍在中原，而且還和他老婆在爭風吃醋。」

衛空空更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却已深深相信了木櫻的說法。

鐵重樓的確去過東瀛。

他到那裏，就是想找木櫻。

他在洛陽認識了木櫻，原來木櫻竟然是個東瀛女郎。

木櫻故意說回去東瀛，是有心要氣鐵重樓的。

但鐵重樓信以爲眞，竟然不遠千里，追尋到扶桑島國。

他當然找不到木櫻。

因爲木櫻根本就沒有離開過中土。

直到鐵重樓垂頭喪氣回來的時候，他的妻子和女兒，都已死在木櫻的手下。

木櫻就是殺他妻子女兒的元兇。

她蒙着面孔，率領着十五個蒙面人，將鐵重樓家裏滿門老幼，殺得血流成河，並將他的屋子燒成灰燼。

這是一段血海深仇。

這段仇，鐵重樓當然不能不報。

他在半年之內，力搜十六個蒙面殺手的蹤踪。

終於，他殺了十五個。

最後一個他要殺的人，就是他最痴戀的女郎——木櫻！

× × ×

鐵重樓一刀向木櫻砍下的時候，他想砍的是她的腰。

木櫻沒有反抗。

她連一點招架的姿勢也沒有，簡直就像在等死。

結果，鐵重樓沒有砍她的腰，却把刀勢一沉，砍斷了她的一雙腿。

砍掉木櫻雙腿的人是他。

救回木櫻性命的人也是他。

最後，他更娶她爲妻。

人，本來就是一種充滿矛盾的動物。

鐵重樓雖然是江湖上殺人不眨眼的大煞星，却也不能例外。

衛空空聽完了鐵重樓的故事後，鐵重樓的刀忽然無聲無息地劈了過來。

這一刀，並不很快。

但畢竟發刀的人是鐵重樓，這一刀雖不快，却已將衛空空逼得連退兩步。

衛空空閃開一刀，立刻回劍反擊。

鐵重樓也在同時，攻出了第二刀。

但現在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得出鐵重樓的刀法，已遠不如傳說中般可怕。

因爲他已缺乏了一種殺敵的决心，也缺乏了殺人的勇氣。

木櫻很瞭解鐵重樓。

她的丈夫已不再是昔日的狠心刀客。

自從他一刀砍斷木櫻雙腿之後，他從未殺過任何人。

也未用刀與任何人交手。

木櫻雖然不滿意丈夫變成了懦夫，但他畢竟是她的男人。

唯一的男人。

她不能眼巴巴的，讓自己的丈夫死在衛空空劍下。

所以，當鐵重樓攻出了第二刀的時候，木櫻的一雙鋼拐已挾着一股急勁的呼嘯聲響向衛空空擊去。

衛空空一劍在手，殺氣嚴霜，砍腦袋劍法出招絕不容情，已將鐵重樓逼得險象環生。

但木櫻却運拐如飛，拐中尖刺宛若兩條吐信銀蛇，招式竟然精狠絕辣，使衛空空無法不加以兼顧。

就在衛空空一劍苦鬥鐵重樓夫婦之際，飛屍門青衣高手已將豹郎君趁機救出。

衛空空心中有氣，心想龍城璧交托一件如此簡單的任務給自己，如果豹郎君竟然在自己的手下逃脫的話，也未免太對不起老朋友了。

可是，鐵重樓夫婦的一刀雙拐，却把他逼得無法可施。

他本來不想向木櫻驟施辣手。

但形勢危急，却也不能太多顧慮，否則木櫻不死，自己反倒非死不可。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傳來一連串慘叫之聲。

剛剛將豹郎君救出戰圈外的幾個飛屍門青衣高手，竟然同時遇襲身亡。

殺他們的，是一個手持七尺銅鎚的灰髮老者。

在灰髮老者的背後，有兩個白緞衣藍帶紮腰，頭戴笠帽的壯漢，抬着一頂大轎子。

轎子已積滿雪花，顯見已趕過不少路程，才來到了這裏。



轎內當然有人。

但沒有人知道轎中人是男是女，更不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

但灰髮老者的七尺銅鎚，一出手便將飛屍門數大高手擊斃，這份威勢已有先聲奪人之感。

鐵重樓夫婦戛然住手，木櫻目注灰髮老者道：「前輩莫非就是二十年前的神鎚子魏吞天？」

灰髮老者聞言，竟然跳了起來，大聲道：「妳這個婊子養下的婊子，滿嘴胡說八道，先吃老子三鎚！」

誰也不知道他爲甚麼忽然發那麼大的脾氣。

但衛空空却知道。

因爲這個灰髮老者非但不是神鎚子魏吞天，而且和魏吞天更是多年死敵，木櫻誤把馮京作馬凉，當然惹得他暴跳如雷，揮鎚便向木櫻擊去。

灰髮老者手中銅鎚重數十斤，力度威猛沉雄，一式平平無奇的獨劈華山，在他手中施展出來，竟然有横掃千軍的氣概。

直到現在，木櫻才總算弄清楚，對方果然並非神鎚子魏吞天。

他是魔鎚叟南宮蠻！

× × ×

魏吞天歸隱山林，已超過二十年。

但南宮蠻比魏吞天收山更早，在二十五年前崑崙山下一役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聽過南宮蠻這個人的消息。

崑崙山一役，南北雙鎚苦鬥了八個時辰。

南鎚是魏吞天。

北鎚就是南宮蠻。

這一戰，在二十五年前可謂哄動整個武林。

南北雙鎚齊名天下多年，沒有人敢說魏吞天與南宮蠻之間，將會鹿死誰手。

結果，最後還是神鎚子比魔鎚叟稍勝分毫，兩人惡鬥七千招後方始分出勝負。

南宮蠻經此挫敗之後，似已心灰意冷，再也沒有踏足江湖。

誰也想不到在這個雪花紛飛的地方，南宮蠻竟然捲土重來，再在風塵江湖之上，與鐵重樓夫婦爭一日之長短。

南宮蠻向木櫻連攻三鎚。

木櫻奮力還擊，擋開兩鎚。

但第三鎚南宮蠻施盡全力，竟然存心將木櫻斃諸大銅鎚之下。

銅鎚力逾千鈞，木櫻已無法抵擋。

忽然間，轎中人冷冷道：「六叔請住手！」

南宮蠻氣勢正盛，但轎中人此言一出，他果然乖乖聽令，立刻收鎚，只是一雙冷峻的目光，仍然盯着木櫻。

鐵重樓手中鐵刀本已準備向南宮蠻發難，此際見南宮蠻既已收鎚，他也沒有貿然再攻過去。

木櫻那美麗的臉孔，忽然變得蒼白。

鐵重樓嘆了口氣，苦笑道：「難怪名噪天下的魔鎚叟也要做開路先鋒了，原來一擲萬金的南宮四公子已來到這裏。」

一擲萬金！

南宮四公子！

衛空空半點也不感到意外，他早就已經猜到，轎中人就是張兩刀的大對頭人——南宮千楓！

× × ×

雪花紛飛的大路上，一輛用四匹快馬拖拉的馬車，正風馳電掣的望潼關而去。

策車的人，並不像個馬伕，倒像個神話裏身軀龐大無比的巨人。

因爲他就是北海之鯨！

人人都稱呼他爲鯨爺的北海大盜海鯨王！

海鯨王雖然在海上稱雄，但他策騎馬車，居然也和在冰海裏掌舵時一樣出色。

這一點，連龍城璧都大感意外。

龍城璧當然在車廂裏。

不但龍城璧在，司馬血也在。

他們現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衞空空。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雖然厲害，但截擊他的人也一定是極其厲害的脚色。

龍城璧本來對衞空空很有信心。

但這一次，他們所遭遇到的敵人，勢力實在太龎大。

眞正黑杜鵑，直到目前爲止，還未現身。

張兩刀在清泉院中逃脫，一定會再來一次可怕的反撲。

但龍城璧却已隱隱覺得，黑杜鵑所組織的秘密帮會，似乎面臨到一個崩潰的危機。

因爲他已查出了一件事。

南宮千楓本來也是屬於黑杜鵑組織之下的。

而且更是四大護法之一。

但現在，南宮千楓却與張兩刀發生內鬨，其中顯然蘊藏着一個極大的因素。

看來，黑杜鵑所組織成的萬殺門，正遭遇到一個自相殘殺，萬刼不復大風暴。

萬殺門，就是黑杜鵑所組成的秘密帮會。

所謂四大護法，就是張兩刀，南宮千楓，飛屍門的白無極和鐵重樓。

這四大護法，無異是萬殺門的四條主要根柱。

只要其中一條根柱發生問題，萬殺門必然發生暴亂不安，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查出這些事情的人，並不是龍城璧，而是司馬血。

司馬血原來就是開始調查南宮千楓和張兩刀這兩個人的眞正背景。

南宮千楓雖然是南宮世家七公子的老四，但他並不是個安份守己的人。

黑杜鵑既求材，也求財，南宮千楓願意加入萬殺門，對於黑杜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當然，南宮千楓這個人的野心，決不會做了一個護法便心滿意足。

也許他眞正的目標，並非在乎區區一個護法職位，而是整個萬殺門。

江湖上的每一個帮會，都難免會出現這種情況。

黑杜鵑能够憑一個女人的力量，創立萬殺門，這個女人的本事自然絕不簡單。

南宮千楓縱然手下不乏謀臣戰士，但想推翻黑杜鵑攫獲大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南宮千楓很有錢。

江湖上的鬥爭，也和戰場上兩軍交戰的情況沒有甚麼分別。

打仗除了要有機敏的頭腦，精銳善戰的兵將之外，最主要的另外一個因素，還是要有充裕的軍費來支持一場劇戰前後的需耗。

自古有言道：「無糧不聚兵。」

糧者，亦即是金錢！

有錢的人，決不怕缺糧，更不愁軍心無士氣。

南宮千楓既有揮之不盡的財帛，願意爲他效犬馬之勞，甚至甘心爲他賣命的人也就絕不會少。

唯一令他感到失望的，就是他請了十個一流的職業殺手去行刺張兩刀，結果居然有九個是躺着被送回來的。

但他仍算能沉得住氣，沒有把那個冒牌的張兩刀殺掉。

因爲他還有最後一張大牌在手——司馬血。

× × ×

想殺龍城璧的人，爲甚麼會越來越多呢？

原來南宮千楓和張兩刀，都懸出巨賞，要取龍城璧的性命。

因爲他們都已知道了一個消息。

風雪老祖已決定派遣龍城璧，作爲瓦解萬殺門的主力軍！

但黑杜鵑呢？

這個神秘的黑杜鵑爲甚麼直到如今還未露面？

這一點，龍城璧猜不透。

司馬血也不知道黑杜鵑藏在那裏？

現在，知道令狐絕就是龍城璧的人，又多了一個。

這個人當然就是司馬血！

馬車冒雪在大路上飛馳。

在這段路程裏，車廂中的龍城璧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他的身體，逐漸放大，逐漸放大。

不但身體逐漸放大，連臉孔都在慢慢地成長。

他忽然又從一個十四五歲的小書僮，變成天下間衆矢之的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一個人的身體，居然能够隨意放大或縮小，這種事說出來也許有人會覺得很謊謬。

但坐在一旁的司馬血，親眼看見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他自然不會有這種感覺了。

他只是在輕輕驚嘆。

他想不到海鯨王只不過給龍城璧服下三顆芝蔴般大小的藥丸，竟然就能够令到一個人的身體發生如此驚人的變化。

海鯨王給藥丸龍城璧服下的時候，鄭重地說道：「這種藥丸不多不少，只能服三顆，如果少吃一顆，你永遠都不會回復原來的狀形，但若多吃一顆，你的肚皮就會被霸道的藥力漲死。」

這種易容術，天下間敢去嚐試的人絕不會多。

但龍城璧連山埃都未必會怕，又豈會對這種稀奇的易容方法有所畏懼？

他只覺得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歷。

也是難忘而有趣的一個嚐試。

× × ×

當南宮千楓緩緩地從轎中冒出來的時候，雪地裏忽然又出現了十個黑衣人。

鐵重樓忽然有種奇怪的感覺，

他覺得心中久已失去的一種殺氣，似乎已隱隱在胸間重現。

十二年前，鐵刀幾乎就等於是他的生命。

但自從鐵刀砍下木櫻雙腿之後，他的生命中已失去了一種殺氣。

沒有殺氣的人，當然不能將鐵刀貫注一種逼人的殺氣，鐵刀已變成毫無生命。

刀無殺氣，又焉可殺人？

在這十二年來，萬殺門唯一沒有殺過人的護法，就是鐵重樓。

但在十二年前，鐵重樓所殺的人，比其他三位護法所殺的人加起來還多。

即使是南宮千楓曾經一度殺人如蔴，但是和鐵重樓相比，依然有小巫見大巫之感。

然而，鐵重樓的刀，就和他的主人一樣，忽然沉寂地渡過了十二年。

今天，是個風雪際會的日子。

鐵重樓和他的鐵刀，會不會在今天重燃他們的逼人殺氣，恢復鐵重樓昔日大煞星的殘酷手段？

× × ×

南宮千楓的手裏，有一根擦得發亮的銀棒。

這就是曾經一棒打死江南三霸天，七招之內逼死山東鬼后的十絕棒。

江南三霸天和山東鬼后，都是黑杜鵑的老朋友。

但老朋友並不一定等如是好朋友。

有時候越是老朋友，越是會把對方出賣。

江南三霸天和山東鬼后都是這種人。

當南宮千楓在三日之內，將這四個不可一世的梟雄殺死之後，黑杜鵑就把萬殺門護法的職位給了南宮千楓。

老一輩的人，都知道江南三霸天和山東鬼后是怎樣的人物。

當時這四個人的力量，差不多已足以統治整個武林的四份之一。

但南宮千楓一出手，這四個人就變成了四具穿胸洞腹的血屍。

雖然近年來他已很少親自出手殺人，但他的威名，却絲毫沒有減弱的。

相反地，江湖中人都在這樣地想：

「南宮四公子的十絕棒必又比從前精進厲害多了。」

事實上，江湖的朋友們並沒有猜錯。

南宮千楓每天清晨，每晚黃昏，都棒不離手。

據說他凌空一棒擊出，就已經能够將十步之外的樹幹擊穿一個大洞。

換而言之，誰中了南宮千楓的十絕棒誰就必死。

這一點，倒是完全沒有人敢加以懷疑的。

× × ×

豹郎君在大漠上縱橫多年，想不到今天居然在這裏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

各路英雄羣集，彼此惡戰是生是死是另一回事，但他却連想與人一鬥的資格也沒有。

南宮千楓走到豹郎君躺着的地方，長嘆口氣，道：「本公子就算怎樣，也不敢相信你就是鐵豹帮的帮主。」

豹郎君既不能動，也不能够開口講話，連想撞頭嚼舌自盡，也變成一種奢望。

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他也豈不是曾經用過不少辦法，極盡殘酷之能事，來對付得罪過他的人？

南宮千楓又盯着豹郎君，忽然用靴底去擦他的臉。

這是一種奇恥大辱。

江湖人就算寧願死，也絕不能忍受的奇恥大辱！

但豹郎君現在連想死都不能，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南宮千楓的靴，不停地在自己的臉上擦來擦去。

南宮千楓並沒有用很大的氣力，豹郎君除了臉上被擦上幾顆冰硝之外，甚麼損傷也沒有。

但眞正的傷害，不在他的臉，而在他的心，他的尊嚴。

從今後起，豹郎君已很難再在江湖上昂起頭來做人，因爲這件事勢必傳到武林中去。

南宮千楓忽然露出了一副悲天憫人的神色道：「你究竟是豹郎君，還是一條死狗？」

他一面說，一面不停地在嘆氣。

忽然間，衞空空冷冷的說道：「無論他是豹郎君也好，死狗也好，你都不能再動他一根毫髮。」衞空空說着，大步向南宮千楓走過去，手裏的長劍已擺起了出招的架式。

× × ×

鐵重樓看着衞空空，看得連眼都沒有眨一下。

他忽然覺得衞空空就像十二年前的自己。

十二年前的鐵重樓，也許比衞空空有更大的殺氣，換上了他，說不定現在已經一刀向南宮千楓砍過去。

但現在呢？

鐵快刀的刀能否重振雄風？

鐵重樓很想試試。

他的刀已開始準備殺人。

他想殺的第一個人，就是魔錘叟南宮鑾。

× × ×

南宮千楓手裏的十絕棒，突然不見了一截。

誰也沒有看見南宮千楓的手有甚麼動作，但他手裏的十絕棒就好像變魔法般，竟有一半陷入了雪地之內。

南宮鑾驚嘆一聲：「好氣功。」

衞空空却悠然一笑，對南宮鑾道：「四公子氣功雖好，却還不及你的屁功。」

天下間當然沒有屁力，但拍馬屁的功夫倒還是有的。

南宮鑾的臉色驟變。

他幾乎已忍不住一錘就想向衞空空的腦袋敲去。

但南宮鑾雖然拿着魔錘與衞空空在對峙着，他未得四公子的示意，倒也不敢妄然動手。

南宮千楓笑了笑，目光放在衞空空的身上：「你可知道，本公子將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大人物。」

衞空空淡淡的道：「洛陽城南宮府的四公子，本來就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

南宮千楓微笑着說道：「但那還不够勁。」

衞空空也凝視着他，忽然嘆道：「我已明白了你的意思。」

南宮千楓笑道：「你既已明白，那好極了，副門主一職，本公子還沒有心目中的理想對象，不若由衞大俠屈就如何？」

衞空空也笑笑，突然表情變得很嚴肅

：「對萬殺門也很感興趣，可惜我也和公[illegible]樣，只對門主這個寶座才有興趣，不如你來屈就副門主一職，由我來担當門主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職位如何？」

南宮千楓神色不變，笑容仍在：「你的提議很好，可惜有一件事令本公子感到非常遺憾。」

衞空空說道：「四公子有何所見而云焉？」

南宮千楓嘆息一聲，道：「衞大俠的確是個人材，可惜你已快要躺進棺材裏，又怎能再担當那個吃力不討好的職位？」

衞空空道：「我沒有病，身體也很健康，爲甚麼你認爲快要躺進棺材裏？」

南宮千楓忽然輕輕將十絕棒從雪地中拔出，冷冷道：「因爲今天你很倒霉，居然碰見了十絕棒，而且十絕棒今天剛好正想殺人。」

最後一句說話剛出口，衞空空的劍已先發制人！

南宮千楓一聲大吼，十絕棒突然一挑三刺，連發四招。

衞空空劍勢突變，將這四招暴雨般的快棒全部截下，然後長劍又復乘隙穿入。

劍快，但十絕棒更快。

一聲異響，十絕棒已將長劍繞在棒的尖端，一連七棒，直將衞空空逼退七步。

但衞空空的劍勁仍在，連退七步之後，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劍法，已開始發揮最駭人的一擊——

法場斬首！

不斬對方頭顱，誓不回劍的一招法場斬首。

這一劍揮出，連雪花片片也似被劍上的殺氣凝結，想來天下間最霸道的招式，亦不外如是。

南宮千楓當然也聽過衞空空的劍，天下最霸道的劍。

但他却也想像不到，衞空空這一招法場斬首，竟然已經逼得自己方寸大亂。

驀地，南宮千楓手裏的十絕棒，直向衞空空的咽喉激射。

誰知衞空空的劍招忽然又再變！

旋風般的劍，捲住了急激射到的十絕棒。

「鏘」一聲，十絕棒竟被震飛半空之中。

南千宮楓面罩寒霜，突然雙袖翻飛，六柄飛刀已分從左右向衞空空射去。

× × ×

南宮千楓最後眞正的殺着，就在這六柄飛刀之中。

但衞空空唯一的殺着，仍然是他手中的劍。

六柄飛刀亮如厲電，疾逾流星。

但衞空空的人竟比飛刀還快。

南宮千楓的飛刀向前飛出，衞空空却如拘人魂魄的幽靈，忽然飄到了他身後。

六柄飛刀，盡皆落空。

驚天動地的砍腦袋劍法又再籠罩着這位南宮四公子。

倏地，血光暴閃。

人頭已經落地！

× × ×

雪忽停。

但風仍冷。

甚至比下雪的時候更冷。

南宮千楓的人頭已搬家。

萬殺門中四大護法，最先倒下去的，竟然就是聲勢最大，名氣最响的南宮四公子。

衞空空殺了南宮千楓，但他也付出了相當慘烈的代價。

原來南宮千楓六柄飛刀盡皆落空之後，仍有第七把飛刀。

第七把飛刀，在他被砍掉腦袋的前一刹那間，向後飛襲衞空空。

可是這一柄飛刀，並未命中衞空空的咽喉，只是擊中他的右胸。

而衞空空的劍，已在這個時候揮舞進襲，將南宮千楓的腦袋砍下。

這一戰的結果，是南宮千楓死，衞空空重傷。

這種形勢對鐵重樓夫婦自然感到十分有利。

唯一感到震駭的，就是魔錘叟南宮鑾了。

× × ×

鐵重樓手握鐵刀，神情看來還和以前般，充滿了疲倦之意。

但在他的眼睛裏，却已發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光采鋒芒，竟比他的刀鋒更爲逼人！

他冷冷的看着南宮鑾。

南宮鑾的臉沉了下去，突然冷笑，道：「好一個衞空空，好一個鐵重樓，老夫總算看走了眼。」

鐵重樓連動都沒動一下。

一陣冷風吹過，血腥味更濃厚。

天地間彷彿已被殺氣完全籠罩着。

南宮鑾忽然雙手把銅錘呼一聲向鐵重樓揮去。

鐵重樓還是紋風不動，彷如不見。

但等到銅錘已幾乎觸及到他的胸膛之際，他才猛然巨喝，一刀將南宮鑾五十九斤重的大銅錘震開。

南宮鑾雙臂氣力驚人，可是他雙手揮舞銅錘，竟然比不上鐵重樓的右手揮刀。

他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立即撤錘收步。

但鐵重樓却比他更快，一蓬刀雨急洒而下，竟將南宮鑾的衣襟劃破幾道長長的口子。

南宮鑾吃驚未已。奮力運錘。

但他連發三錘，都無功而退。

他一退再退，敗象已呈。

鐵重樓突然大聲道：「鐵某不殺人多時，今天正好拿你這條老匹夫的狗命來祭刀！」

南宮鑾臉色僵直如死屍，也厲聲道：「想殺老夫，還不如你想像中容易……」

誰知道這句話他還沒有說完，刀光又一閃，他的人就像一棵枯斷了的樹，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 × ×

鐵快刀畢竟還是鐵快刀。

十二年來一直沒有殺過人的鐵重樓，並非沒有本事去殺人，而是缺乏了一種信心，一種殺氣而已。

現在，誰都不能否認，鐵重樓的刀，又已回復到十二年前般，同樣令人感到可怕。

衞空空覺得有點涼。

熱血却已從他的胸口緩緩流出。

鐵重樓殺了南宮鑾之後，就像一隻剛嚐過人血滋味的吊睛白額虎。

衞空空胸中一刀，他還能支持多久？

鐵重樓沒有顧慮到這一點。

就算衞空空完全沒有受傷，他現在也絕不會有所忌憚。

豹郎君仍然像條死狗般躺在雪地上。

但他並沒有眞的死去。

反而來勢洶洶的南宮千楓和南宮鑾，都已先後相繼伏屍倒地。

鐵重樓忽然冷冷的對衞空空道：「你可以騎那隻醜馬離開此地，我保證這裏沒任何人敢對你加以攔截。」

衞空空搖頭。

鐵重樓很明白他的意思：「你一定要把豹郎君送去滀關？」

衞空空道：「不錯，這是在下一定要辦到的事，想我放棄豹郎君，除非……」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鐵重樓也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抑或是殺不了你？」

「現在你要殺我，似乎易如反掌，」衞空空看看自己胸口上的刀，嘆道：「但等到你眞的想來殺我的時候，也許就並不如你想像中般容易。」

鐵重樓咬了咬牙，冷笑道：「我現在只希望你識相一點，因爲我實在不想殺一個已負傷的人。」

衞空空笑了一笑，說道：「垂死獅虎，猶有一搏之力，你可以把我當作沒有受傷，即使衞某人死在你的刀下，亦决無怨懟。」

鐵重樓臉色蒼白，眼睛深陷下去，但他手裏的鐵刀，却似乎已在低鳴怒响。

他突然聽見一個人漂亮溫柔的聲音，道：「你看這個傻子能否接得下我十招鴛鴦拐法？」

× × ×

木櫻的人漂亮，聲音也溫柔嫵媚。

但她的心，却不如外表般令人感到可愛。

鐵重樓忽然有個很奇怪，以前從未想過的念頭：「愛上一個這樣的女人，是不是一件錯事？」

但無論是對也好，錯也好，他畢竟是她的男人。

而且是她畢生唯一的男人。

雖然她殺了他以前的妻子和女兒，他最後仍是原諒了她。

因爲他以前的老婆，也曾派遣過殺手去追殺木櫻。

這種桃色糾紛，是任何一個男人都不願意看見發生的事。

爲了砍掉木櫻雙腿這件事，他一直都在自疚。

他發覺自己以前戰勝過無數敵人，但却無法戰勝自己。

也許他根本就不瞭解，每一個人畢生最大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

要戰勝別人容易。

但要戰勝自己，却比戰勝任何敵人都更艱難千百倍。

× × ×

衞空空雖然還在勉强支撐着自己，不讓自己倒下去。

但他挨了南宮千楓這一刀，傷勢實在遠比他自己想像中嚴重。

他忽然發覺，眼前的景象黑一片，白一片的，原來流血太多已使他的視覺陷入模糊紛亂的境地。

但他仍不願放棄豹郎君，也不願在這種情況下騎着猴子馬，死在這冰天雪地之中。

木櫻的一張俏臉，此刻在衞空空的眼中看來，就像是一個冷血無情，面目猙獰的女妖魔。

其實她的面孔還是很善良漂亮的。

只不過這個女人的心，的確像毒蛇般猙獰可怖。

也許她本來就是一個冷血無情的女人罷？

然而，若說木櫻無情，她爲甚麼甘願被鐵重樓一刀砍斷雙腿？

難道她只對鐵重樓有情？

人生的矛盾實在太多。

又有誰能將這些矛盾，一一細數得清清楚楚？

忽然間，遠處蹄聲急响。

一輛風馳電掣的馬車，正向這裏飛奔而至。

衞空空却在這個時候，頭重腿輕的倒下。

但他倒下去的時候，手裏仍緊緊握着長劍。

而且劍鋒現在已緊緊貼在豹郎君的臉上。

× × ×

鐵重樓雖然從未見過名震北海的鯨爺，但他還是一眼便已認出，策騎馬車的人就是北海之鯨的海鯨王。

除了海鯨王之外，世間上又還有誰能比得上他這副鯨魚般的肥大身材？

但有一點，是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就是馬車車廂裏，還有兩個黑白兩道聞風喪胆的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

馬車還未停下，車廂裏立刻就冒出了一個比箭還快幾分的人，和一把比雪還亮的刀！

鐵重樓也從未見過龍城璧。

但這個人才冒出車廂，他的刀剛從鞘亮出，鐵重樓便已知道江湖上人人都在找尋的龍城璧來了。

木櫻本想出拐將衞空空刺死。

但她已無法出手。

因爲龍城璧的刀，已向衞空空身旁狠狠的劈去。

如果她在這個時候出擊，一定會和龍城璧的刀相碰。

她並不知道這來者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她却已感覺得到，對方的刀，遠比自己的鋼拐更具威力。

她竟然怯於龍城璧這一刀之威，不敢向衞空空驟施辣手。

直到她看清楚龍城璧的臉之後，她才嘆了口氣：「你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沒有回答她。

也不想和她講甚麼說話。

但他最後還是說了個字：「我是來殺黑杜鵑的。」

× × ×

黑杜鵑！

現在不少人都已知道，黑杜鵑要殺龍城壁。

而龍城壁也要殺黑杜鵑。

鐵重樓忍不住道：「你和黑杜鵑之間，究竟甚麼深仇大恨？」

龍城壁道：「沒有。」

鐵重樓道：「你們既然無仇無怨，爲甚麼非要拚命不可？」

龍城壁盯着他手裏的鐵刀，忽然道：「你就是十二年前的鐵快刀？」

鐵重樓點頭。

龍城壁淡淡道：「鐵兄昔年殺人無算，是否也和這些人個個都有深仇大恨？」

鐵重樓道：「我承認曾殺過不少與我無仇怨，也無辜得很的人。」

他的說話倒也坦白，龍城壁眼睛裏已露出了讚賞之意。

鐵重樓接下去的說話，却更加坦白：「因爲鐵某本來就是一個蠻橫不講道理的人；然而龍大俠乃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三少爺，行事又豈能不分靑紅皂白，與鐵某這種人看齊？」

「你錯了，」龍城壁扶起衞空空，把他安置進車廂裏，然後才對鐵重樓道：「閣下蠻橫無理，而在下却正好是個不分靑紅皂白的人，兩種人比較下來，也許在下這種人比你更加混蛋可惡千倍，所以你又何必太過抬捧於我？」

鐵重樓靜靜的聽着，臉上已經全無表情。

車廂裏忽然傳出了一把陰冷的聲音：「衞大俠所中的飛刀，上面刻有南宮府四個字。」

龍城壁看了看雪地上的死屍，道：「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那具無頭死屍應該是屬於南宮千楓的。」

車廂裏陰冷的聲音又道：「南宮千楓已死？」

海鯨王喃喃道：「不錯，威震中原多年的南宮四公子，他現在的腦袋已被人砍下，看來就像一個破爛了的西瓜。」

車廂裏陰冷的聲音長嘆口氣，道：「想不到張兩刀還未死，我的大僱主却已魂歸極樂，看來我的確倒霉得很。」

龍城壁沉聲問道：「衞空空的傷勢怎樣？」

車廂中人緩緩吸了口氣，好一會才道：「你放心，我已把他的性命從鬼門關裏檢了回來。」

龍城壁鬆口氣，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因爲司馬血的說話，從來都值得他信賴，司馬血就算曾騙過世間上千千萬萬人，他都絕不會騙龍城壁。

× × ×

就在這個時候，鐵重樓忽然把一根竹哨子放到唇邊，大力的吹了一口氣。

哨聲傳得很遠。

龍城壁又聽到遠處也傳來了一陣口哨聲。

「你用哨子呼喚援兵，是不是黑杜鵑快要出現了？」龍城壁冷笑着。

鐵重樓輕輕地咳嗽一下，搖頭道：「我呼喚的不是黑門主，而是呼喚幾個專門負責收屍的人。」

海鯨王臉色微微一變，道：「飛屍門的白無極？」

「不錯，」鐵重樓的笑容傲慢而冷淡：「別人見了死屍，唯恐避之不及，但白無極看見了死屍，簡直就比見到黃金還高興。」

海鯨王眉頭一皺，冷冷道：「白無極練的腐屍功，最喜歡在死去不够一天的屍體上，吸收死人身體裏的血液和骨髓，這種人總有一天會遭遇到殘酷的報應。」

鐵重樓沒有理他。

他只是冷冷的對龍城壁道：「收屍的人很快便會來到這裏，但這裏的屍體却似乎並不多。」

龍城壁道：「你想我也變成一具屍體嗎？」

鐵重樓道：「因爲如果你不變成一具屍體，我又怎好意思向白無極交待？」

龍城壁黯然一笑，笑得就像個正在等死的人。

鐵重樓看看自己手裏的鐵刀。

鐵刀本是好刀，但和龍城壁手裏的風雪之刀相比，却又略遜一籌。

但鐵重樓並不重視這一點。

他所重視的，就是與雪刀浪子龍城壁的這一戰。

這一戰勝負的決定，並不在乎刀的好與壞。

能將對方一刀殺死的刀，就算只不過是一柄生銹崩捲的刀，此刀也勢必名揚天下。

雪刀浪子固然是近十年來江湖上名氣最響亮的青年刀客。

但鐵重樓他畢竟仍然是江湖中的大煞星。

鐵快刀之名，十二年來江湖上的朋友絕對沒有忘記。

如果今天雪刀浪子龍城壁死在鐵刀之下的話，鐵重樓這三個字，必然會再度在江湖上沸騰地傳揚開去。

想到這裏，鐵重樓整個人身上的殺氣，比殺南宮蠻的時候又濃厚了許多。

在白無極來到這裏之前，他一定要將龍城壁斃在鐵刀之下。

× × ×

冷風自北方遠遠的高山吹來。

殺氣却是從這兩個對峙着的人身上散發。

這兩個人的刀，都是一把殺人無算的利器。

鐵重樓十二年來未曾殺過一人，但今天他的刀已再度嚐過人的血的滋味。

他既能從容戳殺魔鎚叟南宮蠻，足見他殺人的手段仍在。

最重要的，還是他殺人的信心已經完全回復。

他殺南宮蠻的一刀，已足以殺却江湖上絕大部份的一流高手。

黑杜鵑重用此人，就是深信鐵快刀絕不會一輩子都沉而不起。

冬天雖然仍是冬天，但「冬眠」了十二年的鐵重樓，却在今天甦醒過來。

他不但殺了南宮蠻，更要殺雪刀浪子龍城壁。

海鯨王看着這兩個對峙着的刀客，動也不動。

他不動。

龍城壁和鐵重樓更加沒有動。

遠處已傳來急驟馬蹄聲響。

龍城壁忽然慢慢的說道：「收屍的人已快來到了，你爲甚麼還不動手？」

× × ×

鐵重樓沒有動手。

他呆站在雪地上，好像在發楞，又好像突然變成了一尊塑像，臉上的表情逐漸變得很奇怪。

龍城壁倏地發現一件驚人的事。

鐵重樓竟然無緣無故的，站着死去！

× × ×

龍城壁一生與敵人對峙的次數，不知凡幾。

但他從來都未曾遇過一件這樣奇怪的事。

——一個準備和自己一決死戰的人，會突然無緣無故的站着死去。

鐵重樓的死，當然並非眞無緣無故。

只不過是龍城壁不知道眞正的緣故而已。

鐵重樓爲甚麼會死去？

龍城壁不知道爲甚麼。

海鯨王也不知道爲甚麼。

但司馬血却知道。

因爲他在車廂裏看出來，從另一個角度裏看見了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鐵重樓一直站在雪地上。

誰也想不到雪地裏忽然會冒出了一隻手。

這隻手是很粗糙而寬大，但却靈敏無比。

手剛從雪地裏冒出，立刻就用指骨向鐵重樓的足踝上碰去。

手指上有一枚碧綠色的玉戒。

王戒裏居然透出一根寸半長，紫藍寒芒的尖刺。

就只不過輕輕的刺下去，鐵重樓整個人立刻就變成僵硬、痲木。

然後，他就呆楞楞的站在雪地上死去了！

而那隻粗糙寬大的手，也消失在雪地裏，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司馬血的眼睛，一向都沒有毛病。

他向來都很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會看錯任何一件事。

忽然問，龍城壁吆喝一聲，像豹子般飛躍而起。

這一次司馬血看得更清楚了。

雪地裏果然又有一隻粗糙寬大，指上有一枚碧綠色玉戒的手冒出。

那一根寸半長，紫藍寒芒的尖刺，殺了鐵重樓之後，竟然又再來行刺龍城壁！

× × ×

龍城壁飛躍而起之後，雪地裏的手正想縮回去。

但龍城壁的刀，却比那隻手快了一點點。

「颼」一聲，那隻手竟然被龍城壁的刀削斷，血如噴泉般從雪地裏湧出！

海鯨王的反應，居然比任何人還快，立刻把魔鎚叟的大銅鎚拿起，用力地向斷手處的雪地上擊去。

海鯨王臂力驚人，一鎚擊下，竟將雪地弄出一個大洞。

下面竟然有條地道。

司馬血想跳進地道裏，但他却不能放下衞空空。

龍城壁連想也沒有想，立刻躍下去。

木櫻忽然雙拐齊飛，也跟着龍城壁。

海鯨王仍然留在上面，收屍的人已快到了。他突然看見三匹快馬。

三個臉色雪白的老人。

他們竟然是雪山三聖！

東瀛美女　牽起風波

地道裏很黑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龍城壁曾在黑室裏苦練過一對眼睛，別人伸手不見五指，但他却連三丈以外的一隻飛鳥也看得清清楚楚。

地道裏居然有鳥！一隻體積並不很大，却長着一雙很粗壯的翅膀。

龍城壁沒有小覷這一隻鳥。

因爲木櫻已在背後提醒他：「這隻鳥的名字，就是黑暗之神，是一種專啄人眼睛的兇悍雀鳥。」

龍城壁道：「妳爲甚麼提醒我，難道妳不怕黑杜鵑殺了妳？」

木櫻的聲音，聽來既有點恐懼，却又有更多的憤怒：「我不怕黑杜鵑，她殺了我的丈夫，我爲甚麼要怕她！」

龍城壁一怔，道：「剛才我砍下的那隻手，並不是黑杜鵑的，黑杜鵑是個女人，她豈會有一隻如此粗糙寬大的手？」

木櫻說道：「這隻手當然不是黑杜鵑的。」

龍城壁道：「妳知道這手是誰的？」

木櫻道：「不知道。」

龍城壁淡然一笑，道：「妳並不是不知道，只不過是不願意說出來而已，但我已經知道這隻手是誰的。」

木櫻默然。

龍城壁又道：「因爲我曾經在鄭州見過這個人，他就是張兩刀。」

木櫻依然沒有出聲。

龍城壁再接下去道：「我見過張兩刀，也注意過他的一雙手，我敢保證，張兩刀的其中一隻手現在已經被我砍斷。」

木櫻終於嘆了口氣：「你的確很聰明，但你知不知道張兩刀和黑杜鵑之間的關係？」

龍城壁搖頭。

木櫻在黑暗中淡淡一笑，道：「張兩刀就是黑杜鵑的兒子！」

龍城壁一愣。

木櫻又道：「不但張兩刀是黑杜鵑的兒子，大漠豹郎君也是黑杜鵑的兒子！」

龍城壁道：「豹郎君和張兩刀都已超過四十歲，黑杜鵑今年多少？」

木櫻道：「不多不少，剛好六十。」

龍城壁冷冷道：「妳爲甚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木櫻輕嘆一口氣，突然左邊鋼拐裏，射出一蓬刺針！

但刺針剛射出，龍城壁的人忽然已繞到了她的身後。

刺針全部落空，沒有擊中龍城壁，但却有幾枚，射中了地道裏的那隻鳥。

黑暗之神連叫都沒有叫出一聲，便已被擊斃。

木樱也沒有叫出聲，雖然龍城璧的刀，已穿過了她的心臟！

地道裏的血腥氣味，似乎也和上面一樣濃厚！

× × ×

這條地道不但黑暗，而且很長，比龍城璧想像中還更長十倍。

他憑嗅覺上的判斷，肯定張兩刀是從這個方向逃走出去的。

張兩刀被削斷一隻手，所流出來的血一定不少。

龍城璧已嗅到了血腥氣，也嗅到了一種金創藥的味道。

忽然間，地道左曲右彎的，蜿蜒達百丈。

最後，他終於看見了張兩刀。

地道的盡頭，原來竟是在一座墳墓之內！

× × ×

墓裏有燭光。

張兩刀坐在墓裏一張黑漆的木椅上，臉色也和燭光一樣，忽明忽暗。

他的臉色當然不會很好。

無論任何人，被人用刀削斷了一隻手之後，臉色都一定會變得很難看。

他沒有在地道裏痛得昏倒，能够支持到這裏安然坐下，已算難能可貴。

他斷的是右手。

斷腕處已被一塊白布裹紮着。

他現在總算安全了。

因爲地道與墓穴之間，有一道用粗壯鐵枝製成的大鐵柵。

張兩刀相信，即使龍城璧手裏的風雪之刀再鋒利，也絕不可能擊破鐵柵而闖進來。

龍城璧也不着急。

他只是笑了笑，對張兩刀道：「想不到萬殺門的總壇，居然是一座死氣沉沉的墓穴。」

張兩刀沒有說甚麼，却忽然哼一聲，用力在地板上踩了一脚。

一陣鋼鐵聲响，龍城璧背後地道不遠處，也有一道大鐵柵，從左右兩邊伸出來，前後兩道大鐵柵，把龍城璧圍住。

張兩刀終於發出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道：「現在死氣沉沉的，應該是你而不是我。」

龍城璧皺皺眉，沒有反駁。

他現在已被人圍住，就像隻被困在鐵籠裏的野獸。

但他沒有發出野獸被人困住的怒吼聲，也沒有急得團團轉像猩猩般搖撼鐵枝。

因爲他已看出，鐵枝上染有劇毒。

所以，他只是靜靜的站在裏面，靜靜的看着張兩刀。

看他的神態，好像被人困着的不是自己，而是張兩刀。

張兩刀忽然嘆了口氣，緩步走過來：「雖然你削斷了我的右手，但我沒有眞的恨你。」

龍城璧也輕嘆一聲，靜靜的聽着。

張兩刀咳嗽一聲，又道：「你年紀還輕，據說你還沒有結婚，武林中第一美人的唐竹君，正在杭州唐家裏等着你。」

龍城璧的臉色終於微微一變。

也許天下間他唯一還放在心上的人，就只有唐竹君一個。

誰說浪子無情？

只不過浪子心裏眞正的感情，不瞭解他們的人，根本就無法忖測，無法想像。

能够瞭解浪子情懷的人，天下間又有多少？

張兩刀從外表看來，百份之百是個粗人。

但他居然似乎很瞭解龍城璧，而且還能控制他的情緒。

龍城璧終於苦笑了，他緩緩道：「你弟弟豹郎君若有你一半聰明，他就絕不會跑到沙漠裏，去做甚麼鐵豹帮的帮主。」

張兩刀說道：「做一個大漠梟雄，有甚麼不好？你去過千里盡是黃沙的沙漠沒有？」

龍城璧搖頭。

張兩刀道：「沙漠是一個最壯麗，也最偉大的地方，在那裏，最偉大的人就是豹郎君。」

「不是最偉大，」龍城璧冷冷道：「而是最該死！」

張兩刀忽然粗聲道：「你以爲現在自己是個甚麼人？你竟敢在我面前胡說八道？你知否我有多少個法子可以把你在鐵柵裏變成一具腐屍？」

龍城璧仍然冷冷道：「你爲甚麼不轉過身子，看看你的背後來了些甚麼人？」

張兩刀一呆。

但他隨即大笑：「想不到你騙人的手段，竟然如此低能，你想騙我在轉過身子的時候，就施用暗器手法打我的背脊？哈哈……」

張兩刀的笑聲很响亮。

但在响亮的笑聲中，忽然又有一種奇怪的笑聲混合在一起。

龍城璧沒有笑。

張兩刀笑聲戛然停止。

那種奇怪的笑聲仍然不斷地笑着，而且笑聲還充滿一種殺人的厲氣。

張兩刀眞的呆住了。

但他仍然不肯轉過身子，只是大聲喝道：「鬼鬼祟祟的，是甚麼人？」

一把冰冷的聲音，緩緩的道：「我是一個要來殺你的人。」

張兩刀神色悚然：「司馬血？」

冰冷的聲音道：「不錯，我就是爲了一百萬兩銀子而要殺你的司馬血！」

× × ×

司馬血！

司馬血竟然像幽靈般，在這個墓穴裏出現。

張兩刀終於轉過身子，只見司馬血手持碧血劍，劍鋒利，人更鋒利。

「南宮千楓已經死了，你就算殺了酒家，也不會得到殺人酬金！」

「你錯了！」司馬血冷笑道：「南宮四公子雖然死了，但還有南宮五公子，六公子甚至七公子，他們都絕不會吝嗇區區一百萬兩銀子的。」

張兩刀臉色一變。

司馬血又道：「我殺了你之後，將會割下你的首級去向他們出售，他們若不肯付錢，南宮世家富可敵國這面招牌，倒算是給你的腦袋砸破了。」

張兩刀乾笑兩聲：「看來你的確是個很會檢便宜貨的人。」

司馬血看了看他的斷腕道：「如果你這隻手早一點被人削斷，殺你的價錢就絕對不會值得一百萬兩，做殺手也和做生意一樣，有時候的確會檢到一些便宜貨！」

張兩刀臉色一變再變：「你是怎樣來得到這裏的？」

司馬血沒有回答，手中的碧血劍突然變成像千百條毒蛇般，從千百個不同的角度，向張兩刀的心臟鑽去。

張兩刀失聲道：「這是山西蛇王護百川的毒蛇劍法！」

龍城璧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因爲毒蛇劍法，本就是龍城璧在半年前送給他的。

謝百川與龍城璧曾經在山西的蛇嶺下鬥酒，誰輸了便得把最寶貴的物件送給對方。

謝百川最寶貴的物件，也就是毒蛇劍譜。

而龍城璧却用風雪之刀去跟他打賭。

結果，謝百川輸了，毒蛇劍譜便成爲了龍城璧的東西。

龍城璧對於劍法的興緻並不高，便是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他也只是學了一半，便沒有再學下去。

所以，他把這毒蛇劍譜，送給了司馬血。

司馬血的劍法，本來就極其厲害，再加上練成毒蛇劍法，威力自是更爲駭人。

張兩刀現在大概已變成了張一刀，他只能左手揮刀招架。

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忽然間，墓穴裏又傳出了一陣沙啞着老的聲音：「司馬血，我願給你一百萬兩，但你別殺張護法行不行？」

司馬血劍招續進，大聲吆喝道：「不行！」

龍城璧感到有點意外。

因爲他已認出了這把聲音，居然是雪山三聖裏的老三李臨風。

× × ×

雪山三聖竟已來到了這裏。

事實上，帶領司馬血來到這裏的人，正是雪山三聖。

原來飛屍門一行高手十餘人，在路上碰見了雪山三聖，被雪山三聖殺個清光。

所以鐵重樓吹竹哨，收屍的人沒有來到，反而引來了雪山三聖。

這種情況，是雪山三聖告訴了司馬血的。

他們並且說已經找到了萬殺門總壇所在。

司馬血相信他們說話的一半。

他相信他們的確知道萬殺門的總壇在哪裏。

但他却不相信他們殺了飛屍門的十幾個高手。

因爲鐵重樓在吹了一下竹哨子之後，遠處也有一聲竹哨聲回傳過來。

雪山三聖絕不可能這麼湊巧，在飛屍門高手吹完竹哨子之後才將他們殺死，然後又巴巴的趕到來這裏。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雪山三聖根本上就是飛屍門裏的人。

他們帶司馬血來到這裏，究竟有甚麼目的？

至於海鯨王，他已策駛着馬車，小心看護着衞空空。

他是否已看穿了雪山三聖的眞實底細呢？

龍城璧終於也想到了這其中的竅妙。

他相信海鯨王的本事，絕不會在任何人之下。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風雪老祖臨終前曾對他講過幾句說話：「你可以絕對信任鯨爺，但雪山三聖這三個老小子，可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你要小心，小心。」

龍城璧沒有忘記風雪老祖的說話。

事實上，海鯨王的確是一個值得信任的朋友。

風雪老祖相信他。

龍城璧也相信他。

現在，萬殺門的四大護法，顯然已發生了內亂。

南宮千楓和鐵重樓已死。

張兩刀斷了一手，看來隨時都會死在司馬血的碧血劍下。

萬殺門中唯一還未露臉的護法，就只有飛屍門的白無極。

直到現在，龍城璧才驀然發覺，萬殺門中最深沉，最可怕的人，就是白無極。

× × ×

張兩刀雖然只能憑左手揮刀招架，而且已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但司馬血要了結這個人的性命，當眞還不如想像中容易。

垂死掙扎的力量，有時候會比平時還兇狠得多。

李臨風淡淡一笑，道：「老張，今天你死定了，老夫出價一百萬，想買回你的性命，然後再親手殺你，可惜你碰着的對手是殺手之王。」

他奸黠地一笑，又道：「殺手之王當然應該具有殺手之王的本色，他既已接受了南宮千楓的聘請來殺你，所以不論南宮千楓是死是活，他依然要來殺你，可見他的職業道德，實在相當不錯。」

張兩刀額上開始冒汗。

漸漸地，汗珠變得更多，而且大如黃豆。

倏地，司馬血暴喝一聲：「撤刀！」

張兩刀沒有撤刀。

就算明知不撤刀，左手就會被司馬血的劍削斷，他都絕不肯撤刀。

張兩刀變成了張一刀已經很不幸，如果再變成張沒刀，那實在和死了沒有甚麼分別。

像張兩刀這種人，他寧願死，也絕不願意變成一個手無寸鐵，無刀之人。

司馬血沒有眞的削斷他的手。

識英雄重英雄！

張兩刀雖然算不上是英雄，却也是一號梟雄人物。

司馬血劍勢忽變。

這一劍既非毒蛇劍法，也不是任何有名堂的劍法。

但這一劍很奏實效。

這是一招不求好看，也沒有名堂的一劍。

一劍已穿心，碧血劍上染滿了張兩刀從心臟裏流出來的血。

但很快很快的，血又已從劍尖滴下，劍鋒上的血陡地消失得乾乾淨淨。

張兩刀慘然一笑：「果然不愧是殺手之王……」

慘笑聲中，這位萬殺門的張護法，已然斷氣畢命，臥屍血泊之中。

張兩刀剛倒了下去，李臨風立刻喝采道：「好劍法！」

在他身旁的李臨淵和李臨崖，平素難得開口講上半句說話，此際忽然齊聲道：「可惜他也很快就要到地獄裏去陪張兩刀了！」

司馬血緩緩轉過身子，橫劍當胸。

「你們要殺在下，是想殺人滅口？」

李臨風嘆了口氣，良久才道：「你知道的事太多，而且太精明，我們今天若不殺你，總有一天會死在你的劍下。」

司馬血微笑道：「看來你們殺我，的確有點逼不得已。」

李臨風苦笑，說道：「事實上確然如此。」

他臉上盡是無可奈何之色，好像眞的有很大的苦衷。

但忽然間，一片凌厲殺機已掩蓋過他任何僞裝出來的表情，二十八顆慘綠色的鐵釘突然出手。

李臨風綠蛇釘的厲害，龍城璧是見識過的。

望冰樓一戰，李臨風憑着十五顆綠蛇釘，便將空門幇五僧五道五尼全部殺死，這件事龍城璧絕不會忘記。

不過，殺十五個人要十五顆綠蛇釘，如今殺一個司馬血却要出動到二十八顆，這又顯示出甚麼呢？

龍城璧的推斷是：李臨風缺乏一種信心，不相信一顆綠蛇釘就可以殺得了司馬血。

沒有信心的戰士，永遠不會打勝仗。

果然，李臨風這二十八顆綠蛇釘，並不能殺得了司馬血。

司馬血劍勢一展，二十八顆綠蛇釘盡皆擊落。

李臨風怒叱一聲，正想撲過去，李臨崖却已伸出了一柄淺黃色的摺扇，把他攔住。

司馬血道：「你就是雪山三聖裏的黃龍扇李臨崖？」

李臨崖冷冷道：「敢直呼老夫名字的人，世上並不多見。」

司馬血傲然道：「可惜司馬某不知道你在三歲穿開襠褲的時候叫甚麼乳名，否則我會連你的乳名也直呼不諱，難道你有本領把我吞掉？」

「好猖狂的小子。」

「放狂屁的老匹夫！」

李臨崖雙目瞳孔倏地睜圓，一聲不出，緩步向司馬血走過去。

突然，司馬血的劍，閃電般刺向李臨崖的胸膛。

李臨崖冷笑，伸扇擋劍。

司馬血立刻把劍縮後，改刺爲劈，像樵夫砍柴般向李臨崖迎頭劈下。

李臨崖黃龍扇一張，扇骨上露出十三根藍色刺針，攔腰向司馬血掃去。

司馬血不顧捱毒刺針，立刻一劍護住腰間。

李臨崖又再冷笑，扇上招式越來越急猛，瞬間已向司馬血連環攻出三十六招。

黃龍扇法在江湖上成名垂三十年，自非一般欺世盜名之輩可比。

能在黃龍扇下走得過三十六招的人，絕不會超過十個。

但司馬血劍招奇特，身手靈敏罕見，李臨崖三十六扇齊出，竟然無法傷得司馬血毫髮。

突然，黃龍扇拍的一聲，從中一分爲二。

一柄黃龍扇，居然能够變成兩柄，而且中間還有一根鋼鍊聯繫着。

刹那之間，黃龍扇已變成了一種類似流星鎚般的犀利武器。

只見扇影飄飄，步步緊逼司馬血。

扇上毒刺針好幾次險些劃破了司馬血的臉。

但僅半寸之差，毒刺針未能將司馬血的臉劃出任何傷痕。

李臨崖越戰越勇。

但龍城璧却已看出，他戰得越勇，就會死得越快。

因爲毒蛇劍法，本來就最着重針對一些勇猛兇狠的敵人。

虎豹豺狼雖然兇猛，但碰上了毒蛇的時候，也絕對無法可以討好得去。

果然，龍城璧沒有看錯。

當李臨崖聲勢最威猛，看來幾乎以爲他可以殺敗司馬血的時刻，他的臉上忽然多出了一樣東西。

那是司馬血的碧血劍。

沒有人能形容李臨崖的神態。

他似乎想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臉上爲甚麼會忽然多出了一柄劍。

但他甚麼也看不見。

他只看到一片漆黑，看到了漆黑裏好像有許多鬼魂在向他招呼。

他大駭。

因爲這些鬼魂，都是以前死在他黃龍扇下的。

但他的驚駭，只維持了半晌，然後他就消失了一切知覺。

司馬血這一劍，從他的鼻樑刺入，劍鋒直穿透後腦，別說是人，就算是一頭千斤巨獸，也非要倒下不可。

× × ×

墓穴裏的燭光，刹那間變得了更加昏黃。

但雪山三聖的其他兩人，臉色却雪白如紙。

「你的劍法，似乎比傳說中還更厲害。」李臨淵面色蒼白，一雙眼睛却紅得像在冒火。

李臨風插口說道：「不過如果咱們三兄弟剛才聯手合力殺你的話，你就必死無異。」

李臨淵接道：「雁行折翼，這種仇恨我們絕不會算數。」

司馬血冷然道：「你們現在還有兩個人，爲甚麼還不立刻殺我替老二報仇？」

李臨淵黯然道：「不必了，因爲白門主已在你的背後，他將會爲咱們做主，爲二哥報仇。」

白門主。

飛屍門的門主白無極，就在司馬血的

背後？

× × ×

司馬血沒有轉身望去。

因爲他已發現自己的旁邊，多了一條長長的影子。

這個人站在他身後，動也不動。

「白無極？」

「不錯，老夫就是白無極。」

「飛屍門本也是一個龐大的組織，想不到居然給萬殺門以大吃小，併吞進肚子裏。」

「錯！」

「難道不是如此？」

「當非如此！」白無極雖然不動，但却竟似有一股巨大足以令人窒息的壓力，直逼司馬血的背心。

白無極緩緩的說道：「無論是誰，妄想將飛屍門併吞，都是一種極端嚴重的錯誤。」

龍城璧忽然插口道：「你已經和黑杜鵑鬧翻了？」

白無極冷哼一聲：「你已成爲籠中猢猻，最好少點開口，也許你將會死得舒服一些。」

龍城璧果然聽話，不再說甚麼。

但他却立刻用力揮刀，向鐵柵劈去！

× × ×

張兩刀不相信龍城璧破鐵柵去出。

雪山三聖也不相信。

唯一相信龍城璧能够有本領衝破樊籠的人，只有司馬血一個。

他對於龍城璧這位雪刀浪子，有絕對的信心。

如果只有風雪之刀，而沒有龍城璧的手，想衝破樊籠也絕不容易。

但風雪之刀再加上龍城璧，這種力量往往就會大得令人難以想像，不可思議。

白無極雖然仍然站在司馬血的背後，沒有移動腳步，但司馬血發現地上的影子，微微抖動了一下。

司馬血不再猶豫，立刻反手向後刺出一劍。

司馬血的劍，有時候快若流星，但有時候却會溫柔如情人的手。

他現在這一劍，簡直就比情人的手還更輕，還更溫柔。

這一劍起初你會以爲刺得很快，誰知半途中却變得很慢很慢。

慢得簡直跡近乎兒嬉。

但李臨淵李臨風兄弟睹狀，却一齊面色驟變。

白無極森冷地一笑：「想不到舒我懷的情人劍法，也給你學上手了，難怪你能成爲江湖上的殺手之王！」

司馬血淡淡一笑：「舒我懷劍法天下無雙，如果他還活着，這一劍已足以要了你的老命。」

「不錯，」白無極冷冷一笑：「可惜舒我懷早已死在黑杜鵑的毒刀下，你能够學到情人劍法，足見你與舒我懷之間，有頗深的淵源。」

司馬血冷笑搖頭：「我從未見過舒我懷。」

「胡說！」白無極青白的臉孔緊緊一皺：「難道你的情人劍法自出娘胎便已經學會？」

司馬血道：「你聽過劍狀元這個人的名號沒有？」

「劍狀元？」白無極臉孔皺得更緊：「就是那個自稱精通一百七十八種劍法的狂徒？」

司馬血悠然道：「無論他是劍狀元也好，狂妄之徒也好，但他懂得江湖上一百七十八種劍法，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白無極目光一閃：「難道你的情人劍法，就是從劍狀元那裏學回來的？」

司馬血淡淡道：「不是學回來，而是贏回來的。」

白無極皺起了眉，盯着司馬血。

司馬血嘆口氣，道：「劍狀元雖然懂得一百七十八種劍法，但我只用一種劍法，便將他擊敗，所以，我贏到了一套只有三招的情人劍法。」

白無極回答道：「情人劍全套共十三招。」

司馬血微笑道：「我也知道這一點，但是劍狀元罰下毒誓，說他懂得的情人劍就只有這三招，其他十招，他却沒有弄上手。」

「很好！情人劍法的確很好。」

「當然好，否則司馬血早已死在你的腐屍功下了！」說這兩句話的人，是龍城璧。

他就像是神話裏的奇蹟一樣，從鐵柵裏走了出來。

白無極冷冷一笑。

「猢猻子逃了出來，可惜却偏偏逃到了墓穴之中……」

× × ×

龍城璧輕輕的把風雪之刀插回入鞘。

白無極忽然道：「聽說你奉了風雪老祖的遺命，要殺黑杜鵑？」

「不但殺黑杜鵑，還要將黑杜鵑的手下全部毀滅。」

「風雪老祖爲甚麼要這樣的，你知道嗎？」

「像黑杜鵑和你這種人，本來就是該殺！」

「你錯了，」白無極冷冷笑着：「該殺的人是風雪老祖，如果沒有風雪老祖，中原武林上根本就不會出現黑杜鵑這一個人！」

「爲甚麼？」

「你知道黑杜鵑的眞正來歷嗎？」白無極冷笑道：「她並不是中原裏的人，而是來自東瀛的一個婊子！」

「東瀛婊子？」

「不錯，因爲她就是木櫻的母親！」

龍城璧一呆。

白無極又說道：「風雪老祖是個自命風流的老龜蛋，四十年前他已差不多六十歲，但他仍然到處沾花惹草，居然嫖到東瀛，還把黑杜鵑從老遠帶回中土！」

龍城璧更加呆住。

但他不能反駁白無極。

因爲他相信白無極這番說話。

風雪老祖本來就是個無拘無束，敢愛敢恨的江湖異人，許多事情別人做不出，但風雪老祖却會幹了出來，連眉頭都不眨一下。

白無極冷冷道：「風雪老祖是個不折不扣的老烏龜，他媽媽巴拉子個活王八，

這種人居然在武林中享有崇高的名譽，不是老天的眼睛瞎了，就是江湖人個個都盲了眼，更盲了心。」

龍城璧道：「他老人家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白無極道：「光是把黑杜鵑這個潑婆娘由東瀛帶回中土，這條罪老夫便足以痛罵他三輩子。」

龍城璧凝視着白無極，道：「你爲甚麼肆無忌憚的在罵黑杜鵑，別忘記她是萬殺門的門主，而你却只不過是個護法。」

「護法？」白無極呸一聲：「我護她個大頭春夢，這個潑娘跟隨了風雪老祖幾年，就與舒我懷搭上了，風雪老祖氣不過，發誓有黑杜鵑在中原一日，他就永不踏足中原半步，這種妖婦，憑甚麼資格要老夫做她的護法。」

龍城璧笑了笑道：「舒我懷是怎樣死的？」

白無極道：「舒我懷跟黑杜鵑苟合了十年養下了兩兒一女，後來意見不合分手，却爲了爭奪兒女而大打出手，舒我懷一時心軟，在最後緊急關頭放過機會，反而被黑杜鵑的毒刀刺傷，毒發斃命。」

現在，龍城璧才總算弄清楚張兩刀，豹郎君和木櫻的眞正身份。

他們原來是三兄弟妹，父親就是劍中名俠的舒我懷。

然而，張兩刀和木櫻都已死了，豹郎君也被制住，動彈不得。

龍城璧忽然道：「黑杜鵑呢？」

白無極冷冷一笑：「難道你看不見這裏是一座墓穴嗎？你要找她，可以先去找閻王老子問問她的下落。」

龍城璧輕輕嘆息着：「其實我早該料到，黑杜鵑已經死去，否則她手下的四大護法，又豈敢如此猖狂無狀？」

白無極冷笑道：「就算這個潑婆娘沒有死，老夫又豈會忌憚於她？」

忽然間，墓穴裏一人笑道：「想不到當年見到黑杜鵑便連動都不敢一動的白護法，現在居然有這等威風，潑婆娘前，潑婆娘後的，當眞是欺負死人之至。」

白無極面色一凜。

只見一個肥胖巨漢蹣跚而進，正是北海之鯨的海鯨王！

× × ×

在這座死氣沉沉的墓穴裏，現已變成了殺氣騰騰的地方。

龍城璧和海鯨王相處了這許多天，還是第一次看見他也居然會有這樣濃厚的殺機。

雖然他是笑着走進來的，但他的笑容却充滿了肅殺之意。

他本來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海上魔王！

白無極對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都肆無忌憚。

但海鯨王的出現，却使他露出一點緊張神色。

龍城璧忽然咳嗽了幾下！

海鯨王明白他的意思，道：「你放心，衞空空和豹郎君，現在已交給你最好的一個朋友去處理。」

「是不是醫谷谷主已經來到這裏？」龍城璧道。

「不錯，」海鯨王道：「衞空空的傷勢就算再危險，有許谷主在，你也可以放心。」

龍城璧默默的點了點頭。

醫谷谷主許竅之，一直是他的好朋友，他只不過在前幾天寫了一封很短的短箋，許竅之便立刻趕來。

海鯨王又道：「豹郎君現已由醫谷中的五位高手護法，送去潼關給木索達。」

白無極突然狂笑：「海鯨王，你可知道老夫已經找了你多久？」

海鯨王的臉色更沉肅，冷笑道：「昔年冰海十七巨船劇戰，九大飛鯊悉數陣亡，有人傳言你就是九大飛鯊的師父。」

「不錯！」

「所以，你一直都想替九位弟子報仇雪恨！」

「不錯！」

「你現在就可以馬上動手，海鯨王縱橫北海多年，總不成還會怕了敗軍之將的師父。」

白無極桀桀怪笑：「聽說你的大鯨神掌，已練到了第六層境界。」

海鯨王緩緩道：「你是否要跟我拚內力？」

白無極道：「你不敢？」

海鯨王冷笑道：「別人也許怕你的腐屍功，但老子只當你是塊大豆腐而已。」

白無極怒道：「好！就讓你試一試大豆腐的厲害！」

說完，雙掌齊出，與海鯨王的一雙肥厚肉掌緊緊貼在一起。

× × ×

墓穴裏本來就已經陰陰冷冷，這兩個人一拚起內力之下，更加令人有奇寒徹骨之感。

白無極的腐屍功，專門吸取死屍身上的血髓精華，他所練成的腐屍眞氣可說又冷又臭，很不滋味。

海鯨王的大鯨神掌，雖然剛柔並濟，陰陽皆備，但畢竟仍然較多，只見他眞氣運出體外，整件團花錦袍猶如氣球似的鼓起，原本已肥胖驚人的海鯨王，現在看來更加身軀龐大到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只見白無極面色凝重，脚下磚石赫然已經開始逐漸破裂。

海鯨王運起大鯨神掌，臉上忽紅忽白，一雙眼睛瞪得比荔枝還大，嘴角上却掛着一絲冷酷的微笑。

但凡練武之士，都知道比拚內力絕不是開玩笑的事，勝者往往亦虛耗大量之氣，需要長久時間息養才能復原，至於敗者，倘若能够倖存性命，已然上上大吉了。

現在白無極和海鯨王的一戰，他們除了四掌緊貼之外，全身連動都沒有動。

但他們的精力，却已像江河下瀉般，不停的消失在無影無形之中。

這一戰，當然是極端兇險的。

白無極的腐屍功發揮得越厲害，墓穴裏的臭氣就更加令人難以抵受。

龍城璧和司馬血却像完全不覺，連鼻子都沒有皺一下。

只見白無極脚下的磚石，早已完全碎裂，而且雙足不停地向下陷去。

而海鯨王的情況，也差不多，這兩人的內力，竟然十分接近。

突然間，龍城璧看見海鯨王的臉色有點不對勁。

他本來忽紅忽白的一張臉，現在居然開始泛出一種慘綠的光芒。

這是中毒的象徵。

腐屍功本來就是一種奇毒無比的詭異武功。

只見海鯨王臉上慘綠之色越來越甚，竟然變成綠葉般的顏色。

但這種綠色却黯淡無光，簡直連一些妖怪的面具都比不上海鯨王的臉般恐怖。

海鯨王的團花錦袍，却越來越是鼓漲，最後竟然像剝殼花生般，整件錦袍都爲之爆裂，化成千百碎布飄揚墓穴之中。

至於白無極，他的臉色本來就已經很蒼白，現在更加白得驚人，哪裏還像是一張人臉？

他的雙足，仍然不停地下陷。

突然間，海鯨王倒下去。

白無極仍然雙掌姿勢不變僵立原位。

龍城璧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他已經知道了這一戰的結果。

——倒下去的海鯨王，永遠都不可能再站起來。

——僵立着的白無極，也將會永遠站在這裏。

比拚內力不分勝負，往往就是雙方皆負之局。

龍城璧黯然無語。

雖然他認識海鯨王的日子並不多，但他們已經是朋友。

龍城璧重視友情。

他覺得朋友的生命，也就等如是自己的生命。

雖然現在死的是海鯨王，但他却有一種感覺，好像死的是自己。

也許死亡的本身，並不是一件悲哀的事。

但親眼看見自己的朋友死亡，又豈能不爲之黯然神傷。

墓穴裏，又再回復到死氣沉沉的氣氛裏。

× × ×

黑杜鵑眞的死了。

這座墓穴，就是黑杜鵑的墓穴。

龍城璧現在看見的，是一口漆黑得發亮的材棺。

黑杜鵑就躺在裏面。

龍城璧沒有去掀開棺蓋！

他不願意騷擾死人。

但他却料不到，棺材裏忽然會有人在冷笑，而且棺蓋也會自動掀開。

棺材裏首先伸出的是一雙手。

一雙活人的手。

因爲龍城璧從不相信世間上會有鬼，而且這一雙手的血色很好，指上幾枚鑽戒斑指在閃閃發亮。

躺在棺材裏的人，氣派也眞還不小。

龍城璧又發現了這雙一手是屬於男人的。

但司馬血却已憑着這一雙手，認出了這一個人是誰。

「南宮千楓！他是南宮千楓！」

躺在棺材裏的人是南宮千楓？

龍城璧一怔，棺材裏的人已冷笑道：「本公子正是南宮千楓！」

× × ×

南宮千楓！

躺在棺材裏的人，竟然眞的是南宮千楓。

龍城璧忍不住說道：「衞空空已經砍翻了一個南宮千楓，爲甚麼這裏又出現一個？」

南宮千楓露出種說不出的悲哀之色，道：「衞空空殺的是老五，他叫做南宮千葉。」

南宮千葉。

南宮千楓苦笑道：「他是南宮世家五公子中，與本公子長得最相似的一個，他根本毋須易容，整副相貌就已經和我有九分九相似。」

司馬血冷冷道：「唯一不同之處，就是你的左手尾指上，有一顆梅花痣！」

南宮千楓一楞，終於嘆了口氣：「你講得不錯，看來你的眼睛比你的劍更加厲害。」

司馬血冷笑道：「在下殺人只靠劍，不必靠眼睛，能够令我賺錢的東西也是劍而非眼睛，劍與眼睛兩者任擇其一，我寧願做個瞎子。」

南宮千楓道：「你的職業道德很好，你果然能够把張兩刀殺死。」

司馬血道：「殺人酬金你打算甚麼時候付給我？」

南宮千楓道：「馬上就付，不多不少，紋銀一兩！」

× × ×

誰能說得出一兩紋銀與一百萬兩之間的分別有多少？

司馬血講不出。

也不願意講出來。

南宮千楓已把一塊碎銀，拋在司馬血

的脚下！

「這些就是你應得的酬金了，不必客氣。」

司馬血也沒有客氣，把碎銀拾起！不多不少，恰恰一兩。

南宮千楓忽然又從懷裏掏出一張摺得很整齊的銀票。

「這張銀票是洛陽寶寬號的，保證十足兌現，這張銀票的金額是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銀子，絕不差欠半分錢。」

司馬血只是在聽着，一點也不着急。錢在別人的手裏，一點也不着急。着急又有甚麼用？

南宮千楓嘆了口氣道：「我本來答應你殺了張兩刀之後，便付給你一百萬兩的，可惜我並不是個喜歡遵守諾言的人。」

司馬血淡淡道：「你能够坦白承認不遵守諾言，光是這一句說話，便已值得上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銀子，你既不在乎自己的名譽，在下也不會在乎你這一點小小的金錢。」

南宮千楓道：「九十九萬兩銀子也算是個小數目？」

司馬血道：「有種人視一文錢比桌子還大，但司馬某却視一座金山猶不如三顆小小的骰子。」

龍城壁相信他的說話。

司馬血發起賭性的時候，十座金山也不够他在骰寶桌上輸去。

南宮千楓號稱一擲萬金。

司馬血在賭桌上，却又何止一擲萬金呢？

南宮千楓看着司馬血，冷冷笑道：「實在說一句，你想不想要我手上這一張銀票？」

司馬血道：「我現在甚麼都不想要，只想把這件事告訴我的行家知道，好讓他們別再白白替你這種人賣命。」

南宮千楓又笑了笑，道：「可惜這裏不但是黑杜鵑的墓穴，同時也是你和雪刀浪子葬身之所。」

語音一頓，對李臨淵李臨風二人道：「兩位的兄弟死在司馬血的劍下，這筆賬爲甚麼還不算一算？」

李臨風恭聲道：「沒有南宮四公子的命令，老夫又豈敢出手？」

南宮千楓哈哈一笑：「好！現在本公子就命令你們兩人，立刻殺了司馬血和龍城壁！」

李臨風、李臨淵二人齊聲說道：「遵命！」

龍城壁皺起了眉，道：「你們究竟是飛屍門的人，還是南宮千楓的部屬？」

南宮千楓洋洋得意地笑着道：「雪山三聖本來是飛屍門的三位香主，但半年前已變成了本公子麾下的秘密殺手！」

龍城壁嘆了口氣，喃喃道：「果然好手段，萬殺門中有你這一號人物，白無極亦當眞倒楣得很。」

李臨風冷笑道：「你也會和白無極一樣，死在這裏。」

龍城壁道：「請動手。」

李臨風猛喝一聲，七顆綠蛇釘首先發難。

然後，他整個人就像一隻老兀鷹般，向龍城壁的胸腹之間抓去。

綠蛇釘！

鷹爪手！

這正是李臨風生平最爲得意的兩大絕學。

× × ×

綠蛇釘其毒無比，龍城壁若被其中一顆打中，李臨風這一戰就贏定了。

但七顆綠蛇釘，却全數都被龍城壁的刀擊落。

李臨風赤手空拳，手無寸鐵。

但他的鷹爪手，却是江湖上最能殺人的武功之一。

然而，他今次的對手，却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上天下地，獨一無二的風雪之刀，也在龍城壁的手裏。

李臨風連發七七四十九抓，龍城壁悉數避開，沒有發過一刀。

但等到他一刀向李臨風頸子劈去的時候，他已穩操勝劵。

李臨風四十九抓落空，信心已失，一股寒意從心底直冒上來。

但龍城壁却在這個時候，劈出了最無情的一刀。

這一刀無堅不摧，李臨風的頸子又怎能抵受？

刀痕長二呎三吋。

筆直而下的一刀，結束了李臨風的性命。

南宮千楓終於笑不出了。

× × ×

李臨崖李臨風相繼被殺，老大李臨淵可說既驚且怒。

雪山三聖威名顯赫，想不到却栽在龍城壁和司馬血的手下。

李臨淵殺機濃罩滿面。

但他不敢動手。

雖然他已經活了七十多歲，但依然怕死。

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就像女孩子珍惜寶貴的童貞。

他忽然頹喪地嘆了一口氣。

剎那之間，他彷佛又蒼老了二十年。

「老夫不是你們的對手，」他黯然神傷地，臉上殺機已全消失：「老夫現在不想報甚麼仇，只想揹着臨崖臨風的遺體，離開這裏，離開中原，回到北方去。」

龍城壁立刻道：「很好，你可以立刻退出，這裏和地獄太接近了，實在不是值得逗留的地方。」

李臨淵果然揹起兩人的屍體，就想離開這座可怕的墓穴。

但他却忽然看見了三個彩衣人，攔住了自己的去路。

三個彩衣人。

三根銅棒，三把尖刀。

「你想背棄本公子而逃命，除非你能過得了這三個人的刀棒三絕陣。」南宮千楓冷冷地盯着李臨淵，左手却從棺材裏拿出一根寒芒四射的亮銀棒。

十絕棒！

這才是名震天下，一棒打死江南三霸天，七招之內逼死山東鬼后的十絕棒！

× × ×

刀棒三絕在江湖上的名氣，絕不會比雪山三聖稍弱半分。

李臨淵雖然從未見過刀棒三絕，但他也聽人說過，刀棒三絕是三個瞎子。

但這三個彩衣人，目光炯炯有神，那裏是瞎子？

「你們不是刀棒三絕，刀棒三絕是瞎子！」李臨淵吼叫着。

中間年紀最大，大約四十來歲的彩衣人淡淡道：「咱們本來是瞎子，但現在却能看得很清楚，你身上的每一汗毛都在發抖。」

李臨淵道：「你就是刀棒三絕的傅神甲？」

彩衣人冷冷道：「不錯，還有左首邊的是谷神午，右首邊的是曹神亥。」

曹神亥接道：「南宮四公子大仁大義，用一百七十二顆彩衣冰蓮實，把咱們三師兄弟的眼疾治癒，所以咱們三個，遠比你們忠心千萬倍！」

傅神甲嘆了口氣，道：「咱們三師兄活了幾十年，一直連自己的手指是怎麼樣的都未曾見過，現在能够大開眼界，看得見藍天白雲，流泉飛瀑，還有漂亮女人的婀娜多姿，又是何等美妙，南宮四公子這番大恩大德，令咱們永遠沒齒難忘。」

曹神亥冷冷對李臨淵道：「你現在最好馬上自裁謝罪，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一直沒開聲的谷神午接口道：「你敢不自盡贖罪，想全屍而死，千難萬難！」

李臨淵輕輕放下李臨崖和李臨風的屍體黯然道：「好，老夫自盡，自盡……」

只見李臨淵雙手按着天門，一雙蒼白全無血色的手，忽然變成火紅之色。

傅神甲冷笑道：「紅焰手果然名不虛傳。」

谷神午道：「可惜紅焰手殺不了像咱們這等對手，於是只好用來自殺！」

李臨淵突然狂吼，火辣辣的一雙手向谷神午擊去，厲聲道：「誰說老夫眞的自殺？」

谷神午側身閃開，冷笑道：「老匹夫，你這一着早已在我意料之中！」

李臨淵大聲狂吼，紅燄手左右翻飛，看着皆是拚命的招數。

他當然絕不會自殺。

因爲他怕死。

——拚命雖然也許難逃一死，但總比自殺有希望。

——他希望能拚出一條血路，衝出這裏！

× × ×

刀棒三絕見過很多拚命想逃出三絕陣的人。

李臨淵現在也是其中之一。

但他們却從未見過有任何人，能够逃出他們三人聯手所組成的陣法。

李臨淵練的是西藏紅燄大手印，據說他曾用一雙手，將一隻三百斤的大角鹿活活生生整隻烤熟。

沒有人會懷疑這件事的眞實性。

因爲最少有二百人在場，目睹這一件事的發生。

可惜刀棒三絕不是大角鹿。

這三個人手上的三刀三棒，也遠比大角鹿頭上的一副鹿角更爲可怕。

李臨淵的八十一式紅燄大手印，已翻來覆去的使用了三次。

但他非但不能逼退其中任何一人，反而被三刀三棒逼到牆邊的死角裏去。

李臨淵突然像瘋狂了的野狗一樣，向曹神亥衝撲過去。

曹神亥的尖刀，已對準了李臨淵的腹部。

他怎樣也料不到，李臨淵竟然會不顧一切的向自己猛撲。

其實這絕非一件值得驚訝的事。

因爲李臨淵已全無退路，他不向前衝殺，又還能够退到甚麼地方？

曹神亥想退，但已來不及。

颼一聲，尖刀直向李臨淵腹部用力猛刺。

李臨淵狂吼着，也叭聲一掌向曹神亥臉上印去！

× × ×

尖刀直貫李臨淵腹部，直過背心。

這一刀百份之百致命。

李臨淵慘笑一聲：「好！殺得好！」

曹神亥却連慘笑聲都沒有發出。

他的一張臉，竟已被李臨淵一掌打成焦黑，就像隻煎熟了的鷄蛋。

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已完全變了形。

他甚至比李臨淵更早一步倒下去。

墓穴裏，除了血腥味之外，又多了一種奇怪的氣味。

這些氣味，來自李臨淵的手，和曹神亥的臉。

如果你聞到這種氣味，你可能會三天都嚥飯不下。

甚至會把三天前所嚥下的飯都吐了出來。

但龍城壁和司馬血却一點反應也沒有，好像他們根本就沒有嗅覺。

× × ×

「可惜，」南宮千楓忽然皺眉嘆道：「眞可惜，這兩個都是當世的絕頂高手，爲了本公子却犧牲了性命。」

傅神甲大聲道：「咱們的性命，本來就是屬於南宮公子的，就算再死千次百次，又何足懼？」

南宮千楓冷叱道：「胡說！閉嘴！」

傅神甲一楞，果然乖乖閉嘴。

南宮千楓臉容略寬，道：「本公子並不希望你們死，就算你們有千百條性命，我都不願意你們爲我而死一次！」

傅神甲與谷神午默然無語，眼中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南宮千楓嘆口氣，道：「你們替我殺了黑杜鵑，已經是一件莫大的功勞，這一張銀票，你們拿去，然後馬上離開這座墓穴。」

一面說着，一面把那張九十九萬兩的銀票，遞給傅神甲。

傅神甲沒有接下。

「咱們不離開這裏，也不要銀票。」

南宮千楓冷冷道：「爲甚麼不要？」

「他們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敢要，」司馬血忽然大聲叫道：「因爲這張銀票本來就是屬於我的！」

傅神甲銅鈴般的眼睛立刻向司馬血射去。

谷神午的反應更激烈，左手持刀，右手持棒，已向司馬血全身十八大穴攻去！

× × ×

黑杜鵑已死！

殺黑杜鵑的人，是刀棒三絕。

當然，眞正的主謀者，是南宮世家的四公子——南宮千楓。

風雪老祖要殺黑杜鵑，因爲他最後覺悟到，從東瀛老遠把黑杜鵑帶到中原實在是自己一生所做事情中最錯誤的一件事。

黑杜鵑暗中屠殺中原武林豪傑，是想建立一個由東瀛人所統治的武林。

可惜她終歸仍然鬥不過財雄勢大，工於心計的南宮千楓。

黑杜鵑固然是個危險人物。

南宮千楓呢？

他也是個滿手血腥，殺人如蔴的武林魔王！

× × ×

魔王。

南宮千楓的確是魔王。

但龍城璧却不怕魔王。

一個連閻王都不怕的人，當然不會怕魔王。

他把風雪之刀輕輕彈了三下。

刀鋒上傳來陣陣低嘯之聲。

南宮千楓冷冷的看着龍城璧。

「你是否已經有足够的信心來殺本公子？」

龍城璧點頭，却不說話。

南宮千楓又冷冷道：「你爲甚麼還不動手？早一點動手，對你有好處。」

這一次龍城璧却搖頭，淡笑說道：「殺人不必急在一時，太過匆忙，刀鋒就會割不斷你的頸子。」

南宮千楓冷笑：「就算你再等十年，也是白等，本公子不會有任何破綻給你看出來的。」

龍城璧道：「除非你是個沒有弱點的人，除非你練的是沒有破綻的武功。」

南宮千楓靜靜的聽着。

龍城璧針般尖銳的說話又已續道：「但世間上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弱點，每一種武功都有它的破綻，這種道理，相信你會比我更加清楚。」

南宮千楓當然明白這種道理。

所以，他也沒有匆匆的動手去殺龍城璧。

× × ×

當龍城璧和南宮千楓談話的時候，司馬血却在拚命。

跟他拚命的人，當然就是谷神午和傅神甲。

谷神午的主力在刀。

傅神甲的主力在棒。

但谷神午的棒和傅神甲的刀，也同樣能置任何人於死地。

刀棒合璧，利攻利守，進退皆宜。

但司馬血只憑一柄碧血劍，便已將對方雙刀雙棒的攻勢，全部封死。

這一戰，不但激烈，而且彼此的招式彷如穿花蝴蝶，此起彼落，十分好看。

但谷神午和傅神甲的臉色却是並不好看。

因爲他們已被司馬血手上的一柄碧血劍，弄得有點團團轉的感覺。

× × ×

龍城璧仍然和南宮千楓在對峙着。

這兩個人就像是岩石，兩塊堅固的岩石。

岩石雖然也會有崩潰的時候，但又有誰能等待到那一刻才動手？

別人也許不能。

但龍城璧能。

他不但能衝前，能退後，也能等待。

他曾爲了要喝一罎陳舊的女兒紅，足足在一個酒鬼的家裏等了三日三夜。

他在等那個醉酒鬼醒來，然後才用一錠十兩重的黃金，把那罎酒買下。

他爲了享受而能等待。

爲了殺人，他也能等待。

一直等到能够一舉毀滅對手爲止。

那將會是最殘酷無情，也最精采絕倫的一擊。

× × ×

刀棒三絕變成了刀棒兩絕，威力當然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

谷神午和傅神甲的刀棒雖仍攻勢凌厲，但竟似對司馬血毫無實效。

司馬血在雙刀雙棒中穿穿插插，看似拚命，其實却輕鬆得像在練劍。

可是，谷神午和傅神甲的刀棒，却越來越加緊密，已將司馬血逼到牆邊死角。

李臨淵就是被逼到這裏，然後才與曹神亥拚個同歸於盡的。

但司馬血並不打算出此下策。

他的劍招，也隨着身形的後退而變。

倏地，劍芒疾閃，人影翻飛。

原本是谷神午和傅神甲逼司馬血到牆邊死角的，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形勢完全相反。

司馬血竟已像鬼魅幽靈般，從他們的中間穿出，然後反而把他們都逼到牆角裏去。

這一着的變化，簡直快得令人難以相信。

谷神午和傅神甲齊聲大喝，左右二棒一齊向司馬血腰間掃去。

司馬血居然不閃不避，硬捱兩棒。

這兩棒的力量，雖然未必致命，但却也來勢洶湧，駭人已極。

他們本以爲司馬血必閃退。

只要司馬血一閃退，他們的兩柄尖刀就會立刻向他的心臟刺去。

誰知道司馬血竟然有此一着，甘願硬捱兩棒。

當然，這兩棒他絕不是白捱的。

因爲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司馬血已連續刺出了兩劍！

這兩劍，在谷神午和傅神甲的眉心上，每人刺穿了一個血洞。

——這兩個人本來是瞎子，他們本來連一隻眼睛都沒有。

——但在他們死亡的時候，却每人有了三隻眼睛。

× × ×

就在司馬血兩劍刺在谷神午和傅神甲眉心的時候，南宮千楓十絕棒也突然出手。

只聽「叮」一聲響，十絕棒與風雪之刀凌空相擊，兩條飛快的人影乍合又分。

龍城璧一退丈二，身子突然又向前衝了出去，一刀劈向南宮千楓的脅骨。

這一刀的速度和勁力，絕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南宮千楓手裏的十絕棒舉起，向風雪之刀迎了過去。

但龍城璧的刀勢忽然又變。

十絕棒迎了個空。

風雪之刀却從南宮千楓的背後繞到，直砍他的頸子。

南宮千楓一聲巨喝，反手一拳就撞向龍城璧胸腹間的要穴。

這一拳奇快無比，竟然是刀未到拳先到。

一聲悶响，龍城璧中拳。

那一刀自然也砍不到南宮千楓的頸子，刀勢一側，又與十絕棒相撞。

龍城璧中了一拳，腹間劇痛，但他的反應極快，左拳也以牙還牙地，向南宮千楓的腰上擊去。

這一拳似乎更快，更狠，居然把南宮千楓撞開盈丈。

龍城璧咳嗽兩聲，笑道：「彼此一拳，各不相虧。」

南宮千楓殺氣嚴霜，他的十絕棒再度出擊。

他氣勢沉雄，絕不浮躁，每一棒都像是經過深思熟慮才發出，處處不離龍城璧致命要害，端的是着着皆殺手，聲勢駭人已極。

但龍城璧手裏的刀，依然揮舞瀟洒，好像不想把殺手招數使出似的。

正唯如此，南宮千楓的心中才暗暗吃驚。

十絕棒顧名思義，全套棒法共十招。

一招復一招，仍未能將龍城璧傷在棒下。

驀地，第十招出擊。

這是十絕棒法中最後的一招。

也是最兇狠的一招。

這一招，一分爲十，一招裏面共有十式。

每一式都有最致命的一棒。

一招十式，一招十棒。

每一棒都是追魂令，閻王帖。

這一招的兇險詭異，可說是龍城璧生平所未遇。

十棒之後，龍城璧終於受傷。

南宮千楓的最後一棒，像箭般撞向龍城璧的背心靈台穴。

這一棒，本該要了龍城璧的性命。

但南宮千楓已力不從心，這一棒的力度，只及其他九棒的五分之一。

因爲在他使出第九棒之後，龍城璧的刀已猝然全力揮出。

這一刀，從南宮千楓的咽喉開始，血痕一直向下伸展直達及小腹。

南宮千楓瞪目看見自己的胸膛，竟已完全裂開，鮮紅色的血汩汩湧出。

他甚至還看見了自己的腸臟……

「這就是你的刀法？……」

龍城璧背對着他，不停地咳嗽。

他背心要穴被擊傷，能够活着可說是一種莫大的福氣。

他沒有回答南宮千楓。

因爲南宮千楓已倒下去，連最後的呼喘氣息也已停止。

墓穴裏依然死氣沉沉。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不願意再逗留在這裏。

但他們沒有遺棄海鯨王，雖然海鯨王早已死去，連屍體都已冰冷。

× × ×

臘月廿八，晨。

現在還是冬天，但是距離春天已不太遠。

這裏距離春天樓也並不遠，只是隔十丈。

風雪老祖就葬在這裏。

海鯨王也葬在這裏。

龍城璧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兩位風塵異人。

同時，他也不會忘記司馬血。

司馬血就在春天樓裏，忙着把銀票一張一張的派出去。

他把銀票派給海鯨王的那些女孩子。

她們都是些可憐無依的妓女。

這些錢，並不是司馬血的。

司馬血殺張兩刀，只値紋銀一兩。

南宮千楓那張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銀子的銀票，被龍城璧拾取去，然後把這筆錢存進自己的戶頭裏。

「無論是誰，只要是他需要一筆金錢，無論其數目是多是少，都可以來找司馬血！」

司馬血現在已成爲了龍城璧的財政總管。

他的責任，就是要代龍城璧把這筆錢全部派發出去，越窮的人就會派得越多。

直到有一天，錢莊的老闆問龍城璧：「老兄，你的錢花得太厲害了。」

龍城璧笑一笑：「現在我的帳戶上還存着多少銀子？」

錢莊老闆也笑着，但笑得好像很勉强，他道：「我剛剛查看過了，還有紋銀一兩。」

龍城璧笑得很愉快，道：「很好！很好！」

錢莊老闆却苦笑道：「一兩銀子還能買些甚麼？」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可以買一條人命。」

錢莊老闆楞住。

龍城璧却連頭也不回，冒着風雪輕鬆地離去。

（完）

武俠傳奇中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令・圖

旗正飄飄（上）

當年惹恨事　殃及女兒家

八月天，北地秋早，雖還未見黃葉落地，但秋風已送來陣陣清涼，行人在路邊歇下來，尤其是在落日抹上天際晚霞的時候，那侵人的寒意也無異在提醒你：衣衫是單薄了，你的寒衣可曾剪裁？

但提醒青州道上路邊茶亭裏這位姑娘的，却是小丫頭虹兒。她解開包袱，一陣細脆的叮噹聲中，抖出一件大紅泥金斗篷來，說：「夜已涼了，小姐，把這個披上吧。」

那姑娘皺了皺眉兒，却笑着說：「你當我恁地嬌嫩啦，咱們還得趕路，誰要披這勞什子。」

虹兒笑道：「唷！青州道上一枝梅，誰不知道多刺扎手，你要眞嬌嫩些，小姐，那可好啦！」

那姑娘眉兒挑了起來，眼兒瞪得圓了些，可就更美得俏了，說：「你笑，笑怎的？怎麼嬌嫩些倒好啦？」

虹兒不但笑得蹊蹺，而且腳步在向欄杆邊上移挪，挪到夠了分寸，才道：「你要想是火辣辣的，像朶多刺的玫瑰花兒，將來可怎麼找姑爺呀！小姐我眞替你發愁，可不是嬌嫩些好？啊呀！」

話聲未落，驀見人影一幌，瞧不出小丫頭倒俐落得很，身子向後一倒，早翻出欄杆外，左腳一勾，右腳一點，好俊的身法，那身子已俏生生的，懸空貼在亭柱上邊，挪移開去幾近一丈，堪堪躲過那姑娘的擒拿。

嘿！眞瞧不出，兩個嬌滴滴的姑娘，都是一般兒好身手。

那個姑娘似嗔還笑，啐了一口，說：「好哇！功夫學會了，你也敢同我貧咀了，捉住你，瞧我不撕爛你的小咀才怪。」

虹兒的左肘夾着亭柱，身子兀自懸空，告饒道：「人家一片眞心，你倒當作玩話兒，啊唷！」翻掌一推，左肩一搖，險險又躲過了那姑娘的掠身一拼，霎時間，兩個姑娘宛若化作了兩隻穿花彩蝶，在那方圓不過丈許的亭裏舞翩翩，時而繞柱盤旋。尤其是虹兒手裏的大紅泥金斗篷，更抖落滿亭晚霞，當眞好看煞人。

可不是有人喊了聲：「好！妙哇！」

剎那間，霞光盡斂，兩個姑娘落地，俏生生，同是一怔！誰！是誰斗胆叫好兒呢！

但只有晚風在戲舞着亭前的落葉，遠處農家的炊烟在抹淡天邊的晚霞，蒼茫的左道上亦不見人影，晚秋的景色，是恁般無聲，似畫。

那姑娘倏地一伸手，虹兒這番可沒躲過，但只叫得半聲啊唷，姑娘已眉兒一挑，說：「誰還同你鬧着玩兒。上路。」

原來她是從虹兒手中奪過斗篷，那凝脂似的臉上，也凝了寒霜，虹兒那還敢言語，忙抓起包袱，她是和她家這小姐一塊兒長大的，年齡相差不到兩歲，名份上雖是主僕，小姐可當她是閨中良伴，要不然，小丫頭豈敢對小姐放肆。但小姐的性情

她知道得最清楚，在氣惱頭上，可得躲着些兒。

這工夫，那姑娘已出了亭子，清脆地打了個胡哨，登時蹄聲入耳，奔來一白一黃兩匹駿馬。那姑娘把斗篷一抖，晚霞光影裏，頓似一團紅雲騰空而起，落在那當先奔來的白馬。

好！饒是虹兒見慣了小姐的美妙身手，也不禁心中喝了聲好，更不怠慢，也飛身落在後面那匹小黃馬上。趕緊把包袱繫好，問了問肩下那把短劍。

虹兒明白，小姐不要斗篷而又奪過斗篷，今兒準沒太平了，先前那喝妙哇的人，定要遭殃。皆因她這小姐的這件斗篷，就是武器，斗篷上綴的那二十四顆小鈴鐺，就是二十四個奪魂鈴，別瞧她美艷嬌柔，出手可是不饒人。

神駿的白馬一聲長嘶，但虹兒見小白龍奔離了官道，立即把她的小黃馬勒住了，明白了小姐是去搜索適才喝好的人，而不是眞的上路！

小白龍，她們給那匹白馬取的名兒，奔馳起來矯若一條小白龍，眨眨眼，已繞着那茶亭兜了個大圈子。

虹兒也是眼觀四面，但奇怪，亭子四外也有灌木叢生，石堆裏的荊棘也高與腰齊，但可是疏落得很，只要近前搜索一下，是藏不住人的。

小白龍繞到亭前來了，那應是沒人了？奇怪？她和她這小姐同時聽到那一聲「妙哇」，豈有都聽錯了的，而且還清楚的聽得出來，那是年青的聲音，聲也朗朗。

虹兒瞪着她，怯生生地說：「小姐，敢是咱們聽錯了，天色不早啦，還是上路吧。」

那姑娘哼了一聲，道：「好，走！」

眞是個火爆爆的性兒，那走字的餘音尚在耳，小白龍已四蹄翻飛，順着大道奔了去！虹兒一帶小黃馬，也趕緊追了下去，她知道姑娘明白她的眼色，若然先前沒聽錯，那喝彩的人早晚必要現身。

姑娘胯下的小白龍，可不是慢了下來了。

黃昏下的原野倍增蒼涼，古道也顯得更洪荒，雖然這是保定府通青州的大道，但旅人若然尚在這一帶行走，日落時即告前不巴村，後不巴店，要不然，那供路人歇脚的茶亭，怎生倒不見路人。何況那年頭，可不是太平的歲月，行路要想平安，那就得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那麼，黃昏時候，誰還敢在道上行走。

但這兩個嬌滴滴的姑娘，却一點也不害怕，怕！哈，若然這兩個姑娘會怕，除非太陽打西邊兒出。

「青州道上一枝梅」這渾名兒是甚麼人叫出來的，而且叫開去了。青州道是不假，姑娘的家就在前邊的白龍鎭上，不錯，是姓梅，也像梅花一般幽香，但可不能比作一枝梅，小丫頭虹兒說得才不錯，比作嬌艷而又多刺的玫瑰，那才恰當，青州道上的賊崽子們，和那些長着色迷迷的賊眼，歪戴着帽兒，斜穿着衣兒的三山五嶽人馬，最是明白不過，而對付這般人馬，倒會勞動姑娘去摘下斗篷上的小鈴鐺嗎？當眞好笑得很，姑娘只要玉腕一翻，拍的一聲響，那條扣在腰上，長約一丈的軟鞭，就是夠懾人魂，奪人魄了。

有多少賊崽子的臉上，留下過火辣辣的鞭痕？簡直數也數不清。

哼！這姓梅的姑娘又皺了皺眉兒，她的眼睛望着前方，耳朶可是留在馬後。但馬後，只有晚風在衰草間嗚咽，只有馬蹄偶然翻起的石子，在石板路滴滴噠噠的響而已。

虹兒忍不住說道：「罷啦，小姐，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誰敢在青州道上一枝梅面前拋下眉兒，眨下眼兒，也許他只是失了口，不是有意……」

那料話聲未落，驀聽路邊林子裏響起一聲「呵呵」！

大道打這兒要穿林而過，這一聲呵呵入耳，那姑娘左手一勒韁，右手同一刹那，已撤出軟鞭。說時遲，昏黯的林道上，已攔出了一個人影，乜斜着一雙大眼，高挑着兩道濃眉，說：「好大的口氣，妞兒，敢情你就是青州道上一枝梅哇？」

「妙極？」橫裏又出了個人影，也是一聲哈哈，說：「可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妞兒，下馬啦！」

這後竄出的漢子腳下未停，話聲未落，只見他右肩一斜，已向小白龍的啣口上抓去，那身法看似笨拙，其實快得出奇。

姑娘左手一帶馬韁，右腕一翻，拍的一聲響，軟鞭已向那漢子抓出手腕纏去！

那漢子又是一聲呵呵，說：「妙人兒，當眞咱們是千里姻緣，你要用軟索兒拴啦。」顯然他自恃藝高，不把姑娘放在眼裏，不縮臂，反立掌，竟敢向姑娘的軟鞭抓去。

姑娘氣得臉兒彤紅，右腕挫而倏帶，頓見鞭影裏，拍的一聲響，那漢子叫了聲啊喲！猛地一拋腕，斜身竄了出去。

原來姑娘的軟鞭招式精妙絕倫，對方不接不架，倒不厲害，那鞭身一搭着漢子的手腕，鞭頭立即拐彎，由下向上兜去。與此同時，鞭頭上那顆徑寸大的帶刺鋼球，可就打中對方的面門，只要順勢一帶，對方的臉上就會留下幾道血口子。

那漢子的臉上可不是劃了幾條血口子，落地一旋身，嗆啷一聲響，手中已多了把九環刀，只一抖，便嘩啦啦響連聲。

那姑娘微微一怔！能使這種九環刀的人，功夫就不會弱到那裏去！

只聽最先搶出的那漢子嚷道：「好丫頭，果然有兩手，難怪老三栽在你手裏了，妞兒，今天帶你到婆家，再收拾你！」

寒光如濤，是那人手中長劍霍地劃空！好一把劍！

姑娘驀地一帶馬韁，小白龍登時一聲長嘶，人立而退，退後了一丈，這兩人的武功顯然不弱，尤其是這把長劍，若非削銅斷鐵，必也是吹毛得過的利器，她這條軟鞭可得加倍小心，雖說是人髮和金絲編成，但遇上寶刀寶刃，也難免有損傷。

臉上受傷的漢子怒不可遏，飛掠撲到，但適才剛嘗過苦頭，却也不敢欺近，九環刀嘩啦啦，擒人先砍馬，向小白龍的頭上猛砍過去，同時振聲叫道：「併肩子的，上哇！別放過這妞兒！」

姑娘雖是加了份小心，可還不十分把兩人放在眼裏，聽兩人口中之言，明白這兩人的狐羣狗黨中，必有人被她痛懲過，

，頭上的青絲分毫也未見蓬鬆，可見她雖然受了驚險，和小姐對敵的漢子絕不會佔到便宜。其實，那還用說麼，小姐的武功能耐，比她高强何止一倍。

那姑娘在馬上悶聲不响，只顧催馬前進，虹兒忍不住，說道：「小姐，咱們回家還有五六十里地，要連夜趕回去麼？」

那姑娘竟似無聞，像是心事滿懷，虹兒便不敢再言語了，只好默默在後跟隨。

那姑娘豈僅是心事重重，而且憤怒，而且……好恨。

嘿！這姑娘竟是在恨她的爹爹，她爹爹梅天龍憑手中一把青虹劍，囊中一十二枚金錢鏢，威鎮大江南北，二十年前在保定府設立龍威鏢局，白龍旗走遍南七北五，甚至遠及關裏關外，大小金川，初時雖非一帆風順，但憑他一劍十二鏢，白龍旗到處，白黑兩道雖非恭迎恭送，却也人人讓路，故爾不到十年，已掙下了偌大家業，却不料這梅天龍年才過四十，便封刀歸隱到故鄉白龍鎮上。却是他說得好：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這刀口子上討飯吃的生涯，怎能不見好就收，故爾江湖中人雖難免猜疑，但誰也不曾深究。

這梅天龍歸隱到了白龍鎮上，把十年來從刀口子上賺來的銀子，置下了東西兩莊近千畝的產業，更有一事人人稱怪，連她最親信的人亦不知他有妻，却有一女，便是這位像玫瑰花兒一般的梅青青。

梅天龍有女，也僅有這麼個掌珠般的女兒，那自是愛寵有加，從小錦衣玉食，自不在話下，要甚麼給甚麼，有的是銀子，不在話下，惟獨姑娘要他傳的一劍十二鏢，老鏢頭說甚麼也不答應。

老鏢頭梅天龍可又有話說啦，說道：「一將功成萬骨枯，武林中又何嘗不是，武功若是練得不到家，便隨時有殺身之禍，練到家，登峯造極啦，你的名兒揚了，便是無數個他人的名兒毀了，萬兒是打血路中閃出來了的，我之所以壯年即封刀歸隱，正是悔不當初。已然悔不當初，豈可讓你再步我後塵，何况你一個姑娘家。」

老鏢頭說甚麼也不答應，被纏得沒法子了，這才給她特造了那條烏金軟鞭，雖能傷人，但絕不會傷人性命。要練暗器麼？金鈴鐺打出手叮叮噹噹，豈不比金錢鏢更好玩兒，送給她增加了一倍釘在斗篷上是多美的飾物？摘下來打人，又可防身，何等美妙。

梅青青那時年幼，年幼的姑娘那會不好玩兒，想了想，爹爹說的果然再妙不過！從此即跟她爹爹苦練那一條烏金軟鞭和二十四枚金鈴鐺。

姑娘年紀漸漸大了，出落得花朶兒一般，鞭招也練得熟了，好玩兒的金鈴鐺不但練到得心應手，而且憑她的靈心慧智，更增創出些精絕的手法來。

年紀漸漸大了的梅青青技藝已經精進，胆也大了許多，漸漸到外邊走動，一個姑娘，一旦走入了練武功的場子，也就是永遠走出了閨房，如何還關得住她，帶着虹兒，今日逛廟，明兒趕集。

梅天龍老鏢頭一瞧，啊唷，這可不行。但打開了的籠兒，放出去了的鳥兒，那還關得住她，更糟的是……且慢，趕緊把虹兒喚來，傳了她一套劍招，那基本功夫早是陪梅青青練功夫時，已有了根基，更秉生性靈巧慧黠，劍招精妙，雖然因爲她年青，尚難達到火候，但其要碰到了三山五岳的人馬，也還能保護得了他的女兒，何况他女兒的一條軟鞭二十四顆金鈴鐺，也並非中看不中用的花俏招式，武功差一點的人碰上，也一樣苦頭有得吃的！

這般如此，姑娘帶着虹兒越逛越遠，那胆兒也越來越大，無遠弗屆，西走保定府，南下青州，也就時常出現兩個姑娘的芳踪。

好賊崽子，有那不開眼的賊崽子，瞪着兩個花朶兒般美貌，擠弄眉兒眼兒，咀頭上吐出些風兒雨兒，呔！軟鞭打近，一掃一掛，偌的一抖一帶，別說你莊稼把式練到家，也跌得他頭青臉腫，身上不帶上點兒記號，已算你好好彩。

鞭兒够不到嗎？金鈴鐺响叮噹，間雜着破空銳嘯聲中，你要不是被打落幾顆牙兒，耳朶上也會缺個口兒。

這是誰家的雌兒，啊啊！敢情姓梅，小白龍一聲長嘶，你可就得躲開些兒。

青州道上一枝梅，如此這般，可就叫開去啦。

提起青州道上一枝梅，是賊崽子，就沒一個不喪胆，青州道上遠遠見到一白一黃兩個小點子，就得早早躲開。

虎父豈有犬女，梅青青眉兒一推，頭兒一揚，眞以爲天下無敵，天下去得啦。

却不料，今兒碰到了棘手的躉兒，這這兩個漢子江湖上有個萬兒，青州道上，開封府裏，哥兒三個武林稱尊，全憑手中一把劍，懷裏一把九環刀，初時梅青青門

那漢子，還佔了些上風，初時那漢子正應了兵法上說的：輕敵必敗，吃了點苦頭，但五七招以後，走得八九個照面，就知道姑娘的烏金軟鞭招架不得，只要一欺進身去，招術再精妙也沒有了能爲，拚着他一身皮粗肉厚，便被軟鞭打中也要不了命，可就拚着捱上姑娘一鞭，霍地欺進身去，九環刀上面一晃，左手一抓一帶，說道：

「妞兒，下來啦！」

偏是那飄揚起來的繡帶被他抓住了，偏是那瞬間，小白龍正往橫裏竄，姑娘登時失了重心，跌落下馬！說來可眞難信，姑娘的身子這裏尚未到地，那漢子已一聲悶哼，身子倒橫着飛了出去，叭的一聲响，重重跌在丈餘外的道上！

小白龍眞正練到了家，江湖上也去得了的，是她的一身小巧功夫，從馬上一跌下，立即左掌一翻，身子一側，借那掌上之力，身未沾地已平着斜射出去，她那裏才立起身來，恰見那漢子抱着九環刀，鼠竄而逃。

這是怎麼回事？姑娘驚魂甫定，站在那道傍發了半天楞！怎生她分明落在賊子手中了，那賊子倒反過來抱頭鼠竄而逃！

天色已黑了下來，驀然記起了虹兒，啊呀！這丫頭呢？虹兒，虹兒，你在那裏呀！

她曾眼見虹兒被那使劍的逼得入林而逃，雖然她打出了兩個金鈴鐺，但也只能那使劍的漢子阻得一阻。她立即入林尋找，心中慌急，那聲聲呼喚聲聲惶急。

眞個僥天之倖，虹兒雖是短劍被砸飛了，萬幸人無恙。

今日尋爲仇而來，哼！那還會是甚麼好東西？

她心中在想，一夾馬腹，好馬，小白龍馬首一低，竟躲過了那一刀，橫裏竄了出去，一聲銳嘯破空，姑娘的軟鞭兜肩掃到，若然搭中那漢子的肩頭，鞭梢就能鎖咽喉，打命門！

同一瞬間，虹兒已躍登馬背，劍與身合，凌空疾撲，罵道：「不要臉，兩打一，算那門子好漢。」短劍如虹，向持劍的漢子刺去！那漢子正圈右臂，長劍不攻姑娘，却是閃電般刺向馬腹，顯然都是志在擒人，不料虹兒攻得凌厲，迫得他回劍招架。

却聽破空之聲又起，那姑娘叱喝道：「撒手！」

是那漢子，肩鳳點頭，上過當，討了乖，躲過姑娘的一鞭，就勢一矮身，刀削馬蹄。那小白龍當眞神駿，陡然人立而起，姑娘的軟鞭也就順勢下掃，纏腕奪刀！

不料虹兒這面已分了强弱，持劍的漢子顯然功夫老辣了得，左脚拄地一旋身，虹兒便撲了個空，那漢子左掌一翻，喝道：「乳臭未乾，女娃！你是找死！」一掌橫拍，虹兒脚尖尚未找地，總算她精靈，又小巧身輕，驀地裏兩腿一蜷，往橫裏一滾翻，躲過那漢子的一掌，而且閃電般就地一滾，倒搶入了那漢子的懷裏，短劍閃電般抹出，竟把那漢子嚇出了一身冷汗，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險險地腹破腸流，那漢子倏退暴進，暴怒之下，五七劍把虹兒逼得脚亂手忙，正是兵刄一寸短，一寸險，一寸長，一寸强！

那一邊，姑娘却是佔了上風，只聽聲聲破空銳嘯，那使九環刀的漢子非但再也欺不進姑娘身去，而且腿上背上，連被掃中了兩鞭，但一時之間，却也撤不出身去救虹兒。姑娘一咬牙，一鞭把那漢子迫退，左手已扣住兩顆鈴鐺，抖手向使劍的漢子打出，虹兒已被迫想繞着樹躲閃，左臂的衣衫已被挑破，長髮披滿肩，恰當她深吸一去涼氣，在那人的劍下就地一滾，堪堪躲過，金鈴鐺劃破林空，嗤嗤兩聲，跟着噹噹連珠响亮，已然襲到！

那漢子驀見金霞一閃，笑道：「妞兒，敢情你只得這點道行。」平劍橫撥，噹的一聲暴响，劍上閃出一溜火花，不料後發的金鈴倍前勁疾，因疾也無聲，漢子悶聲一哼，捧着小腹，旋身疾閃。

原來姑娘發出的兩顆金鈴，連珠分快慢，旋而响叮噹，更兼得專取下盤。那漢子饒是了得，亦上了大當，小腹上一陣劇痛！

虹兒喘過一口氣來，驚魂稍寬，見他着了道兒，一聲嬌叱，又再撲到！

那漢子傷非要害，因此也暴怒，吼道：「老子先宰了你！」一招風捲殘雲，迎着虹兒掃去！

他臂長劍長，又在暴怒之下，劍招更見凌厲，虹兒那還欺得進身去，迫得連續的猛翻疾滾，身才躲過這一劍。

却聽道上那漢子吼一聲，九環刀嘩啦啦暴响，虹兒聞聲心胆俱裂，只道她那小姐也不敵賊子，更兼這漢子跨步翻掌，不容她騰起身子，已一掌劈到！

虹兒小人力小，却精靈無比，反而咬牙往漢子的胯下驀可裏一滾翻，竟被她脫出身去，不辨南北東西，飛身向林隙中掠去。

那漢子腹上的疼痛不減，暴怒得眼也紅了，嘿！今日若讓這小妞兒也逃出手去了，那還有臉見人，挺劍急追，虹兒縱騰閃躲，那漢子步步七尺，眨眼追上。

那漢子一聲狂笑，說：「小妞，你兩個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逃不了她，也跑不了你！」右手劍橫截，左臂倏伸，向她肩頭抓到！

虹兒身形疾閃，啊唷！不料心慌林子暗，左肩撞到樹上，已是退無可退。

要是落在這般賊子手中，那可是生不如死，虹兒短劍疾掃，向那漢子抓來的手腕撩去，漢子一聲呵呵，左肩一沉，右手劍橫掃，說：「撒手！」

噹的一聲响，虹兒左臂酸麻，短劍立被砸飛，她眼前一黑，登時栽倒在地。

急怒，驚恐，力竭，小小年紀的虹兒，也登時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悠悠地醒了過來。

「虹兒，虹兒，你在那裏啊？」

呼聲由遠而近，更近了，她聽得亮了，是她小姐的呼喚聲！

她更清醒，驀地翻身坐起，這……這是在那裏啊？眼前一片黑！

她記起來了，伸手一摸，坐的是草地，身後是樹，那麼，她仍是在林子裏，在她栽倒的原地方？

她顫聲應道：「我……我在這裏！」

不見有月色，但林隙中透光了星光，景物已模糊可見，風聲颯颯然，那姑娘已搶到她面前，說：「你……虹兒，你沒事麼？」

「我……我沒事麼？」她掙扎着站起來，不用那姑娘伸手相扶，沒傷，也無痛苦，可是她怎生受得委屈，所以神色上很不自然。

她哭啦，抱着那姑娘，嗚咽說：「小姐幸好你早來一步。」

那還用說麼，當然是小姐救了她，打跑了那漢子，但她忽然想起在那九環刀暴响聲中，道上那漢子的怒吼聲來？而且，要是救下她的是小姐，怎會又呼嚕尋找？難道那漢子倒會放過她，逕自去了？

姑娘道：「你是怎麼啦？怎麼喚了老半天，你也不出聲？咦！你的劍呢？」

虹兒更加迷惑，急道：「小姐，那兩個賊子呢？」

姑娘切齒道：「我……我正要問你，追趕你的那賊子呢？」虹兒既被追趕，既然逃入林中當然也不是她打跑了賊子。

虹兒楞楞地說道：「我，不曉得……」她羞愧得低下頭去：「我暈過去啦，劍也被磕飛了，甚麼都不曉得。」

姑娘略一沉吟，驀踏脚，說道：「走，待會再說，跟我來。」

兩個姑娘穿林而出，上了大道，幸是那兩匹馬從小養大的，一聲胡哨，立即奔來。兩人上了馬出林，虹兒見一彎新月，才上東山，那麼，這是天才黑下來，她的黃馬跟隨在小白龍之後，暗中打量了她的小姐，不由胆氣又壯了起來！

是她見小姐的大紅泥金斗篷迎風飄展

好，那虹兒雖是問了又問，這般丟人的事，驕傲的姑娘怎麼說得出口。

她恨，恨爹爹不傳她一劍十二鏢，她這一鞭二十四顆金鈴鏢，雖然也不是莊稼把式，中看不中用的繡腿花拳，但今兒遇上強敵，方才明白，是見不得大陣仗的玩意兒，若然她傳了爹爹的一劍十二鏢，今兒豈會丟人現眼，甚至過了這老半天，心中仍有餘悸，今兒個可初嘗了驚的滋味。

她迷惑，今晚她分明在危急關頭，被人救下了，那是誰？是甚麼人？聽虹兒說來，不用說，也是經人救下了的，端的這人是誰？

馬蹄格嗒嗒地踏着石子，風也蕭蕭，夜也悄悄，馬上的梅青青一個勁兒地想不通，想不透。

憑這個賊子的能耐，顯然不僅是衝着她而來，那口音也不是左近一帶的？

端的是誰救下她主僕？怎生連人家的人影也沒瞄着一眼，賊子已被他打跑了，這救她主僕二人的人，功夫必然已出神入化！端的是誰？

對了，還有那茶亭裏的一聲喝彩，喊妙哇的又是何等樣人，不會是埋伏在林中的這兩個賊子，那是肯定的。

虹兒忽然叫道：「咱們已到了駐馬店啦。」

梅青青一抬頭，可不是眼前一片點點燈火。這駐馬店只得三五十戶人家，近着她家的西莊，離白龍鎭可還距四十里。

梅青青說：「虹兒，今晚別走了，就在這兒住下。」

虹兒道：「正是，我也正想說呢，這樣回去沒的教人笑話。」

這小姑娘往日連招也沒輸過，何曾輸得咀，她髮兒散了，衫兒破了，被人偷看多丟人。何況駐馬店上又有落脚之處．因是近着西莊，又是地當保定府東來的路上，老鏢頭雖然歸隱了，也不時有武林中人來訪，便派了跟他多年的趟子手雪裏烟谷雲飛，帶着兩個小夥計，在這駐馬店開了一家店兒，明着是招待東來西往的客商，但這裏可不是驛站，客人落店的少有，說是接待武林友好十個八個，壓根兒就用不着，其實是放一雙眼睛在這裏才是眞，老鏢頭十年走鏢，劍上鏢上，可都沒長着眼睛，那會沒仇家死敵。

說起這谷雲飛眞是一雙老眼，作過多年趟子手，雖不能說識盡天下武林人，是武林中人，可也逃不過他的一雙老眼，雪裏烟這綽號也非浪得虛名，論武功，算不得頂高明，但手中一把鬼頭刀，可也會過些江湖人物，見過不少眞章，却是他輕身功夫稱得是一絕，雪地裏奔馳，快得似一縷輕烟，而且眞正踏雪無痕，別瞧他不過是趟子手，但在梅天龍手下，比起一些鏢師還有頭臉，人說梅天龍十年走鏢一帆風順，這雪裏烟谷雲飛功勞着實不小，確確實實不誇張，梅天龍常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眞正明白的，除了自己，就只得這個谷雲飛，其實說穿了也不奇，就是谷雲飛雪裏烟，仗着他輕功絕倫，作了梅天龍的眼睛，凡事皆先知己知彼。

就是這般如此，梅天龍封刀歸隱，仍是對這雪裏烟谷雲飛另眼相看，一者養他終年，二來仍要他當老鏢師的一雙眼睛。

梅青青一催馬，進了東街口，驀見街北的燈影裏，閃出個人影來，呵呵笑道：「青青，怎這時光才來，雲叔叔等你半日啦。」

一點火星在小白龍頭前一閃，那人好俐落的身子，一下子就抓住了馬的轡頭。

梅青青眼兒一熱，受了委屈的姑娘見到親人，不流眼淚算她潑辣，啊！梅青青可就是個潑辣辣的姑娘，雖不免眼兒發熱，可不會落下淚來。

姑娘道：「雲叔叔，秋涼天黑得早啦，可也不算晚啊。」

兩個姑娘飄身下馬，店裏奔出來的兩個夥計，搶上接過韁繩，谷雲飛說：「快進去，備下的吃食，只怕都冷了。」他往傍邊讓着，那一雙老眼可盯着虹兒瞄，老江湖有甚不明白的，這兩個淘氣的姑娘今兒扎了手。

「好，要不吃些苦頭，這兩個小淘氣也不知天高地厚。」

雪裏烟心中在想，可沒動聲色，進來的姑娘，別瞧小小鎭甸，小客棧，那氣派可差不了，小小店堂，雖只得三五張桌面，但裏面可有好幾間體面的客廳，梅天龍到西莊的日子，倒有多半住在這裏，梅青青與虹兒更像沒韁的野馬，不時打這兒路過，甚至有時在此盤桓一兩日，兩個姑娘最喜聽雲叔叔這位老江湖，地北天南的說些武林掌故，一來就纏着沒完兒。要不然，這老趟子手豈敢直呼她的名兒，姑娘和雲叔叔不離口，叫得透親熱。

幸是這個姑娘是常來常往，所以在這裏都存下得有衣衫，兩人就關起門來梳洗，換過衫兒，雖然是武林女兒，可也躭擱了不少時候，雪裏烟谷雲飛也沒來催促。

梅青青開門走出，只聽店堂裏有人大聲的說道：「好了，醒過來啦！」

姑娘一怔，早見店堂中人影晃，燈光搖曳。甚麼人醒過來了？

她緊走一步，但後出來的虹兒到底是孩子心性，見不得熱鬧，搶到了前頭，只見雪裏烟和兩個夥計圍着個少年，一張臉兒白裏透青，正在有氣無力的睜開眼來，似乎無聲地嘆了一口氣。

雪裏烟拿起傍邊桌上的旱烟袋，就登時吸着了，說：「不要緊這是餓壞啦，去把那肉湯盛一碗來。」一個夥計去了，雪裏烟又對另一個夥計道：「把他扶起來坐着……靠着牆壁，對啦。小兄弟，別怕，喝點兒濃濃的，熱熱的肉湯，包你就沒事，啊啊，你們出來啦。」

梅青青早把那少年瞧得清楚了，年紀二十不到，滿面風塵，衣衫破舊而且骯髒，但他那臉兒瘦得白中透青，也難掩那股秀氣。

少年靠壁坐着，像連睜眼也沒力氣。

梅青青說：「雲叔叔，這人是誰？」

雪裏烟道：「我適才去關店門，見他倒在門口的石階上，已暈了過去，這才把他救醒來還沒問他。青青，你們吃飯吧，別餓壞了。」

虹兒道：「雲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老天爺保佑你添福又添壽。」

雪裏烟呵呵笑道：「我無兒無女，福從何來，若是老得動不得啦，豈不是更沒趣，還是不添壽也罷。」

梅青青道：「雲叔叔，早教你收虹兒作義女，你總推三推四。」

虹兒一呶咀，說：「喲！咱是什麼出身，可是高攀得的。」身子兒一扭，咀兒呶得更高。

雪裏烟笑呵呵說：「快吃飯啦，小虹兒，你要眞不嫌這個沒用的老頭子……」

忽見那端着肉湯的夥計走上前來，說：「雲爺，這湯怕不濃了些，餓久了的人，喝下去怕不受用吧？」

雪裏烟道：「老兄弟，別瞧你見多識廣，論眼光，你還差着那麼一截，別担心，給他喝下去，包管沒事，這湯抵得仙丹妙藥，不信你瞧。」

這兩個夥計都是當年隨着梅天龍闖南走北，自也見多識廣，故爾雪裏烟以老兄弟相稱。

兩個姑娘非是不餓，却都好奇，也不急着吃飯，瞧着那夥計把一碗湯餵少年喝下去了。只見他吐了口長氣，忑是作怪，那胸脯兒起伏得也高了，眼也有神了。

× × ×

却說雪裏烟谷雲飛救了個少年，一碗肉湯勝過仙丹妙藥，那少年喝下，頓見精神。

雪裏烟道：「如何？沒事了，待會兒再用肉湯泡小半碗飯給他吃，可別給得太多。來來，青青，虹兒，雲叔叔陪你們喝了杯。啊……」

他本已陪着兩個姑娘向擺好菜肴的桌邊走去，却忽然停下步來，對兩個夥計道：「老兄弟，我瞧還是把他扶到房裏去，喏，就是我房後那間。」

老兄弟三個早就有個計較，若是發現客人中有來路不對的，就把他放置在雪裏烟房後的那間客房，不用說誰也明白，好就便監視，但這少年？

兩個夥計都有些不解，不由都拿眼來望他，雪裏烟一揮手：「去罷，今兒夜裏沒客了，老兄弟，你兩個也去喝幾杯，姑娘有我侍候。」

兩個夥計才沒言語，扶那少年入房去了。雪裏烟瞧着沒人了，這才打皺紋裏也堆滿笑，說道：「瞧你兩個，今兒不痛快吧？」

梅青青望了虹兒一眼，虹兒却已把頭低了下來。

雪裏烟大大喝了一口酒，把杯子放下，道：「吃飯，吃飯，有話慢慢說，青青，這田鷄是晚半天才捉來的，我知道你挺愛吃。」

梅青青的筷子在碗裏撥來又撥去，那眉梢兒越挑越高，眉頭兒却越皺越緊，道：「雲叔叔，我可不想瞞你，你最是見多識廣，也正要問你。」

雪裏烟點了點頭，道：「好，還是說出的好，要不然你們這頓飯怕也吃不痛快，問吧，你們遇到的，是怎麼個人物？」

梅青青一怔，有些兒尷尬，臉兒也有些紅也，道：「我知道也瞞不過你，雲叔叔，你知有個使九環刀，黑臉膛，四十開外的漢子麼？對了，左邊額角有條寸多長的刀疤！」

不料她聲未落，雪裏烟驀地往桌上一放，說：「甚麼？你們遇到了他？」

青青說：「我就猜雲叔叔你準會認識，不但遇到，而且……」

雪裏烟急問道：「是一個？還是兩個三個？」

「是兩個，一個使劍，也是差不多年紀！」

雪裏烟顯然在强自鎭靜，道：「嘿！三霸天也來到青州道。」

梅青青雖然只說兩個，可沒忘記今晚那漢子口中的老三。但仍說道：「雲叔叔，是兩個人，老叫三霸天。」

雪裏烟道：「使劍的江湖上多有，但使九環刀，近年來可是獨一無二，再加上那額角的刀痕，再沒別個。」

梅青青見他面色微微有變，更急着要問明白，道：「雲叔叔，三霸天又是甚麼人？」

雪裏烟道：「是大江以北，大河以南，經常出沒在徐州道，開封府的三個黑道人物，論功夫，確也有兩手，不過，不要緊，可全是老鏢頭的劍底游魂。說下去，後來又怎麼啦。」

但他瞟了虹兒一眼，又道：「這丫頭吃了點苦頭吧，好，青青，看來你的功夫更長進了，那兩個準沒有在你手裏討到便宜。」

顯然他是見兩個姑娘全身而來，虹兒雖然髮散衣破，但不見得挺狼狽。

青青臉兒更紅了，雲叔叔面前，到底不似外人，當下把今晚之事一說，那雪裏烟的一雙眼睛越睜越大，連酒也忘了喝，額上也微見了汗珠，要是今晚兩個姑娘有了個好歹，他可怎麼向老鏢頭交待！

梅青青羞赧赧地緊皺着眉兒，道：「雲叔叔，你說，那暗中助我們的，會是誰呢？」

雪裏烟驀地往起一站，倒把青青和虹兒都嚇了一跳，這老趟子手却欲去還留，面上堆下笑來，舉杯一口喝乾，提起酒壺搖了搖，壺中酒分明响叮噹，却道：「怎麼不吃飯了，儘說不吃，可飽不了肚子，我去添些酒來。」

青青忍不住又問道：「雲叔叔，你還沒答我，那兩人當眞扎手得很，但暗中助我們的那人，却連影兒也沒瞄見，就把那個甚麼霸天打跑了，除非這人的武功已然通了神，想想看，武林中，爹爹的好友，可有這樣的一位人物？」

既然暗中助她二人，自然大有淵源，也是爹爹的好友了。

雪裏烟皺着眉，道：「你這可考着我啦，連影兒也沒瞄到，出手是甚麼功夫當然也不知，教我怎生猜得出，但青州道出了這樣的人物，早晚必然現身出來，不用急在一時，萬幸今晚你兩個都沒事，吃完飯，早些歇着，辛苦一天，也該累啦。」

到底還是沒猜出來，青青悶上加悶，虹兒道：「雲爺，我……」

雪裏烟道：「怎又不說了，你又怎麼啦？」

虹兒道：「我的劍被磕飛了。」

她羞得小臉兒紅透了，但那劍是梅老鏢師特地爲她打造的，失去了何等難堪，怎有臉回去見老鏢師。

雪裏烟安慰虹兒說道：「不要緊，賊子已被打跑，劍子仍在林中，明天天亮的時候，我教老兄弟去替你尋回來。」

那料他言尚未落，駭見一個老夥計打外面推門而入，梅青青已是一怔，這老夥計分明在店堂後面喝酒，怎會打外面進來？而且一見他手中托着之物，更楞住了。

那老夥計道：「雲爹，你瞧，可是這姐兒的短劍？」

這不是虹兒的短劍！虹兒就在座上一掠而前，一手將把短劍抓在自己手裏看。

雪裏烟愕然道：「你從那裏得來？」

那老夥計說：「剛才打門口過，驀見映着燈光，門柱上有甚麼發亮，近前一看，敢情是把短劍，像是這姐兒的兵刃，故爾送進來。」

雲裏烟道：「老兄弟，快着點兒，去吧，快去快回。」

老夥計說：「誤不了，這就是。」立即回身退出門去，順手把大門也關上了。

原來雪裏烟一聽三霸天都在青州道上露了面，那使九環刀的漢子是老二，名叫胡大海，額上的傷疤就是梅天龍老鏢師的青虹劍當年留在他臉上的記號，從那時起，三霸天未在江湖中露面，而今忽在青州道上現身，有道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雪裏烟怎的不動容。待聽暗助兩個姑娘的人武功更是神奇，便再不敢躭延，借添酒為名，暗中知會了那老夥計，吩咐他連夜奔白龍鎭，向老鏢頭稟報，不料發現虹兒的短劍留在門柱上！

梅青青可不是個傻姑娘，那一顆心兒登時七上八下，知道老夥計是去那裏，事態大不尋常，今晚那兩個賊子，不是衝着她，而是衝着她爹來的了。而這把劍，却又是誰送回來的？

她首先想到今晚暗助她們的隱身人，除了那人，豈還有別個？

虹兒得回寶劍如獲至寶，查看劍無損傷，忙還劍入鞘。梅青青與雪裏烟都望着她，是眼眼隨着她劍轉，但眼中有劍，心中無劍，全是在想：這還回劍來的，端的是誰？

雪裏烟心中可多些兒欣慰，看來今晚暗助兩個姑娘之人，實是了得，現今又巴巴兒送回劍來，可見是誠心相助，非是路見不平，偶然伸手，那麼，三霸天雖來者不善，必也能逢凶化吉。

梅青青忽地放下筷子，站起身來，說道：「雲叔叔，虹兒的劍尋着了，我也想連夜回家去。」

雪裏烟先前派人去知會老鏢師，背着兩個姑娘，原是怕人担心，現今既瞞不過了，便道：「青青你坐下。」

梅青青坐下來，把眉頭兒皺得緊緊的，雪裏烟道：「我派人去知會老鏢頭，不過是為防萬一。你想想，憑你爹的一把青虹劍，囊中一十二枚金錢鏢，雖不能說天下無敵，但却也沒有遇過敵手，那三霸天你今晚也遇上了，有多大頭道行，不用說你已明白，還用替你爹爹担心麼，加多一份小心，已是看得起那三個賊崽子了，却是你今晚要上了路，我又不能護送，那才令人担心呢。我說：「青青，別胡思亂想，好好歇一夜，天明再上路不遲。」

梅青青聽他說得有理，這才不言語。

雪裏烟道：「這才是聽了叔叔話，快快去睡吧。」

一個趟子手，倒與大頭平起平坐，收了山，也道弟稱兒，而且以叔叔自居，這是甚麼個趟子手？當眞是人人納罕，青青也不明白，她也不想去弄明白，總之，爹爹叫她以叔叔相稱，她也挺喜歡這位雲叔叔。是甚麼人試過？不，是無意中透露了一點口風，好像是說這雪裏烟谷雲飛，眞功夫實是極其了得，不過他深藏不露，青青也不是傻姑娘，遇到練功夫的時候，這位雲叔叔來了，有意無意地總要指點她兩手，說也不信，這位雲叔叔指點的，可眞是一點即透，比她爹爹的，竟更易心領神會，青青的一身小巧輕功，最是擅長，可全是這雲叔叔的了，這就難怪梅青青聲聲叔叔的叫得這樣親熱。

青青站了起來，虹兒打前頭走了，她忽然心中一動，止步回身，說：「雲叔叔，我還忘了告訴你。」

她把亭子裏聽到喝彩聲之事，對雪裏烟說了，虹兒也回過身，接口道：「雲爺，那把聲啊，聽來挺年青，我，聽得清清楚楚。」

雪裏烟陡然眼睛一亮，似有所悟，但却不言語，只點了下頭，才道：「好，我知道啦，去睡吧。虹兒，我啊，要是你，就把短劍放在枕頭下，可別再失去啦。」

他知道啦，是知道她們說的？還是知道是甚麼人？對虹兒嘻嘻說的那兩句，分明更是一語雙關，但青青不想問，和虹兒一直回了房，把門兒虛掩上。

她是眞累了，但心中納悶又担心，雪裏烟的言態行事，又再再令她狐疑；她那能睡得着。

雪裏烟在外，待兩個姑娘進了房，那房門才關上，他立即對老兄弟一點首，悄聲道：「老兄弟，今晚可要醒着點，把傢伙放在順手的一邊。」

那夥計點了下頭兒，道：「不勞雲爺你吩咐，誤不了，要是這點也不明白，那我這把年紀算白活啦。」

雪裏烟道：「打仗全靠親兄弟，看來咱們這幾根老骨頭，該活動活動啦。還有，那少年呢？你去瞧過他沒有？」

老兄弟啊了一聲，說：「我在後面收拾傢伙，倒眞把他給忘了，我這就去。」

雪裏烟一擺手，道：「罷了，你瞧瞧門戶，熄了店堂燈，我去瞧他。」

老夥計點下頭去了，雪裏烟盛了半碗飯，湯在火上，還是熱熱的。但忽然心中一動，重新去盛了滿滿一大碗。盛了碗湯，裝了一盤菜，携去他房後的那間客房。

少年倚在床上，一見雪裏烟推門而入，忙要起身，雪裏烟道：「哥兒，你躺着吧，可好些了。」

少年滿臉感激之色，說：「多謝雲爺。我……本來沒有病痛。」

雪裏烟心中喊了聲好，看來不是個沒出息的窮小子，沒病痛，是餓壞了，那才說不出口。他暈倒醒來，不過一陣工夫，已會見面就稱雲爺，可見小子精靈。說道：「你要想吃，就吃一點，可別太多，睡一晚明兒沒事了。」

他並沒多瞧那少年一眼，就帶上門走了，見老兄弟已關上門，熄了燈，店堂中靜悄悄的，便逕回房去。

那房中沒掌燈，但牆角却有一縷燈光投射進來，燈光忽然照見了他那蒼蒼白髮，隨即沒有了。

原來雪裏烟的牆角上有個小圓洞，恰可把後面的客房瞧得清清楚楚。他可不是一個勁兒地走來，一個勁兒地在瞧，他不明着瞧人家，而是走來偷偷地瞧。

一個飢寒交迫，餓倒在他店門口的少年，一個年才十來二十歲，風塵滿面，衣衫破爛的少年，罷啦，雪裏烟，這個老江湖，怎倒費那麼大的勁？

原來正因他是老江湖，江湖老，眼兒老，瞧出少年來得蹊蹺。

若非路也迢迢，怎生風塵滿面？雪裏烟足迹遍山川，什麼地方的口音，一聽便知，小哥兒竟是關外來。

巴巴兒的走來，竟至餓倒長街，那豈是無因？

世間巧事多有，但怎生恁地湊巧：青青與虹兒才進門，他後脚就到？

若非少年修練成了內家高深的功夫，那飢餓得瘦削蒼白的面上，豈會泛出一層油光，而他是恁地年輕，豈非咄咄怪事？

虹兒適才的一句「年青的聲音」，一句無心之言，却無意中把這些驚、奇、巧、怪連串了起來！

不錯，還有那把劍，虹兒的那把短劍，是誰插在門柱上？分明巴巴兒的送還來？心中不斷地想。

當然沒有人知曉，知道就好了，也就知道今晚是誰救下了兩位姑娘，但他，雪裏烟，老江湖，却知道這少年就是個餓倒在那階前的門柱下。

他怎會一個勁兒地走來瞧？就是這麼回事，隨着少年被抬進門來，雪裏烟心頭的疑問越添越多，心上的疑團也越來越大，他也越來越等不及，忙忙趕了來，偷偷地瞧。

瞧見了，少年已下了床，站在桌邊，明亮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他面上的那層油光也更加顯著了。眞個是咄咄怪事，說甚麼他也是個二十歲也不到的少年？武林中修練了數十年的內家高手，也達不到這個境界，他便一出娘胎便修練，也不過十數寒暑，如何能夠？

那少年分明饞涎欲滴，但忽然退後了一步，從懷中掏出個小小的布包來。他一身衣衫破爛骯髒，但那布包竟是一塊錦帕，少年捧在手中，極其虔誠恭敬，放在桌上，竟對那小包兒叩下頭去，似在喃喃禱祝，可惜聲音有如蠅語，雪裏烟連半句也聽不出。

他收好包袱，坐下來吃喝了，初時還忍耐得住，小口小口地吃喝，但只得三兩口，便巳狠吞虎嚥起來，只一會工夫，巳把碗中飯，盤中肴，吃喝得乾乾淨淨。

雪裏烟對這少年的憐惜之情，油然而生，可憐他孤鳴萬里，正不知幾日來未嘗進食了。

好！雖是他餓壞了，吞得快極，但只見豪邁，不見狠狽。

少年站起身來了，望着那桌上空了的碗盞，忽然嘆了口氣，轉過身來了，現在，燈光更明亮地照在他臉上，雪裏烟心頭不覺一緊，似驚，又似喜，心想：「那麼，我沒走眼！」

是那少年抬起了頭來，從初見少年，直到送他入房，少年的一雙眼睛不是閉，也眼瞼低垂，現下睜開來了，雪裏烟和他目光一接觸，竟然微微一震，好一雙烱烱星眸，映着燈光，似閃過一道電光！

但就在這瞬間，少年本似要移步回到床上的，忽然微微一怔，回身竟把桌上的燈熄了，雪裏烟便甚麼也瞧不見了。

隨聽床上一陣輕响，顯然回到床上去了。

再無可瞧，雪裏烟也退了回去，黑暗中，他小立了一會，只顧在想這少年。

若然先前尚是懷疑少年有一身內家功夫，那麼，現下更肯定了些。但正因他，他雪裏烟也是個內家高手，可也加倍難信，小小年紀，如何可能？

房裏屋外，通沒些兒燈光，該是近午夜時候了。

夜，好靜的夜。

雪裏烟兀自在想，半步也沒移，這少年，和他之來，雖是無不怪異，但可是一點也不担心，無論如何，便非友，亦非敵，若然是敵方人，那當然也就是黑道上的人物，一個有一身功夫的黑道上人物，豈會餓倒長街，而若然，茶亭中喝彩的是他，救助兩個姑娘的是他，送回虹兒短劍的也是他，那可更是天大之喜，陡然間來了個大好幫手，如何不喜。

但雪裏烟在黑暗，不自覺地搖了搖頭，仍是那話兒；小小年紀，如何可能。

咯嗒！嗒咯！

馬蹄咯咯嗒嗒地踏在石板路上，不疾，也不徐。

雪裏烟從沉思中醒了過來，是老兄弟回來了？不可能，去來八十里地，除非能飛。

他心頭一緊！從馬蹄聲辨來，這是由西而來，他一閃身，疾掠出屋，從天井中騰身上了房，從腰間拔出旱烟竿，烟竿上有小烟袋，幌悠悠。

饒是他身法快極，也只瞄見那馬正打街那頭的夜色中隱去，咯嗒嗒的蹄聲，聲也漸去漸遠，仍是一般兒的，不疾，也不徐。咯嗒，咯嗒。

這裏既是保定府通青州大道，偶然有個騎馬的夜行人，那自是不奇。他警惕，小心，不過是三霸天露了面，敵踪巳現。

孤人獨騎，馬行也徐，他也不追究了。但既然現了敵踪，兩個姑娘黃昏時候巳遇了險，他又出來了，為何不查看一下。

他先繞行了一匝，連那馬蹄聲也去遠，不聞了，風也蕭蕭，冷月凄凄，小鎭甸，倒比村子還要靜，因無鷄犬之聲可聞。

雖是毫無異象，他倒也不急着下房，在那屋的陰影裏，雪裏烟坐了下來，坐得高，看得可也更遠。

趁他坐下來，咱們也該對他作個交待交待：

哈！谷雲飛，雪地一縷烟，你要眞以為他是塊趟子手的料兒，鏢行裏的三等脚色，那你可走眼了。

二十多年前，也就在保定府，也有這麼一間威鎭華夏的大鏢局，局名虎威，大鏢頭就是這個谷雲飛，那時可不叫這個名兒，谷雲飛是他隱姓埋名後改的。

為什麼隱姓埋名？是他當年接到北京城恭王府委託，從湖廣押解二十萬両銀子來到北京，那料行經大別山中，當時那大

別山乃綠林中人出沒之地，最是難行。這谷雲飛仗着名大功夫老，而且出動了手下最得力的五個鏢師，各個皆有獨到功夫，何況又是恭王的銀子，諒賊人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雖然如此，仍未敢絲毫大意。這過了信陽州，就算已出了大別山，果然沒些兒風吹草動，大夥兒鬆了一口氣，這晚脚在信陽北面一個小鎭上，趟子手回馬一點頭，就是說太平無事，鎭上沒見半個可疑人物。

谷雲飛見大夥兒緊張辛苦了幾天，這晚置下了豐富酒肴，那意思是慰勞慰勞，雖然走鏢的飲酒是大忌，但適可而止，倒也不怕誤事。不料谷雲飛第二朝醒來，不但鏢銀全失，鏢師夥計竟是長眠不醒，甚至那店家夥計，亦無一活命，各個咽喉上一刀喪命，好歹毒的賊子！他的鏢師夥計，雖然皆是全屍，但無一不是全身發黑，萎縮得不成人形。

那谷雲飛雖然醒了來，但亦中毒極深，只不過他內功深厚，才能暫保不死，而且也動彈不得。

這案子自是轟動了信陽州，數十條人命已了不得，何況押運的是恭王的銀子，而活口只得一個谷雲飛，而且看來早晚亦性命不保，正不可開交，來了梅天龍，不是巧遇，而是在許昌聞風趕來，皆因這谷雲飛乃是他生死之交，人又在近處，焉能袖手不管。

總算谷雲飛命不該絕，武林中人豈無解毒治傷妙藥，饒是如此，也醫治了半天之久，才得痊癒，但那谷雲飛雖保得性命，却已面目全非了，不但四十之年，蒼老得鬢眉皆白，像個六十開外的老叟，而且面上皺紋堆纍，便是親如家人，亦再認不出他來了。更慘的是，他回到保定府，才知他的產業不但全被變賣賠還恭王府，雙親和妻子亦被繫在獄，追討不足之數，可憐他那年邁的雙親，未上三月，不堪追逼，雙雙死在牢裏，就在他回到保定之前數日，連妻子也死了。

谷雲飛再遭慘變，自是悲痛幾絕，更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幸是武功尚在，此仇焉得不報。但前後四年有餘查訪大江南北，走遍了關裏關外，甚至裏蒙外蒙也訪遍，就是杳無敵踪。

那梅天龍義薄雲天，不忍見知交悲苦，毅然道：「老哥哥，我倒有個主意，可不知行不行。」

他的主意是谷雲飛失鏢前後，亦有好幾趟鏢銀被刦，賊人的手法亦是毒辣之極，那年頭雖非道不失遺的太平盛世，但攔路打刦的却不多見，綠林中，亦未見有聲勢浩大的子窰，可見這夥賊子專刦鏢銀，那麼，何不放出香餌，安排下金鈎，由他梅天龍出面，設立龍威鏢局，保鏢護餉是順帶公文一角，緝訪賊人，報谷雲飛不共戴天之仇是眞。

谷雲飛感極涕零，正是大恩不言報，龍威鏢局開了張，他就作了趟子手，別說他早已面目全非了，這四年多來，那蒼老的顏面，更添了幾許風霜，任誰也不知這個年老的趟子手，就是當年名震華夏的大鏢頭。

龍威鏢局一開張，便生意滔滔，其實眞的少，假的多，該說是香餌多。若是見到這個老年的趟子手，在道上，喝着「我武維揚」，大鏢頭梅天龍親自押鏢，白龍旗迎風飄展，騾馬不絕於途，那多半就是餌。

但哥兩個苦心費盡，更是偵騎遍天下，簡直就沒些兒蛛絲馬跡可尋，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壓根兒就連提也沒人提過，就像當年沒這檔子事發生過一般。

兩人絕不灰心，谷雲飛以趟子手的身份，甚至多與下五門中人往來，亦是賊踪杳然，直到第七年上，先是江西南昌府的雄武鏢局，走長安的一鏢被刦了，下手的賊子亦多是歹毒無比，不但鏢被刦了，押鏢的鏢師夥伴，連一個活口也沒留下，而且那手法與當年谷雲飛被害時如出一轍，全是中毒身亡，店家店夥，盡皆被殺。

這消息傳到保定府，谷雲飛雖是鋼牙咬碎，但精神爲之一震，梅天龍也振奮之極，說：「老哥哥，那話兒來了！」

沒有在同一條綫上做案子的賊子，一個案子做下來，人人遠避，你想再做也不行，這顯然是賊子把刦去的鏢銀花用光了，風聲也不緊，這才又靜極思動。

谷雲飛抹去老淚，人家梅天龍爲他變產設立鏢局，爲他天南地北奔走，更難能可貴的是：七年如一日，無怨無休，似這樣的朋友，眞個是千古難求，教他如何不感激得老淚縱橫。

他抹去老淚，哥兩個一商量，賊子不作案則已，要做案，下一次必在此地，那京城是天子脚下，諒賊人斗胆也不敢，好，咱們就一到大同府。

於是保定府傳揚開去，近年來少有的大鏢，紅貨不算，單是鏢銀便達三十萬両，已由龍威鏢局接下，由北京出居庸關，再轉大同府。

龍威鏢局可够忙啦，張出文告，暫停接保銀貨，那局子門口，日日停滿了騾車，時時有幾架在修整，四門更貼出增聘鏢師的榜文，忙了幾近一月，這才上道，空車北上，到京才裝載銀貨。兩日之後，八達嶺的嶺頭，便飄揚出「我武維揚」的呼喝。

嘿！鏢行的夥計誰不翹起大拇指：「別瞧他老，中氣可足得很。」

正是那蒼蒼白髮的老趟子手谷雲飛，一馬當先。

以上就是老趟子手谷雲飛的出身來歷，其實論武功，與梅天龍不相上下，而內家功夫之精湛，更有過之，老兄弟倆見大仇已報，開鏢局正爲尋仇報仇，現今大仇已報了，更兼那年頭因鏢行一再出事，不破產的也關門大吉，故爾龍威鏢局一開張，便生意滔滔，原意雖是以鏢局作幌子，也就眞做了不少生意，近十年下來，也着實賺了不少銀子，哥兩個在大風大浪裏打滾了大半生，早已厭了，再說：百密也難免一疏，刀口子上討飯吃的生涯，怎能不見好就收，兩人一商量，決心把鏢局結束，回到故鄉白龍鎭上，作個落葉歸根，安享晚年。

但哥兒倆全明白，十年來賺了不少銀子，可也結了不少寃家，而且谷雲飛的大仇雖已報了，但羣賊並未盡誅，很有幾個漏網的，豈能不加份小心。

這就是谷雲飛在這駐馬店開店，放一

雙眼睛在這青州要道上之故也。

再說谷雲飛早已孑然一身，梅天龍對他恩如山重，若然有人向梅天龍尋仇，那仇也由他而結，這個眞正老鏢頭可壓根兒沒想到過如何安享晚年，日思夜想的是：如何教梅天龍父女百年福壽，這開店的主意，原本就是谷雲飛出的，若照梅天龍的心思，老兄弟倆該泛舟携酒，笑傲林泉。

龍威鏢局已結束有年了，黃毛丫頭的梅青青，已出落得像朶玫瑰花兒，這些年來，休道無人前來尋仇，便是青州道上原有的一些賊，便聞名遠遁了。梅天龍全心務農訓女，便是初歸時略曾有所提防，現今也自在逍遙了，只有谷雲飛，始終沒敢大意，大恩不言報，但豈能不報。

不料這日果然現了敵踪，雖說那三霸天在他眼中，那不過是跳樑小丑，但一葉知秋，怎知三霸天背後無他人？

谷雲飛原也使的是長劍，因隱姓埋名，不敢再用，怕的是露了行藏，更兼他矢志報仇，十餘年來勤作苦練，那內家功夫眞個已爐火純青，已達到摘葉可以傷人的境界，兵刃對他來說，已是無用而礙手脚之物了。

怎生他一見少年，心中便訝然而驚，便是此故，對方功夫深淺，人家看不出來的，他可一眼便看透。

夜風漸漸遒勁了，他那旱烟竿上的小烟袋，被吹得幌悠悠，但也只是幌動，似乎沉得很，裏面若是裝的捲烟，那是不會恁般沉的。

該是午夜過了，仰望長天，已是星移斗轉，四更天氣。谷雲飛站起身來，思往事，總斷人腸，老英雄作了個無聲浩嘆，正要下房，驀聽店後有人「咦」了一聲。聲輕而脆，雖然相隔兩重屋坡，但老英雄是何等耳目，左臂一圈，旱烟竿隱在肘後，只兩個起落，已連越過兩重屋脊。

驀聽破空銳嘯，兩縷暗金疾射，叮噹聲響，已襲到他面門！

谷雲飛微一搖頭，這暗器的勁兒可還差着一點，只一抄，已把兩顆金鈴鐺接在手中！

那店後的屋坡上，早現出個俏生生的人影，啊了一聲，說：「雲叔叔，原來是你。」

谷雲飛已到了她面前，擺開右掌，月光之下，掌中暗金流轉，說：「拿去，青青，你這指上的勁兒，還不行，今兒後別只顧玩耍，功夫得多練方成。」

是梅青青，連羞赧也顧不得了，抓過小鈴鐺，道：「雲叔叔，快下去瞧！」

說話間，一片寒濤裏有個小人影，也上了屋坡，是虹兒上來了。

「這女娃將來倒無可限量？」谷雲飛衝着她微一點頭飄然下房。

虹兒更不稍停，脚尖一點房簷，與青青雙雙落在谷雲飛身側，連這老江湖也幾乎驚呼出口，皆因他的脚下，後房的窗外，倒臥着一個漢子！

谷雲飛掃了二人一眼，才說了個「你」字，虹兒已接口道：「我們聽到聲響才出來！」

兩個姑娘雖是自幼練功，鞭兒劍兒之下，也曾懲過無數邪惡之徒，但全沒殺過人，這窗下倒地的漢子，雖說是躺在暗裏瞧不清楚，但一直未見動彈，必是死了！

梅青青不自覺挪開了一步，說：「雲叔叔，他……敢是……」

谷雲飛不答，早一斜身，眨眨眼，已在那店後的圈子裏，兜了一圈。只得一條街的小鎭甸，住戶多在後面種些蔬菜菓樹，是以也能藏得住人，何況園子外面多有一道短垣。

回到窗下，谷雲飛正要查着那人是甚麼樣人，是死，還是活，不料旱烟竿才伸出，驀聽嗤的一聲，銳風早到腦後！

谷雲飛哼了一聲，扭身，縮腹，翻腕，噹的一聲響，閃出一溜火花，好重的暗器，可也被磕飛出數丈外去，當眞薑是老的辣，宛若一縷輕烟向短垣外撲去！

一聲呵呵從垣外傳來，亦是快得出奇，由近而遠！

更遠了，但其聲竟不絕於耳！

青青與與虹兒左右一分，亦自飛身出了短垣，却見谷雲飛在前，霍地一挫腰，喝道：「別追，快回去！」

只見他身似大鵬掠空，話聲未落，已自兩人頭上反撲回去，待得青青姑娘趕回，谷雲飛已站在後屋窗前，冷笑連聲。

敢情在三人追出的那眨眨眼間工夫，窗下倒臥的人已踪跡不見！

谷雲飛面降寒霜，一言不發，青青已醒悟過來說：「調虎離山！好賊子我們上當啦！」

却聽啊呀一聲，落在後面的虹兒，立身短垣上，叫道：「這這……不是……」

谷雲飛一跺脚，再又飛身越過短垣，落在虹兒短劍指處。原來又一人躺倒在地，而且發出呻吟之聲，其聲也顫，說：「雲爺，是我，救……」這個人顯然又暈了過去。

是店裏的老夥計，谷雲飛的老兄弟，已成了個血人，本已暈過去了，適才三人掠過短垣，帶出一陣凉風，剛剛醒轉來，虹兒落在後面，恰見到暗影裏有人蠕動，她眼尖，從包頭上認出像是老夥計。

谷雲飛駢指連點，先替他止住血，連連發生意外，連現敵踪，饒是他谷雲飛，雪地一縷烟，老江湖，這時也不禁顧此失彼，心忙意亂，要不先救這老兄弟，又怕會送了他的性命，遲了難救，但敵踪已現，豈能不追查。

青青與虹兒是這老夥計瞧着長大的，兩個姑娘到這駐馬店來，總要變着法兒討兩個姑娘的歡喜，故兩個姑娘亦喜歡他，見他成了一個血人，如何不急，青青叫道：「雲叔叔，快……快救他啊！該死的賊子！」

虹兒不顧血汚，俯身查看，啊呀！老夥計的左腿幾乎被人卸了，傷得見了骨，這實在遲延不得，谷雲飛正要抱起他來，不料那老夥計似已明白了些，顫聲道：「快！快……」

谷雲飛道：「老兄弟，忍住點兒，這就替你……」

那老夥計似發急起來，驀然抬起右臂，向西北方指了一指，說：「梅老鏢頭，他……追……」

谷雲飛腦裏轟然一震，幾乎嚇呆了，說：「你你！你說老鏢頭……」

梅青青道：「我爹來啦！」（未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

憶文·文
盧令·圖

龍鳳英豪（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馬幼龍晚上去魏王莊主拜壽之後回家的路上，經一酒店，在酒店中見王之鳳遇險，馬幼龍救出王之鳳，並帶她回天星堡歇息，王之鳳到天星堡後，她驚異的是天星堡內並非如段逸艮等人所述那麼戒備森嚴等等，她偷偷去找老吉壽詢問她母親的情況，知她母親乃在天星堡內削髮爲尼，王之鳳在尋她母親時，在無意中偷聽到馬老堡主兩夫婦的交談，知道馬老堡主實際上至今還在爲她父親王端正暗查元兇，而自己却中了段逸艮等人的鬼計，誤認爲馬老堡主是殺父之仇——

悔當初鹵莽　恨錯怪好人

話聲甫落，金小鸞已哼了一聲道：「那是段逸艮和杜師爺設好了圈套騙你！」

馬幼龍一聽，立即生氣的說：「妳胡說，秦少島主都被他們殺了，這也是圈套騙局嗎？」

馬老堡主似乎有意教育自已的愛兒，只見他先揮了一個寬慰手勢，說：「龍兒，你先不要激動，這一次很可能給你一個凡事謹愼的大教訓，以後遇事再也不會傻得如此單純。」

馬幼龍見到父親說話如此鄭重，知道事有蹊蹺，因而恭聲應了個是，神色立趨緩和。

馬老堡主說罷，又望着金小鸞，揮手道：「鸞兒，把妳看到的經過，講給妳龍哥哥聽！」

金小鸞恭聲應了個是，立即有些不好意思的望着馬幼龍，述說道：「段逸艮的壽筵開始後不久，那個賊頭賊腦的杜師爺便由側門鬼鬼祟祟的走了出來，接着是二三十名壯漢，各提刀棍弓箭，匆匆跟在身後……」

馬幼龍立即似有所悟的問：「妳看到的那些人，可就是小酒舖的那些匪徒？」

金小鸞微一頷首道：「那只是其中的八九人，大部份的弓箭手，都佈置在兩街民房內！」

馬幼龍立即似有所悟自語道：「我說呢，那麼多支羽箭竟沒有一支射中馬腿和我的身體附近，我就想到這些弓箭手何以這麼差勁？」

金小鸞立即道：「那是杜師爺到達小鎭口命令吩咐的，那一個射中了鳳姑娘和馬幼龍就要誰的命！」

馬幼龍立即不解的憤聲道：「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金小鸞立即道：「當然是讓那位秦少夫人混進咱們堡子裏來！」

馬幼龍道：「咱們堡子裏何必要混進來，他們夫婦如果表明了身份，咱們還不是要熱烈歡迎……」

馬老堡主見愛兒還沒扭過死腦筋來，立即望着金小鸞，催促道：「鸞兒，繼續說下去。」

金小鸞恭聲應了個是，繼續說：「杜師爺命一個姓張的武師，將弓箭手等人帶走，立即率領着剩下的九個大漢進入了小酒舖，杜師爺他們還沒坐下來，那位秦少島主和他的少夫人就到了……」

馬幼龍聽得神色一驚，脫口「噢」了一聲道：「原來他們早就在小鎭上了？」

金小鸞似乎懶得頂撞他，是以繼續說：「但第一次出現却是秦少夫人走在前頭，秦少島主跟在後面，而那位杜師爺一見，也急忙語笑招呼了聲『鳳姑娘』……」

馬幼龍聽得劍眉一蹙，不由自語似的問：「爲什麼不稱呼她少夫人？」

金小鸞則加重語氣繼續說：「那位少夫人當時可不像你看到的孱弱姿態，而是靨透英氣，鳳眼含威，完全一副要殺人的樣子！」

說着，學着當時王之鳳的抱拳樣子，繼續說：「那位少夫人嬌靨凝霜的一抱拳，立即望着九個大漢，有力的說：『諸位武師請放心，馬幼龍雖然劍術高絕，但他却極少殺人，只要你們到時候不要進逼的太緊，他一定不會傷你們，諸位請坐下來喝酒，耐心的等一會，馬幼龍一定會經過此地！』……」

馬幼龍一聽，立即迷惑的說：「奇怪，她怎知道我一定會在那兒歇一會兒？」

馬老堡主道：「這當然是段逸艮和杜夏三告訴她的！」

說此一頓，特又關切的問：「你去拜壽時可曾對段逸艮說，你壽筵過後馬上趕回堡來？」

馬幼龍一聽，連連頷首道：「龍兒說了，因爲段逸艮要挽留龍兒作竟夜談，所以龍兒才說筵後馬上就要趕回來！」

馬夫人則嘆了口氣，說道：「唉，他那就是探你的口風，然後才有小酒舖的安排！」

馬幼龍想到被別人愚弄，心中當然懊惱，但是他當着父母之面，自是不敢表現出來，只得轉首去看金小鸞。

金小鸞却望着他問道：「你猜那位秦少島主怎麼說？」

馬幼龍立即沉聲問：「他怎麼說？」

金小鸞道：『人人都說馬幼龍的劍術高，我秦必宗就是一直不服氣，可惜，這一次見面，是因計行事，錯過一次向他較量的好機會，下一次再碰到他，哼，絕不會將他放過！』……」

馬幼龍一聽，立即惋惜的道：「他既然有這個意思，我當然也願意和他切磋，可惜，他現在死了……」

金小鸞一聽，不由十分生氣的說：「到了這時候你還執迷不悟，告訴你，那聲慘叫是杜師爺要他吼的，然後大家再齊向你和那位少夫人攻擊，你爲了保護不會武功的秦少夫人，見他們人多勢衆，而秦必宗又已經無救，必然會帶着那位少夫人倉惶離去……」

豈知，話未說完，馬幼龍已氣得站起來，怒聲說：「不是，不是，他們眞的把秦必宗殺了，是我親眼看到的，一些也沒有錯……」

馬老堡主聽得渾身一戰，面色大變，也不由驚得急忙站起身來，脫口急聲問：「龍兒，你沒有看錯？」

馬幼龍焦急的正色道：爹，絕對沒錯，第一刀砍掉了左臂，接着又一人攔腰砍了一刀……」

刀字方自出口，房面上的王之鳳已痛悔萬分的哭聲道：「我怎的這麼傻？」

傻字方自出口，玉掌也「卜」的一聲將脊瓦擊了個粉碎，接着痛心疾首的失聲哭了！

× × ×

這聲清脆的玉掌碎磚聲，自然驚動了上房談話的馬老堡主等人，是以，人影閃動，風聲颯然，四人幾乎是同時到達房面上。

馬老堡主一見王之鳳伏跪在房面上痛哭，不用馬幼龍和金小鸞解釋已知是誰，是以望着金小鸞，急忙吩咐道：「鸞兒，快扶鳳姑娘到房裏去！」

但是，痛哭失聲的王之鳳却悲痛的說：「馬伯父，鳳兒不肖，有負您老人家的恩德和對我娘的照顧，如今大錯鑄成，鳳兒無顏再活下去了！」

馬夫人也急忙道：「鳳姑娘，快不要這麼說，妳因心切父仇，不察奸僞，所以才中了梟雄的詭謀！」

說話之間，已和金小鸞將王之鳳扶起來。

馬幼龍立即道：「娘，我去請靜之嬸來！」

馬夫人急忙說道：「已經派人去請她來了。」

說罷，又望着王之鳳勸慰道：「鳳兒，妳娘住在後花園的佛堂內，馬上就來了，我們快到房裏去等吧！」

於是，即和金小鸞雙雙架起王之鳳，飛身縱下院去。

這時，整個馬府的男女佣人和侍女，都聞聲趕了來，紛紛驚異的望着王之鳳。

馬老堡主和馬幼龍縱下房面，立即揮了個手勢，示意大家去睡。

進入上房，大家依然圍着坐在椅上痛哭的王之鳳。

馬老堡主首先凝重的說：「段逸艮和杜夏三施展的完全是『一網打盡』的陰狠毒計，我們必須馬上採取行動，立刻前去將這兩個歹徒捉住，如讓他們逃脫了，事情便越發不可收拾了！」

馬夫人急忙關切的問：「你是說段逸艮……？」

馬老堡主繼續說：「現在我敢斷言，段逸艮早已派人飛馬馳往秦皇島，謊報秦必宗被龍兒殺死在小酒舖的事！」

馬幼龍和金小鸞一聽，立即同時怒聲道：「我們現在馬上趕往魏王莊……」

話剛開口，馬老堡主已揮了個「阻止」手勢，同時鎭定的說：「別慌！讓你鳳妹見過你靜之嬸後，你們三人再一同前去未遲！」

說此一頓，特地又叮囑道：「稍時你靜之嬸來了，絕對不准談鳳兒中計，秦必宗被殺的事。」

馬幼龍和金小鸞立即恭聲應了個是。

馬夫人也望着王之鳳叮囑道：「鳳兒，妳馬伯父的話妳也聽到了，稍時妳娘來了，只談妳學藝完成回來的事，唉，妳娘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了！」

王之鳳雙手掩面，會意的點點頭，哭得更傷心了。

馬夫人說罷，黯然嘆了口氣，繼續道：「鳳兒，妳應該一下山就來找妳娘就好了……」

王之鳳立即哭聲道：「鳳兒下山時才知我爹被人暗算的事……」

馬老堡主一面坐在椅上一面道：「那是妳師父躭心影响妳的武功進境，所以才等妳下山時再告訴妳……」

王之鳳繼續哭聲道：「鳳兒在途中也曾打聽我爹被害的原因和經過，聽到的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馬老堡主神色凝重，默然不語，馬夫人則感慨的搖頭嘆了口氣。

王之鳳繼續哭聲道：「走到上安鎮，遇到了前去給段逸戾拜壽的秦必宗……」

馬夫人立即釋疑的道：「原來是這樣子呀！那麼妳和他有沒有論及嫁娶呢？」

王之鳳急忙搖頭，哭着說：「那是秦必宗答應幫我報仇，先去魏王莊拜壽，見到段逸戾後，才由那個杜師爺想出的計謀，要鳳兒扮成少婦……」

馬夫人立即問道：「妳爲什麼要答應呢？」

王之鳳道：「據段逸戾和杜夏三說，『天星堡』警衞森嚴，飛鳥難入，而秦必宗也不清楚這邊的情形，鳳兒爲能潛進堡來，也就答應了！」

馬幼龍突然道：「爹，王叔叔被人暗算後，您不是還派來人給鳳妹的師父『悟非』老師太送了一封信嗎？」

馬夫人也望着王之鳳，恍然問：「是呀，『悟非』老師太沒有對妳說？」

王之鳳見問，立即點了點頭。

馬夫人立即道：「那妳就該先來這兒見妳娘呀……」

馬老堡主閱歷淵博，立即插言道：「老師太聽說端正弟被暗算之後，必然也暗中派人進關打聽，聽了那些流言後，自然心中不免有所疑慮，當然也就在鳳兒下山之時，爲了愼重計，先要鳳兒前來探一探眞相底細，老師太的顧慮！這也是很應該的……」

話未說完，已經止哭抽噎的王之鳳，立即不安的領首應了個是，同時坦誠的說：「我師父確曾派人打聽到老吉壽在堡中石牌坊下開了爿山藥店的事……」

馬夫人立即似有所悟的說：「是呀，妳爲什麼沒有先去看一看老吉壽呢？」

如此一問，王之鳳慚愧的再度流下了淚來，同時抽噎着說道：「鳳兒已經去過了……」

馬幼龍急忙插言問：「老吉壽爲什麼不領妳來？」

王之鳳慚愧的說：「是我不讓他來，我騙他今夜先去佛堂看望我娘，明天再來叩見馬伯父……」

話未說完，突見房外的僕婦已急忙低聲道：「啓禀老爺夫人，王夫人來了！」

王之鳳一聽，神情激動，急忙由椅上站起來，瞪大了雙目向外望。

馬老堡主起身叮囑道：「你們要看我的眼神行事，千萬不要再讓靜之賢妹受到打擊。」

馬夫人和馬幼龍金小鸞俱都凝重的點了點頭。

說話間，兩個中年僕婦，提着一盞防風紗燈，引導着一位瘦弱女尼登階走了上來。

王之鳳瞪着雙目一看，見一位骨瘦如柴，穿着灰僧衣，戴着瓜皮灰尼帽的師太，項掛唸珠，雙手合什，微垂着眼瞼走進來，她自己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她一別多年的母親。是以，一時悲從心起，哭喊了一聲「娘」，急步撲了過去，抱住母親雙膝痛哭失聲跪了下去。

王夫人神情激動，淚如泉湧，她伸出乾枯的右手，急烈的顫抖，輕輕撫摸着王之鳳的秀髮，久久才悲痛的哭聲道：「可憐的孩子，妳爹臨終時，瞪大了兩眼等妳回來，嘴裏不停喊着妳的名字，但他沒有支持幾天，終於傷重而死……」

說至最後，自己也泣不成聲了。

王之鳳更是悲聲哀號，五內俱裂。

稍頃之後，馬老堡主才寬慰的說：「靜之賢妹，鳳兒是和龍兒在魏王莊遇見的，鳳兒也在懷疑段逸戾涉嫌最大……」

王夫人聽得精神一振，立即止淚關切的問：「可查出有力證據？」

馬夫人立即伸手相扶道：「賢妹，妳先坐下來，讓星武慢慢的告訴妳！」

說話間，金小鸞也將幾乎痛哭暈厥的王之鳳扶起來。

馬老堡主不願王夫人受到重大刺激，只得含糊的說：「龍兒和鳳兒在魏王莊已找到綫索，而且千眞萬確，由於事態緊急，深怕段逸戾畏罪潛逃，所以愚兄讓鳳兒和妳會過面後，馬上就趕回去……」

王夫人神色一驚，不由轉首看了一眼仍在掩面痛哭的女兒，同時問：「就鳳兒一人？」

馬老堡主說道：「當然還有龍兒和小鸞！」

王夫人立即領首道：「好，要去最好馬上走，千萬別讓段逸戾那老狗聞風逃走了！」

馬老堡主也怕久拖有變，立即望着馬幼龍叮囑道：「凡事謹愼，不可多傷無辜，我們要的是段逸戾和杜夏三兩人……」

馬幼龍怒氣塡胸，早已恨透了段逸戾，但對父親的叮囑，都必須牢記實行。是以，急忙恭聲應了個是。

馬老堡主又望着王之鳳，關切的問：「鳳兒，妳可有合手的兵器？」

王之鳳見問，立即領首抽噎着說：「有，就是我師父當年行道江湖用的『繞指劍』，現在正纏在腰裏！」

馬老堡主立即贊許的領首道：「好，你們三人現在可以走了。」

馬幼龍和金小鸞恭聲應是，王之鳳也抽噎着由椅上站起來。

王夫人担心馬幼龍三人力單勢孤，對付不了老奸巨猾的段逸戾，因而望着馬老堡主，關切的問：「馬大哥，你不去？」

馬老堡主立即道：「他們三人去足够了，我也要馬上離堡去辦一件比捉段逸戾重要的事！」

馬夫人由於太關心夫婿的安危，不自覺的脫口問：「你可是要連夜去見秦老島主？」

王夫人首先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

問：「怎麼？秦老島主也牽涉在內？」

馬夫人雖然自覺失言，但他們却知道最好的挽救辦法，就是不要急於辯白。

馬老堡主則凝重的說：「他雖然沒牽涉在內，但他可能是個有力的證人！」

話聲甫落，屏門外人影一閃，一個神色畧顯緊張的健壯老人，已匆匆的奔了進來。

金小鸞一見，脫口急聲問：「爹你怎的也來了。」

匆匆走進來的老人，正是馬府上的金總管，金小鸞的父親金忘戌。

馬老堡主等人一見，立即迎出上房。

金總管一見馬老堡主，立即報告道：「啓禀老堡主，方才堡門上的堡丁前來報告，堡外一里多地處的樹林內面，藏有匪人！」

馬幼龍一聽，立即沉聲道：「爹，孩兒先去看看！」

馬老堡主立即揮手阻止道：「不，慢着。」

說罷，又望着階下的金總管，問：「樹林距堡外一里多地，雖說不遠，但這麼黑的天，他們怎的聽見看見？」

金總管回答道：「啓禀堡主，堡丁們先聽到數里外有馬奔聲，而且是向着我們堡前馳來，但漸漸蹄聲小了，而且林中有動靜。」

馬老堡主「噢」了一聲，問：「這事有多久了？」

金總管道：「有一會兒了，因爲方才發現了林中有動靜，堡丁們才派人來向你報告！」

馬夫人首先憂慮的說：「該不會是最近那批土匪，流竄到我們這裏來了吧？」

馬老堡主看了馬夫人一眼，顯然不以爲然。

接着，揮手一指院門，立即望着馬幼龍三人道：「龍兒，你們三人跟我來！」

說罷，當先向院門外走去。

馬幼龍和金小鸞答聲應了個是，舉步跟在馬老堡主身後。

王之鳳淚眼看了母親一眼，才毅然轉身走去。

馬老堡主匆匆前進，直到走至大廳院中，才回身止步，望着馬幼龍三人和急急趕來的金總管，說：「林中的那些人，很可能是段逸戾和杜夏三率衆前來觀看動靜的！」

王之鳳仍有些抽噎的領首道：「是的，伯父，鳳兒方才也料到了。」

馬老堡主凝重的問：「你們三人可知道段逸戾爲何悄悄前來查看動靜？」

金小鸞搶先回答道：「可能是前來支援鳳姑娘……」

馬老堡主立即道：「傻丫頭，他們恨不得鳳兒被殺，除了他的心腹後患，他還會前來支援鳳兒嗎？」

馬幼龍立即似有所悟的說：「爹，他們可是準備前來趁火打刦？」

馬老堡主立即領首道：「對了，他們前來的目的，就是企圖趁我們堡內混亂之際，風湧的衝進來下手，趁亂殺了我們全家……」

馬幼龍未待父親說完，又氣得轉首望着王之鳳，沉聲問：「段逸戾可是和妳這樣計劃的？」

王之鳳見問，驚得急忙搖頭，道：「沒有，絕對沒有，而且我也沒有這麼要求他們……」

馬老堡主正色道：「段逸良爲了證實他沒有說謊話，他絕不會對你鳳妹妹提起必要時支援的事……」

王之鳳立即似有所悟的說：「伯父說的不錯，鳳兒離開魏王莊時，段逸戾確曾表示，一旦混過進堡來，一切就要看鳳兒自己的了，他說，『天星堡』不亞銅牆鐵壁，鳳兒刺殺了伯父後，能不能全身退出，他實在沒有十足的把握……」

握字出口，珠淚早已奪眶而出，接着哭聲道：「當時鳳兒只想到爲父報仇，根本沒想到能否全身而退的問題……」

話未說完，馬老堡主已慈祥的扶摩着王之鳳的肩頭，親切的說：「鳳兒，現在是妳手刄父仇的時機到了，妳必須打起精神來應付機詐多謀的段逸戾，稍微疏忽，仍會喪命在他的手裏……」

王之鳳一聽，立即切齒恨聲道：「稍時鳳兒碰上他，必定親手將他的心肝挖出來。」

馬老堡主一聽，急忙正色警告道：「交手之際，切忌暴怒燥進，那樣非但不能奏功，反足誤事。」

馬幼龍在旁急切的問：「爹，孩兒等趕到樹林，應該……」

話剛開口，馬老堡主已似有所悟的說：「噢，我們現在只有將計就計，也許能捉住段逸戾！」

說罷，立即將馬幼龍，金小鸞，以及王之鳳三人拉至近前，低聲指示了一遍！

馬幼龍三人聽得精神一振，但旋即問：「可是他們都有馬匹。」

馬老堡主立即道：「你們的馬匹我會讓金總管隨後送去。」

馬幼龍三人同時恭喏一聲，抱拳施禮，轉身向宅門奔去。

三人出了馬府，沿着昏黑的街身，直向堡門前飛身馳去。

尚未馳至堡門，在堡門下担任巡邏的四個堡丁，已有兩人迎過來。

馬幼龍首先關切的問：「那些人走了沒有？」

兩個堡丁同時道：「好一會兒沒有動靜了。」

王之鳳插言問：「可聽見陣馬馳去的聲音？」

兩個堡丁雖對王之鳳有些陌生，但能跟小堡主一起來的當然是自己人，所以，搖首道：「也沒有。」

王之鳳立即斷然道：「那仍躲在林子內。」

馬幼龍一聽，急忙望着兩個堡丁，吩咐道：「快去告訴牆上的兄弟們知道，聽到堡外有打鬥聲音，便開始吆喝拿人。」

其中一個堡丁先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向堡牆上飛步奔去。

馬幼龍立即又望着堡下的兩個堡丁揮手道：「快開堡門。」

兩個堡丁一聽，立即將粗大的欄門閂協力卸下來，另一個堡丁打開轆車，輕輕的放下吊橋。

馬幼龍和金小鸞王之鳳，一俟將堡門

拉開一道門縫，立即閃身縱了出去。

堡外原野黑漆，夜風强勁，挾有絲絲侵人的寒意。

王之鳳雖集中目力，依然無法看清楚那片樹林位於何處。

吊橋一放下，三人立即奔了過去。

馬幼龍急忙一指前方，悄聲道：「鳳妹，樹林就在這個方向。」

王之鳳雖然看不見，但點了點頭，應了聲是。

緊接着右手一探纖腰，接着寒光一閃，她手裏已多了一條寬僅三分，長可盈尺的劍形軟條來。

馬幼龍見王之鳳抽出來的兵器，形如薄帶，寒光閃閃，尚不停的顫抖旋轉，知道就是『悟非』老師太昔年行道江湖所用的繞指劍。

他雖然聽說繞指劍，双薄如紙，鋒利無比，完全用眞力和巧妙的招式施展，但這時大敵當前，時間緊迫，使他無暇拿過來參觀一番。

是以，也和金小鸞互對一個眼神，輕按啞簧，悄悄將劍撤出來。

王之鳳一見馬幼龍兩人揮出劍來，立即一揮手勢，展開身法直向左前方奔去。

馬幼龍和金小鸞雙劍相互一碰，一個怒喝，一個嬌叱，立即佯裝打鬥起來。

堡牆上的堡丁一見，立即紛紛高喊大喝道：「拿人哪！攔住她……啊，不好，跑了，跑了……」

馬幼龍和金小鸞深怕王之鳳有失，不敢拖得太遠，立即提劍跟了下去。

兩人悄悄緊追在後，而身後堡牆上的堡丁們仍在吆喊吶喊！

隨着飛馳的接近，前面果然出現一片樹林黑影。

王之鳳一見，心情激動，咬牙切齒，她一面作出踉蹌前進，身負有傷的樣子，一面想着稍時見到段逸艮後，必須一劍刺中他的要害，要他立時斃命劍下。

她這時已完全清楚了老賊的毒計詭謀，他不但害苦了她，險些中了詭計，而使得無知的秦必宗，也寃枉的搭上了一條性命。心念間，距離林前已不遠，而林內也有了隱隱泛光的眸子和人影閃動。

王之鳳見林中果然有人，恨不得一步縱進林內，一劍插進段逸艮的前胸內。

但是，她爲了免使對方起疑，不得不將身形慢下來，表情痛苦，作出傷勢極重的樣子。

就在這時，林內已傳出一個驚急的低微聲音道：「杜師爺，來了，來了。」

王之鳳一聽，果然是杜夏三等人，當她想到杜夏三的嘴臉時，只恨得牙根癢癢的。

接着是杜夏三的焦急低聲問：「後面有沒有人追來？」

只聽另一個人低聲道：「看不清楚，好像沒有。」

接着是杜夏三的怨毒聲音道：「好，放她進來！」

口中發着痛苦呻吟的王之鳳一聽，眞是恨不得不顧一切的撲進林內，先把杜夏三的頭顱割下來。

但是，她不敢違背馬老堡主的叮囑，立即故裝絆倒，「哎喲！」一聲，一頭撲向亂草中。

這是馬老堡主事先叮囑好的，絕對不能進入林內。

因爲，林內狹窄，適何較多的人圍攻閃避，被圍攻的人雖然武力高絕，仍要吃虧。

再者，彼等久藏林內，不但熟悉林中的形勢，而且已適應了林中的黑暗光度。

因此，馬老堡主要王之鳳在林外十丈附近較平坦處仆下來。

果然就在王之鳳仆倒的同時，林緣邊上突然有人失聲道：「啊，她跌倒了。」

接着是另一個低叱說道：「不要大聲叫！」

王之鳳一聽，立即提高了痛苦的呻吟聲！

依然是方才發話的那人，急聲道：「杜師爺，她負傷了。」

只聽杜夏三怒叱道：「先別出去，等一會兒，也許有人追出來。」

王之鳳已清楚的聽到杜夏三的聲音，便不能再裝沒聽見，是以，立即喘息痛苦的招呼道：「杜……杜……杜師爺，是我……我是王之鳳……」

只聽林中一個粗宏的聲音道：「杜師爺，要有人追來早追到了，你怕什麼！」

接着是杜師爺不高興的說：「凡事謹愼爲上……好，我們過去看看！」

接着一陣脚步踏草聲响，紛紛向這面走來。

王之鳳雖見杜夏三等人中計，但因爲一沒聽到段逸艮的聲音，心中反而更加焦急煩惱，心想，這老賊莫非沒來？

心念間，她已在草隙間看到由林中走出來的一羣人，他們都提着兵刄，看來至少有三十多人。

王之鳳看得出，這些壯漢正是在小酒舖僞裝匪徒的那批人。

那些人形成一個弧形向她走來，但狡猾的杜師爺，却遠遠走在中央的人後。

杜師爺兩眼烱烱，暗透緊張，刻意的在向這邊草中打量。

王之鳳一看沒有段逸艮，她心中眞是又急又恨懊惱萬分。

但她却沒忘了左手梧着小腹，右手的繞指劍壓在身下，痛苦的望着杜夏三，哀聲道。「杜……杜師爺……快救我……我被馬幼龍……刺傷了……」

話未說完，一羣壯漢已將她團團圍在中間，紛紛俯身察看她的傷勢。

王之鳳一見，只得僞裝羞急的怒道：「你們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其中一個壯漢立即不高興的道：「現在活着不看，待會兒看死的呀。」

王之鳳故意昂起頭來，怒目瞪着那些人，怒叱道。「你？……你敢對本姑娘無禮？」

說罷，又急忙痛苦的垂下頭去。

這時，杜師爺才怒斥道：「你們都閃開，我還有話問她。」

說話間，分開衆人走了進來。

王之鳳想要在杜夏三的口中探出一些口風，只得抬起頭來，哀求道：「杜師爺，你要趕快救我……」

杜師爺陰刁的一笑道：「那是當然，鳳姑娘，我問妳，妳得手了沒有？」

王之鳳咬牙切齒，有力的一頷首，恨聲道：「得手了，我一連刺他六劍……」

杜師爺立即捻着小鬍子，得意的笑了，同時，贊聲道：「好好，妳總算又爲本師爺立了一樁大功勞……」

王之鳳强忍殺機怒火，喘息顫聲問：「杜……杜師爺……段老莊主……爲何沒來？」

杜師爺一聽，突然哈哈笑了，同時得意的說：「老莊主那有時間來此地，他早已拉着秦必宗的屍體趕往秦皇島去了。」

王之鳳一聽，懊惱萬分，眞的楞了。

只聽杜師爺嘿嘿兩聲，繼續道：「本師爺以爲妳一定會死在馬幼龍的寶劍之下，沒想到，天堂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妳自來，正好送來讓本師爺殺了妳滅口，來個死無對證。」

說罷，突然怨毒的沉喝道：「來人哪，將她給我殺了！」

了字出口，倏然轉身，數十壯漢同時一聲暴喏！

也就在杜夏三了字出口，羣漢暴喏的同時，王之鳳已一聲不吭，嬌軀箭般射起，直向走出人圈外的杜師爺撲去。

羣漢一見，大吃一驚，紛紛驚呼：「杜師爺小心！」

但是，已經遲了。

王之鳳已一把抓住了杜師爺的後領，猛的一個旋身已將他拉至身前，手中繞指劍突然變得筆直，寒光閃閃，迅即横在杜師爺的咽喉前。

驚啊了一聲的杜師爺，急忙一定驚魂，面色大變，渾身顫抖着跪了下去，下顎緊緊夾着繞指劍，連連哀聲求饒道：「鳳姑娘饒命……鳳姑娘饒命呀……」

但是，王之鳳理也不理，杏眼含威的望着三十幾名各提兵刄的壯漢，怒叱道：「告訴你們，姑娘我並沒有負傷，你們先害人，現在終於害了你們自己……」

只見曾經在酒舖發言的那個彪形大漢，冷冷一笑道：「鳳姑娘，你可別弄錯了，別自覺奇貨可居，拿着杜師爺的生死嚇唬人，告訴妳，殺了他等於殺了一條狗而已……」

杜師爺一聽，渾身抖的更厲害了，脫口哀嗥要求道：「龐武師，救命呀，我杜夏三待你可不薄呀……」

但是，王之鳳却望着數十壯漢，冷冷一笑道：「你們這羣爲虎作倀的歹徒，死到臨頭尚不覺悟，自己中了計尚且不知，回頭看一看，你們早就被人包圍了……」

數十壯漢一聽，不少人脫口驚啊，回頭一看，俱都嚇傻了。

因爲，就在他們身後不遠處，馬幼龍，金小鸞，各自手横寶劍，正滿面殺氣的瞪着他們！

馬幼龍和金小鸞所以一直沒有動手，一方面是王之鳳還沒有得手，一方面他們也耻於背後殺人。

但是，身形高大的龐武師却一揮手中大砍刀，怒聲吆喝道：「兄弟們，別楞着，他馬幼龍的劍再快，一把劍也殺不了咱們四十個，上。」

上字出口，大喝一聲，高舉着大砍刀，當先向馬幼龍撲去。

其餘人等，也紛紛大喝一聲，分別攻向金小鸞和王之鳳，以及撲向馬幼龍。

王之鳳見以杜師爺威脅不了對方羣漢，而且在他的口中也探出了段逸艮去了秦皇島，他本身業已成了無用的東西。

尤其，她此番前來「天星堡」，完全是他這個狗奴才出的主意，而當初段逸艮設計暗算她父親，誰又敢說不是出自他的詭謀。

心念電轉，嬌叱一聲，左手猛的將杜師爺的身體向前一推，右手的繞指劍向後一帶，杜夏三一聲慘叫沒嗥出，那顆狗頭已飛起來！

緊接着，「噗」一聲，一蓬鮮血，勢如噴泉般濺起一丈多高。洒了一片，飛身向前撲來的十數壯漢，俱濺了滿身滿臉。

十數壯漢驚呼暴喝，紛紛閃躲，身形也因而慢了一慢。

而王之鳳，就趁對方身形閃避跳躍的一刹那，一聲嬌叱，飛身前撲，手中繞指劍，快如靈蛇，似電打閃，在一片驚呼嗥叫聲中，劃過了對方數人的面門，頸部和雙肩。

也就在王之鳳飛撲進攻的刹那間，攻向馬幼龍和金小鸞兩人的二十幾名壯漢更慘，以在驚呼慘叫聲中，有的頭顱横飛，有的斷臂削肩，有的攔腰被斬，有的已被劈爲兩片，更是慘不忍睹。

身爲武師領班的龐武師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不由大喝一聲「快跑」，轉身向林前馳去。

他這一吆喝，反而引起了馬幼龍的注意。

馬幼龍轉首一看，殺死秦必宗的正是這個彪形大漢，是以，大喝一聲，身形電閃，直向龐武師撲去。

馬幼龍的快劍出名，和他的奇快身法是相輔而成的。

只見他一撲已到了龐武師的身後，寶劍快如電閃也劃過了對方的頸間。

一具高大無頭屍體，挾着噴泉般的鮮血，踉蹌兩步，咚的一聲栽在地上。

其他幾人，早已吆喝一聲，抱頭鼠竄，連跌帶爬的奔進了樹林內。

也就在這時，身後數十丈外已傳來了吆喝和馬蹄聲。

馬幼龍一聽，立即出聲阻止了王之鳳和金小鸞追殺。

王之鳳横劍恨聲道：「可是，這些人都是在小酒舖參與殺害秦少島主和我們的人……」

馬幼龍立即揮手道：「我們要殺的是段逸艮，而且，我們現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先他而見到秦老島主……」

金小鸞却憂慮的說：「可是，聽杜夏三說，段逸艮早已挾着秦少島主的屍體先走了。」

話聲甫落，各乘快騎的金總管和另兩個堡丁，各拉一匹空馬，已如飛馳到了近前。

金總管和另兩個堡丁，飛身下馬，同時恭聲道：「少堡主，馬來了。」

馬幼龍急步過去接過自己的紅鬃馬，同時望着向前拉馬的金小鸞，道：「段逸艮雖然先上路，但他帶有馬車拉着棺材，不會走得太快。」

說話之間，三人已同時飛身上馬。

馬幼龍立即望着金總管，吩咐道：「這些屍體最好在天亮前處理了。」了字出口，急撥坐騎，逕向前面的大道上馳去。

王之鳳，金小鸞，各自一聲嬌叱，放馬如飛追去。

三馬一馳上大道，放轠狂奔，疾馳如飛了。

一陣飛馳，天光已經拂曉，田園村落，遠近可見。

只見前面大道的一側，一座小鎭間，看來只有數十戶人家鎭口正圍集一羣人。

馬幼龍看得心中一動，脫口急聲道：「不好，小酒舖的老掌櫃可能出事了。」

王之鳳面色一變問：「前面的小鎭就是昨夜的那個小鎭嗎？」

金小鸞見馬幼龍已催馬向前，只得回答道：「站着許多人的地方就是昨夜的小酒舖！」

王之鳳一看那情形，心如刀絞，由於她的一時糊塗，已經枉死了秦必宗，如今，如果再讓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因她而死，那她王之鳳，眞是罪孽深重，百死莫贖了！

心念間，一馬當先的馬幼龍業已到了近前。

圍在小酒舖門口的人早已紛紛閃開。

只見馬幼龍飛身下馬，急步奔進小酒舖內。

王之鳳和金小鸞同時到達，雙雙下馬，也急步奔進擠滿了人的小酒舖內。

只見馬幼龍正望着許多人中的一個老者在詢問。

王之鳳擠過去一看，頓時如萬箭穿心，果然，那位可憐的老掌櫃，由肩到胸被砍了一刀，早已死了。

只聽那個老者望着馬幼龍，傷心的道：「最近的土匪太猖狂了，少堡主，您要請馬老堡主出來，爲地方除害呀！」

馬幼龍俊面鐵青，目露寒芒，立即關切的問：「那個小伙計三禿兒呢？」

其餘幾個人同時憤聲道：「三禿兒更慘，一顆禿頭都被棍子砸開了花！」

馬幼龍一聽，立即急聲問：「三禿兒的屍體呢？」

幾個人同時回答道：「就在後院的牆角！」

馬幼龍急忙一拉發呆了的王之鳳，急聲道：「我們到後院看一看。」

急忙一定神的王之鳳，竟痛哭嘶聲道：「不，我不要看了，我不要看了！」

說罷轉首，急步奔向小舖外。

在塲的人一看，俱都大感意外楞了。

金小鸞催促道：「我們趕快追吧！」

於是，馬幼龍和金小鸞，立即緊跟王之鳳身後，出了小酒舖，三人立即飛身上馬，繼續向前馳去！

圍觀的人家聽說「快追」，都以爲去追土匪，因而紛紛憤聲道：「少堡主，追上土匪不要殺，把他們統統活捉回來。」

馬幼龍縱馬飛馳，目光前視，他的瞳孔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對馬後人們的嘶喊，似乎根本沒有聽見。

王之鳳悲痛欲絕，雙手緊緊抓着鞍頭，不停的痛哭搖頭哭聲道：「他們這些人的心腸實在太狠毒了，就連老人孩童他也都不放過……」

金小鸞只得寬慰道：「鳳姑娘，妳也別難過了，他們爲了滅口，就是再多兩個人他們也會殺掉！」

王之鳳聽罷，倏然抬起頭來，淚痕滿面的瞋目望着天際，切齒恨聲道：「稍時追上了段逸良，我要一刀一刀的剮了他，剜出他的心來，一口一口的吃下去……」

金小鸞見王之鳳神色悽厲，雙睛幾乎凸出，看來着實怕人，不由寬慰道：「鳳姑娘，妳放心，我們人輕馬快，一定能追上段逸良……」

王之鳳立即切齒道：「那是他的報應，那是蒼天有眼……」

天已正午，三匹快馬的身上都已見了汗。

一連穿過了數座鎭甸，馬幼龍都沒停馬休息，他內心的怒火之熾，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當他們經過最後一個大鎭，得知段逸良率領着車馬使衆，剛剛在一家客棧打尖啓程不久後，三人的精神俱都爲之一振。

出了大鎭，繼續飛馳，不出二里，前面已現出一羣車馬蠕蠕前行的影子。

馬幼龍胯下的紅鬃馬，似乎知道已追上了所要追趕的人，立即昂首發出一聲長怒嘶。

前面蠕蠕前進的車馬，聞聲一驚，不少人紛紛由馬背上回頭望來。

接着傳來一陣隱得可聞的吆喝聲，揚塵立時飛起來。

顯然，段逸良見半日沒人追來，因而午後緩了前進速度，這時見有人追來，才又加速緊趕。

帶有車輛棺材的人馬，怎敵得上單人輕騎？

是以，距離愈拉愈近，漸漸已能看清了對方的衣着和像貌。

想是對方自知無法逃脫，讓過拉棺的馬車繼續飛馳，其餘人等一面急急跟進，一面頻頻回頭。

馬幼龍，王之鳳，以及金小鸞，對護守車後的那些人都不陌生。

其中那個穿深褐色緞袍的老人，騎黑馬的即是罪魁禍首，魏王莊的老莊主段逸良！

另兩個老者，一穿嶄新灰緞衣褲，一穿烟色短大褂，均是段逸良家中的常住客，其實就是段逸良的護院保鏢，較之一般武師又高了一籌罷了。

其餘十數人均爲壯漢，但其中一名黑緞勁衣黑面膛，坐騎黑馬的壯漢，卻是黑道著名的獨行大盜「賽尉遲」。

只見神情緊張，目閃驚急的段逸良，向着兩個老者一拱手，不知說些什麼，轉身催馬，帶領着數名壯漢，護着拉棺馬車，繼續向前馳去。

兩個老者和大盜「賽尉遲」，以及留下來的八九名壯漢武師，紛紛撤出兵刃，一字擺開，橫擋在路的中央和左右。

王之鳳一見段逸良護車逃走，更是怒火攻心，不由戟指一指，厲叱道：「老賊站住，你就是跑到天邊，姑娘也要活剝你的皮！」

說話之間，抖轠催馬，小蠻靴不停的

蹬着馬腹。

但是，馬幼龍怒聲道：「不要管那老賊，這些人不打發了，別想過去！」

說罷橫肘，「嗆」的一聲將劍撤出來，同時，繼續道：「賽尉遲是著名的獨行大盜，刀槍不入，練有一身的橫練工夫，由我來對付。」

說着，又舉手一指兩個老者，道：「穿灰色衣的姓史，穿緞袍的曹……」

話未說完，距離已經不遠，馬匹自動的慢下來。

同時，對面的史姓老人，已瞋目大喝道：「馬少堡主，你的手段好狠毒，你設計殺害了秦少島主，居然還敢和賤婢王之鳳前來殺人滅口，奪回屍體？」

馬幼龍理也不理，立即望着王之鳳金小鸞，急聲道：「不要中了他們的拖延之計，殺……」

殺字出口，猛的一催座馬，一揮手中的劍，當先向黑馬上的「賽尉遲」衝去。

王之鳳和金小鸞也分別一聲嬌叱，飛馬衝向了兩個老人。

其餘八九名壯漢，大喝一聲，紛紛將馬散開，企圖將馬幼龍三人困在中間！

「賽尉遲」早已撤出了鑌鐵鞭，他久聞馬幼龍馬術精絕，快馬快劍，因而不敢和馬幼龍馬戰。

是以，一見馬幼龍飛馬衝來，大喝一聲，騰身離馬，足尖剛踏地面，手中鞭已呼的一聲打向了紅馬的前蹄。

紅馬一驚，身形一斜，接着人形立起，同時發出一聲驚怒長嘶。

馬幼龍一見「賽尉遲」躍馬，早已滾鞍甩鐙，就在紅馬立起的同時，身形已滑過馬腹，挺劍刺向了「賽尉遲」。

「賽尉遲」大吃一驚，急忙旋身斜走，手中鑌鐵鞭，一式「烏龍甩尾」，猛打馬幼龍的斜肩。

馬幼龍雙腳一踏實地，身劍有如一體，閃過掃來的一鞭，劍尖已點向了「賽尉遲」的咽喉。

「賽尉遲」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怪嗥一聲，仰身向後倒去。

這時，他才深悔不該聽信段逸良的花言巧語，上了一次亡命的大當。

也就在他仰面後倒的同時，馬幼龍進步欺身，一劍又點向了他的肚臍。

「賽尉遲」見馬幼龍劍劍指向他的要害，而且劍勢奇快，知道今天難逃一死，於是，擬喝一聲，挺身而起，同時厲喝道：「老子和你拚了！」

了字方自出口，一點銀星已到了他的右眼前！

緊接着，右眼一涼，痛澈心肝，眼前一片模糊，天光頓時黑暗。

「賽尉遲」就地亂滾，慘嗥連聲，右手鞭胡打亂舞，鮮血逕由他的右眼中激射出來。

馬幼龍一劍點中了「賽尉遲」的右眼，知道他稍時必死，立即轉首去看下馬激戰的金小鸞和王之鳳。

王之鳳形如痴狂，咬牙切齒，逼得史姓老者，一把刀不但少攻多守，而且步步後退。

金小鸞的劍術畢竟稍欠火候，她和曹姓老者的一柄大摺扇，仍在劍來扇往的在激戰。

七八個武師正企圖將馬幼龍三人的座馬趕跑或用刀砍倒，是以，三馬不時蹦跳嘶叫。

馬幼龍知道，這七八個武師不除掉趕跑，仍爲後患，是以，大喝一聲「鼠輩找死！」飛身向就近的三人撲去。

七八個武師早已見到馬幼龍三人飛馬追來，便知不妙，這時再看到『賽尉遲』在地上翻滾嗥叫，更是胆戰心寒。

是以，一見馬幼龍飛身撲來，驚呼一聲「少堡主饒命」，急撥座馬落荒疾逃。

其餘幾個武師一見，也紛紛的東逃西散。

就在這時，塲中突然暴起一聲蒼勁慘叫！

馬幼龍聞聲回頭，只見神情如狂的王之鳳，剛剛把繞指劍由史姓老人的前胸內撤出來。而她的第二劍似乎正要刺向老者的咽喉。

馬幼龍一見，脫口阻止道：「住手，

段逸頁跑遠了。」

雖然馬幼龍喝止的快，王之鳳的一劍，仍深深刺穿了老者的咽喉，劍尖直達頸後。

接着是金小鸞的憤怒厲叱道：「老賊休走！」

馬幼龍轉首一看，只見曹姓老人神情惶惶，早巳逃出七八丈外。

金小鸞見只有自己沒有得手，當然又羞又氣，是以，仗劍就待追出。

但是，急步奔向馬匹的馬幼龍却大喝道：「小鸞，快上馬，不要讓段逸頁跑掉了！」

說話之間，巳至馬前，飛身上馬，縱馬向前追去。

一話不說的王之鳳早巳縱落馬上，立即放馬飛馳。

金小鸞無奈，只得上馬追去。

馬幼龍三人這一快馬飛馳，「賽尉遲」等人的空馬，也跟在後面馳去。是以，塵土大揚，遠遠看來，似乎有不少人馬。

不出片刻，前面又現出塵影！

馬幼龍一見，脫口急聲道：「那就是了！」

距離愈拉愈近，段逸頁等的人馬似乎慢下來了。

漸漸巳能看清了那些人的衣着，走在最後馬上的，正是老賊段逸頁。

老賊段逸頁頻頻回頭，目閃驚急，看他並不慌張的樣子，實在令人費解。

繼而一想，馬幼龍恍然大悟，立即望着王之鳳金小鸞，急聲吩咐道：「我們快把身體伏在馬鞍上，看情形，老賊以爲是他們自己的人回來了！」

金小鸞一面伏身一面道：「這得多虧他們的空馬跟着跑了來……」

話未說完，驀然傳來隱約可聞的大聲道：「啓稟老莊主，都是空馬！」

接着有人驚呼說道：「老莊主不好，前頭是馬少堡主的寶馬，他們都伏在馬鞍上。」

馬幼龍和王之鳳金小鸞，三人雖然採取伏姿，但三人的目光却一瞬不瞬的盯着段逸頁。

這時距離巳不足二十丈，段逸頁的驚惶神情業巳清皙可見。

只見段逸頁一聽報告，渾身一戰，突然張大了嘴巴。

接着一定心神，急忙撥馬，吆喝一聲，放馬飛逃。

馬幼龍和王之鳳，同時直身大喝道：「老賊段逸頁那裏跑！」

金小鸞則大聲道：「不要慌，前面是唐河，老賊跑不了。」

但是，保護拉棺馬車的十數武師，一見段逸頁逃走，都吆喝一聲，丟下馬車，落荒馳去。

馬幼龍三人一心捉的是段逸頁，繼續向前追去。

就在這時，前面巳現出一道河岸堤影，而大道盡頭的三五人家，正是唐河的小渡口。

王之鳳一見，神色突現焦急，不由急聲道：「如果老賊事先雇好了渡船那就糟了！」

如此一提，馬幼龍和金小鸞也慌了。因爲，段逸頁城府深沉，老奸巨滑，根據他凡事早巳算到，渡船恐怕早巳雇好了。

馬幼龍不由焦急的說：「不會錯了，看樣子老賊早巳事先派人雇好船了！」

金小鸞却不以爲然的說道：「何以見得……」

馬幼龍立即道：「老賊久歷江湖，自小在此長大，前面有唐河阻道他會不知道嗎？」

金小鸞這才恍然道：「我說呢？別人都落荒而逃，單單他一人照直跑……」

話未說完，王之鳳又焦急的恨聲道：「偏偏馬匹疲憊，汗水如洗……」

洗字方自出口，突然住口不說了！

馬幼龍和金小鸞，也同時目光一亮，脫口驚啊，就在馬上驚喜的呆了！

因爲，就在這時，前面小渡口前的民房後，緩緩走出一位身乘白馬銀髯老人。

那位老人，正是「天星堡」老堡主，馬幼龍的老爹馬星武。

馬老堡主神情肅穆，手捻銀髯，讓座馬徐徐走至道路中央才將韁繩勒住。

頻頻惶急回頭的段逸頁似乎尚未發現，繼續向前飛馳。

王之鳳眞沒想到馬老堡主會在此時此地如此緊要的關頭出現在段逸頁的馬前，心中一陣激動，熱淚奪眶而出，立時順腮流下來。

馬幼龍則忍不住興奮的揮手高喊道：「爹，截住他，截住他！」

這時的段逸頁也突然的發現了馬老堡主。

只見他抬頭「啊」了一聲，頓時驚呆了！

直到座馬又前馳了數丈，才急忙一定心神，慌忙撥馬，馳下大道就待落荒而逃去。

但是，馬老堡主却沉聲道：「段逸頁，左右河岸，前有渡口，你跑得了嗎？」

段逸頁急忙勒馬，左右驚顧，發現他巳馳進了弧形的弓背凹堤內。

一見進入死地，不由在鞍側「唰」的一聲側出他仗以成名的虎頭刀來。

緊接着，怒目瞪着策馬進來的馬老堡主，厲聲道：「馬星武，老夫與你何怨何仇，你要如此害我？」

馬老堡主淡然一笑道：「你陷害老夫的種種經過，老夫從不介意……」

段逸頁瞋目厲叱道：「那你爲何在此截下我？」

馬老堡主道：「那是老夫要你對王端正的女兒王之鳳，還她一個公道！」

段逸頁厲聲道：「王之鳳那賤婢和你的狗子馬幼龍，計誘秦少島主……」

馬老堡主一聽，頓時大怒，不由得怒喝道．「住嘴！」

段逸頁冷冷一笑道：「馬星武，你不要神氣，你今天雖然將老夫殺之滅口，嫁禍到老夫的頭上來，可是，昨夜向老夫拜壽，今晨絕早離去的賀客却都知道這件你兒子和王之鳳幹的好事……」

話未說完，不遠處突然響起一聲悽厲嬌叱道：「老賊納命來！」

厲叱聲中，挾着一陣急驟蹄聲，神情

如狂，滿面淚痕的王之鳳巳經馳到。

馬老堡主見王之鳳連人帶馬直向手提虎頭刀的段逸頁衝去，不由驚得脫口大喝道：「鳳兒小心！」

但是，王之鳳又在大喝聲中，飛身離馬，連人帶劍，巳刺向了段逸頁。

段逸頁大喝一聲「賤婢找死」，虎頭刀趁勢向飛撲的王之鳳狠狠砍到。

但是，就在他擧刀下砍的同時，王之鳳座馬收勢不及巳衝上了他的馬股。

兩馬同時一聲怒嘶，段逸頁的座馬猛的向前奔了兩步。

段逸頁身形一幌，虎頭刀同時砍空，凌空飛撲的王之鳳也直衝地上。

王之鳳自知衝勢太猛，落地必然拿樁不穩，是以，就在衝過段逸頁馬後的同時，手中繞指劍照準段逸頁的背後擲出。

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會準確，繞指劍出手，她的身形也衝到了地面，趁勢一滾，立即騰身飛躍起來。

也就在她飛躍的同時，巳恍惚聽到段逸頁的厲喝道：「賤婢胆敢暗算老夫？」

厲喝聲中，一道寒光巳由她的脚下射向了地面。

王之鳳斜飛落地，一旁巳响馬幼龍的急喝聲：「小心接劍！」劍字甫落，寒光巳經罩面，王之鳳恍惚中巳看到段逸頁下馬追來，慌急中伸手一接，五指剛好捏到護手處，但是，劍双巳劃破了她的虎口。

就在這刹那，段逸頁又大喝一聲，呼的一聲寒光直下。

王之鳳身形未穩，抓劍未牢，緊急間，趁勢就地一滾，順手抓起一塊卵石，巳反臂打出！

只聽「卜」的一响，同時悶哼一聲！

王之鳳知巳打中，挺身躍起，却見段逸頁反身擧刀撲來，是以，厲叱一聲，進步欺身，揮劍向老賊掃去。

劍勢一阻，接着暴起一聲慘叫！

王之鳳旋身迴劍，段逸頁的軀體巳被她攔腰斬爲兩斷！想到秦必宗的枉死，老掌櫃和三禿兒的相繼被殺，以及父親的被他暗算，不由猛的將劍擧起來！

但是，她的右手剛剛擧起，人影一閃，巳被飛身過來的馬老堡主托住，同時，寬慰道：「段逸頁巳死，絕不可再剜心剖腹亂劍分屍，那樣就太過份了！」

王之鳳却望着馬老堡主，流淚哭聲道：「馬伯父，您可知道他連小酒舖的老掌櫃小伙計也都殺了嗎？」

馬老堡主却黯然道：「這也不能把錯都推給段逸頁一個人！」

王之鳳聽得渾身一戰，面色大變，想想全盤經過，不由「哇」的一聲哭了，同時，緩緩了下去，痛哭失聲道．「馬伯父，鳳兒一下山便成了一個不仁不義，百死莫贖的不孝女兒了……」

馬老堡主雙目噙淚，急忙將王之鳳扶起，同時慈祥的說：「鳳兒，快不要說傻話，起來，和妳龍哥哥回堡去！」

豈知，王之鳳竟斷然哭聲道：「不，鳳兒不回去了！」

馬老堡主和馬幼龍聽得一楞，不由齊聲問：「那妳要去那裏？」

王之鳳流淚道．「鳳兒要去秦皇島，鳳兒要親自將秦少島主的屍體運回去……」

馬老堡主立即正色道：「送還屍體的事妳不宜去……」

王之鳳却堅決的道：「不，鳳兒的心意巳定，任何人更改不了，秦老島主要殺我，要剮也由他好了！」

馬老堡主凝重的想了想，只得黯然領首道：「也好，老朽也不便強拗妳的意思，但是，凡事總還要想到妳體弱多病的母親！」

王之鳳一聽，熱淚再度湧出來，「咚」的一聲再度跪在地上，痛哭失聲道：「馬伯父，您對我們王家的大恩大德，鳳兒今生如不能報答，只有期諸來世了！」

馬老堡主急忙將王之鳳扶起，噙淚寬聲道：「鳳兒，秦老島主並非蠻橫暴之唳人，只要妳說話得體，他一定是會饒過妳的！」

一旁的馬幼龍却急忙道：「小鸞將馬車押來了！」

正待說什麼的王之鳳抬頭一看，只見金小鸞押着馬車巳停在數丈外的大道上，車上的車夫，依然面色如土，渾身在抖。

王之鳳再向馬老堡主一拜，才在馬幼龍手裏將座馬接過，認鐙上馬，逕向道上走去。

金小鸞早巳看見了全盤經過，是以僅道了聲珍重。

王之鳳押着馬車，徐徐前行，她的瘦削身影，隨着拉棺的馬車，終於消失在小渡口下。

（全文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靜如山（三）

前文提要：

吳連飛一面與匪徒週旋，一面展開調查，下令全鎮戒嚴，只是濮陽得到他的信任和行動自由，濮陽始終以朋友姿態協助吳連飛，可是吳連飛漸漸發現此人有許多疑點，這些，城外關帝廟內發生連環血案，死者是早已失踪的薛老九和蝙蝠張，兇手原來是濮陽，吳連飛始終不動聲色，乘夜去找楊二嫂盤問有關濮陽的事，並對她說，濮陽已經落網，要她實話實說，楊二嫂聆聽之下，有點猶豫了……

安排巧妙計 迭遇狡黠謀

楊二嫂說：「他……他教我去找一個土混混。」

「土混混？那土混混是誰？」

「刀……刀疤……薛老九。」楊二嫂直打哆嗦。

「刀疤薛老九？嗯，妳找到了嗎？」

「我沒找到薛老九，他倒找上我。」

「姓濮的教妳傳甚麼話了嗎？」

「他教薛老九在午夜十二點去關帝廟會他。」

「沒別的？」

「沒別的。」

「沒教妳去找蝙蝠張這土混混嗎？」

「沒有。」楊二嫂連連搖頭，「絕對沒有。」

「楊二嫂，妳聽我說，現在妳就到咱們團練本部去。」

「吳爺你要逮我呀！我……我……」

「楊二嫂，別怕，我不是逮妳，是保護妳。這種事妳沒錯，我包管妳一點事也沒有……現在就跟我去。」

「吳爺。我會再見到那姓濮的嗎？」

「可能要對質，到時候妳實話實說就行。」

關上房門，楊二嫂就跟吳連飛走了。

來到鄉團本部，吳連飛將楊二嫂交給他的手下，然後又來到悅來店，濮陽已經不在房裏了。

這是意料中事，吳連飛怎會沒想到。

他一定想到了，因他一點也不意外。

他不但不意外，他的臉上反而露出了笑容。

陳標在悅來店門口等他，吳連飛又低聲下達了幾個命令，他始終那樣從命，那樣鎮定，似乎，一切妙計都已展開，整個情況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深深吸了一口凌晨的涼氣，然後緩步走向徐家大院，反擊的行動就要在他的指揮下展開了。

× × ×

二萬塊大洋要一一清點，最少也要好幾個鐘頭，爲首的歹徒只不過作作樣子吧了，要在臥虎鎮籌集二萬塊大洋並不難，要找二萬塊假大洋那還眞不簡單。

他不過在拖延時間，等待指示而已。

吳連飛的判斷不錯，這三個歹徒的背後還有主使人。

可是，指示如何來呢？

只怕誰都沒有想到，居間連絡的竟是一隻鴿子。

這隻鴿子非常靈巧，在徐家大院的庭園中盤旋一週，便引起別人的注意，然後才停在欄杆上。

立刻有人過去，解下鴿子脚上的一個小竹管。

然後，那隻鴿子又悄沒聲地飛走了。

夜幕黑沉，誰也不會發現這隻鴿子的來去。

這時，陳標已經在徐家大院的四週安排了一道看不見的網，他自信，一隻飛蛾也飛不進去。

唐全林在臥虎鎮的每一個出口處也都佈置了卡哨，他也同樣有自信，一隻螞蟻也休想爬出去。

吳連飛究竟在施展甚麼妙計呢？

徐家大院的門口有一塊白布在幌着。

有人報告吳連飛，他立刻趕了去。

「吳團練。」門裏有人說：「請站在門外。」

吳連飛立刻很馴服地站住了。

「吳團練，咱們要一輛大車。」

「行。」吳連飛毫不猶豫一口答應。

「這輛車將運走這二萬塊大洋。」

「你們三個人呢？」吳連飛發問。

「有兩人隨車走，另一個人留下。」

吳連飛沒吭聲，這倒是他想不到的。

「你們絕不可派人追踪，行嗎？」

「行。」吳連飛又是一口答應。

「如果有人追踪這輛車，那兩個人就會鳴槍示警，留在這裏的人就會立即槍殺人質……」

「如果沒人追踪那輛大車呢？」

「他們也會鳴槍通知，在這裏留下的人……」

「我明白了，不過，我關心一件事，留在這裏的人他將如何離開？是不是還要挾帶一個人質？」

「不，咱們絕不會用那卑鄙手段。」

「那麼，留下那個人如何離開呢？」

「他會憑他的本事離開，如果吳團練够江湖道義，就不要追踪，攔截，你想逮住他，也無所謂。」

「哦，你們打算犧牲一個人嗎？」

「那無所謂，咱們只有這個辦法。」

「好，只要你們不傷害人質，不威脅人質，不要讓鎮民受到騷擾，我不會爲難你們……大車立刻就到。」

「絕對不要派人跟踪，行嗎？」

「我說過了沒問題，我絕不追車。」

「那就多謝啦，還有，我們保證，以後絕不找臥虎鎮的麻煩。也就是說，咱們兄弟以後絕不來貴寶地。」

「那就多謝啦！」吳連飛的表現始終那樣穩定。「請轉告那留守的人，教他從容離去，不要驚慌，千萬不要作挾帶人質的打算，就算我見他慢吞吞地走，也不會逮他，君子重在一諾，彼此守信才好。」

「多謝吳團練啦！」歹徒說的似乎是由衷之言。

吳連飛離開徐家大院的門前之後，立刻吩咐陳標和唐全林這兩起人馬撤退，臥虎鎮現在眞是不設防了。

臥虎鎮有一家車房，是四鄉八鎮遠近知名的，這家車店立刻派出了一輛雙轡套車，還派出了最好的車夫。

幾乎同時，那隻靈巧的鴿子又飛進了徐家大院。

三個歹徒又接到了最新的指示：

「臥虎鎮已全無戒備，吳連飛似已決心妥協，迅速按照原訂計劃脫離，胆大心細，萬勿誤事。」

那兩萬塊大洋搬上了車，兩個歹徒也上了大車，在他們的吆喝之下，吳連飛又出現在他們眼前。

「吳團練！」仍是那個爲首的說：「咱們要上路了。」

「順風！」吳連飛竟然說出了祝福的話。

「咱們留下了一個弟兄，並非信不過吳團練，實在是情非得已，他的性命揑在你吳團練手裏啦！」

「徐家七口性命也揑在他手裏呀！」

「那就要彼此信賴啦！」爲首的歹徒拱拱手。

「朋友！臨別時我想問一個問題。」

「哦？」

「你們三個人困在徐家大院，對外面的情況却瞭若指掌，我相信一定還有同黨在鎮上活動，是不是？」

那兩個歹徒默然，他們顯然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反正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我只是想證實一下我的判斷是否正確而已。」吳連飛故意輕描淡寫地說。

「我只能說一句話——吳團練實在非常高明，果然名不虛傳，咱們都非常佩服，永遠也不敢在跟您碰啦！」

「眞是誇奬！」吳連飛揮揮手：「你們可以上路了，別虧待人家車夫，到了用不着的時候趕緊教人家回來。」

「團練放心，咱們儘快讓他回來。」

吳連飛揮揮手，車夫則揮動了皮鞭。八蹄揚起，四輪轉動，帶走了歹徒，帶走了二萬塊大洋，也帶走了臥虎鎮的一場浩刦，人們的一個惡夢。

吳連飛望着徐家大院那兩扇虛掩的大門在發楞。他心裏也許想着許多事情，但是誰也不知道。

暗中有人在注視他，就是那黑衣人。

當吳連飛轉身離去時，黑衣人也飛快地離開了。

吳連飛到悅來店，而濮陽却在房裏。濮陽不是躺在床上，而是坐在那裏。

「吳團練！」濮陽先開口：「聽說你剛才來過。」

「嗯！」吳連飛沉靜地坐了下來。

「你來時，我不在，你想知道我上那兒去了嗎？」

「我不想知，一切都已過去了。」

「過去了？」濮陽似乎大感意外。

「是。兩歹徒帶走了二萬塊大洋？」

「兩個歹徒？歹徒不是有三個嗎？」

「還有一個歹徒留在徐家大院看守人質，要等他的同伴鳴槍告訴他情況之後，他才單獨離開。」

「這個歹徒一定走不掉，他大概也沒有打算走掉。」

「錯了，他定可安全離開臥虎鎮。」

「吳團練！你竟然會讓他離開？」

「我希望他們的刼財計劃完美無缺，從頭到尾，他們都作得很好，那又何必教他們美中不足。何況我也不願再惹來報復。錢掌櫃化二萬塊錢買的是全鎮的安寧，我又何必去破壞？過去了，眞的，已經完全過去了。」

「吳團練！有件事我要向你解釋。」

「哦？」

「剛才我去過關帝廟，那兒的確有紅土，跟我鞋子上所黏的紅土一模一樣，可是，我並沒有去過那兒？」

「那很奇怪，是不是？」吳連飛的語氣淡淡的。

「還有，我想來想去都想不通，那兩個人被殺，與徐家大院那件案子又有什麼關係呢？」

「濮先生！我也同樣想不通……」吳連飛突然變了一種語氣，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濮先生！我想問你一件事，只是隨口問問，可以不答，也可以不照實際情況回答，你聽說過本地一個土混混名叫刀疤薛老九的人嗎？」

「聽說過。」濮陽的回答倒很爽快。

「是怎麼聽說呢？是因常來本鎮。」

「不瞞團練說，我還認識這個人。」

濮陽竟然承認了，吳連飛倒感覺非常意外。

「濮先生，以你的身份，好像不應該認識這種人。」

「那倒不見得，我認識多種人。」

「你找過他嗎？」

「團練是指以前？還是指今晚？」

「今晚。」

「找過他，可惜沒有找到他。」

「濮先生！你托楊二嫂找薛老九，約他半夜在關帝廟見面，楊二嫂沒找到薛老九，薛老九却找到了她，她自然替你傳了話。薛老九依時赴約，而他却被殺了。」

「高明，團練好像有耳報神。」

「濮先生！你嫌疑很重，你知嗎？」

「吳團練！你指證我殺薛老九嗎？」

「不止薛老九，還有蝙蝠張哩！」

「憑據呢？」

「人證是楊二嫂，物證是你鞋底上的紅土。」

「吳團練！現在我就認爲你不够高明了。」

「哦？」

「楊二嫂一個人作證不够，她可能誣陷我；至於我鞋底上的紅土，那更不能算是憑據。」

「濮先生！你還想狡賴嗎？那是賴不掉的。」

「你曾經托我去徐家大院與那歹徒交涉。」

「不錯。」

「徐家大院的花園裏就有紅土。」

吳連飛臉色一變，他顯然沒有料到。

「最重要的是，鎭上有個最有力的人能够保證我濮陽絕不是作奸犯科的人。吳團練，你想知道那人是誰嗎？」

「誰？」

「錢掌櫃。」

「哦？錢掌櫃？他眞的肯保你嗎？」

「你不妨派個人去問問看，吳團練，就說你最崇敬孫子兵法中『不動如山』的名言，想不到你却犯了輕舉妄動的大忌……誣良爲盜，我是無法忍受的。」

濮陽的反擊非常强烈，吳連飛顯然招架不住了。

但他仍然很鎭定，臉上還浮起了從容的微笑。

「吳團練，你可以請了，我還要睡覺哩！」

吳連飛突然回頭向房外叫了一聲：「來人！」

立刻有一個鄉團的團勇在房門口出現了。

濮陽的神色也微微一變，他似乎沒有料到吳連飛竟然會有佈置。

「請錢掌櫃。」吳連飛低聲吩咐。

「請錢掌櫃。」那團勇高喊了一聲。

深更半夜，那種喊聲是擾人清夢的。步履聲傳來，原來吳連飛早就把錢力新請到了。

「錢掌櫃！」吳連飛指着濮陽問道：「認識此人嗎？」

「當然認識！是老朋友，老來往。」

「他犯了殺人罪嫌，你肯保他嗎？」

「吳團練，你怎麼可以在濮先生身上亂加罪名呀！」

錢力新竟然責備起吳連飛來了。

「錢掌櫃！我只說濮先生有嫌疑，如果有你這種有身份的人肯保他，我就不會再追查下去……」

「我肯保他，我不相信老朋友相信誰？」錢力新還加上一句：「怎麼？還需要我具個結嗎？」

「不需要，不需要，」吳連飛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濮先生打擾啦！希望你別怪我。」

「吳團練好說，」濮陽反而替吳連飛打圓塲。「這年頭，人心不古，誰好誰壞，可捏拿不準啊！」

吳連飛行禮告別，正要退出。錢力新却又叫住了他。

「連飛！徐家大院那邊怎麼樣啦？」

「沒問題，天亮徐三爺就安全了。」

「聽說有兩個歹徒巳經把兩萬塊現大洋帶走了？」

「是有這回事。」

「咱們化了錢，還落不到人安，那可不成。」

「放心吧！所謂化錢消災，不會有事的。」

「好！你去忙吧！」錢力新揮揮手，一副大爺派頭。「我陪濮先生聊聊，等到天亮去見徐三爺。」

「是的。」吳連飛的態度很恭敬。

吳連飛走了，他的手下也走了，悅來店也恢復了寧靜。

照一般常情，錢力新應該向好友濮陽致歉，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眉頭還深深地皺了起來。

濮陽凝視着他，同樣一句話也沒說。

錢力新突然問：「你在想什麼？」

「錢掌櫃，我認爲你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哦？」錢力新不但驚訝，而且有怒容。

「你對吳連飛根本就認識不够。」

「濮陽！他來臥虎鎭這麼多年，我會對他認識不够？」

「你認爲他是個貪圖安寧的人，你又認爲他會聽你擺佈，事實不然，他並不是一個聽人擺佈者。」

「濮陽！有話照講用不着繞圈子。」

「不妙！」濮陽的用辭非常簡潔。

「不妙？這是什麼話？人走了，錢也帶走了……」

「錢掌櫃，事情絕對沒這樣簡單。」

「濮陽！你怎麼盡說些不痛不癢的話呢？……」

遠處突然傳來槍聲，聲隔數里之遙，但是在深夜聽來却格外清晰，先是一響，接着又是兩響。

夜半聞槍聲，應該使人胆顫心驚。

然而錢力新的臉上却浮現了笑容。

「濮陽！」錢力新喜孜孜地說：「你估計錯誤了。」

「安全脫離，無人跟踪，這倒是好消息。」

「好啦，明兒你就走，兩千塊大洋改天我會送……」

「錢掌櫃！我有預感，只怕無法離開臥虎鎭。」

「濮陽！你能不能說點兒吉利話？」

「錢掌櫃，你知道世界上最難征服的是什麼？」

「濮陽！你怎麼啦？盡說這些莫明其妙的話？」

「世界上最難征服的是崇山峻嶺，它屹立不動，沉靜不搖，可是，山洪，山崩，却能毀滅一切……」

「什麼？你將吳連飛比成山。」

「他靜如山嶽，屹立不搖。可是，一動之後……」

「就如山洪，山崩，是不是？」

「的確如此。」

「濮陽，這大概是因爲你久不在江湖走動，已經喪失豪氣了。吳連飛只想吃碗安穩飯，他還敢怎麼樣？」

「錢掌櫃！你會後悔，一定會。」

「濮陽！睡你的大頭覺吧！天一亮就回去。」

濮陽只看了錢力新一眼，似乎不願再白耗精神了。

錢力新掉頭走了出去，從他的步履中可以看出，他永遠都是一個很自負的人，濮陽的話對他沒有絲毫影響。

那麼，濮陽的判斷又是否正確呢？

× × ×

大車的速度很快，轉瞬間便馳出五里之遙。

黃泥官道筆直，車上的歹徒看得非常清楚，他們依然約定，放了三槍，通知他們業巳安全脫離。

車夫仍然安穩地駕着車，顯然，吳連飛對他巳經有所交代，一路上千萬不要觸怒這兩個歹徒。

官道直奔縣城，不過，在十里塘附近有一條主道通往隣縣，爲首歹徒指示車夫將大車駛入分道。

又前行里許，歹徒吩咐車夫停車。

爲首歹徒叫道：「伙計，出來吧！」

叫誰呀？

車底下鑽出來一個人，歹徒變成三個人了。原來，歹徒玩了一着「金蟬脫殼」的妙計。

明是兩人上車，其實，另一人却暗中攀附在車底。

「老大！」車底鑽出來的人說：「我這一招不賴吧？」

「別賣乖！」爲首歹徒叱喝着：「上車吧！」

那人上了車，大車就繼續向前行駛。

車夫開口道：「咱們上那兒去呀？」

「不用問！」爲首歹徒不悅地說：「一直往前走，拐彎的時候自然會告訴你，到了地頭就會讓你回來。」

「我得問問遠近，人不在乎，牲口要吃喝呀！」

「不遠，百十里地，天亮就到了。」

車夫不敢多問，他又駕車繼續前行。

可是，車速却慢了下來。

「嗳！駕車的大哥，快點兒成嗎？」

「不成啊！」

「不成？爲什麼？」

「這條路不平坦，太快，車轆轆會折斷的呀！」

「別扯淡，這大車莫非是漿糊糊起來的嗎？」

「我可說的是眞話呀！」

「快，聽見沒有？車轆轆斷了咱們就爬回去。」

車夫猛地加了一鞭，二馬八蹄立刻奔馳如飛。

果然，飛馳沒有多久，只聽砰地一聲，一隻車輪突然脫開，車夫勒韁勒得快，大車才沒有翻覆。

車夫愁眉苦臉說：「瞧！沒錯吧！」

爲首的歹徒也儍了眼。他搔頭摸腦，半晌才問：「這裏離臥虎鎭有多遠？」

「三十里地。」

三十里地，喝杯熱茶快馬就追到了。

「能修好嗎？」

「誰知道？」車夫唉聲嘆氣地說：「就我一個人，說不定弄個一天，半天的，車輪還安不上去哩！」

「咱們可以帮忙呀！」

「好吧，那位大哥先去把車輪滾回來吧！」

車輪滾回來了，缺一輪的大車也用石塊墊平了。車夫指東指西，三個歹徒都鑽到車底去帮忙。車夫在那兒煞有介事地修車輪。這時，有人在向大車移動。

一個，兩個……三個，無數個。

人愈來愈多，竟然有十幾個之多。

三個歹徒在車底，當然看不見這十幾個人，但他們却看到了無數條腿，一個車夫不會有那麼多條腿呀？

他們在車底下，跳不起來，也跑不掉，他們剛想動像伙，却有好幾支鳥槍抵上了他們後腦袋瓜兒。

唐全林，陳標全在，吳連飛這一步棋下得眞遠。

這三個歹徒作夢都沒有想到，他們六道目光像利刀似地釘在車夫臉上，幸好目光再利也無法殺人。

歹徒被綁了起來，車夫又忙着去修車輪，其實他是故意鬆掉了一個楔子，只要將楔子鎖上去就好了。

唐全林和陳標則去車上檢查那兩萬塊銀元。兩千塊一木箱，每兩箱裝一個蔴包袋，一共五袋。

五隻袋子都綑緊得好好的，似乎沒有開過。

唐全林用利刀割斷繩索，打開蔴袋，又取出木箱，再用利刀撬開箱子，裏面又是兩只白布口袋。

但是白布口袋裏袋的並不是亮閃閃的銀元，而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鐵片。

陳標驚訝地問：「老唐，這是怎麼回事？」

「哼！」唐全林答非所問：「咱們團練眞成了活神仙啦！他早就知道這兩萬塊大洋全都是假的。」

「他早就知道？幸好這三個歹徒不知道。」

「哼！老陳，你要以爲他們不知道你就錯了？」

陳標還想問下去，唐全林已走開了。

唐全林來到那三個歹徒面前，冷冷地問道：「誰是頭兒？」

「我！」爲首的歹徒倒很夠種。

「兩萬塊銀元你都點過了嗎？」

「本來要點驗的，後來沒有點。」

「爲什麼後來又沒有點了呢？」

「咱們哥兒幾個信得過吳團練呀。」

「可是現在兩萬塊銀元却不見了。」

「不見？你別說笑，都在車上呀！」

「只是一些破銅爛鐵而已，你們掉包了，是嗎？」

「嗳，那有這種事呀？不信你可以問問那位駕車的大哥，咱們一路上還沒有停過車，歇過腿哩！」

「那麼，一定是你們早就知道這幾蔴袋都是假貨。」

「如果咱們早知，咱們還肯上路？」

「有什麼話，跟咱們團練說去吧。」

大車業已修好，那三個匪徒又上了車，不過，他們的手脚都上了綁，跟來時的威風不同了。

唐全林一夥人則依然跨上了他們的快馬。

那三個歹徒事先沒有想到吳連飛雖然答應不派人在後頭跟踪，却沒有答應不派人在前頭等着。

還是濮陽判斷不錯，山洪果然爆發。

在途中，陳標又提出了疑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陳，事到如今你還不明白呀！」

「老唐，明白什麼呀，我是愈來愈糊塗。」

「回到鎮上，讓團練親自告訴你。」

在臥虎鎮，吳連飛仍穩如泰山般坐在虎頭茶園，他始終那樣沉靜，那樣充滿信心，他對他所安排的一切都認爲天衣無縫，絕對成功，因此他才這樣穩定而沉着。

虎頭茶園的燈光在搖曳，茶園背後的那座竹林子也在隨夜風搖曳，吳連飛的心情却如磐石般穩定，遠隔數十里外所發生的事情就好像在他眼前出現似的。

有人來了，脚步很輕，在深夜的長街上，即使再輕微的脚步也逃不過一隻敏銳的耳朶。

但是，吳連飛坐在那兒並沒有動。

他幾乎已肯定來人是誰，是錢力新。

錢力新以均勻的步子走近虎頭茶園，他站在吳連飛身後好一陣子，才開了口：「你不去徐家大院看看？」

「看什麼？」吳連飛的口氣很冷。

「看看徐三爺一家七口，是否……」

「還沒天亮哩！」吳連飛仍然沒有回頭。

「連飛！」錢力新在吳連飛對面坐了下來，口氣非常溫和：「你還在生我的氣嗎？嗯！」

「錢掌櫃，你要這麼問就太遠了，人，是有感情的，咱們同吃一條河的水，同吃一塊田地種出來的米穀，就算有什麼不愉快的事，也不會記仇呀，何況咱們只是意見不合，頂頂嘴，抬抬槓子，我還生什麼氣呀？」

吳連飛是個不喜言辭的人，可是，這段話却說得很長，而且還入情合理，使得錢力新的臉上浮現了笑容。

「連飛，還有件事我要跟你說聲。」

「請吩咐。」吳連飛措辭溫和，神色却很冷峻。

「咱們臥虎鎮上的老百姓誰都不願徐三爺出事，事兒出了，咱們也只得兜着了……兩萬塊錢不是什麼大數目，可是我目下也不鬆活，錢我是墊出來了，連飛，你得跟徐三爺提一提，要不然，我就轉不過來了。」

「錢掌櫃，冲着你們的交情，你還不能當面提嗎？」

「好朋友嘛，一提錢就不好意思。」

「你是說，請徐三爺趕緊歸還你這兩萬塊錢？」

「是呀，這筆錢應由他自己出呀。」

「錢掌櫃，你了解徐三爺的爲人，他不是個守財奴，更不是吝嗇鬼，不用你說，他也會很快還給你的。」

「連飛，你還是跟他提提，不然……」

「錢掌櫃！」吳連飛突然打斷了對方的話。「我能請教你一件事嗎？」

「連飛，何必客氣呢有話儘管說。」

「那兩萬塊錢是錢掌櫃向人借的呢？還是自己的？」

「錢是放在我那兒的，不過，這裏頭大部份都是別人的錢，要是屬於我的，我還會計較嗎？」

「錢掌櫃，我的意思不是問這筆錢屬於誰，我是問：那一整箱、一整箱原封不動的大洋是打那兒來的？」

「在縣城錢莊裏兌來的呀。」

「那家錢莊？」吳連飛問得很快。

「順泰錢莊，我的銀錢來往都經這家的手。」

「這二萬塊大洋是一次兌來的嗎？」

「前幾天才兌回來……你問這些幹什麼？」

「沒什麼，」吳連飛不懷好意地笑了：「錢掌櫃，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說不定那筆錢還可以追回來。」

「別提啦，連飛，歹徒已經帶着那兩萬塊錢大洋走了，上那兒去追……以徐三爺的身家，這筆錢他會不認帳嗎？就算他不認帳，算我的也沒關係呀，好啦，我在家等消息，不見徐三爺，我是沒法子上床睡覺的。」

「錢掌櫃，別忙啊，還有好多事情要

請教你哩！」

「哦？」錢力新只得又坐了下來。

「聽說大脚顏老七以前跟你當過長工，是嗎？」

「嗯，那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

「錢掌櫃一向待人寬厚，他爲什麼要走呢？」

「是他不學好，整天不幹活兒，只知道吃喝嫖賭，我把他辭掉了……連飛，你突然問起他來幹什麼？」

「錢掌櫃，鎮上流傳了一個謠言，聽說了嗎？」

「連飛，我又不是沒事幹，專門去打聽這些謠言？」

「錢掌櫃，這個謠言與你有關哩！」

「哦？既然與我有關，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我以爲錢掌櫃早就聽說了。」

「我從來就沒聽說過什麼，現在告訴我吧！」

「聽別人說，大脚顏老七雖然在表面上是被你辭退了，其實，反而變成了你的心腹死黨，暗中爲你幹事。」

「胡扯，這是誰在造謠中傷我？」

「錢掌櫃，還有好多，好多閒話哩，如果你發脾氣，其餘的話我還敢在你面前說出來嗎？」

「好，我聽着，希望你說澈底些。」

「聽別人說，不但大脚顏老七成了你的心腹，連刀疤薛老九，蝙蝠張這兩個混混也是你的心腹死黨。」

「這樣一來，我不成混混頭兒嗎？」

「這三個人前幾天突然失去了踪影，」吳連飛完全不理會錢力新的反應，又自顧自說了下去：「緊接着，這三個歹徒就來了，好像是那三個混混引的路。」

「連飛，你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說是我引的路？」

「錢掌櫃，沒憑據我可不敢亂說。」

「這些流言都有憑據嗎？你還不是照樣說了。」

「我是到了某一個時候，才說某一種話。」

「現在到了什麼時候，你的話說完了嗎？」

「還沒有完，請錢掌櫃拿點耐性出來，好嗎？」

「好，你說，不過，你說每一句話都要負責任的。」

「如今，刀疤薛老九和蝙蝠張都被殺了。」

「他們被殺與我有什麼相干？」

「殺人者極可能是濮陽，錢掌櫃不問青紅皂白就保了他，這未免太令人生疑了，而且……」

「吳連飛！」錢力新咆哮起來，「你太放肆了。」

「錢掌櫃，請務必冷靜，不然，我怎麼說下去？」吳連飛一點兒火氣也沒有，就好像他永遠沒有脾氣似的。

錢力新當眞冷靜下來，在他心目中，吳連飛眞像一座山，藏在雲深不知處，他眞不敢小看對方。

錢力新原指望他的態度稍好時，吳連飛的追問要放鬆一些，殊不知吳連飛追問得更緊了。

「錢掌櫃，如今大脚顏老七在什麼地方？」

「顏老七？我如何知道他在那兒？」

「如果錢掌櫃不知道，就再也沒有別人知道啦！」

「吳連飛，你好像話中有話哩！」

「我再問一次，顏老七在何處？」

「不知道。」錢力新口氣强硬起來。

「錢掌櫃，你不知道，我却知道。」

「你既然知道，又何必來問我？」

「你也許知道得比我更詳盡？」

「吳連飛！我不想在這兒聽着你說廢話。」

「錢掌櫃，你必須聽我說下去，薛老九和蝙蝠張被殺的原因是，他們知道了你的秘密，一定要滅口，那三個歹徒也同樣知道秘密，所以也必須滅口，這次任務由顏老七執行，當然，到最後他也一定難逃一死。」

「你說來說去還是沒有說出顏老七到底在那兒？」

「他一定守在那三個匪徒將要去的地方。」

「什麼地方？」錢力新咄咄逼人問。

「我不知道，不過這對我已經無關重要。」

「哦？」

「我已經派了大隊人馬去攔截那三個歹徒了。」

「你背信，他們會殺了徐三爺一家七口。」

「絕不會，除非歹徒一共有四個。」

「歹徒不是留下一個在徐家大院？」

「這是一着掩耳盜鈴的手法，兩個歹徒上了車，另一個暗中潛入車底，這可是我親眼見到的。」

錢力新的臉色爲之一變，坐立不安。

「當然，濮陽現在還可以去徐家大院再度控制人質，不過，我深信，濮陽是很有自尊心的人，他不會幹這種事。」

「吳連飛，聽你的口氣，好像這檔子事是我策劃的，請問，我這麼作的目的何在？我跟徐三爺不錯呀！」

「徐三爺爲人厚道，他的帳房却太精明，在糧價上面跟你斤斤計較，你因此懷恨在心。一方面是想出出氣，另一方面則想藉機詐財，你以爲我不知道內情嗎？」

「詐財？我付出兩萬，收回兩萬，沒賺頭呀！」

「徐三爺一定會歸還這筆錢，即使他一時手頭無錢，將來也會以糧食折價抵償。而你付出的只是零星小錢。」

「吳連飛，那兩萬塊錢大洋可是你親自看見的呀。」

「三個歹徒，三個土混混，一個黑道梟雄，一共七個人，有五千塊大洋就足夠開銷了吧？」

「吳連飛，你在胡扯些什麼呀？那兩萬塊……」

突然，長街上响起馬蹄聲和車輪聲！吳連飛的臉綻露了一絲難見的笑容！

「錢掌櫃，你兩萬塊大洋回來啦。」

馬隊停住了，大車却直駛到虎頭茶園的門口。

唐全林從車上跳下，快步奔進，氣喘吁吁地說：「團練，任務順利完成，一切

都不出團練所料。」

「悅來店！」吳連飛只簡短地說了三個字。

唐全林也沒多問，立刻轉身就走。

錢力新的面色大變，吳連飛還是那樣沉靜，他愈沉靜，愈令錢力新發慌，他後悔太小看吳連飛了。

「錢掌櫃，爲了不讓我找到痕跡，所以刀疤薛老九他們出了一趟遠門，在外地找了幾個道上的好手作案。不錯，他們是生面孔，就是事後去查，也查不出他們的下落，這一着，的確安排得不錯……」吳連飛的話滔滔不絕，但他的語氣却很平靜。「不過，由於這幾個歹徒在外地活動的，他們對我吳連飛也就完全不了解，因此他們犯了大錯，在逃脫的途中被我攔截到了，錢掌櫃，你沒想到吧？」

「吳連飛，你指控我是幕後的策劃人，是嗎？」

「事到如今，你還想狡賴不成嗎？」

「吳連飛，你沒有憑據，薛老九，蝙蝠張死了，顏老七在那兒你並不知道，他也不會回來自投羅網。」

「但是還有三個歹徒和濮陽在。」

「他們不會說什麼的，那三個匪徒根本就不認識我，濮陽懂得江湖規矩，他絕不會扯上我。」

「錢掌櫃，你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哦？」

「那兩萬塊大洋就是憑據，明明是一些破銅爛鐵，而歹徒却會如數收下，這就證明你們之間有默契。」

錢力新再一次目瞪口呆，這一擊是非常有力的。

「如果你眞的墊出兩萬塊大洋，我還眞拿你沒法子。不過，這話又要說回來，你如果看了兩萬塊錢，你也就不會動這個歪腦筋了，錢掌櫃，是嗎？」

「吳連飛，你打算把我怎麼辦？」

「送縣究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又是蹄聲，一匹快馬電閃而至。

緊接着，唐全林如旋風般捲了進來。

一看唐全林的臉色，吳連飛就不必問什麼了。不過，他的表情並沒有什麼變化，仍是那樣沉靜。

「團練，」唐全林很緊張地說：「我撲空了。」

「全林，我不是留了人在那兒嗎？」

「是呀，他們都全沒看見他出過房門呀。」

他們談論的是濮陽，濮陽已經走了。

錢力新當然聽得懂，他的臉上終於流露出笑容，濮陽是唯一與他接頭的人，濮陽不在，沒人擧證。

「錢掌櫃，」吳連飛轉身問道：「濮陽會逃走嗎？」

「我是保人，你打算治我的罪？」

「別緊張，我判斷濮陽絕不會一走了之。」

「難道他是傻子，他等着你去抓他的嗎？」

「即使濮陽逃走你也逃不了罪責。」

「吳連飛，只怕你學不出鐵證來。」

「那幾蔴袋破銅爛鐵就是鐵證。」

「我交出來的是二萬塊銀元，怎麼會變成一堆破銅爛鐵我也不知道。吳團練，曾經兩次經過你的手，難道你就不能掉包，銀元是亮的，眼睛珠子是黑的呀！」

反咬一口表現了錢力新的狡猾，他是地方仕紳，在縣裏也有朋友，在吳連飛沒有積極證人的情況下，錢力新想脫罪並不困難。所以，吳連飛心中也暗生寒意。

「吳團練，你在臥虎鎭混多久啦？」

「十多年了。」

「你得到了什麼？」

「心安。」

「心安？」

「心安是無價之寶。」

「吳團練，你三十好幾了，人生已過去了一半，你有什麼？沒有田地，沒房沒產，沒老婆，沒子女，沒前途，死了之後說不定連棺材都沒有，團練幹到了頂，你說有什麼出息？吳團練，眼面前有一個大好機會。」

「什麼機會？」吳連飛始終很平靜。

「交我這個朋友，你估計得不錯，我只化了五千塊大洋還不到，剩下來的咱們二一添作五，以後還有你的好處。如果你堅持下去，只怕你還要惹上一身麻煩。」

「錢掌櫃，我這一生只是追求一樣東西。」

「什麼？你說，只要我有的，就沒問題。」

「公理。」

「吳連飛，你別不識抬擧，唯一的證人就是濮陽，他已經高飛遠颺，你還能把我怎麼樣？」

「來人！」吳連飛低沉地吆喝一聲。

立刻有兩個團勇應聲而進。

「將錢掌櫃帶到鄉團本部去，嚴加看管。」

錢力新氣吁吁地說：「吳連飛，我要你死無葬身之地，我要你後悔一輩子，縣裏我有太多的朋友……」

吳連飛沒有聽完他的吼叫，就已經走了出去。

他飛快地趕回鄉團本部，他正進門，有人從裏面出來。

是鍾五星。

「哦，鍾爺。」

「連飛！聽說你逮到了三個歹徒，我特地來看看。」

吳飛連說：「鍾爺，麻煩你去一趟徐家大院。」

「我正要去看看徐三爺，有事嗎？」

「徐家大院已經平安無事，恐怕三爺還不知道，你去告訴他一聲，什麼話都別提，趕明兒我再去請安。」

「怎麼，錢掌櫃爲他墊了兩萬塊大洋的事也不提嗎？」

「別提。其中有許多隱情你並不知道的。」

「好吧，」鍾五爺匆匆忙忙地走了。

鄉團本部只是一個民房，並沒有拘禁人犯之處，那三個歹徒臨時關在一間耳房中，由團勇看守着！

吳連飛首先就是要見見那三個歹徒，從他們的口中，也許能問出一些蛛絲馬跡，作爲錢力新的罪證。

團勇將門打開，吳連飛的臉色不禁大變。

「不勁如山」的金科玉律這時也失掉了作用。

（未完）

周家螳螂五勁揚威

海雲

螳螂拳的門派相當複雜，山東全省，十居其九是學習螳螂的，那一派螳螂的祖師叫做王朗，由於在寺內看到螳螂與蛇爭霸，觸機醒悟起來，創螳螂門各種招式，苦練不輟，終於成爲一代的宗師，隨後開枝散葉，門徒極衆，從一派螳螂變成幾派，那是：太極螳螂，七星螳螂，以及梅花螳螂等。

上述那幾派螳螂拳都是北派螳螂，至於南派螳螂，由周亞南創造，奇怪的是，周亞南創螳螂拳，並非直接由北螳螂那方面學習得到，而是由動物的身上領悟出來，至於他創造螳螂拳的過程，跟當年王朗看見螳螂鬥蛇觸機醒悟起的情形相似。

當時周亞南在少林寺後山單獨行走，忽然聽到叢林中有些好像雀鳥哀鳴之聲，他走近一看，便發覺一件奇事，在眼前相距不遠之處，有一隻螳螂與相思雀搏鬥，相思雀向螳螂頭部啄下，螳螂振臂反攻，相思雀一時閃避不及，慘叫一聲，歛翼墮下來，不能動彈，周亞南走前看看，相思雀的頸部有一綫血絲，顯然是給螳螂的前臂抓傷，周亞南一向就想研究以小敵大的另外一種招式，那時忽有所悟，便把螳螂鬥相思雀的招式加以運用，後來多捉來幾隻螳螂，回到寺裏，日夜用草桿挑撥，看見螳螂與螳螂相鬥招式，於是創立了螳螂拳。

當時寺內有一個人屬於炊事部門工人的領班，姓薛，拳脚甚精，一來他的身型雄偉，動不動就出手傷人，且兼拳大如斗，肝火甚盛，凡是入少林寺工作的人，不分僧俗，一律練武，既然阿薛的武功壓倒各人，他便欺負外來的俗家子弟，毫不留情。

周亞南在寺中做事，經常給他打到倒地打滾，周亞南自問無法抵抗，且亦不想向老和尚告密，啞忍在心，既然學會了螳螂搏鬥的手法，苦練不輟。

半年後，姓薛的又再作威作福，在許多個和尚的臉前借故向周亞南辱罵，那時周亞南已經明白螳螂打鬥的手法，便把它化爲拳脚，便反唇相稽，跟他打起來。

當時姓薛的把各種拳脚一齊施展出來，都無法擊退周亞南，後來還給周亞南纏住一隻手，把他制服，壓倒地上，而且他的頭髮也給周亞南抓住，無力抵抗，等於跪在地上，寺僧看了，齊聲喝采，驚動方丈，走出來看看，明白了一切，便叫兩人不要再打。事後方丈密傳周亞南詢問，何以忽然拳脚精通，以小敵大。

那個方丈也懂得武功的，他叫做禪隱大師，他發覺周亞南所打的招式並非少林寺本身的拳脚，不厭其詳的查問，周亞南便把他看見相思雀與螳螂搏鬥的情形說出來，並說他已經長期觀察螳螂相鬥的招式，故此，仿照螳螂的辦法去練習，創造螳螂拳。

禪隱大師對周亞南另眼相看，於是他在少林寺內的身份就不是工人，而是拳師了，後來他在少林寺留下幾年，不但是本人的拳脚大有進展，而且把少林拳脚本身精銳招式加在裏面，稱做周家螳螂，技成之後，他回到東江，作育後進，傳給王福高堅兩人，再傳就是劉水師傅，當時劉水師傅在清末民初，內戰頻生之際，他便到香港設館授武，現時周家螳螂派掌門人是葉瑞師傅。

至於周家螳螂，跟北派的螳螂頗有分別，北派螳螂是兩手摹仿螳螂而脚步模仿猿猴的，故稱螳螂手，猴子步。只是這一點，已經證明它是頻頻跳躍的了，稍有機會就用脚踢出。周家螳螂的步法仍然有許多地方近似少林派的基本步法，但却多了幾種變化，如果能够用手制敵，不必踢脚，換句話說，他重視一雙手多過重視一雙脚。

周家螳螂的歌訣有十八個字：「拿龍爪，拔山功，穿山甲，鐵指功，驚彈勁，叠骨功。」驟然聽了進耳，不容易知道它說的是甚麼，原來這十八個字透露出周家拳脚的重點以及鍛練的功夫，分述如下：

所謂拿龍爪，卽是說，周家螳螂的指功特別强勁，經常要練習，首先做出兩根粗如碗口，長約兩三尺的木柱，以五指抓着木柱的尖端然後把柱插入較鬆的泥土之內，初時無法插入，練習得功夫較深，一插就使木柱入土半尺。

這一招就是拿龍爪了，反過來說，先把木柱插入地中，然後伸手抓住它的尖端拔出來，那就是拔山功了，能够左右兩手都把入地一尺的碗口大木柱拔出，那種指功不同凡响，交手時候自然會發揮出來。

穿山甲和鐵指功跟其他練習硬功的招式相差不遠，至於叠骨功，那是比較特色的，運氣到身上的肌肉時，能够使兩排肋骨與肌肉緊貼，好像變成一塊鐵，那就不愁拳擊棍打了，照周師傅稱述，這種功夫是周家螳螂裏面的重點，非練不可，由於兩人相鬥，剛剛出手，肋骨的一部份就變成空虛，很容易給人乘機發拳掌衝擊，如果肋骨堅强，能够跟肌肉結聚在一起，那就安全得多，既然自己不怕打，便有特殊的優點，能够集中力量攻擊對方，至於另一句話叫做驚彈勁，指拳脚的攻勢而言，周師傅認爲拳脚要從特別古怪的角度出擊，盡可能的使對方吃驚，不但手指可以彈出，拳也可以彈出，另一個字叫做「勁」，暗指揮拳出掌一定要有勁，能够一拳打出，中途有許多變化，必要時可以把該拳在短距離彈出，使對方看了吃驚，那就得心應手，無往而不利。

關於這點，周家的葉瑞師傅作更進一步的解釋，認爲練習到周家螳螂拳的功夫，便有五大勁以及五小勁，所謂五大勁，那是頭勁，胸勁，腹勁，腰勁，和馬勁，另外的五小勁就是腿勁，牙勁，喉勁，頸勁和肥勁。

練習既久，身上有勁，胸部肌肉隆起，胸骨收歛，腰馬坐得非常穩實，故此能够抵擋對方的攻擊，因爲頭部是人體中較爲脆弱的一環，容易受攻，故此要把喉肥等部位也要練得一股剛强的勁。

從這方面看，不妨說，周家螳螂跟對方交手時，貼身就纏着打，幾乎快到沒有辦法出脚，而且迫住對方無法出脚，因爲這樣，該派拳脚對於，眼，鼻，口，喉，以及胸腹之間的肌肉都要加强練習。

司馬洛傳奇故事

艷諜橫刀（一）

馮嘉・文　盧令・圖

賭場驚艷遇　沙灘旖旎情

中國人有些成語或者俗語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那是多年經驗累積而成的結晶。譬如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就是一句不由你不相信的話。一個人潦倒的時候，麻煩也特別喜歡降臨到他的身上來的。

司馬洛就是這樣。他現在失業，心情不大好，所以走起路來也是垂頭喪氣的，事實上，如果心情好的話，他也不會深夜時份走在這條僻靜的街上。

也由於這個時世，在深夜走在街上，這實在是一件不甚安全的事，所以麻煩降臨在他的身上，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這個時間，僻靜的地方，最可能遇到的煩惱當然是遇到了刧賊。

當他走近一個黑暗的巷口時，巷內已經有一個人在等着他了，這是一個年輕的飛仔，頭髮長而髒，那一身新潮的衣服也是又皺又髒的，當然，頭髮長以及打扮新潮，這並不就是壞人的證明，不過，現代的青年人，差不多十個之中就有九個是這種打扮的。這個刧匪也是一個青年人，而他的打扮，並不是屬於第十個。他小心把一隻眼睛窺出牆角外面，覺得來者是一個相當理想的對象。因為司馬洛的身上穿着一套名貴而新欵的西服，結的是一條名貴的領帶，脚上穿的也是一雙名貴的皮鞋。

這個年輕的刧匪把手中的那塊磚頭揑得更緊，臉上露出了一個猙獰的微笑。他在想，這樣打扮的一個人，他袋裏的鈔票總有不少的。而且，向這個人行刧，還是一種快樂。這個人有甚麼資格打扮得這樣名貴？單是這種打扮，就已經死罪一條了。現代的青年人多數都有這種想法，好在皇帝的制度已經沒有了，不然的話，一旦給一個這樣的青年人當上了皇帝世界就糟了。

這個青年飛仔看了一眼就不再看了，祇是把身子緊貼在牆壁上，聽着來者的脚步聲。

脚步聲愈來愈近，當來者一到達巷口的時候，這個飛仔就一跳跳了出去，左臂一伸，右手則把磚頭舉了起來。這大概是一個他久經實習的動作，所以相當準確。他是打算左臂一箍住來人的頸子，磚頭就迎頭拍下去，使對方連求饒或屈服的機會都沒有，這一代的年輕人，許多的心腸是連野獸都不如的，在沒有必要的時候他們也要傷人，以傷人為樂事。

他的動作也是很準確的，他以為他是可以輕易地箍住來人的頸子的。

可是在最後一刻，司馬洛的身子却忽然一飄，輕盈但又非常迅速地飄前了兩步，於是，這個飛仔的手臂伸到的時候，司馬洛已不在那裏了，他的手臂箍了一個空，而那塊磚頭當然也是擊了一個空，使他自己也差點失去了平衡而仆在地上了，他不禁滿臉通紅。

可是司馬洛却似乎完全不知道有這一回事，還是低着頭，慢慢地繼續向前走。

那個飛仔愕了一愕，然後吐出了一連串非常下流污穢的咒罵，跟着喝道：「好了，你！站住！」

司馬洛站住了，然後慢慢地轉了過來：「你是叫我？」

「是的！」那飛仔吆喝着道：「跪下來。」

「甚麼？」司馬洛愕然看着他。

這個時候，下一個巷口也有另一個飛仔出來了，顯然是接應的同黨。這個飛仔的手上則是拿着一把刀子，他也向司馬洛衝了過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傻瓜也知道是應該走為上着了。

司馬洛也開步就跑。

那兩個刧匪也追在他的後面，一個揮着刀子，一個揮着磚頭，大聲喝着要他停下來，簡直像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法律似的。

不過這件事也是很難講的，有些地方就是這樣的了，當你需要警察的時候，警察偏偏不知所踪，但是你有一些無傷大雅的事，對法律祇有小小的抵觸，警察却會來了又來，來了又來的。這也是造成刧匪橫行的因素之一。

司馬洛跑着，那二個刧匪在後面聲勢洶洶地追着。途中碰到兩個路人，那兩個路人非但沒有干涉，而且忙不迭地連忙逃開了，唯恐牽涉在內。也有一部車子經過，可是這部車子也並沒有停下來，而是急急地開走了，這個世界，人是越來越缺乏互助精神了。

看來司馬洛如果給追上了的話，也祇好獨自一人解決這個問題了。

好在司馬洛却跑得不慢，那兩個飛仔並沒有能夠追上他，不過，司馬洛却又並不逃得太快。如果他一溜烟地逃了個無影無踪，那麼，這兩個飛仔也祇好另找對象算數了。可是他又沒有逃遠，他祇是跑在他們的前面十多二十呎，可望而不可即，這就使那兩個傢伙，始終不捨得放棄。

他們在那僻靜的街上一追一逃，跑來跑去，還是在僻靜的街上，由於這一帶全是僻靜的地區，要跑到鬧市去，還要跑好遠的路。

這二個飛仔跑得腿子發軟，脚步也不得不慢下來了。他們都禁不住心中納罕，像許多刧匪一樣，他們都是在武館裏學過幾招拳脚的，而且也身體强壯，氣力充沛，沒有理由會跑不過這個斯文小子的。但現在就是這樣，這個文質彬彬的司馬洛，想不到就是一個氣袋。

後來，這兩個飛仔實在跑不動了，祇好停了下來，扶着牆壁，在那裏氣喘如牛，司馬洛却也是停了下來，而且索性往地上一坐，狂喘着氣。和他們還是距離不到二十呎。

他們的旁邊是一度花園的圍牆，大約有六呎半高，牆頂上並沒有鐵絲或碎玻璃之類的防盜設備，之所以沒有這些設備，乃是因為花園之內是養了狗的，他們走近時，園內的狗已在狂吠起來，他們一停了下來，那些狗更加吠得瘋狂了似的。

這裏至少有三隻大狼犬。

那兩個飛仔惡毒地瞪着司馬洛，祇要一等喘過氣來，就要繼續進逼了。

司馬洛似乎比他們更加疲倦，軟軟地坐在那裏，就像許久都再爬不起來似的。然而當他們再度一開步向他走過來的時候，「喂。」司馬洛說：「我和你們究竟有甚麼過不去？」

「沒有甚麼過不去。」拿刀子的那個道：「我們不過是想向你拿點錢。」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和你們可以說是難兄難弟，我正在失業期間，你們還向我拿錢。」

「沒有錢，那是你的運氣太壞了。」那人說：「我們的習慣是，有錢的刺一刀，沒有錢的刺十刀。」

「你們好不講理。」司馬洛憤怒地叫着。

「總之第一刀是難免的了。」那個飛仔獰笑着，就一撲上前，一刀向司馬洛刺過來。

其實他早應該知道，不會有這麼容易的。追來追去，總追不上他就應該知道情形是有點不對了，但這些人却不是習慣用腦的人。

而且，他們的刀在普通人身上，一直都是很成功的。

祇是這一次，碰上了司馬洛，却是等於碰上了一根大釘，刀子一刺過來，司馬洛快如閃電地一側身，一手抓住了這隻手腕，向旁邊一拖過去，這把刀子便撞到了牆壁上去了。這一震，使刀子脫手飛掉，跌在地上了，司馬洛的脚迅速地貼地一掃，這把刀子便飛離了行人路，而飛出了路中心。

那個飛仔吃了一驚，連忙退後一步，他的同伴則一閃身衝了前來，代替了他的位置。那塊磚頭高高地舉起了，向司馬洛迎頭拍下來。

這和拿刀子那一個的手法實在也沒有甚麼分別，而且磚頭的威脅性是更低過刀子，而司馬洛也是用同樣的手法去應付。他側身，讓磚頭從身邊落下，隨即執住了這隻握磚頭的手，向下一壓。這人就在他的面前翻了一個跟斗，而在這個跟斗完成之前，司馬洛的膝蓋提了起來，向他的腰背上一擱。這人的腰骨差點就此折斷了，大叫一聲，跌在地上，輾轉掙扎着，爬不起來，司馬洛還是沒有這樣輕易就放過他。緊接着，司馬洛又彎身執住了他的衣服，把他整個揪了起來，向空中一拋。

這人直飛上去，轉了兩轉，就飛進了那花園的圍牆之內。

那些正在怒吠的狠犬這時是得到了洩憤的對象了，牠們的聲音也由吠聲一變而為襲擊的聲音，那個飛仔又發出了一陣慘叫，之後就再也沒有聲音了。

司馬洛對剩下來的那個飛仔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這個飛仔的臉色也變得蒼白起來了，兩隻手也不住在發抖。

「怎麼樣？」司馬洛對他說：「還要刺我一刀嗎？」

「呃——呃——算了吧。」那個飛仔吶吶着：「我——放過你一次好了。」

「放過我一次？」司馬洛哈哈笑起來：「你吃了十斤蒜頭嗎？好，你放過我一次，我却不準備放過你，我的心情本來就已經不大好，現在給你們這樣一弄，我的心情是更加不大好了，來！來！過來，讓我出出氣。」

那飛仔大為恐懼地連忙轉身要逃，司馬洛却閃電般快地一竄就竄過了他的身邊，竄到了他的前面，攔住了他的去路。

那飛仔忙又轉身向另一邊逃去，但司馬洛又是閃電般地一竄，還是攔住了他的去路，現在，這個飛仔知道自己是逃不掉了，於是祇好準備和司馬洛一拚，他的腰微微地彎了下來，雙掌伸直，擺出了一個迎敵的架式。

司馬洛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果然是在甚麼武館裏學過一招半式的，祇不過他所進的大概也祇是甚麼九流武館而已，或者就是他自己不是材料，所以他的姿勢並不正確。

司馬洛則擺出了一個悠閒的姿勢，等着他過來。

那個飛仔一咬牙，好像銀幕上的亡命英雄似的發出一聲大叫，手掌虛晃一下，右脚就飛了起來，踢向司馬洛的面門，司馬洛祇是輕輕把臉一仰就避過了，飛仔這隻脚落在地上，一踏踏穩了，另一隻脚又飛了起來，又來了同樣的一脚。司馬洛還是輕易地避過了。

這個人踢起來很好看，大概是學自銀幕上那個吹牛英雄的，實在却是華而不實的，而且，他忘記了自己是穿着長到拖地的闊脚褲的，這一脚不中，他的另一隻脚又要踢起來。可是這個時候，司馬洛却把一隻脚伸了過來，踏住了他的褲脚。

這第三脚非但踢不起來，而且褲脚一

絆，人就無法保持平衡，而仆到了地上，仆得一口一鼻都是血。

司馬洛在他的腰背上踏了一脚，他更全身抽着，爬不起身子。

「你知道嗎？」司馬洛說：「你這一種人，就應該拿去餵狗。」

「不——不要。」那飛仔又恐怖地哀鳴起來。可是司馬洛已不再給他求饒的機會了，司馬洛一手執住了他背後的衣服，把他提了起來。

那人的手脚亂舞，恐怖地呼叫着，司馬洛提起他，也是像提起了一隻蟹那麼容易；司馬洛提着他，把他一拋，於是這人也翻過牆頭，而飛進了那花園中了。

那些狠犬們又一陣怒吼，那人一陣慘叫，後來就沒有聲音了。

司馬洛拍拍手掌上的灰塵，理好自己身上的衣服，就揚長而去。那些狠犬也許不會把他們咬死的，不過，狠犬的主人看來一定會報警把他們捉將官裏就眞，他們怎樣對警方解釋他們進入圍牆之內，那是他們的事情，司馬洛也是管不着了。

司馬洛轉了街口，有一部的士經過，司馬洛揮手截車，的士司機也要遲疑一下，先看清楚了他是甚麼人，然後才敢停車載他，這個世界，謀生實在太難了，的士司機也要時刻提防接載到的客人會不會正是要刦自己的刦匪，然而生意又不能不做，否則生活也要發生問題了。

司馬洛上了車，對的士司機說了一個地址。司機把他載走了，那裏是一間住宅大厦，門口有幾名彪形大漢在聊天，除此之外就相當安靜了。司馬洛下了的士，進入了大厦的門口，那幾個彪形大漢小心地打量了他一遍。

司馬洛乘升降機上了二樓，到了一度大鐵閘的前面，伸手按鈴。大鐵閘打開了，裏面一張臉看了看他，然後才打開來。司馬洛進去，開閘的人又關上了鐵閘，那裏面却是一個丁方不到二十呎的方洞，還要再通過一度鐵閘，才能進入屋內的，而這第二度鐵閘，則要第一度鐵閘關上，鎖好了，才打開來，讓他進去，司馬洛踏了進去，那裏面可熱鬧了。

有六七張賭桌正在開賭，而賭桌周圍圍滿了人，和樓下門口的冷清成爲一個强烈的對比，原來這裏是一個秘密的賭窟。

司馬洛顯然是這裏的常客，他一進去，馬上就有一個塲務員過來和他招呼。

「今晚上有空，司馬先生？」

司馬洛苦笑：「這一陣子都有空的，就是窮了一點，所以要到這裏來找些盤纏了。」

「你在開玩笑，司馬先生。」那人給了他一個紅包。

另一個塲務員已經把司馬洛帶進裏面的一張桌子道：「來，來，司馬先生，這邊有個位子。」香烟也馬上遞上來。

在他們的心目中，司馬洛顯然是一個豪客。如果司馬洛不出錢來賭，那才眞叫他們失望呢，不過司馬洛倒也沒有叫他們失望，司馬洛伸手進袋裏一掏，就掏出了一疊大額鈔票。

他這個失業漢倒不像別的失業漢那麼窮，他窮的是大數目，而不是小數目，而這一疊鈔票，在他來說却祇是個小數目而已，他可說是一個神通廣大，本領高强的人。這種人是不會窮到連賭本也沒有的。

他的窮，是另一種窮。

司馬洛佔着那個位子，開始賭了。

他的運氣却不大好，正是所謂禍不單行了，雖然他賭得很精，却一直輸。

他那一大疊鈔票，很快就丢掉了，牌是好的，可是就是要輸，輸得很寃枉，總之是要輸，手風不順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了，司馬洛雖然是一個受得起打擊的人，還未至於輸到滿頭大汗，眼睛凸出，但總之他的心情是不大好的了。

後來，他把牌一推：「不賭了，暫時避一避。」

「對了，歇一歇也是好的，司馬先生。」那個發牌的人說：「叫點甚麼東西吃吃吧。」

「來一杯橙汁好了。」司馬洛說。

他拿了一杯橙汁，在那裏走來走去，看別人賭。他在那裏是熟客，而且是豪客，每一個人都歡迎他的。

司馬洛在那裏走來走去，表面上是要轉一轉牌風，其實，他的興趣已不在賭了，他的袋裏是還有錢的，可是現在，他已經一點也沒有興趣繼續賭下去了，他現在所要找尋的不是賭的刺激，而是色的刺激了！

換句話說，他是要找一個女人。

在這個地方找一個女人？一個賭的地方，其實，這一點也不出奇，如果是慣常到這種地方流連的人，就知道這裏是有不少美麗的女人的，不過不是由賭檔供應的，而是在那些賭客之中。

許多風塵中的美女，都是這裏的豪客。而且風塵女人也正是這些賭檔的主要顧客之一種，她們的錢是從男人身上弄來的，錢雖然賺到了，在心理上，却難免有一種被玩弄的感覺。精神是苦悶的，豪賭就是一條發洩精神苦悶的途徑。而且，她們也需要找一些不是用金錢玩弄她們的男人。祇要你够手段和够條件，你是可以成爲她們發洩精神苦悶的合作人的。

司馬洛已經找到了這樣一個對象了。

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出現在這種塲所裏的美女人，用不着說，總不會是良家婦女了，這個女人賭得很豪，而且是一個人賭。

當她身邊的位子空了下來的時候，司馬洛就坐了下去，那是一張賭二十一點的桌子，司馬洛再掏出一疊鈔票來：「我跟你買，小姐，希望你給我帶來好運。」

那個女人看也沒有看他，祇是苦笑着：「你似乎不大會跟紅頂白之道，難道你看不出，我也是大輸家嗎？」

「我早已注意到了。」司馬洛說：「那是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情的。」

那個女人不由得詫異地瞥了他一眼：「哦？那麼，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甚麼呢？」

司馬洛祇是微笑：「遲一點再告訴你吧，目前，先讓我們來賭，希望我們兩人的壞運氣，合起來就是好運氣。」

「從來沒有見過有這種事情。」那女郎歪歪咀：「弱家和弱家在一起，祇會弱上加弱吧，你不如把錢丢進河裏更好。」

「如果有緣份，情形也許又會不同的

。」司馬洛說。

他下了注，眞的跟着她下注，她下多少，他也下多少，不過他聲明：「要不要牌由你做主，我不會干涉的。」

第一副牌他們輸掉了。莊家拿了個二十一點，統吃。

這個女人咭咭地笑了起來。不過，司馬洛還是毫無吝惜地跟她下注，第二副，他們就贏了，司馬洛把贏來的也押下去，但還是讓她做主。

他們又贏了。

以後第三第四副他們都贏的，這個女人却後悔地發出怨聲，因爲司馬洛把每一次贏的全押下去，數目滚得很大，她却每次都是押相同注碼。

司馬洛這樣，自然是比她贏得多了。而且比她贏多了許多倍。她埋怨倒不是埋怨司馬洛跟她買，她祇是埋怨自己沒有跟着司馬洛的辦法下注吧了。如果也跟着司馬洛的方法下注，那麼，她也可以和司馬洛贏得一樣多了。

「看，是不是？」司馬洛說：「我早已說過，如果有緣，情形又不同了，看來我們是眞有緣的！」

那個女人第一次轉過來看了司馬洛一眼。眞正地看他一眼。而她對她所見到的，也顯然是相當滿意的。她對司馬洛擠了一擠眼。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的運氣已經來了，你就應該聽我的！」

「好，我聽你的。」那女人說。她現在對司馬洛是大感興趣了。

「我們這一次應該少買一點。」司馬洛說：「每人買十元！」

「十元，你在開玩笑。」那個女郎咭咭地笑了起來：「我從來不買十元那麼少的！牌風既然旺了起來，還不趁機會堆上去？」

司馬洛搖着頭：「信任我的靈感好不好？我的靈感告訴我，我們這一次是會輸的！」

「好，依你。」她露出一個頑皮而不羈的微笑：「如果你說得不靈，我會把你的頭也扭下來！」

他們果然每人祇下注十元，而那些在旁邊跟注的人認爲他們牌風旺起來了，都把重注跟上來。

牌發了下來，他們拿的牌不錯，拿到了二十點。可是沒有用，莊家開牌，却是二十一點通殺。旁邊跟注的人牙痛似的呻吟起來，那個女郎則咭咭地笑不可仰。因爲，他們不過每人損失十元吧了，輸也輸得開心。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行了，我們的戰略已經成功了，莊家的步驟已經給我們擾亂了！」

「那麼，下一步我們又應該怎樣呢？」那女郎問。

司馬洛微笑：「下一步，我們當然是要重注出擊了！」

這一次，她對他當然是更加言聽計從了，而事實證明，司馬洛的戰略是成功的。他們這一次的重注出擊，果然大有所獲。而且以後，在司馬洛的主持之下，他們也一直是成功的。司馬洛輸去了的都贏回來了，而且獲利數倍。她也是一樣的。

她高興得把頭擱在司馬洛的肩上，這倒不是錢的數目的問題，而是輸贏的問題。贏了，心理上的滿足，是不能用筆墨去形容的。鈔票大堆堆在他們的面前，多得就像一堆並無價值的廢紙。

由於她的頭是擱在司馬洛的肩上，所以司馬洛就很容易在她的耳邊低聲地對她說：「好景肯定是不能永遠繼續下去的，我們還是乘勝收手吧！」

「但……我沒有甚麼地方好去呀。」她說：「我很悶，所以才賭錢，不賭，叫我做甚麼好？」

「一個人也許沒有甚麼好做。」司馬洛微笑着說：「但兩個人在一起，就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好做了。如果你不怕跟我一起……」

「誰說過怕你？」她橫了他一眼。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我們說走就走吧！」

他們眞的說走就走，大有所獲地離開了那個秘密賭窟。

「我的車子在那邊。」她說：「你有車子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滿街都有車子，的士就是我的車子了。不過，我們還是坐你的車子去吧！」

她的車原來是一部甲虫狀的小型福士汽車，這與他所想像的是不同了。他還以爲她會開一部跑車之類。不過女人在汽車方面的口味，却是難以預測的。多數女人都不懂得欣賞車子的綫條美。她們祇是喜歡實用而已。

「我們現在到那裏去呢？」她問。

「隨你說吧。」司馬洛說：「現在，我是整個人都交了給你了！」

「我家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她說：「不過今晚却不大方便，有親戚來了，在那裏碍手碍脚！」

她說的親戚，可能就是養她的男人了。司馬洛微笑：「你晚上不回去，你的親戚不會介意嗎？」

她聳聳肩：「管他！一個人，總有自己的時間的！」

「對了，自己的時間。」司馬洛說：「如果沒有自己的時間，不能做自己所喜歡做的事情，那做人又有甚麼意思呢？」

「說得很對。」她說：「今後，我們做我們喜歡的事情吧！」

「到我家去吧。」司馬洛說：「我家也是個好地方！」

「不。」她搖搖頭：「提起家我就感頭痛！讓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吧。」

「甚麼地方？」

她咭咭地笑了起來：「既然你說你把人交給我擺佈了，你還怕甚麼呢？我又不會把你宰掉了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閉上眼睛，任憑你擺佈好了。」

他眞的閉上了眼睛，而她就開着車子，載着他向她心目中的那個目的地駛去。後來，他覺得車子停了下來了，於是他就說：「現在我可以張開眼睛了嗎？」

「現在可以了。」她說。

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他們已經來到了海邊。車子是停在樹林中，樹林的外面就是一片幼而白的沙灘，海浪在遠遠的水

邊進着退着。司馬洛微笑：「我們到這裏來幹甚麼呢，小姐？」

「海灘是用來幹甚麼的？」她說：「當然是用來游泳的了。我們去游泳吧。」

「你應該先載我回家去拿條泳褲的。」司馬洛說。

「在這裏，誰需要泳褲？」她又咭咭地笑了起來：「除了你和我之外又沒有別人！」

「這個——」

「你害怕？」

「不，我並不害怕！」司馬洛忙說。

「那麼來吧！」她說。她把車子開動了，駛到了沙灘的中間，停了下來，然後就迅速地動手，就在駕駛位子上拉開拉鍊，把上身的衣服脫了下來。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外面的月光很亮，他可以看到她的上身祇剩下了一副黑色的乳罩，和那一身乳白色的肌肉成爲了一個很明顯的對比。也許是那副乳罩太緊了，也許是她比較豐滿一點，乳罩的帶子勒入肉裏，而乳溝給逼成深深的。當乳罩解開了之後，皮膚上就留下了紅印，破壞了肌肉的美感。

然而那兩個淡紅色的尖峯，則簡直可以抵銷了任何的破壞。他發覺她是根本不需要用乳罩的。她的雙乳是那麼堅挺，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支持。

乳罩解除了之後，她的雙乳就在那裏顫着，顫着。司馬洛張開了咀巴，合不攏來。

「怎麼了，你不是從來沒有見過女人的吧？」她含嗔地斜睨着他，一面又伸手把自己的乳房掩住了。

「哦——噢，對了，對了！」司馬洛說着，也連忙動手，把自己衣服解開來。

她似乎認爲這樣才是公平的。當司馬洛動手把衣服脫下來的時候，她才把手拿開了。

然後她就推門下了車，就在車子的旁邊把那條闊脚窄身的長褲脫了下來。

一直，司馬洛都沒有機會眞正看到她的腿部的綫條。他祇是猜而已。猜想當然是美麗的，而且猜想通常也比眞實美麗。然而當她把褲子脫了下來之後，他就發覺原來眞實和猜想也是同樣地美麗。

她有着一雙修長而綫條極美的腿子，那條緊身闊脚的長褲，對她的腿子的美麗也並沒有作過度的誇張。長褲的下面有一條黑色三角褲，三角褲褪下來之後，還是有着一塊差不多同樣大小的黑三角形。她的頭上有着一把很濃很黑的頭髮，而另一個部份，也同樣地是比別人豐盛的。

司馬洛又呆在那裏。

「你這傻瓜！」她叫道：「我不等你了！」說完了她便轉身向水邊跑去。

司馬洛又繼續動了。他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脫了下來，在車上放好，然後也下了車。不過他並沒有忘記把車門鎖上。他把他們的衣服都鎖在車中，鎖好了車門之後，就把車匙在車輪旁邊的沙底下埋掉了。然後他才奔向水邊。

這樣，他回來的時候還是很容易就可以把鎖匙找回的，但是別人要找到這鎖匙，可就難了。

她是一個相當强的游泳好手，司馬洛到達水邊的時候，她已經游到很遠了。不過她在水中停了下來，等着他。當他到達的時候，她就張開兩臂，迎他入懷。兩個人緊緊地擁在一起。跟着，她就忽然尖叫了起來：「不，不要現在！」

她連忙掙扎，掙脫了，沉了下去，又再浮上來，吐着水：「你怎麼弄的，在水裏也能這樣硬！」

因爲在一擁抱的時候，他就差點進去了。

「這才是眞正的男人嘛。」司馬洛嘿嘿地笑着：「如果是軟軟綿綿的，那得到了也沒有用處的！」

「不，不要在水裏來。」她嬌嗔地皺起了眉頭，瞪着他：「等回到了岸上再來吧！」

「我可以等的。」司馬洛說：「我可以接受時間的考驗！」

她又伸出手來，接住他的手，把他拉近了，兩個人又貼在一起，不過這一次，她却把身子側了開去，避免讓他排闥而入。如果不是這樣，他也眞可能會的。正如他所說，他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

他們接吻，她撫他，他也撫她，大家都是毫無保留地愛撫着。雖然是在清涼的水中，他也感到她的身子是正在熱起來。

而且後來，她也不再把身子側開了。她開始接受他在門外的摩擦，而這使她瘋狂起來了，但她還是緊合着腿子。

「讓我們到岸上去吧。」司馬洛說。

「你能抱我回去嗎？」她問。

「讓我試試！」司馬洛說。

她的身子一縮，就用腿子箍住了他的腰部，懸掛在他的身上。而她的下頷也擱到了他的肩上。

接着她就尖叫了起來，而且是不停地，恐怖地尖叫。司馬洛也猛的扭轉身來，朝向岸上。他也看見了！

岸上的車子旁邊現在已經多了三個人，正在企圖把車門撬開。

「你留在這裏！」司馬洛把她推開：「我回去！」

「不！不要回去！」她連忙拉住他。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可以對付他們的！」

他把她推開了，就急急地向岸邊游去。那三個人是知道他回來的，其中一個人還回頭望了他一眼，但他們還是在動着手撬車門。司馬洛看到，其中一人的手上是拿着刀子的。豈有此理，近來的刦匪，實在是猖獗了。

好，既然猖獗，就應該教訓一下。司馬洛剛才已經教訓過兩個，現在，他也不怕再多教訓幾個。

他到了淺水中，站了起來，踏着水向沙灘邊跑回去。那三個人放棄了車子，轉過來向着他。

「好了。」司馬洛冷冷地說：「滾吧，還在這裏幹甚麼？你們以爲這世界上眞是沒有法律的嗎？」

司馬洛雖然很喜歡教訓惡人，不過現在却是希望他們快點走掉算了。他和這個美麗的女人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一起做的，重要過替別人教訓兒子。

但那三個人是頑固份子。他們並不肯走。

「唔。」拿着刀子那人把刀子在手中拋一拋：「看他，原來是有一點天賦本錢的，怪不得也有此艷遇了。」

「替他割下來，他就不會再有艷遇了。」另一人說。

司馬洛站在那裏，也感到有點難爲情。他是一絲不掛的，而他則穿着齊整。如果是裸露在女人的面前，他反而不會那麼難爲情。

「你。」那人把刀子一擺：「旣然你還沒有幹甚麼，你滾吧，但衣服不要拿了，馬上給我滾！」

這是不可能的事。難道司馬洛會就這樣把一個赤裸的美女留下來任從他們擺佈嗎？

司馬洛又走前了兩步。他咬着牙說道：「好，你們既然不識好歹，讓我替你們一一割下來吧！」

那拿刀的人看看他的二個同伴，三個人哈哈笑起來，拿刀的人踏步上前來。

司馬洛不想浪費時間，所以也並沒有向他們表演甚麼招式了，祇是採取速戰速決的辦法。他的脚在沙上一踢，一撮細沙就向這持刀的人的臉部直射過去。細沙進入了眼睛，那人哇的一叫，就連忙用手掩住了眼睛。

在另外二個還未能有所動作之前，司馬洛已經衝了前去，一隻脚一踢踢了起來，踢中了那持刀人的胯下，那人連叫也叫不出聲來，就在地上倒作一團。

旁邊那二個人這才圍上來，向司馬洛揮拳。司馬洛左手托住了其中一人的拳頭，右脚又飛了起來，一連兩脚，踢在第二人的胸膛上。

蓬蓬！那人的胸部中了兩脚，靠到了車身上，一時兩眼翻白，動也不會動。

司馬洛把他執住的那隻拳頭向下一壓一推，那人便整個離地飛起，翻了一個跟斗，重重地跌在沙上。司馬洛雙手執住他的衣服，把他揪了起來，向上一丟。那人升空而起，再落下來，就落在車頂上。轟！那部小車子給壓得不斷地震動着。那人就這樣留在車頂上。

司馬洛再用膝蓋在餘下一人的肚子上撞了兩下，那人也軟軟地坐倒下來。

「不要！不要！」那女人叫着跑到了司馬洛的身邊，慌忙地把他拉着道：「不要！」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不會殺人！我不過是要把他們教訓一下！」

「不要，你不要碰他們！」她說。

「也好。」司馬洛說：「我們也不值得浪費時間在他們的身上。我們走吧！」

她却在那個腹部中擊的人的身邊蹲了下來，要把他扶起，似乎她已經忘記了自己是一絲不掛的。如果那人還有一點氣力，他也會運用他的眼睛，來大飽眼福的。可是他却連眼睛也幾乎張不開了。

「別管他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他說着從沙裏把鎖匙找回出來，去打開車門。

「阿黑，阿黑。」那女人在搖着那個人：「你沒事吧？」

司馬洛愕在那裏了：「甚麼阿黑？你的意思是，你是認識他的？」

「你不能這樣亂來的。」她焦急地說：「你把他打傷了，那我怎麼交代？」

「交代？向誰交代呢？」

「我的丈夫！」她說。

「你的——」司馬洛睜大眼睛，然後呻吟一聲。現在他明白了。這個女人是有丈夫的，而且她的丈夫顯然不是一個好惹的人。雖然不在她的身邊，却有人代替他留意着她的行踪，當她的行動越出常軌的時候，這些人就出來制止了。幸好司馬洛不是普通男人，不然，可能他最重要的部份，現在已經給割了下來，他嘆了一口氣：「我早知道近來運氣不好，不該在街上跑，跑到甚麼地方就碰釘到甚麼地方！」

那個女人還是忙着去扶那個阿黑，扶他不動，便又去扶另一個，似乎她已經完全忘記了有司馬洛這個人存在。她這位丈夫，一定是一個十分不好惹的人物，所以，她才會怕成這個樣子的！

司馬洛打開了車門，取出了自己的衣服，自顧自穿上了。他沒好氣地說：「你也可以先穿上點衣服的，如果你丈夫知道了，大概也不會很高興的！」

這句話她倒聽得進耳，她也連忙去拿衣服穿上了。

司馬洛則早已穿好了衣服。他看着她，又嘆了一口氣：「我看，我也沒有希望坐你的車子回市區了，祇好去找部的士。你好自爲之吧，小姐——呃！太太！」

然後他調頭就走。

他走到了公路上，等了差不多半個鐘頭才截到了一部的士。這一次，他不再到甚麼地方去了，他祇是吩咐那的士司機把他載回家。

這個潦倒之中的司馬洛，倒也並不是住在平民窟裏的。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這個潦倒漢和普通的潦倒漢並不相同。

他住的地方是普通中等人家也要夢想住進去的地方——一座環境優美的花園洋房。那部的士把他載到了園門口停下了。

司馬洛用鎖匙開了花園的鐵門，踏進去，就皺起了眉頭。他看見廳中有燈光。他在這方面的記性不是絕對一流的，許多時候，他外出也會忘記了熄燈，可是這一次却是不同的。他明明記得，他在出門的時候還是白天，沒有需要開燈，因此也不會是他忘記關燈了。

果然，燈不是他開的。他踏進客廳時，就看見已經有兩個人坐在那裏。兩個中年人，都穿着得很講究，身上的西服是新穎而名貴的。他們也在喝着名貴的酒，不過這些酒却是來自廳中的酒櫃的。

其中一人是金色頭髮的歐洲人，另外一個則是黑色頭髮的亞洲人，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

他們微笑，對他舉舉杯子。司馬洛皺起了眉頭瞪着他們：「我早知這倒霉事沒有完的，現在，又碰到你們了！」

「唏唏，司馬洛，碰到我們怎能算是倒霉？」那日本人說：「坐下來吧，不見你已經很久，你瘦了！」

司馬洛苦笑道：「我也有發胖的理由嗎？」

兩個人看着他，搖動着手中的酒杯，讓酒在杯中盪來盪去。

「怎麼樣？」司馬洛說：「木村，根德，你們是來殺我的嗎？如果是，那就容

易了，因爲我已經不比從前，你們要殺我，非常容易！」

「殺你？」日本人木村抬起了眉毛，表示震驚地看看根德：「我們有提過殺字嗎？」

「當然沒有。」根德說：「我們是朋友呀，怎會互相殘殺呢？」

司馬洛一指根德：「你和木村是朋友，但你們和我不是朋友，我擊敗過你們一次，你恨我！現在我倒下來，你們就來報仇了！」

「你這人眞多疑。」根德說：「我們都是職業間諜，我們祇是做工作吧了，勝敗是兵家常事，我們不應該記恨的！」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我們不記恨。但你們來找我幹甚麼？」

「和你談一件工作。」根德說。他和木村的表情都嚴肅了下來。

「哈！」司馬洛却輕蔑地笑了：「你們果然是來跟我開玩笑的。我倒下去了，你們正謝天謝地，沒有人跟你們搶生意！你們却說來給我一件工作？」

「我們是誠意的。」木村說。

「這件工作我們兩個幹不來。」根德說：「非有你加入不可！」

「別對我估計得那麼高。」司馬洛說：「人人都知道我是完了，我已經退步了，老了，上次一件大事做壞了，沒有人再要我做事了，沒有人敢再碰我！我是靠不住的！」

「他們是這樣想。」根德說：「但我們知道不是的。我們都認識你！」

「你們錯了。」司馬洛說：「他們的想法是對的，你們的想法是錯的。我已經老了，人都會老的。我已經沒有從前的能力！」他把酒瓶拿過來，給自己斟了一杯，有些酒瀉在几上：「你看，我連斟一杯也斟不好！」

「你不喜歡我們？」根德說：「你不喜歡和我們一起做事？」

「我不能說我是愛上了你們。」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但我實在是不能做甚麼工作！我甚麼都做不來。叫我去對付幾個飛仔還可以，但做一些需要職業性的效率的工作，我做不來的，我正考慮找份警察的工作做做呢！我可以去對付飛仔！」

「你是在耍我們。」木村說：「如果你不高興和我們一起工作，你大可以說一聲『不幹』的！」

「我不是不高興工作！」司馬洛大聲叫道：「我是幹不來！難道你們這樣都不明白？我是幹不來！你有看見我是坐甚麼車子回來的嗎？你們看見嗎？」

「你坐的士回來的。」根德說。

「這就是了！」司馬洛說：「爲甚麼我不開着跑車回來，你知道我是最愛跑車的！」

「泊車痲煩！」木村說。

「而且你的車子上次撞掉了！」根德說。

「不。」司馬洛說：「這都不是原因！原因是我開車的胆量都沒有了！我最愛的女人在我的車子裏死了，這令到我連開車的胆量也失去了。一個連車子也不能開的人，能幹甚麼？」

木村和根德面面相覷了一陣。

「走吧。」司馬洛說：「別和我開玩笑！」

木村和根德又交換了個眼色。木村微笑：「好吧，我們走吧！也許是我們猜錯了，別人猜對了，這人已經是個廢人！」

司馬洛大笑起來。

「激將法也沒有用。」司馬洛格格地笑着：「你們又不是不知道，我從來都不受激的！」

兩個人都看了他一眼，就像看着一個死人似的，然後，他們就走掉了。

司馬洛頹喪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又斟了一杯酒，灌下喉嚨。那烈酒像一團溫暖的烈火冲了下去，帶給他以一陣飄飄然的感覺。

他緊緊地閉上了眼皮，新近的回憶，又零碎地一幕一幕湧現在他的眼前，一架漂亮的跑車飛馳，爆炸，有女人的聲音尖叫，有人在哈哈大笑，就像是一部甚麼電影的預告片，而且這預告片裏還加插了幻想的鏡頭：一個美麗的女人尖叫，然後忽然變成了血人，而他自己愛莫能助地躺在旁邊，爆炸……汽車爆炸……

司馬洛的眼皮忽然又「霍」的張了開來。

他的眼光小心地在廳中四面掃視着。找尋有甚麼不對。那張小几上散着零亂的杯子和酒瓶。這是木村和根德兩個人擅自取飲他的酒而留下來的零亂。但此外還有甚麼？

還有的就是……司馬洛的眼光掃過去，落在廳中那一盆熱帶植物上。一隻木的大花盆，下面有鐵脚支持着的，而木花盆裏面又裝着一隻瓦花盆，這隻瓦花盆才是眞正的花盆，瓦盆的裏面盛着泥土，泥土的中間就植着一棵有着大刀一般似的綠葉的熱帶植物。

就是這棵熱帶植物有點不對。不對的地方就是高了好幾吋。這是大笑話，一棵植物，怎會在幾個鐘頭之內，忽然長高了好幾吋的呢？

司馬洛一跳跳了起來，就撲到那隻花盆的旁邊去，分開兩塊巨大的葉子，把頭探進去，看看花盆的裏面。

不是那棵植物高了幾吋，而是那隻瓦花盆高了幾吋。那瓦花盆的下面墊了一些東西。而且，在同一時間，司馬洛聽到了一陣輕微的「的滴」聲，就像有一隻鬧鐘正在行走。

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額上也出現了豆大的汗珠。他知道這是甚麼。炸彈，計時炸彈，一隻拆開了的鬧鐘作爲計時器，當鬧鐘走到了預定的鐘頭，指針觸到了機掣，計時炸彈就爆炸了！

司馬洛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轉身逃走，跳到屋外去，找一個地方躲起來，然後等候炸彈自己爆炸。

但跟着他又冷笑，大聲地自言自語起來：「不！」他說：「你們不能炸死我，也不能炸掉我的屋子！」

他咬緊了牙齒，鎭靜着自己的神經，小心地向花盆裏面望望。他看到了還有一條細繩從瓦花盆的底下通上來，縛到那棵植物的根上。這根細繩，一定就是連到瓦花盆下面那隻炸彈上的，如果把瓦花盆拿起來，就會觸動下面炸彈的機掣，而使炸

彈提早爆炸了。

司馬洛仍然緊咬着牙齒，從袋裏掏出來了一隻指甲鉗，小心地把那根細繩鉗斷了，然後小心地把那隻瓦花盆捧了起來，於是他就看見了下面那隻炸彈了。

五根炸藥束在一起，與一隻拆開了的鬧鐘相連着。那隻鬧鐘正在發出着「的滴」的聲音，有幾條電綫複雜地連着鬧鐘與炸藥，中間還有一隻爆炸訊管。還有一分半鐘！司馬洛把兩隻手伸進了木花盆之內，小心地動手把那些電綫拆開，一面極力不讓自己的手發抖。在這時候，他祇有短短一分半鐘時間。

「我的天。」司馬洛喃喃着：「我不知道我幹不幹得來！」

也許他應該逃走的，有這兩分鐘時間，他應該可以逃得很遠了。但司馬洛偏偏就是不逃。

他小心地弄着那些電綫，汗從額上一滴一滴下去。還有二十秒鐘……十秒……成功了，爆炸信管已經和鬧鐘分離。

司馬洛把鬧鐘向門外一丟丟了出去，在地上坐下來，嘆了一口氣，說：「我的天！」

這時他才有空用衣袖去揩揩額上。

接着他又動手了，把那綑炸藥拆開，取出兩根，塞進了袋裏。然後他走過去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那邊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接電話，很甜蜜的聲音。這把聲音說：「龐氏肥料公司。」

「龐先生。」司馬洛說。

「請問是那一位找龐先生？」

「司馬洛。」

「請你等一等。」那女人說：「我不知道龐先生在不在。讓我去看看！」

「我找他，他不會不在的。」司馬洛說。

過了兩分鐘，一把男人的聲音接了上來：「司馬洛？」

「老龐。」司馬洛說：「許久不見了，我想你帮我一個忙。」

「經濟有困難嗎？」那姓龐的人在電話裏問。

「不。」司馬洛說：「我想找兩個人，木村和根德。他們來了此地，也許你會知道他們在那裏的。」

「我知道。」老龐說：「但爲甚麼找他們呢？」

「談談生意。」司馬洛說。

「我還以爲你巳經退休了。」老龐說：「人人都以爲你是巳經完蛋了！」

「我還活着。」司馬洛咆哮道：「我也打算活下去！怎麼樣？快點告訴我他們在甚麼地方吧。以我和你的交情，我想你會帮我這個忙的吧？」

老龐是職業間諜圈子裏一個相當活躍的人物，不過他並不親自動手進行甚麼任務的，他的專長是介紹，調配及收買人手。以前他也給過司馬洛不少生意的。

「唔……」老龐沉吟了一下：「好吧，我查清楚，十分鐘後我再給你電話！」

× × ×

木村正在洗澡，一面哼着日本小調。日本人一向視洗澡爲大事，雖然這裏不是日本式設備的浴室，他還是很細心地洗着，花很多時間。而且用很熱的水。

他每天都花很多時間的。熱騰騰的水放了一大缸，他就坐在缸中享受着。

他視洗澡爲一種樂事，因此，當有人扭動門球的時候，他就很不高興了。

「喂，根德，別胡鬧吧。」他說：「你明知我是在洗澡的，洗好了我自然會出來，忍一忍吧！」

門猛然的打開了，根德好像一隻炮彈似的飛了進來，一個跟斗墮進了浴缸，水濺得到處都是，肥皂沫也使木村一時睜不開眼睛。木村呱呱大叫着咒罵起來，一面用拳頭揉着眼睛。

根德好不容易才在浴缸裏滾轉來，把頭冒出水面。他身上是穿着整齊的衣服的，現在衣服全都濕了。

「媽的，根德，快滾開！」木村叫道：「你壓住我的腿子了！」

「司……司馬洛來了！」根德在吶吶着。

「甚……甚麼？」木村連忙再擦擦眼睛，勉强張開了眼皮，果然看見司馬洛就站在浴室的門口，靠在門框上。他的手上拿着一把一呎長的精鋼牛肉刀。木村記得這似乎是他放在厨房裏的刀子，是用來切牛肉片及魚片等日式食物的。

這刀也可以用來切人。人肉並不比牛肉韌，當然可以把牛肉切成薄片的，司馬洛現在就是拿着這把刀子守在浴室門口。

「你……你瘋了嗎？」木村吶吶說着，「你在幹甚麼？」

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在袋裏一掏，掏出來了兩根那種炸藥道，他微笑：「我是想請你們抽兩根雪茄！」

木村和根德兩個人面面相覷。

「接住！」司馬洛把那兩根炸藥拋了過去，木村和根德每人接住了一根：「現在，」司馬洛又咆哮道：「吃下去，替我吃下去！」

「你——你不明白了，司馬洛。」木村苦笑着：「這祇是開玩笑，我們祇是在跟你開玩笑吧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道：「我也是在開玩笑，吃下去吧！你們會笑得更大聲的！」

「這——這——」木村又吶吶着說道：「這怎能吃，這會毒死人的！」

「這是你們的事。」司馬洛說：「我給你們兩條路選擇，要就是把這兩根炸藥吃下去，不然，我會把你們都劏掉的！」

「讓我們先出去再說吧。」木村說道：「我可以向你解釋的。先讓我們穿上衣服！」

「沒甚麼好談的。」司馬洛說：「吃下去！我警告你們！不然我要開刀了！」

木村站了起來：「媽的，你這個人眞頑固，沒有商量的餘地！」

他說着，就把那根炸藥向煤氣爐內一塞塞了進去。那煤氣爐有一個小洞，有一個小小的火咀是長期亮着一點火的，這樣一開熱水喉，水力會使其他火咀都噴出煤氣來，就可以自動點火，有熱水可用了，用不着每一次要用熱水的時候都得劃火柴點火。木村就是把炸藥塞進了這個小洞的裏面，而那一朶小火，馬上就把炸藥的藥引燃着了。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十三）

前文提要

陽光和小方去到樹林的木屋裏，從泥娃娃不見的事認爲卜鷹並沒有死，而且來過了。忽然，木屋外圍的木板每一塊飛起來，一轉眼不見了，原來木塊是被人用鋼鈎長索拉入樹林去，二人正暴露於强敵環伺之境，危機四伏。奇訝之間，林中突然飛出兩條死屍落在他們的床邊，更怪的是三寶堂主胡大掌櫃在那裏哭着要討小方的命，小方的劍光一閃，胡大掌櫃便倒下去死了，但陽光認得出胡大掌櫃是被另一人的暗器打死的，此人是誰？卜鷹？……

洞內藏英傑　光陰催人老

▲門裏門外

（一）

一棵大樹的根部，忽然間露出了一個門。

那當然不能算是一道眞正的門，只能算一個洞，「陽光」認爲那是門，只因爲裏面眞的有個人鑽了出來。

這個人雖然不是卜鷹，却是他們的朋友。

「班察巴那！」陽光幾乎忍不住要大聲叫了出來：「是你！」

看見他，他們也同樣興奮。

從來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現，可是他每次出現時都同樣令人興奮。

「剛才出手的人是你！」

「是我，」班察巴那簡單的做了個手式，一種在一瞬間就可以將人脖子拗斷的手式，雖然非常簡單，却絕對有效。

「卜鷹呢？」陽光又問。

「我沒有看見他，」班察巴那道：「我也在找他。」

「你知道他在那裏？」

「不知道，」班察巴那說得也很有把握：「可是我知道他絕對沒有死。」

他的理由是：「因爲那些人也在找他，可見他們也知道他還沒有死！」他微笑：「無論誰想要卜鷹的命都很不容易。」

「陽光」也笑了：「如果有人想要你的命，恐怕更不容易。」

她對班察巴那也同樣有信心。

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都可以爲自己找到一個躲藏的地方。

一個別人絕對找不到的地方。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會先爲自己留下一條退路。

「他們都以爲你已經逃出了樹林，想不到你却在這棵樹底下，」陽光嘆了口氣：「難怪卜鷹常說，如果你想躲起來，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找得到你。」

班察巴那微笑。

「我也不知道你還想說什麼？」

「我還想說什麼？」

「說我是條老狐狸。」

「你不是老狐狸，」陽光答道：「兩百條老狐狸加起來也比不上你。」

（二）

剛才已聽不見的人聲，現在又可以聽見了，剛才已退出樹林的人，現在彷彿又退了回來。

班察巴那皺了皺眉。

「你們快躲進去，」他指着樹下的地洞說：「這個洞絕對可以容納下你們兩個人。」

「你呢？」

「你們用不着替我担心，」班察巴那道：「我有法子對付他們。」

「我相信。」

班察巴那道：「但是你們一定要等我回來之後才能出來。」

他已經準備走了，忽然又轉過身：「我還要你們做一件事。」

「什麼事？」

「把你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脫下來給我。」

班察巴那沒有解釋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陽光」也沒有問。

她已經背轉身，很快的脫下了她藍色的外衣和靴子，如果班察巴那還要她脫下去，她也不會拒絕。

她不是那種扭扭揑揑的女人。

她相信班察巴那這樣做一定是有理由的。

小方也將外衣脫下。

「這樣夠不夠？」

「夠了，」班察巴那道：「只不過你還得把你的劍交給我！」

對一個學劍的人來說，世上只有兩樣東西絕不能輕易交給別人的。

——他的劍，他的妻子。

可是小方毫不猶豫就將自己的劍交給了班察巴那，因爲他也和「陽光」一樣信任他。

班察巴那用力拍了拍小方的肩：「你信任我，你是我的朋友，」直到此刻，他才把小方當作朋友：「我絕不會讓你失望的。」

（三）

這地洞的確可以容納下兩個人，只不過這兩個人如果還想保持距離，不去接觸到對方的身子，就不太容易了。

小方儘量把自己的身子往後縮。

他們身上雖然還穿着衣服，可是兩個人的衣服都已經很單薄。

一個像「陽光」這樣的女孩子，身上只穿着這麼樣一件單薄的衣服，兩個人的距離之近，就好像一個「雙黃蛋」裏的兩個蛋黃。

只要稍爲有一點想像力的人，都應該能想到他們現在的情況。

小方只有儘量把身子往後縮，只可惜後面能夠讓他退縮的地方已不多。

地洞裏雖然潮濕陰暗，「陽光」的呼吸却芬芳溫柔如春風。

對一個血氣方剛的年青男人來說，這種情況實在有點要命。

×　×　×

「陽光」忽然笑了。

小方盯着她，忽然問她道：「你笑什麼？」

「我喜歡笑，常常笑，可是你以前好像從來也沒有問過我在笑什麼。」

「以前是以前。」

「現在爲什麼要問？」

「因爲……」小方道：「因爲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什麼事？」

「我是個男人，」小方的表情很是嚴肅。

「我知道你是個男人。」

「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差不多的。」

「我知道。」

小方道：「所以你如果再笑一笑，我就……」

「你就怎麼樣？」陽光故意問小方：「是不是想打我的屁股？」

小方又盯着她看了半天，忽然也自笑了。

兩個人都笑了。

剛才好像已經不能忍受的事，在笑聲中忽然就變得可以忍受了。

×　×　×

人如果不會笑，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四）

班察巴那回來時，漫漫的長夜已過去，這濃密的樹林又恢復了原來的光明和平寧靜。

「陽光」和小方的臉色也同樣明朗，因爲他們沒有對不起別人，也沒有對不起自己。

班察巴那看着他們，忽然又用力拍了拍小方的肩。

「你果然是卜鷹的好朋友，」他說：「卜鷹果然沒有看錯你。」

他忽然笑了笑，笑得樣子彷彿很神秘，說的話也很奇怪。

他忽然對小方說：「只可惜你已經死了。」

「我已經死了？」小方忍不住問：「什麼時候死的？」

「剛才。」

「我怎麼死的？」小方又問。

「從一個危崖上摔了下去摔死的，」班察巴那說：「你的頭顱雖然已經像南瓜般摔碎，可是別人一定還能認得出你。」

「爲什麼？」

「因爲你身上還穿着他們看見過你在穿的衣服，手裏還拿着你的劍，」班察巴那道：「如果你沒有死，當然絕不肯將那麼樣一柄好劍交給別人。」

小方終於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無疑已經替小方找了個替死的人。

「陽光」却還要問：「我呢？」

「你當然也死了，」班察巴那道：「你們兩個人全都死了。」

「我們爲什麼要死？」

「也許你們是爲了卜鷹，也許你們是失足落下去的，」班察巴那道：「每個人都有很多種原因要死。」

他微笑：「說不定還有人會認爲你們是爲了怕私情被卜鷹發現，所以才自殺殉情的。」

「陽光」和小方也笑了。

他們心裏毫無愧疚，他們之間絕對沒有私情，所以他們還能笑得出。

一個人如果隨時都能笑得出，也不是件容易事。

× × ×

班察巴那又問小方：「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你們死？」

小方搖頭。

他本來就不是個多話的人，近來更沉默，如果他知道別人也能回答同樣的一個問題，他寧願閉着嘴。

班察巴那果然自己回答了這問題。

「因爲我要你們去做一件事，」他又解釋：「一件絕不能讓別人知道你們要去做的事，只有死人才不會被別人注意。」

他說的「別人」，當然就是他們的對頭。

「陽光」還是要問。

「什麼事？」她問：「你要我們去做什麼事？」

「去找卜鷹。」

這件事就算不要他們去做，他們也一樣會去做的。

班察巴那道：「我知道你們一定要報復，說不定現在就想去找衞天鵬，去找呂三。」

他們的確有這種想法。

「可是現在我們一定要忍耐，」班察巴那道：「不管我們要做什麼，都一定要等找到卜鷹再說。」

人海茫茫，要找一個人，並不比大海撈針容易。

班察巴那說：「我也知道這件事並不容易，但是只要我們有信心，也不是做不到的。」

他忽然轉過身：「你們跟我來。」

（五）

他帶着他們找到一棵不知名的野樹，從靴筒裏拔出一把匕首，用匕首割開樹皮樹幹，過了片刻，樹幹中已有種乳白色的汁液流了出來。

班察巴那要小方和「陽光」用雙手接住，慢慢的，很均勻的抹在臉上和手上。

他們臉上的皮膚立刻就覺得很癢，然後就起了種很奇怪的變化。

他們的皮膚忽然變黑了，而且起了皺紋，看起來就好像忽然老了十歲。

班察巴那又告訴小方。

「我們的族人替這種樹起了個很特別的名字！」

「什麼名字？」

「光陰。」

「光陰？」

「我們的族人都叫這種樹叫光陰樹，」班察巴那道：「因爲光陰總是會使人變醜變老的。」

他又說：「它的效用至少可以保持一年，一年之內你們都會保持現在的樣子，大概不會有人能認出你們的本來面目。」

但說的是「大概不會」，不是「絕對不會」。

「所以你們還要特別注意，」班察巴那道：「我還要替你們找別的掩護。」

「什麼掩護？」陽光問。

「現在你巳經不是藍色的陽光，他也不是要命的小方了。」

「我知道，」陽光說：「這兩個人現在都巳經死了。」

「所以現在你們巳是另外兩個人。」班察巴那道：「你們是對夫妻，很貧窮的夫妻，一定要奔波勞苦才能生存。」

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像這樣的夫妻，爲了活下去，不得不日夜勞苦奔波不息。

「你們是做生意的，把藏邊的特產運到關內去販賣，博一點蠅頭微利。」班察巴那道：「因爲你們沒有父母子女，家裏也沒有別的人，也因爲你們夫妻感情不錯，所以你們不管到那裏去，總是兩個人同行。」

小方和「陽光」都在靜聽。

班察巴那又道：「你們當然請不起鏢師護送，爲了行路安全，你們只有加入商隊。」

「商隊？」小方不懂。

「商隊就是很多像你們這樣的人結伴同行的隊伍。」班察巴那解釋：「幾乎每個月都有這麼樣一隊人入關去。」

他說：「我巳替你們找到了一個。」

班察巴那做事的周密仔細，實在令人不能不佩服。

「這個商隊並不大，大概有三四十個人，」他說：「領導這個隊伍的人叫『花不拉』，精明老練，對地形也極熟悉，少年時據說屬於韃靼的鐵騎兵，曾經遠征過突厥。」

「我們到那裏去才能找得到他？」

「虎口集，」班察巴那道：「他們預定是在虎口集會合的。」

他又補充：「你們到了那裏，先去找一個叫『大烟袋』的人，把你們的名字告訴他們，再付二十五兩銀子的路費給他，他自然會帶你們去見花不拉。」

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

「我們的名字叫什麼？」陽光問。

「你是藏人，名字叫美雅，」班察巴那說：「你的丈夫是個漢人，名字叫做苗昌。」

他將他的雙手搭上他們的肩：「我希望你們能在一年之內找到卜鷹。」

（本章終）

▲旅 遊

（一）

在小方和「陽光」想像中，「花不拉」當然應該是個高大健壯公正嚴肅的人。

他們想錯了。

× × ×

花不拉是個矮子，本來也許還不太矮，可是多年來馬鞍上的生活，使得他兩條腿變得非常彎曲，看起來就像是個圓圈，走起路來總是搖搖幌幌的，樣子顯得很滑稽。

所以他總是坐在一張很高的椅子上，用一雙斜眼看人的時候，眼睛裏總是帶着種殘酷而譏嘲的表情，就像是個頑童在看着巳經被他用繩子綁住的貓，又像是一隻貓在看着牠爪下的鼠。

幸好他還有一雙大手。

他的手又寬又大又粗又硬，擺在桌上時，就像是兩把斧頭，一下子就可以把桌子砍成兩半。

也許就因爲這雙手，才使人不能不對他畏懼尊敬。

這個人另外一個優點是，他很少說話，他要說的話都由「大烟袋」替他說的。

× × ×

小方和「陽光」看見花不拉的時候，巳經有一對夫妻在他的客房裏了。

一對和小方他們一樣的夫妻，爲了要活下去，就不得不日夜勞苦奔波不息。

他們的年紀都巳經不少了，丈夫至少巳經有三四十歲，妻子也有二十七八，丈夫的臉上巳經刻滿風霜勞苦的痕跡，妻子總是低着頭不敢見人。

丈夫把二十五兩銀子路費交出來的時候，妻子緊張得連指尖都在發抖，因爲他們這一生中從未付出過數目如此龐大的一筆銀子。

在他們眼中看來，這二十五兩銀子的價值絕對比呂三眼中的三十萬黃金還大得多。

× × ×

小方第二天才知道他們的名字——丈夫的名字叫趙羣，妻子姓胡，就叫做趙胡氏。

一個平凡規矩害羞的女人出嫁之後，就沒有名字了。

小方從未想到這一對平凡規矩的夫妻，竟是對他和「陽光」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從某一方面說，甚至可以說是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二）

花不拉顯得很不耐煩。

對他來說，不管坐在什麼地方，却遠不及坐在馬鞍上舒服。

可是等到大烟袋替他問過小方和陽光幾個簡單的問題之後，叫他們回房去的時候，花不拉却要他們「等一等」。他忽然問小方：「你有沒有練過武？」

「沒有，」小方立刻回答：「雖然練過幾天莊稼把式，也不能算練武。」

「你身上有沒有帶傢伙？」花不拉又問。

「沒有。」

「連一把刀都沒有帶？」

「沒有。」

花不拉看着小方，眼睛裏忽然露出種曖昧而詭譎的笑意，忽然從身上抽出把匕首。

「你最好把這傢伙帶在身上，」他將匕首交給小方：「你的老婆年紀還不算太大，我們這隊伍裏什麼樣的人都有，走在路上，能小心還是小心些好！」

× × ×

「那個人不是好人。」

一回到房裏，「陽光」就悄悄的對小方說：「絕對不是好人。」

小方不能不承認，花不拉笑的時候的確有點不懷好意的樣子。

幸好「陽光」巳經不是本來那個明朗美麗的藍色陽光了，連趙胡氏看起來都比她順眼得多。

那對夫妻就住在他們的隔壁。

他們住的是一家最便宜的小客棧，房裏除了一張土炕和一羣臭虫外幾乎什麼都沒有。

二十五兩銀子路費中還包括食宿，他們當然不能要求太多。

何況炕總算還是熱的，在這種時候，能够有張熱炕可睡巳經很不錯了。

他們只希望能快點睡着。

× × ×

他們都沒有睡着。

就在他們開始要睡的時候，隔壁房裏忽然響起種很奇怪的聲音。

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分不出那是什麼聲音。

但是聲音越來越大，而且持續得很久，兩間房又只隔着一層薄牆。

如果他們還是小孩子，也許還是分不出那是什麼聲音。

可惜他們巳經不是小孩子了。

× × ×

小方忽然覺得全身發熱。

他從未想到一個那麼規矩，那麼害羞的女人，在跟她的丈夫做這件事的時候，居然會發出這麼樣的聲音來。

這也許只不過因爲他們平日的生活太單調，忽然換了個新的環境，到了個陌生的地方，總是難免會放肆一點。

每個人都有無法控制自己的時候，可是有些人就算在這種時候也一定要控制自己。

小方閉着眼睛，全身上下連動都不敢動。

他希望「陽光」認爲他巳睡着。

「陽光」也沒有動，她是不是也希望小方認爲她也巳睡着。

（三）

清晨，陽光滿地。

天還沒有亮小方就起來了，用一桶巳經結了冰渣子的冷水冲了個冷水浴，沿着小客棧外的山坡上跑了十七八個圈子。

他回來的時候，「陽光」巳收拾好行李，他看着陽光笑笑，陽光也看着他笑笑，誰也不知道對方昨天晚上睡着了沒有。

這一夜不管怎麼樣難捱，他們總算巳經捱過去了。

那一對夫妻又恢復了那種又規矩又老實的樣子，害羞的妻子還是低着頭不敢見人。

小方和「陽光」也不敢去看着她，生怕一看到她就會聯想到昨天晚上的聲音，就會忍不住要笑出來。

要命的是，他們四個人偏偏被分派到一輛驢車上，車子又小又窄，四個人鼻子對鼻子，眼睛對眼睛，想不看都不行。

中午吃飯的時候，這對夫妻居然還把他們做的路菜分了一點給小方和「陽光」，除了辣椒炒肉乾之外，居然還有一點藏人最喜歡吃的「葱泥」。

這種用聖母峯山麓上特產的野葱，闊葉韮，和紅蒜做成的「葱泥」，對藏邊一帶的人來說，簡直就是無上的珍饈，是絕不肯輕易拿出來待客的。

這對夫妻好像特地爲了要補償小方和「陽光」昨天晚上損失的睡眠，特地來表示他們的歉意。

小方却只希望今天晚上投宿的時候，他們能安安靜靜的睡一宵。

× × ×

小方又失望了。

這一夜他和「陽光」又被分配到他們隔壁，又被整得很慘。

這對夫妻的精力遠比他們外表看起來

旺盛得多。

如果小方和「陽光」也是對夫妻，這問題很容易就可以解決。

可惜他們不是。

他們從未想到這件事竟爲他們這一路上最大的煩惱，更想不到這麼一個老實害羞的女人，一到晚上就變成了個要命的尤物。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小方忽然拿出了三粒骰子，對「陽光」說：「我們來擲骰子。」

「擲骰子？」陽光問：「你要跟我賭什麼？」

「誰輸了今天晚上誰就睡到外面的車子上去。」

× × ×

輸的當然是小方，他在骰子上做了手脚，他情願睡在車上。

他睡着了。

（四）

「陽光」却還是睡不着。

隔壁的聲音雖然已暫時靜下來，她却想起了很多事，很多本來不該想的事。

就在這時候，她聽見有人在推門。

她的心跳立刻加快。

——是不是小方回來了？

不是。

來的是另外一個人，她看不清這個人的臉，可是只要看見那雙羅圈腿，就知道來的是誰了。

「陽光」跳起：「你來幹什麼？」

「來陪你，」花不拉盯着她，眼中露出淫猥的笑意：「我知道你的老公不中用，特地來陪你。」

「陽光」抓緊被角。

「我不要你陪，」她眞的很緊張：「你再不走我就要叫了。」

「你叫，叫誰？叫你的老公？」花不拉獰笑：「你就算把他叫來又有何用？」

他伸出一雙鐵條般的手，抓起個茶杯，輕輕一揑，就揑得粉碎。

「你老公有沒有我這樣的功夫！」花不拉帶着獰笑問。

「陽光」只有搖頭。

現在他們只不過是一對平凡的夫妻，當然沒有這樣的功夫。

她絕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可是花不拉已經一步步走過來，已經快走到她的床頭了。

「你敢叫，我就塞住你的嘴，你的老公來了，我就把他活活揑死。」

看來他已經決心不肯放過她了。

現在她已經不是藍色的陽光，現在她只不過是個又黑又醜的女人，花不拉怎麼會偏偏看上了她？

「陽光」又急又氣又奇怪，花不拉已經從身上撲了過來，一雙大手已經伸出來準備撕她的衣服。

他沒有抓住他，却抓住了個包袱。

「陽光」後床裏邊一讓，順手抓起個包袱，用力擲過去。

她的衣服沒有被撕破，包袱却被抓破了，一樣東西從包袱裏落下，掉在地上。

花不拉忽然臉上露出種恐懼之極的表情，忽然轉身飛奔出去，就像是忽然見了鬼一樣，頭也不回，立刻就逃得踪影不見了。

（本章終）

▲又見金手

（一）

「陽光」的心還在跳，手脚還是冰冷的。

——花不拉爲什麼會忽然逃走，他看見了什麼？

她想不通。

剛才從包袱掉下來的東西還在地上，那個包袱是她今天早上親手包起來的，裏面絕沒有任何一件可以讓人一看見就怕得要逃走的東西。

門又被推開了，這次進來的總算不是別人，是小方。

他睡得並不熟，無論誰都沒法子能在那又冷又硬又透風的車子上睡得很熟的。

他的耳朵一向很靈。

看見小方，「陽光」才鬆了口氣。

「你看看床下面是不是有樣東西？」她問小方。

小方只看了一眼，臉色也變了。

「陽光」更着急，更奇怪，「你看見了什麼？」

小方慢慢的俯下身，從床上檢起一樣東西。

他檢起來的赫然竟是一隻手。

金手！

（二）

「這包袱眞的是你今天早上親手包好的！」小方問陽光。

「絕對是。」

「那時候這支金手在不在這個包袱裏面呢？」

「不在，」陽光說得非常肯定：「絕對不在。」

「剛才你眞的親眼看見它是從包袱裏掉下來的？」

「我看得很清楚。」

「那麼這支金手是怎麼會到你包袱裏去的？」

「我不知道。」

她眞的不知道。

這支金手是「富貴神仙」呂三用來連絡號令羣豪的信物，本來是絕對不可能在她包袱裏出現的。

但是現在這件不可能發生的事却偏偏發生了。

× × ×

長夜還未過去，隔壁的屋子居然已經安靜了很久。

小方忽然又問：「今天有誰碰過這個包袱？」

「沒有，」陽光的口氣已經沒有剛才那麼肯定了：「好像沒有。」

「是好像沒有，還是絕對沒有？」

「陽光」在猶豫，這問題她實在沒把握確定回答，她只記得這包袱一直都是在她手邊的，幾乎沒有離開過她的視綫。

——是「幾乎」，不是「絕對」。

小方再問：「有沒有人能够找個機會把這隻金手塞到你包袱裏去？」

要在她身旁將這個包袱偷走也許不可能，但是要塞樣東西到她包袱裏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陽光」立刻回答。

「有，」她的眼睛忽然發光：「只有一個人。」

「誰？」

「陽光」指了指隔壁的屋子：「就是那個吵得我們整晚睡不着的女人。」

小方不說話了！

其實他早就想到了這一點，他們一路同車，現在已經可以算是朋友，在車上，那位趙胡氏總是坐在「陽光」旁邊，「陽光」總是忍不住打瞌睡，趙胡氏要偷偷塞樣東西到她包袱去，絕不是件困難的事。

「也許班察巴那根本就沒有騙過呂三，我們的行動早就被發現。」陽光道：「所以他早就派出人來跟踪我們。」

「你認爲那對夫婦就是呂三派來的人麼？」

「陽光」咬着嘴唇：「我早就對他們有點疑心了，一個正正經經的良家婦女，明明知道隔壁有人，晚上怎麼會像她那樣鬼叫？」

她的臉好像已經有點紅了：「以許她根本就是故意要吵得我們睡不着，讓我們白天沒精神，她才有機會下手。」

這雖然只不過是她的猜測，可是這種猜測並不是沒有道理。

唯一不合理的是：

「如果呂三眞的已經查出我們的行動，爲什麼不索性殺了我們？」

「因爲他還想從我們的身上找出卜鷹的下落，所也只有派人暗中跟踪，而且絕不能讓我們發現。」

「如果那對夫妻眞是呂三派來暗中跟踪我們的，爲什麼又要把一支金手塞在我們的包袱裏？」小方問：「他們這麼做豈非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陽光」不說話了。

這一點她也想不通，這件事其中的確有很多互相矛盾之處。

隔壁那間屋子本來已經安靜了很久，現在忽然又有了聲音。

——男人咳嗽的聲音，女人嘆氣的聲音，有人起床的聲音，開門的聲音，拖着鞋子在地上走動的聲音。

那對夫妻中無疑有個人起床開門走了出去。

三更半夜，出去幹什麼？

小方把聲音壓得比剛才更低。

「我去看看。」

「我也去，」陽光一下子就從床上跳起來：「這次你可不能再把我一個人留在屋裏。」

剛才的脚步聲好像是往廚房那邊去的，現在廚房裏已經應該沒有人了。

可是大灶裏還留着火種，灶上還溫着一大鍋水。

小方和「陽光」悄悄的跟過去，果然看見有個人在廚房裏。

（三）

所有的燈光都已熄滅，這種最廉價的小客棧，是絕不肯浪費一點燈油的，更不會有巡夜的人。

可是天上還有星光，灶裏仍有餘光，他們還可看得見這個人就是那位趙胡氏。

趙胡氏正在杓水，把大鍋裏的熱水，一勺勺杓入一個木桶裏。

她身上雖然披着她丈夫的大棉袍，看起來却還是像很冷的樣子，好像除了這件棉袍之外，她身上就連一寸布都沒有了。

小方的心跳忽然加快，因爲他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棉袍下面果然是空的。

她剛把滿滿的一勺水杓起來，忽然一個不小心，把木勺裏的水打翻了，濺在棉袍上，她趕緊放下木勺，提起棉袍來抖水，於是她棉袍下面赤裸得就像是初生嬰兒一樣的身子就露了出來。

她的身子看來當然絕不是個初生的嬰兒，她的皮膚雪白，腰肢纖細，雙腿修長結實。小方見過各式各樣的女人，却從未見過如此誘人的胴體。

在這一瞬間，他的心幾乎要從腔子裏跳出來。

幸好這時候趙胡氏已經打好了水，提着水桶走了。小方和「陽光」躲在牆角後，看着她走遠，才長長吐出一口氣。

「陽光」忽然問他道：「你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什麼？」小方故意裝糊塗。

「陽光」忍不住要笑：「你自己該知道看見了什麼？你看得比我清楚得多。」

碰到這種事時，男人的眼睛總是要比女人尖得多。

小方只有承認，「陽光」笑了笑。

「你當然也看過她的臉和手。」

「嗯。」

「你看她臉上和手上皮膚像什麼？」

「像橘子皮，」小方形容得雖然不太好，可是也不算太離譜。

「她身上的皮膚呢？」陽光又問。

她知道小方大概是不肯回答這問題的，所以自己接着說：「她身上的皮膚簡直就像是緞子，像羊奶，我從來也沒有看過皮膚像她這麼好的女人。」

這一點小方也不能不承認。

可是一個女人身上和臉上的皮膚是絕不應該有這麼大差別的。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女人？」

「沒有，除非……」

「陽光」替小方接下去說：「除非她也跟我一樣，也用一種像『光陰樹汁』那樣的藥物，把自己的臉和手都改變了！」

這無疑是唯一的一種合理解釋。

× × ×

這對夫妻易容改扮，參加這商隊，當然是爲了要跟踪小方和「陽光」。

就算這件事之中還有些無法解釋的事，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了。

「陽光」又問小方：「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小方沉吟：「看樣子我們好像只有裝糊塗，只有等。」

「等什麼？」

「等着看他們的動靜，等他們自己先沉不住氣，等機會出手。」

× × ×

這無疑也是他唯一的法子。

因爲他們不能走。

他們的行踪既然已敗露，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

只可惜等的滋味實在很不好受。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臘鼓（六）

文·高皋
圖·盧令

前文提要： 齊飛燕，舒文照帶着娉兒及倩兒到桑園找尋譚永高報仇，五方使者從旁殺出，舒文照打斷北方使者一條臂，紅衣女郎罵斥舒氏夫婦背叛師門，至此舒文照才知韋娃的來歷，譚永高也趁機溜走了。當夜，齊飛燕灌醉舒文照以身相許，舒文照在受寵之餘，全告之百敗秘笈虛實，並自願教她劍法。他們又趕去太湖找尋秘笈下落，一個外號「太湖一條龍」的龍中寶調戲倩兒，舒文照立心教訓他，在他腿彎上重重的踩了一下……

享盡齊人福　勇破天罡陣

龍中寶自出世以來，驕狂任性，爲所欲爲，像這等屈辱，他還是頭一次遇到。

「你……你是誰？有種的報出字號，大爺決不饒你！」

他此時是狗掀門簾子，全仗一張嘴，但娉兒可不願讓他這張嘴窮吼下去。

她用劍尖挑起一塊臭泥，纖掌一甩，不偏不倚的塞進龍中寶的大嘴之內。

龍中寶不再亂吼叫了，但却連嘔帶吐，弄得聲淚俱下。

舒文照不爲已甚，放開他的手腕，冷冷道：「在下姓舒，暫時不會離開金陵，閣下如想報復，舒某隨時候教。」

他拍開五名打手的穴道，讓他們擁着龍中寶狼狽的逃去，再帶着倩娉二婢，繼續他的漫遊。

夫子廟龍蛇混雜，舒文照折辱龍中寶的情形，立即被人繪聲繪影的傳揚開去。

龍中寶的武功雖然算不得一流高手，但他仗着太湖的名頭，在金陵也是一個兜得轉人物，他這一丟人現眼，舒文照的名頭自然盡人皆知了。

一個人的行爲，往往無法盡如人意，他這次折辱了龍中寶，尚小斌就在齊飛燕之前大加批評。

「院主，屬下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要緊，你說吧。」

「本帮金披風名震江湖，首席金披風更是舉足輕重，因而武功品德，均須有過人之處。」

「唔……」

「舒首席的武功如何，屬下不敢妄斷，但他的輕率和無知，似乎不足以承担首席金披的責任。」

「哦，你根據什麼說他是輕率和無知呢？」

「適才的傳言，院主已經聽到了？」

「聽到了，那又怎樣？」

「太湖領導黑道羣雄，天下門派全都對他們禮讓三分。」

齊飛燕面色一沉，只是輕輕的哼了一聲。

尚小斌續道：「咱們雖不怯懼太湖，

但也不宜輕啓事端，太湖一條龍是湖主莫標的外甥，關東大豪龍時雨的獨子……」

齊發燕冷冷道：「難道你不知道舒首席懲戒龍中寶，是爲了他當街對倩兒出手輕薄？」

尚小斌回答道：「這個屬下是知道，但……」

齊飛燕道：「但什麼？他應該忍下這口氣，以免爲飛雲帮惹來麻煩，是麼？」

尚小斌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屬下正是這個意思。」

齊飛燕大喝一聲道：「住口，你可知道本院主正要對付太湖？你可知道舒首席這是一記調虎離山的絕招？哼，不是舒首席輕率和無知，只是你太過愚蠢罷了。」

尚小斌原是藉機進讒，想不到却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得告罪退了出來。

約莫未初時分，舒文照回來了，齊飛燕微微一笑道：「這麼早就回來了？玩得可還痛快？」

舒文照道：「還好，只不過我惹了一場是非。」

齊飛燕道：「我知道了，我想你不會是想在金陵揚名立萬吧？」

舒文照道：「妳說呢？」

齊飛燕道：「我說不會。」

舒文照道：「不錯，我如是藉此揚名立萬，決不會找上像這等脚色。」

齊飛燕道：「那你是爲了什麼？」

舒文照道：「咱們去太湖麻煩很多，這樣不就可以調虎離山反客爲主了麼？」

齊飛燕道：「好計策，不過我想泛舟太湖，豈不心願落空。」

舒文照道：「別忙，待咱們收服太湖之後，就可以達到妳的心願了。」

齊飛燕道：「說的是，唔，文照，我想咱們搬出去，住在這兒蹩扭得很。」

舒文照道：「咱們搬到那兒去住？」

齊飛燕道：「莫愁湖，在那兒咱們有一幢十分豪華的別墅。」

舒文照道：「妳說搬，我自然聽妳的了。」

齊飛燕輕輕道：「別這麼說，文照，你是男人啊。」

於是他們當天就搬了出去，還帶着十名金披風，及二十四婢等原班人馬。

×　×　×

莫愁湖在水西門外，一泓碧水，四面嘉禾，是一個賞心悅目的好所在。

湖畔郁金堂，勝棋樓，及湖上的華岩樓，均爲馳譽金陵的名勝，樓外殘山，湖濱垂柳，在此等地區小住幾日，定能怡情養性，塵俗盡消了。

齊飛燕的別墅就在郁金堂與勝棋樓之間，三者鼎足而立，分享此地山光水色的情趣。

只不過這等美好的所在，神仙一般的生活，都不能替舒文照帶來眞正的快樂，每當興盡之後，他總會輕輕皺起他眉峯。

他爲什麼會這樣？

難道他是天生窮命，無福享受此等安樂？

×　×　×

齊飛燕是美麗的，比之國色天香決不爲過。

但她却神態冰冷，面如嚴霜，無論是何等之人，從不假以辭色。

只是在與舒文照單獨相處之際，就會春風解凍，神韻欲流，與適才冰冷的神態，形成尖銳的對比。

她有着雙重性格，但變化之快，往往使舒文照難以適應。

就以在閨房之內，她那冶蕩妖艷，抵死纏綿的狂熱，會使舒文照飄飄欲仙而忘乎所以，此時的齊飛燕，眞個足使人君傾國，英雄氣短。

像她這等女人，也正是許多男人追求的理想伴侶。

只是舒文照在狂熱之後，會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嘆息。

「文照，你怎麼啦？」

「我……」

「我知道，你在想念韋娃。」

「是的，我的確在想念她。」

「難道我比她不上？」

「不。」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想她？」

「飛燕，妳應該知道，如果不是韋娃，我不僅纏綿病榻，只怕要索我於枯魚之肆了，沒有韋娃，我也沒有今日，咱們不能忘本，我焉能不想？」

「這……」

「飛燕，咱們何日才能回去？」

「這就很難說了，咱們未了之事尚多呢。」

「那……叫韋娃來……」

「好吧。」

「當眞麼？飛燕，妳可不能騙我。」

「我幾時騙過你了？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好，妳說。」

「她要叫我姐姐，要聽我的。」

「妳是院主，自然要聽妳的了。」

「我指的不是公事，而是咱們夫妻之間。」

「我答應，我相信韋娃會同意的。」

「好，我明早就發鴿傳書，叫韋娃在滴翠留香二樓，挑十名高手一併帶來。」

「謝謝妳，飛燕。」

「唔……」

她一個翻身，又像八脚魚一般的纏了上來。

×　×　×

舒文照在想韋娃，她何嘗不是朝朝暮暮，日思夜想？

而且她還遭到困擾，幾乎寢食難安。

×　×　×

飛鳳院的主力，除了被齊飛燕帶走的二十四婢，就要算滴翠，留香二樓了。

二樓各有女劍士五十名，以十人爲一小隊，小隊有隊長，爲各樓的樓主統率。

滴翠樓的樓主名花見羞，是一個三十左右，姿容絕俗的女郎，雖然她的姿色不見得超過齊飛燕及韋娃，但她另有一種風範，使人覺得她甜甜的，是一個易於親近的女人。

留香樓主名叫華蓮蓮，約莫三十出頭，四十不到的年歲，雖是有點美人遲暮，風韻還是不惡。

鳳院院規極嚴，每日都有例行而必須遵守的功課，院主因公外出，督導的責任自然落到韋娃的肩上了。

這天晨操正在進行，小環噹噹（原名湯瑠，因爲叮叮噹噹）較爲順嘴，所以韋娃就將侍候他們的一對侍童改爲叮叮噹噹忽然奔進來報告道：「稟副院主，帮主駕到。」

帮主巡視是一件大事，韋娃叫滴翠樓主花見羞代爲指揮，她親身迎了上去。

「屬下韋娃參見帮主。」

「唔……」

飛雲帮主頭戴金龍面罩，身着蟠龍紅袍，不僅令人有一種神秘之感，也有一股鎭懾羣倫的威儀。

他此時前來巡視，只是輕車簡從，帶着一名白髮如霜的老頭兒。

沒有人知道白髮老者的姓氏，一般人以壽老相稱，只要帮主蒞臨之處，必然也有壽老的足跡，其爲帮主寵信由此可知。

令人不解的是，帮主從未在如此早的時間來巡視，而且他似乎並未注意鳳院的操演，那雙炯炯目光，却十分注意韋娃。

難道他懷疑韋娃？

難道韋娃露出了什麼破綻？

不管怎樣，這似乎不是一件什麼好事，當帮主離去之後，韋娃難免就上了一副心事。

一天過去了，並未聽到什麼風吹草動，但在次日的傍晚時分，她却收到帮主召見的令諭。

帮主召見，刻不容緩，但她却在遲疑着。

不去就是抗命，舒文照不在，她是孤掌難鳴，一旦反臉成仇，後果的嚴重就不難想像了。

最後她只得硬着頭皮，賭一賭自己的運氣！

她到達帮主的居處，被引到一個十分豪華的後堂，這兒是帮主起居之處，是從不接見外賓及帮衆的。

從不接見帮衆的所在，却在這兒召見韋娃，這究竟爲了什麼？

她無法猜透帮主的用心，但不得不踏進那豪華的後堂，於是，她先吸進一口長氣，將心情穩定下來，再雙拳一抱道：「參見帮主。」

帮主是坐在一張舖着虎皮的太師椅上，一條紅氈由椅前直通廳門。

帮主的兩側，侍立着一十六名懷抱鬼頭長刀的大漢，壁間熊熊的燭光，映在刀身上泛出一片晶紅。

氣氛是如此的嚴肅，帮主的形象放射着無比的威儀，如若是胆小之人，只怕早已嚇得骨軟神酥了。

韋娃的內心有着不安，但却毫無怯懼之色，她靜靜地立在太師椅前，等待着事態的演變。

帮主的容貌是藏在面具之內，韋娃無法瞧到他臉部的表情，只有那一雙精芒迫人的目光，一直向韋娃逼視着。

艮久……

「韋姑娘，請坐。」

「多謝帮主。」

一名彪形大漢搬出一張錦橈，在帮主一側三尺之處，韋娃從容的坐了下來。

「帮主召喚屬下，不知有何指示？」

「小燕不在，我十分想念她。」

這是什麼話，齊飛燕不在你想念她，是你們兄妹情長，這與我有什麼相干？

韋娃心裏在這麼想，嘴裏却不敢說它出來。

其實她嘴裏不說，眼光已然機密外露，飛雲帮主由她的眼神之中，便已猜出她在想些什麼。

「韋姑娘一定在奇怪，本座想念小燕，將妳找來做什麼？」

「這個……」

「妳承不承認孤獨和寂寞是可怕？」

「這——飛雲帮人數近千，帮主一呼百諾，屬下不明白帮主何以會感到寂寞和孤獨。」

「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沒有一個知心之人，再多一點又有什麼用？妳是聰明人，這點道理妳應該懂得。」

「帮主見解高超，可惜屬下是十分愚蠢。」

「哈哈……好，好，咱們先不談這些，妳還沒有進晚餐吧？」

「屬下已經吃過了，帮主如果別無指示，屬下就此告退。」

「唔，好吧。」

帮主召見，只是爲了他的孤獨和寂寞，這一件十分微小，而又令人詫異之事。

她除了感到飛雲帮主瘫有一份威嚴和神秘之外，可以說陌生得如同路人一般。

那麼要找排遣寂寞，和知心的人應該輪不到韋娃。

但事實上帮主却找上了她，而且此種召喚，也連續而來。

誠如飛雲帮主所說，韋娃是聰明人，在第一次召喚之後，她就有了戒心。

衹不過飛雲帮主並無過份的行爲，好像他只是爲了排遣寂寞而已。

縱然如此，韋娃依然戒懼着，他是有夫之婦，決不能讓人蜚短流長。

因此，她決定了兩項原則，無論公私，決不與帮主單獨相處，除了談話，決不接受任何邀約。

這項決定是困難的，有一次她就受到嚴重的攷驗。

× × ×

夜幕初張，漁舟唱晚，幾點帆影正在水波中盪漾着。

韋娃呆立窗前，雖是目注歸帆，却已心馳萬里。

如果舒文照在她的身邊，她決不會遭遇到目前的困難，縱然有，他們必能商定一個對策。

現在她心懸兩地，而又置身於虎狠之窟，不由柳眉雙皺，發出一聲幽長嘆息。

「韋姑娘，又在思念舒文照了。」

韋娃身形霍的一轉，臉色同時沉了下來。

「帮主……你……」

敢情是帮主駕臨，這當眞是一件稀罕之事。

飛雲帮的帮規十分嚴厲，帮主俱有生殺予奪的無上權威，但韋娃的臉色及語氣都極爲不敬，致使飛雲帮主爲之一呆。

「妳是怎麼啦？韋姑娘。」

「屬下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道該不該說。」

「妳說吧，我不怪妳就是。」

「屬下是有夫之婦，韋姑娘的稱謂似

不相宜。」

「這……好，是本座的錯，舒夫人不要見怪。」

「屬下不敢。」

「舒夫人還有什麼意見？」

「帮主既知屬下是有夫之婦，無論公私，就應該替屬下名節着想，帮主如此悄然而來，請恕屬下不敢接待。」

「啊，妳……」

飛雲帮主雙目暴睜，兩股凌厲的煞光，由面罩中迸射而出。

顯然，韋娃的態度和言語激怒了帮主，很可能因此招來殺身之禍。

但她的面色却十分穆肅，神態也顯得極端平靜，那種威武不屈的氣概，決不因帮主的盛怒而有所畏縮。

半晌……

飛雲帮主緩緩吐出一口長氣，雙目煞光盡斂，變得一片柔和。

「舒夫人誤會了，本座是有事來向妳交待的。」

「請帮主指示。」

「小燕在金陵遇到麻煩了，要妳由滴翠留香二樓挑選十名高手，由妳統率即刻前往金陵。」

「屬下遵命。」

「好，妳準備就緒之後立刻上道，不必向我辭行了。」

「是。」

飛雲帮主走了，韋娃却還呆在那兒發楞。

然後一聲長嘆，轉身向鳳院走去。

她挑了九名高手，由滴翠樓主花見羞帶隊，準備翌晨出發，鳳院之事暫由留香樓主華蓮蓮負責。

翌晨天剛破曉，她們就乘了一艘樓船出發，仍沿齊飛燕所走的路綫，經安慶換江船直趨金陵。

在一個傍晚時分，她們抵達下關，分壇主尙小斌已在碼頭迎候。

韋娃不認識尙小斌，花見羞爲她介紹道：「稟副院主，這位尙小斌，是金陵分壇的壇主。」

尙小斌雙拳一抱道：「尙小斌恭迎副院主。」

韋娃道：「不敢勞動尙兄，齊院主他們近況可好？」

尙小斌道：「院主很好，副院主跋涉千里，想必勞累了，請在分壇歇息一下咱們再作長談。」

由碼頭至分壇原本不遠，尙小斌陪着韋娃步行，沿途介紹一些當地的風光。

但韋娃有如春風過耳，因爲她有點心神不屬。

花見羞瞧穿了韋娃的心事，因而咳了一聲道：「尙兄，舒首席呢？他爲什麼不來接咱們副院主？」

尙小斌道：「兄弟今午接到總壇的飛鴿傳書，便已差人通知齊院主及舒首席，他爲什麼不來，就非兄弟所知了。」

韋娃問道：「齊院主與拙夫不在分壇嗎？」

尙小斌道：「他們住在城外的別墅之中，那兒風光明媚，情調要好一點。」

韋娃面色微微一變，隨即淡淡一笑道：「城外的確清靜一點，那別墅距離此地很遠麼？」

尙小斌道：「不算太遠，就在水西門外的莫愁湖畔，不過此時時間已晚，副院主明早前往也不爲遲。」

韋娃道：「不，我有要事面稟院主，請分壇主派人替咱們引一下路。」

尙小斌道：「副院主遠來不易，兄弟理應盡一點地主之誼，這樣吧，分壇已備筵席，咱們晚餐之後再去可好？」

韋娃回答道：「多謝尙兄，小妹心領了。」

尙小斌道：「副院主既執意如此，兄弟陪妳走一趟就是。」

莫愁湖畔夜涼如水，時序雖是初秋，却已有了幾分寒意。

但飛燕別墅之中，却是春意盎然。

× × ×

「文照！我怕……」

「妳怕什麼？飛燕。」

齊飛燕傲視當代，威懾羣倫，如果說她害怕，只怕連她自己也不會相信。

但她的確是在害怕，而且是她親口說出，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

舒文照在她那白如羊脂，滑似錦緞的肌膚上撫摸着，同時詢問正在她怕的是什麼。

齊飛燕道：「韋娃……文照，我怕她不能容我。」

「不，妳這是多慮了，韋娃溫順艮善，不是一個不能容物之人。」

「哼，文照，這是你對韋娃的了解不深。」

「哦，妳說說看。」

「不錯，韋娃的確溫順艮善，但也是個外圓內方，極有個性之人，否則一個女子怎敢毅然脫離那神秘的帮派，不惜與強大的帮派爲敵？」

「妳說的對，只是妳的瞭解還不够深入。」

「唔……」

「韋娃有毅力，有決斷，而且堅持原則，決不輕易爲環境所左右，這一點妳們兩人十分相似，但她還深明大義，具有一副仁愛的心腸，所以我說妳不必爲此事而担憂害怕。」

「哼，你是說我不明大義，沒有仁愛的心腸了！」

她鼓着腮，噘着嘴，一副生氣模樣，其實這只是撒嬌而已。

祇不過此等撒嬌是極其挑逗性的，因爲像蛇一樣在舒文照的懷裏扭動着。

於是……

× × ×

「稟院主！韋副院主到了。」

「啊……她……現在何處。」

「現在前廳。」

「還有誰？」

「還有花樓主及本院的九名高手，是尙分壇主引她們前來的。」

「好，待一會請韋副院主到後廳相見，尙分壇主如無他事，就叫他回去吧。」

「是。」

敲門報告的是白妲，她是二十四婢之首，這般人全是齊飛燕的心腹，她們主婢之間，自然勿須有什麼避諱。

當白妲離去之後，舒文照與齊飛燕已

在整理衣着，她那粉頰之上，還留着一片醉人的嬌紅。

但嬌紅未褪的齊飛燕，却忽然哼了一聲道：「文照！你不覺得事有蹊蹺？」

舒文照道：「妳指的是什麼？」

齊飛燕道：「尚小斌日前派人報告，只說韋娃日內將到金陵。」

舒文照道：「他並沒有報錯，今晚也是日內。」

齊飛燕道：「不錯，今晚也是日內，好啦，咱們不能讓韋娃久候，此事留待以後再說。」

他們先到後廳，再請韋娃前來相見，滴翠樓主花見羞也隨着韋娃同來後廳。

「屬下參見院主。」

「副院主花樓主不必多禮，請坐。」

「多謝院主」

待她們敍過帮規之後，舒文照才上前執着韋娃的玉手道：「這一路舟車勞頓，妳消瘦了。」

韋娃嫣然一笑道：「我很好，只是……哦，院主，究竟遇到什麼困難？」

能够瞧到舒文照，韋娃的煩惱似乎已一筆勾消，雖然有些體己的話兒想說，但這後廳之上不是敍述的地方，因而話鋒一轉，又拉到公事上來了。

齊飛燕道：「妳們先坐下，咱們再慢慢的聊。」

韋娃道：「謝院主。」

齊飛燕先吩咐白妲準備住處及酒席，再對韋娃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因太湖實力强大，咱們原來的人手似乎單薄了一點。」

韋娃道：「院主是要對付太湖？」

齊飛燕道：「百敗秘笈咱們必須收回，何况一山難容二虎。」

韋娃道：「咱們跟太湖接觸過了？」

齊飛燕道：「文照折辱了莫湖主的外甥，希望調虎離山，讓太湖來找咱們，我想就這幾天總會有點端倪的。」

此時白妲帶人送來酒席，齊飛燕立即招呼舒文照韋娃入座。

席間他們談笑風生，講一些江湖見聞，直到夜色深沉，舒文照才陪着韋娃返回居處。

久別勝新婚，這雙少年夫婦，免不了有一番親熱，但在文照的感受上來說，韋娃與齊飛燕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類型。

不管怎樣不同，祇不過春花秋月各擅勝場罷了，但其中滋味，却引起了舒文照的遐思及無窮的回味。

因此，他的思緒在游離着，雙眼微闔，唇邊留着一絲欣然的笑意。

忽然……

「文照！你是怎麼啦？」

「唔……」

「有心事？」

「沒……沒有。」

「不要騙我，你在想她。」

「想她？誰？」

「一定要我說出來？」

「這……咳，韋娃，我……」

「我知道，文照，我不怪你，祇不過你對我怎樣安排？」

「安排？韋娃，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咱們是結髮夫婦啊！」

「謝謝你，文照，不過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咱們三人之間總該有個主從。」

「這個……」

「不要誤會，文照，你是丈夫，妻以夫爲天，咱們自然應該聽你的，我說的是她……」

「這……咱們是結髮夫婦，只是目前的境遇……」

「目前咱們寄人籬下，的確應該忍讓一點，所以我說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就是這個道理。」

「那……妳的意思是……」

「文照，朋友相交，貴相知心，何况咱們是夫妻，只要咱們彼此眞誠相愛，我不在乎名份的大小，而且她的年齡比我大，叫她姐姐也是應該的，此事我會作安排的，你就不必掛在心上了。」

韋娃的賢淑，使舒文照大爲感動，他無法以言語表達他的感激和喜愛，只是雙臂一緊，使他們的心靈和肉體，達到乳水交融的境界。

翌晨日上三竿，他們才雙雙起床，韋娃剛剛打開房門，倩兒娉兒這對俏丫頭已在門外等待。

「主母早。」

她們向韋娃請了早安，一個捧着盥洗用具，一個携着早餐，笑嘻嘻走了進來。

當她們退出之後，韋娃笑着詢問道：「好一對標緻俏丫頭，你在那兒找的？」

舒文照道：「我那有這份心情，是飛燕找的。」

當下就將安慶的經過，向韋娃一一詳敍。

韋娃道：「原來是這樣的，哦，文照，飛燕好像已經知道咱們的底細了。」

舒文照道：「是的，她先說出她的一切，我自然不便再作隱瞞。」

接着他將齊飛燕兄妹是流星門的記名弟子以及百敗神僧的出身也告訴了韋娃。

韋娃啊了一聲道：「這麼說咱們應該是同門了，這當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至於她認識咱們所學的百敗武功是眞正的百敗絕學，這話也很有道理，如若眞是這樣，咱們就要不惜任何代價，必須收回本門的秘笈。」

舒文照道：「那是當然，不過秘笈已落入他人之手，縱然能够收回，難保武功不流傳江湖。」

韋娃道：「這是我的錯誤，但事已至此，只好以後再設法補救。」

舒文照道：「也只好如此了，走，咱們找飛燕去。」

他們剛剛跨出房門，藍鶯巳匆匆奔來道：「稟首席副院主，院主有請。」

舒文照道：「好，咱們正要見她。」

他們到達齊飛燕的居處，她遞過一張紅帖道：「太湖下書來了，你瞧。」

舒文照接過一瞧，又見紅帖之上寫着幾個狂草「明午在牛首山梵音樓候敎」具名是太湖振宇堂主司馬霜。

舒文照將紅帖交還齊飛燕道：「司馬霜是何許人物？」

齊飛燕道：「太湖分爲靜安，伏波，振宇，天泉等四堂，振宇堂專司對外，是太湖臣服黑道，威鎭湖海的一大主力。」

韋娃道：「聽說密宗第一高手名叫司

馬霜，難道就是此人？」

齊飛燕道：「正是此人，所以明午過招之時，咱們不得絲毫大意。」

韋娃道：「密宗的第一高手，居然會去投効太湖，勿怪莫標能够領導黑道，逐鹿江湖了，姐姐認爲咱們應該帶多少人去？」

齊飛燕沒有說明帶多少人去，却一把抓着韋娃的手腕，滿面欣喜之色道：「妹子，妳叫我姐姐？」

韋娃道：「不錯，妳應該是姐姐。」

齊飛燕道：「多謝妳，妹子，妳說咱們該帶多少人去？」

韋娃道：「我看不必太多，咱們三個必然可以應付。」

齊飛燕道：「好，就這麼辦。」

× × ×

牛首山在中華門外約三十里地，梵音樓雄踞山頂，是金陵羣山惟一可觀雲海之處。

翌日晌午時分，舒文照等準時到達梵音樓，一名勁裝大漢趨前向齊飛燕雙拳一抱道：「姑娘可是飛雲帮的齊院主？」

齊飛燕道：「不錯。」

勁裝大漢道：「請院主隨在下來。」

齊飛燕道：「朋友請。」

在梵音樓的左側，有一片頗爲平坦的斜坡，太湖振宇堂主司馬霜，及所屬十八金剛，三十六天罡殺手正在斜坡上立候。

司馬霜的身側，正是太湖一條龍龍中寶。

顯然，太湖勞師動衆，是替龍中寶找場來的。

不過十八金剛，三十六天罡殺手是振宇堂的看家本錢，司馬霜精銳盡出，可見他已存了必勝之心。

齊飛燕向這般人冷冷瞥了一眼，逕自神色自若的走上斜坡，在司馬霜丈外之處立定脚步道：「好一個驚人的陣容，看來司馬堂主是要將咱們擺在這兒了。」

司馬霜嘿嘿一笑道：「齊院主言重了，只不過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這點道理齊院主應該懂得。」

齊飛燕道：「那咱們就勿須說廢話了，閣下不妨划下道來。」

司馬霜道：「別忙，齊院主，兄弟離開太湖之時，敝湖主曾有幾句言語向兄弟交待。」

齊飛燕道：「哦。」

司馬霜道：「敝湖主十分傾慕賢兄妹，認爲當今之世，只有賢兄妹才當得是一號人物。」

齊飛燕道：「多謝貴湖主謬讚。」

司馬霜道：「敝湖主交待在下，鄱陽太湖素無過節，不宜因個人而大動干戈，所謂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想院主必能體會敝湖主息事寧人的深意。」

齊飛燕道：「我懂，貴湖主之意是說私人恩怨應由個人了結，不應株連太湖飛雲兩派，但司馬堂主如此勞師動衆，又應該如何解說？」

司馬霜道：「龍中寶是在下的弟子，徒弟挨了打，做師父的焉能不問？」

齊飛燕向十八金剛及三十六天罡殺手一瞥道：「他們呢？想必與龍中寶有過命的交情了。」

司馬霜答道：「院主果然聰明，不錯，他們與劣徒交誼頗深，全是自願助拳而來。」

齊飛燕道：「這就難怪了，司馬堂主划下道來吧。」

司馬霜一怔道：「齊院主，在下適才說過……。」

齊飛燕道：「我知道，你是說個人恩怨不宜牽涉到整個帮派，但咱們的情形與你們稍有不同。」

司馬霜道：「在下不懂，請齊院主明示。」

齊飛燕道：「舒文照是我的丈夫，他個人的任何恩怨，也就是飛雲帮的恩怨，所以我叫你划下道來。」

司馬霜先向韋娃瞧了一眼，然後哈哈一笑道：「這可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齊院主是何時于歸的？」

齊飛燕道：「咱們非親非故，這些你就不必管了，閣下既是找場，咱們何必浪費唇舌？」

司馬霜道：「說的也是，不過你們只有三人，一旦兵戎相見，在下倒有點過意不去。」

韋娃冷哼一聲道：「土鷄瓦狗再多一點又有何用？你們儘管一起上，咱們夫婦三人決不會讓你失望。」

司馬霜道：「舒夫人既是如此吩咐，咱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不過，爲了公平起見，在下還是說明白好讓各位有個選擇。」

舒文照估不到密宗第一高手，竟是如此的厚顏無恥，分明是要依多爲勝，還說爲了公平。

於是報以輕蔑的一哼道：「說吧，咱們在洗耳恭聽。」

司馬霜道：「咱們分作三組，任憑三位選擇，在下與劣徒龍中寶一組，十八金剛一組，三十六天罡一組，各位估量估量，咱們聽憑吩咐。」

太湖振宇堂威懾黑道，名噪武林，每一個金剛或天罡殺手都具有一身驚人的功力，在平時，他們數人聯手對敵已是十分少見，像這麼以數十人對付一人，如果傳出江湖，可能不易使人相信。

自然，密宗第一高手，決不會無故自貶身價的，他所以如此，自有他不得已的理由。

因爲他明白，如若單打獨鬥，誰也不是舒文照三人的對手，此時韋娃哼了一聲，踏前數步道：「聽說十八金剛，三十六天罡殺手，每一個都是兩手血腥，滿身罪惡，如若能除去幾個，也算爲江湖作一點善擧，這樣吧，我就鬥鬥天罡殺手，你叫他們出來吧。」

司馬霜微微一呆，他意想不到韋娃會搶先出場，竟然向三十六天罡殺手挑戰。

他認爲這三組之中，應屬天罡殺手最强，因爲他們的人數最多，而且練有一種天罡殺手獨門陣法，不要說韋娃只有一人，縱然再多幾個，也必然不是天罡殺手之敵。

其次，在舒文照夫婦三人之中，他以爲韋娃是最弱的一個，以最弱對最强，豈不浪費了他們的力量？

他雖是呆了一呆，仍揮手叫天罡殺手

出戰，韋娃既然找死，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也是好的。

於是天罡殺手出來了，但他們第一次上陣交手的只有六人。

以六名天罡殺手對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婦，已經顯得多餘，其他的自然沒有動手的必要。

天罡殺手一律用刀，刀把上栓着一條半尺長短的紅綢，他們圍着韋娃轉了一週，忽然紅綢一盪，刀光暴漲，六人聚成一片刀幕，向中心一起壓來。

這一刀如同驚雷驟發。

這一刀如同萬流歸海。

天下儘多使刀的名字，決不能使出如此凌厲的刀法。

以如此凌厲的刀法，去對付一個嬌柔纖細的小婦人，韋娃的處境，當眞是風雨殘燭，危如累卵了。

果然，刀光一斂，鮮血飛洒，一具人體哀嚎着仆倒下去。

不，那不只是一個。

六名天罡殺手幾乎難分先後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他們每人的喉頭開了一個洞，在嘟嘟不停的噴着血水。

除了舒文照齊飛燕，沒有人知道這六人是如何死的，人們只瞧到刀光突斂，六屍齊飛，韋娃長劍在鞘，靜靜的站在那兒像局外之人一般。

不管現場的情況怎樣，這六人必然是韋娃所殺，否則，他們決不會嫌活得命長，便拿鋼刀抹自己的脖子。

因此，還未動手的三十名天罡殺手在一呆之後，就瘋狂的向韋娃衝來。

不過，這般人究竟不愧是武林煞星，雖是怒火塡膺，仍能心神不亂。

他們的人數雖然多了四倍，却不敢再逞個人之勇，他們以韋娃爲中心，佈成了一個人人害怕的天罡陣法。

在一聲叱喝之後，天罡陣展開了強猛的攻擊，只見刀光滾滾，人影翩翩，任是何等目力之人，此時也難以分出敵我。

接着響起一陣急如密鼓的金鐵交鳴之聲，人影一個接着一個被拋了起來。

當刀光再斂之時，司馬霜完完全全的呆了。

名震天下的三十六天罡殺手，只不過指顧之間全軍盡墨，他們敗得十分之慘，沒有一個人留得命在。

舒文照長長一吁道：「對不起，司馬堂主，拙荊一時收手不住，在下願意表示一點歉意。」

司馬霜的面色一變再變，最後一跺腳道：「咱們認栽，不過這筆賬咱們要十倍索還，走。」

齊飛燕伸手一攔道：「怎麼啦司馬堂主，咱們還未討教，你怎能撒手一走！」

司馬霜憤然道：「咱們已經認栽，妳還待怎樣？」

齊飛燕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了，咱們家的百敗秘笈，被你們少湖主莫寒梅恃強奪去，事關個人權利，咱們不能不收它回來。」

司馬霜道：「那是少湖主的事，與咱們無關。」

齊飛燕道：「說得好，只是你別忘了你們是莫寒梅的奴僕，主辱則奴死，你們怎能與主子脫離關係！」

司馬霜大怒道：「齊飛燕，妳別欺人太甚，咱們並不是當眞怕妳。」

齊飛燕道：「密宗第一高手，太湖屬下有頭有臉的奴才，你自然不會怕咱們，其實咱們也無意要你們害怕，只想委屈你們幾天，一旦莫寒梅持秘笈送到，包你們活生生的毫髮無損。」

司馬霜氣得面帶紫色，衣衫無風自動，他那雙充滿殺機的怒目向齊飛燕冷冷一瞥，道：「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姓齊的，本堂主跟妳拚了。」

齊飛燕道：「那敢情好，你就跳牆試試。」

司馬霜原是一個心機十分深沉之人，可惜齊飛燕軟硬不吃，反而激起了他的怒火。

他不再說什麼，舉手向十八金剛一揮，他自己領先向齊飛燕撲去。

密宗絕藝「大手印」是一種極端強悍的掌法，司馬霜是密宗第一高手，大手印已練至爐火純青的境地。

因此，他從不使用兵刃，奔上來大吼一聲，蒲扇一般的巨靈之掌，猛擊齊飛燕的肩頭。

齊飛燕面色一寒，纖掌倏伸，竟然不閃不避的迎擊過去。

轟的一聲巨响，勁風四溢，塵土激飛，他們這一掌互換，竟是如此的驚人。

司馬霜含怒出手，這一掌已用上九成眞力。

九成眞力的大手印，連山嶽也會承受不了，齊飛燕是血肉之軀，而且還是一個纖纖弱女子，縱使她的功力夠高，也會吃不完兜着走的，誰知這一掌硬拚，竟然銖両悉稱，平分秋色，司馬霜還能不大吃一驚？

他知道今日之戰必難倖免，他那密宗第一高手的字號，也將從此除名江湖。

武林中愛名重於惜命，此時他已不作活下去的打算了，不過他要撈回一點本錢，希望與齊飛燕同歸於盡。

因此，在一聲悶哼之後，他縱身上步，揮掌再擊，氣勢的兇猛，較適才那一掌尤有過之。

別看他像在拚命，其實這只是一記虛招，掌力一吐即收，腳下一點，繞步擰身，以捷逾閃電的速度，一掌向齊飛燕的後心印去。

此人心機之深，眞個十分驚人，只要齊飛燕全力接他那一記虛招，必然無力再閃避這後心一擊。

但他低估齊飛燕了，他那一記虛招，並未發生誘敵的作用。

齊飛燕智慧如海，當司馬霜目光不定之時，她已窺破此人的心機。

因此，當司馬霜一掌印向齊飛燕的後心之際，他忽然感到掌心一陣劇痛，竟忍不住哀嚎出聲，及舉目一瞧，敢情齊飛燕旋身出劍，迎上他的掌心，鋒利的劍尖由掌心穿出手臂，截斷了不少筋骨。

手掌是筋骨最多的部位，此等錐心劍蝕骨的痛楚，他怎能不哀聲悲嚎！

齊飛燕的心腸眞個夠狠，她抽回長劍，面不改色的冷冷道：「對姑奶奶要心眼，你還差了一截，現在還要不要要狠？你

說。」

司馬霜用左手連點右臂幾處穴道，總算將噴泉似的鮮血止住，但已面色發青，冷汗被體，幾乎痛得再度哼出聲來。

一個成名的人物，總得有些風度，因此，他咬牙切齒的忍受着。

「齊飛燕，妳好狠，血債血還，太湖不會放過妳們的！」

「哦，不過今天你得聽我的，這不會錯吧？」

「殺人不過頭點地，妳還要怎樣？」

「我說過，要請閣下到敝處作客。」

「齊飛燕，這可是妳自己找死，少湖主劍簫雙絕是何等人物，惹到他，對妳決無好處！」

「這個不勞費心，請吧。」

司馬霜早已瞧到十八金剛及龍中寶已被舒文照韋娃所制，他們全軍皆墨，而且敗得十分之慘。

人在矮詹下，誰敢不低頭，他的老命握在別人的手裏，只得乖乖跟人家走了。

飛燕別墅住進了二十名特殊客人，頓時顯得熱鬧起來了，但舒文照却有點心神難安。

「飛燕，妳說咱們是否做得有點過火了？」

「別傻了相公，武林之中原來就是弱肉強食，如果咱們栽了，你想那般人會對咱們慈悲？」

「話是不錯，但太湖領導天下黑道，咱們實在不該爲飛雲帮樹立如此可怕的強敵，一旦令兄知道我想他不會願意的。」

「別担心，我與家兄的兄妹之情深厚無比，縱然因我毀了飛雲帮，他也決不會皺一下眉頭，再說咱們早有剷除太湖之意，只是未得機會罷了，現咱們不下手，難道讓他們習會了百敗武功來對付咱們？」

韋娃道：「姐姐說的對，你就不必顧慮了。」

舒文照道：「下文呢？咱們等待太湖來贖人？」

齊飛燕道：「不錯，不過咱們還要寫一封書束，放他們一個回去送信。」

舒文照說道：「如果太湖傾巢而出來犯呢？」

齊飛燕微微一笑道：「振宇堂十八金剛，三十六天罡殺手，是太湖橫行江湖的最大本錢，咱們毀了振宇堂，實際上已經毀了半個太湖，他們縱然傾巢而來又能怎樣？」

舒文照長長一吁道：「看來只好聽妳的了。」

齊飛燕道：「聽我的準錯不了，白姐，快替相公準備文房四寶，再叫花樓主來一下」

白姐取來文房四寶，將花見羞傳來。

齊飛燕對花見羞道：「花樓主，從現在開始，別墅要加強戒備，本帮在此地的人手全都由妳統一指揮。」

花見羞口中應着是，目光却瞧向舒文照，因爲金披風身份特殊，不是她這個樓主能夠指揮的。

齊飛燕明白她的顧慮，回顧舒文照道：「文照，你關照一下。」

舒文照命倩兒叫來魏兆道：「魏兄，咱們目前對付太湖，別墅的防護由花樓主統一指揮，請轉知各位兄弟，在防護上要接受花樓主的指派。」

魏兆道：「屬下遵命。」

待花見羞魏兆退出，舒文照立即揮筆寫了一封書束，叫白姐釋放一名金剛，要太湖以百敗秘笈前來贖人。

在第八天的午後，花見羞親來禀報道：「禀院主，太湖莫少湖主求見。」

齊飛燕道：「傳他進來。」

花見羞領進莫寒梅，這劍簫雙絕，名滿江湖的少湖主，較往日似乎略顯憔悴。

他向齊飛燕雙拳一抱道：「莫寒梅見過齊院主。」

齊飛燕說道：「少湖主不必多禮，請坐。」

莫寒梅道：「多謝。」

齊飛燕道：「少湖主可曾將百敗秘笈帶來？」

莫寒梅道：「帶來了，不過莫某有一點拙見，想請齊院主俯允。」

齊飛燕道：「哦，請說。」

莫寒梅道：「敝湖振宇堂之人學藝不精，栽在齊院主的手裏，莫某無話可說，不過家父一生震蕩江湖，經過千辛萬苦，才有今日這點成就，如今就這麼被各位毀掉，莫某實在難以心服。」

齊飛燕冷冷道：「很好，莫少湖主划下道來就是。」

莫寒梅道：「莫某一身隻劍，闖龍潭，入虎穴，原來就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莫某別無所求，但望公平一搏。」

齊飛燕道：「好，咱們三人你隨意挑選一個，一對一，總算公平吧？」

莫寒梅道：「多謝院主，不過莫某還有兩點聲明。」

齊飛燕道：「你說。」

莫寒梅道：「莫某人單勢孤，無力應付車輪戰法。」

齊飛燕道：「咱們一場定輸贏，還有那一點？」

莫寒梅道：「莫某想賭一點彩頭。」

齊飛燕道：「賭什麼？你說。」

莫寒梅道：「莫某如果輸了，除了交還所取得的百敗秘笈，莫某及振宇堂主任憑處置。」

齊飛燕道：「咱們如輸了，百敗秘笈無條件奉送，貴屬下少湖主可以帶回。」

莫寒梅道：「這樣不太公平吧，敝湖死亡三十六人，還受到無法洗滌的羞辱，妳們如果輸了却毫髮無損，莫某將如何向部屬交待？」

齊飛燕道：「依屬下之意呢？」

莫寒梅說道：「在下如僥倖獲勝時，請院主允許莫某帶回殺害三十六天罡的兇手。」

齊飛燕面色一寒道：「你的要求太過份了，本院主無法接受。」

韋娃道：「答允他吧，院主，他的要求是合理的。」

舒文照道：「韋娃說的對，院主答允他不妨事的。」

齊飛燕道：「好吧，你挑誰？」

莫寒梅道：「三位之中只有舒兄只是一個男子，看來莫某別無選擇了。」

舒文照道：「這是少湖主瞧得起舒某，請。」

（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紅粉金剛 （廿四）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用計騙了虞莫愁下禁宮，馬成隨即向她施放軟骨毒，再加上門外南宮世家的人聲言要毀莊，虞莫愁迫於無奈，交出鏢銀，還自願捐贈十萬両私己賑銀災，南宮俊看見她的改變，也自願帮她找尋天魔女的下落。有人看見十二名天魔女及日山二童向着富貴山莊走去，莊主是一名退休的戶部尙書名叫翁長健。於是南宮俊率先單獨潛入莊內打探，馬成則自稱朝廷派來的廠衞，偕同虞莫愁很順利的由正門入去——

巧施權宜計

不管怎麼說，只要沾着一個廠字，就足够叫人頭痛了，因爲他們不僅是勢力大，權力大，更兼其中全是些奇技異能之士，任何秘密都逃不過他們嚴密的搜索！

所以馬成一報這個身份，同時也把那塊腰牌一亮，老門子立刻把門開大了，彎腰鞠躬，把他們迎了進去。

這所山莊的確是够氣派的，進門就是一片園林，垂楊夾徑，柳枝拂面，然後推展出去，穠桃艷李，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無一不全，乍然一看，似乎是離亂無章，隨便種植下去的，可是仔細一看，才發現大有學問。

因爲那些桃李梅杏、秋菊春棠，看上去雖是東一堆，西一簇，但實際上却構成了一幅幅的圖案，而這些小圖案，又構成了一幅大的圖案，予人有花團錦簇之感。

再者，儘管這些花草各因季節開放時令有異，春華秋凋，各具其性，但妙的是在園中，但見其榮，不見其敝，開花的那一種，總是能把衰敝之象遮掩住。

揭開艷窟謎

這是一般外行人的看法，眞正的內行的人，看了就更爲驚奇了，這花樹之中，更具五行生尅，門戶陣勢的變化，包藏着無窮的兇險殺機，一步走錯，可以導致人粉身碎骨。

馬成瞧了一下才低聲道：「虞娘子，妳來過一次。」

虞莫愁道：「是的，那次只是草草地逛了一遍！」

馬成道：「妳至少應該看出這個園子的不簡單而加特別注意，報告總宮的，否則何至有今日之失！」

虞莫愁道：「我是報告了一下，總宮叫我就近監視，不過我沒提到這園子，這兒有甚麼古怪？」

馬成道：「此地不僅有奧妙的陣圖之設，而且儼然地擺出一副君臨天下的意味

，證明出這兒的人不簡單。」

虞莫愁說道：「我不懂得甚麼陣圖之學！」

馬成道：「我已經不是百花宮中的人，無權申斥妳，但是妳却不能以不懂爲藉口的，妳不懂，就應該派個懂的人來看看，這是妳該注意的地方，豈可因不懂而略過！」

虞莫愁道：「正因爲我不懂，我根本看不出甚麼來。」

馬成笑笑道：「這話可以跟我說，却不能對宮主說的，她對任何一個分宮的主持人，要求都是兼通百技的。」

虞莫愁低頭不語，馬成又道：「幸好，這次妳是跟着我一起來，如果妳是一個人蠻闖，這片園林就能把妳活活地陷住了，妳如果不服氣，可以試試看。」

虞莫愁可憐兮兮地道：「老馬，你我雖不是一家人了，究竟還是有點香火情吧，以前你到金陵我可沒虧待過你，現在我已經這麼慘了，你又何必說風涼話呀。」

馬成輕輕一嘆，想要說甚麼，但結果還是忍了下去，他們因爲談話，脚下略慢，那個引路的老門子幾次都停下來等他們，馬成笑笑道：「你倒是很不錯，就怕我們走錯了路，一直都在帶着路，沒存心想坑我們一下。」

老門子一驚，知道馬成已經看出機關，連忙陪笑道：「小的怎麼敢，老爺是京中來的貴客，小的理應侍候，不敢讓貴客受驚，不想老爺如此高明。」

馬成哼了一聲道：「你以爲這個園子是容易進去的？翁長健這老兒好逍遙，居然躲在這兒享福了。」

老門子又是一震道：「老爺！家主人來到這兒之後，種種花，看看書，跟朋友喝喝酒，談談天而已，甚麼事都沒有做，不知是那兒開罪了老爺？」

馬成冷笑道：「開罪了咱家沒關係，開罪了一個人却是大大的不聰明，這個人是誰都惹不起的。」

老門子試探着道：「老爺，您說的是誰？」

馬成沉聲道：「能把咱家千里迢迢，遠從京裏派出來的還會有誰？告訴翁老兒一聲，他這條老命全捏在咱家手裏，叫他回頭放聰明點，大家還可以商量，否則哼哼……」

他不再說下去，老門子嚇得不敢問了，倒是虞莫愁聽馬成像煞有介事，越吹噓越起勁，心裏好笑，口中忍不住接口問道：「否則會怎麼樣？你說話老是喜歡說一半！」

馬成微笑道：「否則這富貴山莊就要變成貧賤山莊了，翁老頭兒豈僅是一命難保，還會禍延九族，雞犬不留！」

老門子忙陪笑道：「老爺，您在開玩笑。」

馬成哼了一聲道：「咱家吃飽了撐着，跑到這兒來逗你樂子，跟你開玩笑，你要是認爲開玩笑，你就等着好了，反正這兒抄家砍頭的時候，你也有一份的。」

老門子道：「老爺！小的只是一名下人……」

馬成道：「是這個門兒裏的人都有份，你懂不懂誅滅九族的意思，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都一個不漏……」

老門子的臉色變了，失聲道：「老爺，這除非是叛逆造反才會有這麼大的罪，家主人難道會蒙上造反的嫌疑嗎？」

馬成哼了一聲說道：「豈止是嫌疑而已！」

老門子神色更爲倉惶，急急地把他們引進一所富麗堂皇的大廳落坐後，一面命人送上了茶，一面就急急地走了。

虞莫愁低聲道：「老馬，你吹牛可別豁了邊！」

馬成却暗中留了心，對這廳中的一切陳設，以及各種的用具欵式都十分注意，然後才嘆了口氣道：「虞娘子，我沒吹牛，也沒豁邊，祇是這次却搗了個馬蜂窩，撞進了大是非窩裏來了，妳那十二名天魔女也認了賬吧。」

虞莫愁道：「那怎麼行，老馬你也不是不知總宮對這些天魔女的重視，這十二名撥給我還沒幾天，就在我的手中弄丟了，那還得了，天王老子我也得要同來。」

馬成苦笑道：「不是天王老子，只是天王的兒子。」

虞莫愁莫明其妙地道：「老馬，你說的甚麼鬼話？」

馬成嘆道：「希望我說的只是鬼話，我擔心的事情別眞叫我給矇上了，否則的話，這場禍事就闖大了。」

虞莫愁追問道：「老馬，你到底要說些甚麼？」

馬成來不及解說，因爲已經有一名彩衣麗人，挑起了後堂門的珠簾，然後有四名手執長宮扇的女郎，引着一個便裝的老人出來，馬成道：「妳還是按照計劃，先做一下我的渾家吧，還有，這人是不是翁老兒？」

還幸虧他的心細，多問了這一句，才沒有穿了幫。

因爲虞莫愁低聲道：「不是！」

馬成先爲那個答案微微一愣，繼而才想起了對方的用意，於是含怒一拍桌子喝道：「翁老兒眞不想活了，居然還給咱家端架子，不快快地滾出來。」

那個老人從容含笑過來，一拱手道：「這位兄台，翁某來遲，尙乞恕罪，不知兄台有何見教？」

馬成瞪了他一眼道：「你趁早滾過一邊去，咱家又不是沒見過那老渾囚，你來矇那門子？」

然後他放開了喉嚨吼道：「翁長健，你這老渾囚咱家是給你一個面子，才跟你來文的，你他媽的，別打錯了主意，跟咱家來這手兒，弄火了咱家可有你瞧的。」

給他這一叫，從廳後又出來一名花白鬍子的老人，相貌清癯中又帶着幹練，目光炯炯，身上却也穿着便服，手中盤着兩顆紫亮的核桃，含笑地道：「兄台，對不起，因爲老朽已經退致，跟官中人素無來往，但是又却……」

才說到這兒，馬成已經從虞莫愁的眼中得到了暗示，跳前一步，一手握住了那老者的手腕問道：「老傢伙，你叫甚麼名

字？」

那老者惶然道：「老朽翁……」

馬成道：「你叫翁甚麼都行，如果你是翁長健，老子就一掌劈了你。」

手底一使勁，那老者已痛得滿頭直流汗，跟着後廳又出來一個人，像貌打扮，與被馬成抓住的這個老者差不多，連相貌也頗爲相似，祇是氣質上勝過多了。

馬成心中暗暗佩服虞莫愁，這娘們還有兩下子，雖然只見過一面，她居然能把對方的形相記得如此深刻。

最後出來的這個老兒，不用問也知道是眞的了，他出來後，在另一老者的肩上一搭笑道：「不知余弟那兒衝撞貴客了，乃致閣下如此忿怒？」

馬成只覺得一股暗勁由對方的手上傳來，很巧妙地撞開了自己的掌握，不由暗驚對方內力的深厚。

當下臉色一沉道：「好啊，翁老兒，你倒眞會裝蒜，沒想到你還有一身好功夫，這下子你就更難推脫了。」

翁長健很從容地把兩個替身都叫退下去，在主位上坐定後，才淡淡地笑道：「閣下，一向少會，請教？」

馬成道：「翁長健，咱家知道你是貴人多忘事，記不起咱家了，但是咱家可認得你，你弄那些鬼是甚麼意思？」

翁長健含笑道：「這個老夫隨後自有解釋，請恕老夫健忘，老夫確是不記得在何處見過閣下了。」

馬成道：「你少諢弄了，除了在京裏，還有那見得着，不過那時候你當紅，咱們套不近而已，拿去！」

他丟出那塊腰牌，掏了過去，翁長健接在手中，看了一下，交給一個侍女送了回來笑道：「原來是馬護衞！」

馬成道：「咱家這個二檔頭近幾年多半在外頭跑，不再幹護衞的活兒了，所以你不認識咱家，但是咱家却對你不陌生，而且聽了很多有關你的事。」

翁長健還眞沉得住氣，笑着看虞莫愁道：「這位是……」

馬成開始覺得這老兒不太簡單了，預定的計劃也得打點折扣，有些地方還是照實說的好。

於是說道：「虞家娘子，咱家的老朋友。」

翁長健倒像是認識的樣子笑道：「莫愁湖莫愁山莊的女主人，老夫是聞名已久，只憾在下無緣識荆，幸會！幸會！」

虞莫愁聽對方一口道出了自己的底細，才明白馬成爲甚麼不照原定的計劃，謊報身份了，原來對方是認識自己的，只不過還不够詳細，自己以前曾經化名跟着別人來過一次，也跟他照過面，他却記不起來了。

由此可知，他所以知道虞莫愁這個人，只靠看別人的傳聞，馬成的身份還沒有弄清楚，還可以裝下去。

馬成根本不用她招呼，也已了解了情勢，裝模作樣地道：「咱家受費老大的指示，專司探聽消息的工作，自然要借重許多朋友，虞娘子是金陵最得力的朋友！」

翁長健一笑道：「馬護衞今天上這兒來是爲了甚麼？」

馬成道：「是爲了有人告你意圖不軌，蓄意謀反。」

翁長健道：「這可不是隨便說的。」

馬成道：「當然，這是抄家誅九族的大罪，自然不能聽信一面之詞，一定要有證據，所以咱家來看看。」

翁長健道：「馬護衞有沒有看出來甚麼證據？」

馬成笑道：「雖然沒有找出你謀反的證據，却也找到了足可使你殺頭抄家的證據，翁老兒，這次你死定了。」

翁長健微驚道：「馬護衞，這話怎麼說呢？」

馬成道：「你不是裝迷糊嗎？隨便抓一把都是證據，你的園子修建成君臨天下，南面而王的氣勢，就是不安份。」

翁長健忙道：「那是堪輿方士之說，不足爲信。」

馬成道：「老頭兒，你別忘了，本朝最信望氣之說，再說你故意造成這個格局，就是心有異圖。」

翁長健並不十分驚惶道：「馬護衞，老朽這個園子是請一個幕客代爲督造的，他以前跟老朽過不去，所以才出這壞主意坑老夫一下，因爲老夫不懂望氣之學。」

馬成冷笑道：「你却懂得陣圖之學，出入你的園子很不簡單呀，一步走錯，兇險處處，你居然敢說不懂。」

「這……這都是後來才學的，園林造成之後，那個幕客就不辭而別，老夫不知道原因，也是經常被困在園子，只好在那方面下點功夫，才得知梗概……」

馬成笑說道：「你知道了還是在用下去。」

翁長健道：「老夫絕無逆君之心，而且現在已經告退在鄉，渡此風燭餘年，此心可表！」

馬成道：「你不但把園子修成如此，你這兒的亭台樓閣，都是天子的制式，階高九級，與九重天子齊高，翁老兒，你曾爲六部大臣之一，難道你連這個也不懂不成！」

翁長健道：「馬護衞，這也是那個渾囚督工時，跟老夫開玩笑，老夫雖然知道了，只因土木已成，再拆了造，太費時費事，所以才將就用下去，只要不是有心的人，是不會看出來的，老夫住了幾年，也沒有人注意！」

馬成道：「咱家可不是第一個了，咱家是聞報而來！」

翁長健道：「只要馬護衞高抬貴手，遮掩一二……」

馬成連忙道：「你要咱家不講話，咱們有這交情嗎？從進門開始，你老兒就一直在端架子！」

翁長健道：「總是老夫這富貴山莊的名字起錯了，別人都以爲咱家有多大的底子，所以打秋風的人特別多，不管識與不識，一天不知有多少，不認識的倒還好，一個小數目就應付過去了，最怕是一些昔日的熟人，一來就是獅子大開口，老夫實在無以爲計，只好想出這個辦法！」

馬成道：「這個辦法可不高明呀！眞認識你的人，難道看不出你是假的？那又有什麼用？」

翁長健笑道：「有用的，他們見主人是個不相識的人，不免張口結舌，而且他們是來求助告帮的，自然不能嚴詞究詰，萬一有個把不識相的人多問兩句，看到主人一問三不知，自己也不好問下去了！」

馬成問道：「他們如若當面指出冒充呢？」

翁長健笑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冒充二字是沒人敢提的，他們最多只有道歉認錯了人！」

「儘管有人同名同姓，却不會有人也做過戶部尙書吧！」

翁長健笑道：「富貴山莊的主人姓翁不錯，可是老夫並沒有拿戶部尙書作爲幌子，且沒自己承認做過什麼，那都是別人說的，曾經有人提出相詢，老夫的替身告訴他，誰說的向誰問，就把對方打發走了；馬護衞，不是人人都有你這麼理直氣壯，膽氣十足的！」

馬成冷笑道：「翁老兒，你可眞好算計，只可惜好日子完了，今天如果不把咱應酬好，以後登門的惡客多了！」

翁長健道：「馬護衞，這又何必呢，貴上費楚天費老大跟老夫一向交情不惡，承他的情，十分關照！」

馬成道：「翁老兒！你別套近乎，咱家知道你跟費老大有交情，他是大檔頭也不錯；只不過有些事情，他並不能作主，比如說像你這兒，他一隻手也遮不了天，咱家在這兒先給你抖開，通知兵馬司，先把你這園子給封了，然後再拿了人往京裏報，誰都救不了你，即使你有皇上做後台也不行，因爲你這兒不是行宮！」

翁長健不禁一震，馬成這一着實在太狠了。

馬成冷冷笑又道：「咱家接到報告後，也知道你沒有那麼大的膽子敢造反，而且造反最重要是招兵買馬，不會把金銀浪費在這種空架子虛名上，咱家更知道官家的毛病，喜歡沒事出來逛逛，尤其特別喜歡江南風光，很可能你這兒是給官家預備的，所以才敢如此設制！」

翁長健笑道：「馬護衞果然是玲瓏心肝，完全猜對了，這件事因爲要秘密，所以只讓費老大知道，馬護衞眞要報上去，倒不會有問題，就怕知道的人太多……」

馬成冷笑道：「你這所園子是奉旨興建的了？」

翁長健道：「自然了，連老夫退致也是奉了口諭！」

馬成道：「原來只是奉諭，並不是奉旨！」

翁長健道：「那還不是一樣嗎？反正都是聖意！」

馬成一笑道：「連老兒，大不一樣，你可別欺負咱家未做過官，不懂得這一套，旨意是下給廷臣，堂堂正正的書面令旨，口諭却只是一句話，作不得數的！」

翁長健道：「出自御口金言，豈有虛假！」

馬成冷冷地道：「當然有虛假，因爲口頭的密諭，所做的往往是見不得人的事，我們幹廠衞的經常辦這件事，見識得多了，事兒是替官家辦的，辦砸了却要我們自家頂起來，與官家絲毫牽扯不上關係，咱家想你這所行宮大概也是見不得人的地方，不能公開的！」

翁長健的臉色爲之大動道：「馬護衞，果然是圈內人，聖上雖然有意在此置設行宮，却有許多不便……」

虞莫愁忍不住道：「他幹嗎還要另設行宮，這兒有的是故宮，還是太祖皇帝修建的，派有專人在管理着……」

馬成冷道：「虞娘子妳有所不知，那是正式的行宮，聖上每三年一臨，是爲了來祭祖塋的，住進宮裏，要帶一大批文武百官，吃齋禁戒，什麼樂子都沒有，那多乏味呀，官家又是個愛熱鬧的人，所以他要另找個遊樂地方。」

虞莫愁道：「那就明白地叫人造一所好了，幹嗎要偸偸摸摸的，弄個人在這兒做幌子！」

馬成道：「皇帝雖然擁有天下，却也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他要爲天下的表率，如果就於遊樂，立刻就會受到羣臣的諫阻，何況太后還健在，皇帝太過荒唐時，太后可以請出她老人家的降龍杖，當殿廷責打他龍股的！」

翁長健道：「馬護衞！這話對聖駕太過冒瀆了！」

馬成一笑道：「這就是你見不得人的苦處，我在這兒罵他，你能往那兒告我去，就算聖駕在此，我當面罵他，除非他能悄悄把我給害了，否則也只有聽着，翁老兒，對咱家可別來歌聖頌德那一套，你我心裏都明白，那位皇帝跟你我一樣是人，並不是什麼聖主賢主！」

翁長健道：「可是他畢竟是一國之君，你不可侮辱他！」

馬成冷笑道：「我只是罵了他而已，你則是導君於不義，如果公開追究，你比我更爲罪大惡極，三公六部會審，給你一個凌遲的罪刑，還算輕饒了你的！」

翁長健翻着眼睛氣結地道：「老夫是奉諭……」

馬成道：「不受亂命，人臣之義，這是你罪之一，導君不義，誘主人佚樂失德，罪之二。」

翁長健剛要辯解，馬成道：「最不可原諒的是，聖上只要你爲他設一個遊樂之所，那是秘密的，你却有意採用宮中的行制，意圖張渲人君之失，讓人知道……」

翁長健這下子冷汗直流了，連忙道：「沒有的事，這所廳殿平時不開放的，因爲馬護衞亮出了廠衞身份，老夫才加以開放，以便於說明，平時不會有人知道！」

馬成道：「如果沒人知道，咱家怎會來此！」

翁長健爲之語結，馬成道：「聖諭不會叫你這麼做，這一定是你自作主張，你居心何在？」

翁長健道：「老夫只是想維持天子威儀，別無他意！」

馬成一笑道：「是嗎，你現在坐的是龍椅，用的是天子的鑾儀進出，這也是維持天子的威儀，是不是因爲聖上不在，你

每天要代天子以行威儀呢！」

翁長健滿面流汗道：「馬護衞言重，言重，老朽只是偶而爲之，訓練一下這些女子們，免得聖駕蒞臨時失儀！」

馬成冷笑道：「原來是如此，那咱家就以此報同京裏了，反正費老大是知道的，對你絕不會有何不利的。」

翁長健慌忙站了起來，雙手連拱道：「馬護衞，老朽該死！老朽該死，費老大固然知道，可是別的人却不知道，消息這一傳上去，此地的秘密就保不住了，聖駕來此時，原要求得一個秘密，每次都僅得一二人得知，如果知道的人一多，此地的一切都白費了。」

馬成冷笑道：「你老這話又不實了，難道在你家中這許多武林高手，不是派來的廠衞。」

翁長健道：「馬護衞別開玩笑了，你明明知道不是的，他們是咱家另行聘請來護駕的江湖人！聖上行蹤秘密，才不給任何人知道，如果派出了廠衞，浩浩蕩蕩，不是全天下都知道了嗎？總而言之一句話，請馬護衞多多包涵，代爲掩飾一二，老朽感激不盡。」

馬成笑笑道：「翁老兒，這可是咱家的職責，以實報虛，咱家擔待着多大的干係，咱們夠這份交情嗎？」

翁長健一聽馬成的語氣已經活動了，連忙道：「以往多有得罪，今後自當補報，馬護衞吩咐。」

馬成臉色一沉道：「姓翁的，你居然還是幹過戶部尚書的，怎麼也說這種話，在京裏辦事有這種規矩的嗎？要咱家先開口，你準能辦得到嗎？」

翁長健陪着笑道：「老朽自當量力以報。」

馬成笑道：「咱家開得大了，你慢慢地討價還價；開得小了，你老兒就賺了是不是，姓翁的，別跟我打麻虎眼兒了，咱家沒精神跟你磨菇，一句話，尺碼由你開出，正如你自己說的，量力而爲，咱家不說第二句話，你拿得出，咱家就收得下，然後嘛，就要看了，你有多少誠意，咱家自然知道該怎麼說話。」

馬成的確不知道該如何談條件，很可能一開口就叫對方抓住破綻了，雖然自己這個護衞不假，可是叫對方看出自己對官場上的行情完全陌生，連帶對自己剛才所說的那一套也知道是瞎謅的了，那是很危險的事。

毫無疑問的，馬成的確抓住了對方的痛脚。

現在的問題在於馬成是否奉令而來了，假如對方知道馬成只是來到此地才有所發現，平時與京中毫無連絡，那根本就不會讓他們把秘密帶出門去，因此馬成很老練而技巧地把這個開價的問題推回給了對方。而且還擺了一句莫測高深，巧妙無比的話，使得翁長健的眉頭皺了起來。

翁長健在宦海裏浮沉多年，又主持着這麼一個任務，爲人之精明自可想像而知，可是他發現這個姓馬的傢伙較他更爲高明，使他不得不甘拜下風。

再度拱手，誠懇地道：「馬護衞，老朽平時與馬護衞不大稔熟，不知道馬護衞喜歡什麼，如果……」

馬成作色道：「咱家喜歡什麼，咱家自己會去買，翁老兒，你如果是這樣辦事，咱家也很高興乾脆的人！」

他站了起來，作勢欲行，翁長健連忙攔住他道：「馬護衞請留步，是老朽太嚕嗦，沒把話說清楚，咱家的意思，原是想討好一下馬護衞，因爲有些東西，此間倒異於他處。」

他說着朝馬成遞了個曖昧的眼色，馬成哈哈一笑道：「翁老兒，你不想虞娘子是咱家的老朋友，你的那些寶貝，難道還會比她那兒更精采嗎？」

翁長健笑道：「失禮！失禮！老朽失言了……」

虞莫愁這時對馬成的應變本事，不禁大爲折服，就憑他一進門就能抓住對方的弱點，旣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這時見問題已經漸漸接近到自己，倒也學乖了，不着痕跡地道：「馬兄抬愛了，奴家那兒，祇是些庸俗脂粉，那兒能跟此地的皇家佳麗相提並論。」

馬成笑道：「虞娘子，妳這一說就錯了，宮廷之中固然一個個都長得眉清目秀，但是古板呆癡，像一批木頭人似的，毫無情趣可言，要不然的話，咱們萬歲爺也不會要私設行站，迢迢千里，趕來這兒悄悄地玩兒一下了！」

翁長健笑道：「馬護衞高明，想必是此中解人！」

馬成一笑道：「這一點倒不是咱家吹噓，南國胭脂，北地佳麗，甚至於遠及苗天蠻荒之邦，咱家都去逛過，也都領略過溫柔滋味，雖然各異其趣，但若論溫柔，總輸江南，六朝金粉屬金陵，風月陣仗也第一，萬歲爺選中此地，的確是眼光獨到，足證他是個大行家！」

翁長健更爲開心地笑道：「至論！至論，馬護衞的確是解人，下次聖駕要來時，老朽一定推荐馬護衞爲伴，只憑馬護衞的那番話，已經可以使得龍心大悅了！」

馬成道：「可是若拿天下佳麗跟虞娘子的香巢一比，就差上十萬八千里了！」

翁長健悚然動容道：「哦！有這麼精采法？」

馬成笑道：「翁老兒，虞娘子是百花宮在金陵分宮的主持人，這個想必你是知道的。」

翁長健自然不能否認，只是道：「老朽在這兒設立行站，對聖駕安全，自然要稍微注意一點，因此對附近一些江湖門派的人事，大致要有個了解，虞夫人的莫愁別莊雖然時有江湖人來往，但是進進出出，都是帶着一團和氣，所以老朽就不甚注意了。」

馬成笑道：「她這金陵分宮是專事安慰一些本門中有功的人員，當然一個個都是笑着走了，咱家不是她們的人，却也沾着一點兒的淵源，每次來，都得去她那兒混上兩天，可見她那兒的引人了！」

翁長健道：「這……老朽那天倒要去見識一二！」

馬成道：「這個可不見得成了，他們

不招待外人的，我這個外人是特別，你要去恐怕就……」

虞莫愁道：「翁老先生要去，奴家自然萬分歡迎，而且也可以作一次特別的安排，把奴家一點不成氣候的玩意兒，都排出來請翁老先生指教一番……」

馬成道：「那可眞不得了，翁老兒你可得小心點，別把一條老命送在那兒！」

翁長健笑道：「馬護衞未免把老朽看得忒不濟了，老朽這麼一大把的歲數了，難道還會怎麼不成！」

馬成道：「就因爲你的年紀大了，我才替你擔心，因爲他們那些風月陣仗全排出來能把鐵人都化掉的！」

翁長健道：「這麼一說，老朽倒越發要領教了！」

馬成道：「你不要吹牛了，單單是虞娘子對你笑上一笑，恐怕你就會軟掉半邊呢！」

虞莫愁嫣然一笑道：「馬兄，你怎麼把我這老太婆給扯出來了，人家翁老又不是沒見識過的，再說，他現在是在替皇帝經營艷窟，手下自然是美女如雲！」

江湖女人就是江湖女人，虞莫愁儘管已經主持一處分宮，但畢竟是侍兒出身，上不了某些場面。

侍兒出身固不乏可人，但是却缺少讀書及歷練，像剛才的那番話，說得很不得體，雖然說的也是事實，但經營艷窟兩個字，却不適合一位退休尙書的身份了。

話聽來刺耳，翁長健却是發作不起來，虞莫愁的話雖然不好聽，她說話的神態與聲音却艷媚之極！

翁長健不但上了年紀，而且內力修爲已到了絕頂境界，絕對可以不動心了，可是虞莫愁的媚笑之下，他居然也有點不克自持的感覺，連忙整飭心神，使自己穩定下來，哈哈大笑道：「高明！高明！虞夫人內媚功力之高，老夫算是領教了，老夫若是年輕十歲，此刻怕已拜到石榴裙下了，難怪夫人能主持一方，的確是大有道理，大有道理！」

虞莫愁的目的並不是跟他較量內力的高低，所以祇施展了一下就收起了功，笑笑道：「翁老太客氣了，相信翁老這兒，一定也有些可觀之處，奴家是聽馬兄說這兒有一片好景緻，特地來見識一番的！」

翁長健道：「夫人出門一趟，倒是很威風！」

馬成知道他是指那四名劍婢，乃冷笑一聲道：「翁老兒，你眞不上路，有些話放在肚子裏，比說出口來更爲高明，你明知道虞夫人是咱家請來幫忙的，咱家要賣你一份交情，所以才不便多帶廠裏的人來，但又不能孤身一個人，那很可能會叫你老兒給坑了，只有請虞娘子幫個忙，如此而已，我不相信你心裏不明白，你不說，別人不會以爲你是傻瓜，你說了出來，可也沒人認爲你明白！」

翁長健被他這一頓搶白，不由得老臉微紅，拱手道：「是，是！老朽失儀，馬護衞請多擔待，老朽在朝中久了，舊時習氣一時難脫，沒有跟江湖豪傑相處過，請多原諒！」

虞莫愁一笑道：「江湖人雖然講求直來直往，但有時也不妨稍稍含蓄，某些事略點就明，難道翁老居朝倒反而要事事都排明了來嗎？我不信讀書人會這麼笨！」

馬成道：「誰也不笨，只是他們這些管錢的傢伙專好自以爲聰明，處處挑剔人家的錯處，非此不足以現出他們的高明似的，天下最討厭的人，莫如此類。」

翁長健好像天生的賤骨頭，馬成越罵他，他反而越服貼，居然站立拱手道：「馬護衞一言中弊，老朽也知道舊時積習不爲人喜，無奈陷身多年，一時實難改過，以後老朽一定努力改過就是，今日得二位來此，實在湊巧……」

馬成道：「湊巧，翁老兒，這話怎麼說？」

翁長健笑道：「老朽才聽馬護衞談話，已知閣下爲風月解人，而虞夫人更是此中校者，在平時，老朽這兒的一些俗氣玩意還不敢拿出來獻醜，今天恰好來了一檔新伎，頗有一觀，想請二位指教一番！」

馬成知道快入港了，他要搬出十二天魔女了。

但不知日童跟山童是怎麼說的，但有一點可知，這兒跟百寶齋絕無關係，而且百寶齋指示他們，把十二天魔女帶到這兒來，可能還另有用意；因爲翁長健顯然還不知道那批天魔女的來歷，更不知道虞莫愁的目的。

但是在沒有證實之前，還不宜顯露聲色，表現過切，因此他淡淡地道：「只是一些髫齡歌舞伎啊，翁老兒，那就省了吧，別讓虞娘子笑掉大牙了！」

翁長健却極有信心地道：「這一批女子却與一般舞娘們不同，老夫不過才略爲看了一節，就已感到不克自持而大爲失態，因爲她們所演的乃是昔年摩登迦誘惑禪尊佛祖的艷舞，塵世間無人能抗拒，不但男人着迷，女子亦然，她們在起舞時，老夫府中的那些侍女們一個個都骨酥筋疲，倒在地上，半天起不得身子來！」

虞莫愁道：「眞的呀！那倒要見識見識，我不相信世上會有這會子事兒，翁老，你別是唬人吧！」

翁長健笑道：「老夫這就去叫她們演來，以事實證明老夫所言非虛，當然老夫所說的感受，乃是一般俗人，二位不但是武林高人，又是風月健者，定力自然高得多！請二位小坐，恕老夫失陪片刻！」

他客氣地告辭了，廳中只剩下了他們兩個人，虞莫愁忍不住道：「馬兄，眞有你的，扮龍像龍，扮虎像虎，居然把這老兒給唬住了，難爲你怎麼懂那麼多的。」

馬成道：「我可不是唬他，西廠的大檔頭費楚天是我的結義兄長，幾次邀我去同享富貴，我怕受拘束而推託了，他沒有辦法，才給了我這方腰牌，硬把我納入廠衞系統中，因爲不要我就在京中，我才答應了。」

「可是你對京裏的情形很熟呀！」

馬成一笑道：「我在百花總宮的職稱也是巡迴護法督察使，專門巡行各地，視察分宮活動的，那個地方的行情動靜我不清楚，這也算得了什麼！」

虞莫愁笑笑道：「馬兄，你看我如何呢？」

馬成道：「在妳本份這一行上，妳很成功，但是混充別的行當，那可糟透了，你要對那個老傢伙下功夫時，還是把他當作一個江湖人，說妳熟悉的話，別把他當個官兒！」

虞莫愁知道自己先前的言詞必有失週之處，不由得臉上一紅，訕然地改轉話頭道：「老馬，看來我們的天魔女在此地是不錯了，只不過那個老頭子似乎還不知道我……」

馬成道：「他是知道你的，只不知道那些天魔女是從你那兒出來的，這件事透着怪異。」

「是啊！我也想不透，這是怎麼一回事。」

馬成道：「這兒是皇帝偷偷出來找樂子的別寓，雖然不能公開，但是安全的措施並不疏忽，高手很多。」

虞莫愁道：「這個我早知道了，祗是那批天魔女……」

馬成道：「那很明顯，把她們拐出來的人，存心引起你們跟富貴山莊衝突，利用官方的勢力來消滅百花宮。」

虞莫愁一驚道：「這……太可惡了，老馬，南宮世家號稱武林第一家，怎麼，做出這種卑鄙的事。」

馬成忙道：「什麼，妳以為這是南宮世家唆使的！」

虞莫愁道：「當然了，那個南宮俊貌似忠厚，內藏奸詐，這一定是他指使那兩個小鬼幹的！」

馬成嘆道：「虞娘子，妳這樣懷疑就太多心了，如果這是南宮世家所唆使，我就不必出頭作主了，到現在為止，妳祗是我邀來助拳的朋友，是我在跟翁老兒主動作對！」

虞莫愁道：「你明知我見到十二天魔女後，一定會開口向他索取，到時候就是我跟他爭執了！」

馬成道：「虞娘子，你忘了一件事，東方英帶了人，追蹤那批人上這兒來了，少主是為了追索那些人，才悄悄地在外面由暗處偵查。如果這是我們的預謀，又何必要讓東方英去追蹤呢，再說，富貴山莊之名，是從妳口中說出來的，我們事前對此地一無所知，根本不知道那兩個小鬼能從妳的地下寢宮內脫走，而後我們也沒見過面，這預謀又從何而來呢？」

虞莫愁被這句話說服了。就算一切都能偽裝，但是她寢宮內的秘道却是無法前知的。

又思索了一下，虞莫愁才道：「那你們的立場如何呢？是否會幫助我奪回那十二名天魔女？」

馬成道：「不會，因為這是一個官方暗設的機構，不會是為非作歹的集團，但是我們會要求翁長健對那件事作一個說明，他們是如何得到這一批人的，我相信這件事，中間必然還有人居間指使陰謀促成的！」

虞莫愁道：「假如對方提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說明呢？」

馬成笑道：「我以一個二檔頭的身份就能把對方唬倒了，南宮世家的聲勢，就更不是那老兒所能招架的，我想他會低頭，至少會有個滿意的交代，祗不過我們不會幫妳討回這十二名天魔女，因為她們是充滿了邪惡的人……」

虞莫愁發狠地道：「不帮忙就算，百花宮並不是非你們不可，你們分明是不敢去惹官方而已！」

馬成道：「對！我們是不敢惹官方，因為他們代表法律，循着一定的條例，管理着天下，我們也在官方的治理之下，自然要遵守官方的約束，這沒有什麼不對的呀！」

「笑話！皇帝老兒管不到江湖上的事，王法也行不到江湖人身上，我們為什麼要怕他！」

馬成一笑道：「江湖人分兩種，一種是正正經經，以俠義為胸懷，鋤奸懲頑，輔王法之不及，這類人當然要尊重王法，另一類是羣桀傲不馴，作奸為惡之徒，倚勢橫行，恃技凌人，甚至於明火執杖，刦財殺人，這類人不畏王法，亦為王法所不容，只能躲到深山大澤中苟且偷生……」

虞莫愁聽得刺耳道：「我們不是安安穩穩地在金陵立命安身，並沒有躲起來不敢見人。」

馬成道：「以前大家不知道你們與橫江一窩蜂有關係，所以沒人來找妳，只要把事情公開了，百花宮就不得安身了，再說百花宮為什麼不敢像南宮世家那樣，正大光明地立名於武林，可見你們自知見不得人。」

「馬成，你別忘了自己也曾是百花宮的人。」

馬成一笑道：「不錯，可是我已經棄暗投明了。」

虞莫愁下一句沒叫出口，因為翁長健又出來了，這次他沒敢再擺那些排場，只是帶了兩個小童而已。

而且擋在廳後的屛風影壁也被搬了走，後面居然是白石為台，雕欄為柱，五彩輝煌的一座舞榭。

兩邊是樂廊，此刻已經坐着一排天竺蠻女裝束的女樂，甚至於她們吹奏的樂器，也都是不類中原。

這些女樂們的年歲都在十八九間，面目婉然姣好，每人只穿了一件薄紗的無袖馬甲，長才及胸，而且前面又開了一寸半許的襟乂，用兩條金鏈搭住，因此下一半的乳房以及胸前兩乳間的壕溝，都裸露在外。

裸露的雙臂上，各套了一個寬約寸許的金釧，下半身則是天足赤脚，脚踝上也各帶了一個金釧。

編草為裙，裙長也不過尺許，僅僅遮住了股陰而已，腰腹幾乎是全裸的，每人的肚臍眼裏都嵌着一顆明珠，映着燭光，煥發奇彩，個個玉腿修長，曲綫玲瓏，而她們吹奏的樂曲也很怪，入耳就有一股魔意，說不出是什麼曲調，却能叫人心癢癢的而泛起了蕩意。

在樂聲中，翁長健走到主位上坐下笑道：「現在就獻醜，為二位作菩薩蠻舞，這班樂伎也是隨同那批舞伎們一起來的，二位聽聽是否與我們中原不同。」

馬成道：「果然不同，人耳有：神仙音。」

虞莫愁冷笑道：「老馬，你眞有見識，這能稱為仙音？」

馬成道：「我可沒說是仙音，而說是神仙音，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除這兩處，何地能有這種聲色之娛，虞娘子，妳不能否認妳那兒拿不出這個排場吧！」

虞莫愁滿心不甘，却又無法不承認，因此冷笑了一聲道：「就算完全是金人，我也拿得出來，只不過無此必要罷了，那也要看看取悅的對象，我那兒來客人都是像你一樣的江湖老粗，用得着這些嗎？」

馬成笑道：「黃金不希奇，美人却難求，就算妳能籌出一大堆金人來，也不見得能買到這麼一大羣的絕色麗姝，妳看看她們一個個骨肉停勻，蜂腰隆乳，圓臀，修腿，而且膚色淺褐，一望可知是長期裸露所致，那在我們中原却做不到，中原的女子天性保守，當衆裸體，形色間總有蹩扭之狀，何如這些人的自然而有情趣！」

翁長健大笑道：「說得好，說得好，馬護衞的確是位妙人解語，否則怎會說出如此深刻的見解！」

馬成繼續道：「其次，中原女子講究的是端莊賢淑，束胸縛乳，把胸前壓得平平的，殊不知女子之美，最美就在胸前雙乳，你看這些女子的雙乳，隆而不肥，緊而不垂，曲綫玲瓏透緻，在中原女子中，萬千難求其一，更難說是這麼多了。再說到是身上的肌肉，由於中原女人不太動，所以都是軟綿綿的，缺乏彈性，雖然白嫩，但是沒有光澤，沒有韌性與韻味，虞娘子，妳服是不服！」

虞莫愁終於笑笑道：「老馬，你是頭老色狼，我沒有想到你對女人的了解竟有如此之深，比我這個做女人的還更為深入，倒眞是難為你了！」

馬成笑道：「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慾……」

翁長健則笑道：「不掉文，孔夫子雖然說過那種話，多少總有點迂，虞娘子，老夫站在一個男人的立場上說話，馬護衞的言論的確高妙，因為他是以男人的眼光來看女子美，這比妳們女人看女人自然又透闢多了！」

虞莫愁道：「這點我知道，可是馬成把這些女樂們誇得舉世無雙，我就不服，人要美，不論男人女人，看起來都認為美，那才是眞正的美，非比流俗可言了！」

翁長健撫掌大笑道：「對！對！虞夫人此論，則又更進一層了，所好還有一班舞伎未曾出來，少時她們獻技後，再聽聽二位的意見，想必能一致了！」

二人沒再爭論，只互看一眼，但聞得金鑼一響，兩個金身的壯男，一路打着筋斗飛了出來，他們的臉上帶着金色的面具，身上却塗着金粉的油膏，手執金劍。成了一個完全的金人，上身是赤裸的，下身包着一塊布，緊緊地兜住了胯間，包住了後腰，他們的面目則是作妖魔狀。

翁長健解釋道：「此二人卽為傳說中的魔王，為阿修羅世界中的主宰，法身千萬，但眞身却為一鷹一虎，就是這兩副面具，手中的劍，可發雷電風火！」

虞莫愁笑道：「敢情這就是魔王的法身呀，難道我看見很多地方供着鷹虎神，虎身鷹頭，也是供的魔王了！」

翁長健道：「不錯，西陲地區，供有驅邪的鷹虎神，據說是有此神在，則諸魔不侵，老夫先前也不知其為何神，迨至見到這兩具神魔後，才知端的，供着魔王的地方，自然是能使諸魔迴避了！」

馬成却道：「翁老兒，你後一種說法，咱家不贊成，咱們中原很多地方都建有玉皇廟，供奉着玉皇大帝，那是諸神之王，何以諸神不迴避呢？」

翁長健笑道：「西方的魔王是兇殘的暴君，連他手下都畏避不遑，而我中原之君，仁慈廣被，故諸神親近！」

虞莫愁笑道：「翁老到底是做官的，開口閉口，都不忘記歌聖頌德，果眞是忠心得很，忠心得很！」

翁長健道：「普天之下，四海之內，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這是人臣應有的禮數！」

馬成道：「翁老兒，聖駕不在此，你還是把那一套給收起來吧，本來咱家以為先帝駕崩後，你老兒就垮了，才從尚書任上被攆了下來，現在看看，你老兒還健得很！」

翁長健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老夫豈敢當健字，只是屍居餘氣，替聖上効犬馬之勞耳，風頭健的是你們廠衞，手操生殺予奪之權，一二品大員見了你們都得彎腰低頭，四五品的京官，見了你們就只有發抖了！」

馬成笑道：「可是咱們有一回，在一家縣城裏酒醉夜行，被巡夜公人撞見了，鬧到縣城裏，那個縣官竟然打了咱家四十板子！」

「這個縣官好大膽子，馬護衞敢情是未曾報明身份！」

馬成道：「咱家這身份豈能亂報的，所以他打到二十大板時，咱家就只有認了，打到一半，不留心身上的腰牌掉了出來，他看見了，居然又加了二十板，說是咱家身居公職而無行，當街醉臥，有礙官箴，該加倍處分！」

翁長健道：「這個芝蔴官兒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現在想必已經瑯璫在獄，或是遣退回家了。」

馬成笑道：「不！咱家以此同報我們費老大，剛好應天府尹出缺，費老大立刻具奏上去，報荐那個官兒遞補了。」

翁長健道：「應天府尹就是京兆尹，是正四品銜，一個七品知縣，那能一下子升得這麼快。」

馬成道：「此人執法公正，不畏權勢，正是出長此職的最佳人選，自從他視事以後，京師各大門府的家僕在京師鬧事，大家子弟橫行市廛的情形一掃而空，被他抓到後，鐵面無私，毫不容情，杖責之外，帶枷遊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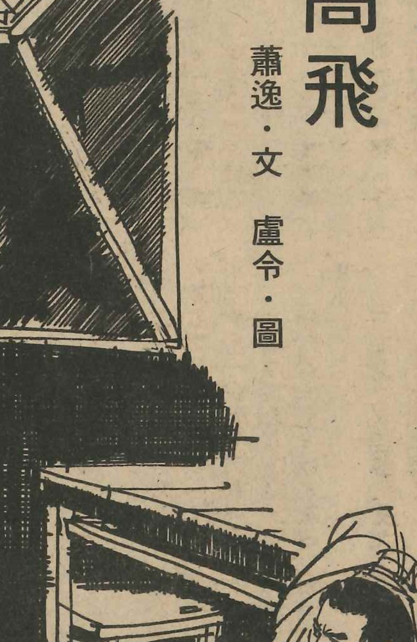
翁長健道：「這樣子他的官兒還做得穩嗎？」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敵友難辨認　愛恨倒分明

前文提要：

葉劍瀛一劍砍去展善道長的臂，迫他招供東凡和尚的下落。桑羽青也很疑惑：「怎麼他也是爲了東凡和尚而來？」老道士至死不屈，葉劍瀛無奈離去。桑羽青回至客棧，發現凌幼枝在房中，神色有異，凌說是來辭行，小猴兒自告奮勇送她一程，途中向她表露心跡，凌感激而去。翌日，二人來到一江寺聽道，講道者就是東凡和尚的弟子錢居士，他們希望從他身上打聽仇人的消息，在那裏又碰見葉劍瀛。此時台上有一和尚高聲講話——

桑羽青腦中充滿了這些問題，也沒有聽到普淨又說了些什麼。

等到羣人的情緒略爲平靜時，老和尚才接着道：「少時講道完畢，錢善士要義診五十人，這五十人是已經於多日前登記好了的，其餘的病人明天上午開始在本寺應診……」

說到這裏，台下又是一陣歡呼，老和尚接道：「至於一萬斤白米，也於明天上午，在本寺開始發放……」

台下又是一聲歡呼，他們大半是貧苦之人，錢木兒義診送糧，不啻是天上降下來的救星。

這種情形桑羽青看在眼裏，也不禁很是感動。

老和尚接着又報告了一長串的名字，都是某某善士損獻多少多少……等，一時台下歡聲雷動，因爲平均起來，他們每人都可以過一個很痛快的年了。

桑羽青忍不住對小猴兒說道：「如此看來，這『一江寺』倒眞是個難得的寺院呢！」

小猴兒也被這情景所感動，連連點頭，說道：「我們只是行俠江湖，除暴安良，却從沒有爲這些貧民作什麼事，以後要學學他們。」

桑羽青笑道：「我們的想法倒也是一樣。」

普淨老和尚又道：「現在時間不早，我們便請錢善士講道吧！」

台下又是一片大亂，緊接着由後面走出了一個身軀健壯的年青人。

滿谷之人，一齊站起來歡呼，似乎要把天震了下來，好不驚人。

桑羽青及小猴兒被衆人擋着，也只好跟着站了起來。

只見錢木兒穿着一件藍色的長衫，外面增了一件灰色僧衣。

他身軀健壯，皮膚微黑，高隆的太陽穴，星月般的雙目，都顯示出他有着驚人的內功造詣。

他英俊魁梧，氣宇昂然，眞個是天下難見的英雄人物。

桑羽青亦不禁暗暗點頭，忖道：「果然不是凡人！」

錢木兒雙手平擺，大家慢慢的靜了下來，這一個數千人的集會，竟連一聲咳嗽均無。

衆人一靜下來，只剩得風雪之聲，呼嘯不已。

錢木兒如同是個神似的，靜靜的站在那裏，半晌，他才說道：「今夜雪大天寒，勞各位到此聽講，眞是非常感激。」

他說話的聲音很低沉，但是字字清晰，每一個人都能很清楚的聽到。

他又接着說：「爲了不多躭誤各位的時候，我現在就開始講……」

接着，他開始講起佛學來，他口才極佳，把極深奧的佛學理論，由極簡單的字句講出。

不但如此，他更把很多佛典，舉例講出，風趣盎然，不時的引起台下的哄笑。

桑羽青至今才知道，錢木兒果然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看他的年紀亦不過二十二三歲，對於佛學竟有如此深湛的研究。

滿谷之人，都聽得津津有味，桑羽青

及小猴兒也拋下了別的心事，靜聽錢木兒的講道。

這天晚上，他講的是「生死輪迴」，舉了不少的妙例，反覆闡述，妙趣橫生，連桑羽青也聽得出了神。

錢木兒講道的時間並不長，大約只有一個對辰就結束了。

衆人意猶未盡的散去，桑羽青再看葉劍瀛時，已然不知去向。

他再注意的找尋了半天，始終沒有再看見白嬋，心中忖道：「想是我剛才看錯了。」

這時人已散盡，一個和尚過來道：「二位可是約定好了來看病的？」

桑羽青心中一動點頭道：「正是！」

小和尚道：「施主請隨我來！」

桑羽青原準備等人散盡之後，單獨去拜訪錢木兒，這時被小和尚一問，乾脆混充病人，先與他見個面，試探一下。

在小和尚的引導下，經過了甬道，來到一間較爲寬大的偏堂。

堂中已經坐了好幾十個病人，依次排在一條方櫈上，桑羽青及小猴兒也在人羣中坐了下來。

錢木兒已經脫去了僧衣，據坐在一張方桌前，他竟是雙手號脈，一邊坐着一個和尚，振筆疾書，飛快的寫着錢木兒報的藥名。

他看病的速度很快，不一會工夫就輪到了桑羽青。

錢木兒抬目望時，好似微吃一驚，這時桑羽青早已暗運內功，將目光斂去。

錢木兒翻了翻桌上的單子，說道：「這位善士是先訂好的麼？」

桑羽青搖頭道：「我未經約好，只因爲明日一早有事，不能多待，所以臨時求診，還請居士不要見拒。」

錢木兒笑了笑，很溫和的說道：「在下樂意服務，不過他們都約好多時，仁兄請少坐，等我診完了他們，再爲仁兄診治如何？」

桑羽青點頭道：「使得，使得！」

他站過一旁，小猴兒也跟了過去，錢木兒又驚詫的打量了小猴兒好幾眼。

桑羽青及小猴兒坐在一旁，立時有小和尚送上熱茶，二人連忙稱謝。

這時還剩十幾個病人，錢木兒很快的診治完了，但並未喚桑羽青，反對那幾個和尚道：「諸位師父辛苦了，請去休息一下吧！」

幾個和尚謙讓着，錢木兒已含笑朝桑羽青走來，笑着說道：「此處太寒，二位請隨我回房如何？」

桑羽青心中一動，忙道：「打擾居士了！」

錢木兒笑着說道：「些許小事，請不必客氣！」

說着由側門走了出去，二人跟在身後，桑羽青心中忖道：「這錢木兒眞個厲害！莫非他一眼就看出我的底細來了？」

他心中疑惑着，也充滿了興奮和緊張，接觸到錢木兒，但也就等於接觸到東凡和尚。

江湖之中，能够知道東凡和尚行踪的人，只有一個錢木兒！

沿着走廊，北風凌厲，鵝掌大的雪花陣陣吹入，錢木兒似在自語道：「唔——我應該早些日子來施診，現在天太冷了，勞他們跑來跑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一言不發，靜靜的走着。

這條走廊很長，一共有七八間禪房，盡頭的一間，隱隱的透出了燈光。

桑羽青心中忖道：「大概就是這間房子。」

這時錢木兒回過了身，笑道：「二位是由何處來的？」

桑羽青道：「我們是由金陵的，專誠拜望錢居士。」

錢木兒爽朗的笑了起來，說道：「我錢……我眞是感激得很。」

他幾乎要把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此人是錢木兒是無疑的了。」

這時三人已然到了門口，錢木兒把二人讓進房中，出乎桑羽青意料之外，室中竟有一盆火！

錢木兒笑道：「二位請莫見笑，我雖然年紀青青，可就是怕冷，這是天生的，無可奈何！」

小猴兒伸手烤着，笑道：「我也很怕冷。」

落坐之後，錢木兒就問道：「二位貴姓？」

桑羽青道：「我姓桑，他姓侯！」

小猴兒大爲奇怪，桑羽青還是第一次把眞姓見示。

原來桑羽青自已決定，訪着東凡和尚的門人或其本人時，絕不用假名。

錢木兒笑道：「桑兒有何不適？」

桑羽青冷冷道：「心中氣悶，日夜難消，此病已有十五年了！」

錢木兒笑着道：「心中氣悶，必是有恨！」

桑羽青伸過了手，說道：「請居士把脈！」

錢木兒二指按在桑羽青的腕上，雙目半垂，看來極是用心。

一時室中沉默如死一般，一點聲音都沒有。

小猴兒却是面帶驚容，原來他發現錢木兒的二指，正在猛烈的抖動着。

可是桑羽青及錢木兒的面色都很平靜，所以把小猴兒也弄糊塗了。

良久，錢木兒才鬆了手，笑道：「果然有恨！」

桑羽青問道：「既然是恨，這病根要怎麼才能消除？」

錢木兒一雙明亮的眼睛，緊緊的盯着桑羽青，面上含有一種不可解的笑容，說道：「古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此乃是根治『恨』的最佳藥方，桑兄以爲然否？」

桑羽青心中暗驚，忖道：「莫非他已確知我的身份了？」

他面上却淡淡一笑，說道：「古亦云『恨海難塡』，事情落在自己頭上，便是開脫不得了！」

錢木兒朗笑了兩聲，說道：「哈哈！仁兄此言誠然不虛，所以閣下的病，非我所能爲力了。」

桑羽青微笑道：「那可不一定！自來

佛法無邊，若是錢兄能够多爲我引見幾位高僧，說不定可將胸中憤慨除去！」

小猴兒聽他們說來說去，早就不耐煩了，忖道：「他們到底是幹什麼？儘說這些廢話？」

這時錢木兒已笑吟吟的說道：「桑兄，實不相瞞，自我見你第一眼起，便覺得你與我佛門有緣，如若你是出家人，必定非仙即佛！」

桑羽青道：「那還得要靠居士你渡化呢！」

錢木兒用手弄着桌上的一串佛珠，笑道：「幸好家師隨小弟來此，仁兄若是誠意，小弟願爲引見。」

他此言一出，桑羽青及小猴兒均是目光一亮，桑羽青緊接着說道：「正是求之不得！」、

錢木兒微微一笑，他隨手由床頭拿起一面小鈸，用敲木魚的小棍，在銅鈸上輕輕一敲，便聽「嗆——」的一聲脆響。

小猴兒正在詫異，不一會的工夫，便有一個小和尚跑了進來，執禮甚恭道：「師叔有何差遣？」

錢木兒道：「你到後面去看看，老師父休息沒有？若是還未休息，便說有兩位居士求見。」

小和尚似乎很詫異，望了小猴子及桑羽青好幾眼，答應而去。

小和尚走了，錢木兒笑道：「家師因爲年紀大了，有時休息得早，若是不巧，只好明天再見，還請二位不要見怪。」

桑羽青道：「打擾已自不該，焉有見怪之禮？」

桑羽青說着，心中却是驚詫異常，忖道：「難道這麼容易會見了東凡和尚？」

想到這裏便問道：「令師是出家人還是俗家人呢？」

錢木兒笑道：「自然是出家人。」

桑羽青忖道：「怪！聽說東凡和尚已然還了俗，莫非這消息不可靠麼？」

小猴兒也顯得既詫異又興奮，心中默默的叨念着：「但願是東凡和尚，我們就可以報仇了。」

室內暫時沉默下來，風雪之聲，陣陣傳來，看來雪勢又猛了。

桑羽青眞想知道，東凡和尚是否在此，但又不願直接提出來問他，想了一陣，於是說道：「錢居士，我想向你打聽兩個人。」

錢木兒笑道：「不知是那兩位？」

桑羽青道：「杜清風和沈春山。」

此言一出，錢木兒似是一驚，隨即笑道：「啊！這兩位老先生我都很熟，可惜他們過於暴戾，不肯接納忠言，聽說他們已於前些時暴斃在『洞庭湖』了！」

桑羽青心中暗驚，忖道：「他既然知道這件事情，想必早知道我的底細了。」

他想着便道：「噢？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死亡的？」

錢木兒笑道：「大半也是江湖仇殺之事，詳情我也不知，桑兄是如何認識他們的？」

桑羽青道：「我與他們認識多年了，時常聽他們提到你，說你不但醫道高超，還有一身絕頂的武功呢！」

錢木兒搖搖頭，笑着說道：「我對於醫術方面，倒是下了幾年工夫，至於說到武功，只不過略窺門徑，想必是江湖傳聞，有些人愛加油添醬罷了。」

說到這裏，原先的小和尚進得房來，說道：「師祖請三位去。」

錢木兒站了起來，笑道：「還好！他老人家未曾安歇，我們一同去吧！」

桑羽青心中緊張，說道：「令師法號什麼稱呼？」

錢木兒道：「他老人家的法號叫『西華』。」

桑羽青聞言既是詫異，又是失望，錢木兒的師父分明不是東凡和尚了。

二人隨着錢木兒出了房，轉上了一條通道，由前院跨過，向後面走去。

鵝掌大的雪花，不停的飛落着，錢木兒加快了脚步，說道：「原先募集了修廊的錢，去年施了一次米，把錢都用完了，所以風雨之夜，走這條路眞是難受。」

到現在爲止，桑羽青還弄不清錢木兒的善惡，心中很是詫異。

小猴兒則是一言不發，他比桑羽青更糊塗，弄不清錢木兒到底是什麼人物。

他們很快的走過了積雪的院子又進了一道圍牆，有幾間單獨的房舍，隱隱透出了燈光。

這顯得比前面更安靜了，想是寺院內人物居住之處。

錢木兒領着他們，走到了屋簷之下，抖着身子的落雪，說道：「到了！」

桑羽青和小猴兒也各自揮去身上的雪，錢木兒已走到第一間門口，他低聲道：「二位請少候，我進去通報一聲。」

桑羽青點點頭，錢木兒推門而入，又很快的關上了門。

小猴兒湊到桑羽青耳邊，低聲道：「師哥，這錢木兒到底是什麼人物呢？」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此人外貌忠善，雙目却有異色，是一個極難對付之人！」

正說話間，錢木兒已經拉開了門道：「二位請進！」

桑羽青及小猴兒進入房中，只見這間房子是長方形，面積頗大，放着不少書架，堆滿了典籍。

在靠窗之處，有一張大炕，燒得非常熱，所是室內很是暖和。

熱炕上面，坐着一個枯老瘦弱的和尚，他年紀差不多有七十了，雙目陷入，沒有什麼光彩，由表面看去，與普通任何一個老人一樣。

桑羽青心中詫異，忖道：「難道他不會武功？」

這時錢木兒已代爲引見道：「師父，這兩位就是桑、侯兩位施主。」

桑羽青和小猴兒分別施禮，說道：「深夜打擾，尙請高僧莫予見怪。」

西華禪師笑了笑，臉上的皺紋更明顯了，桑羽青才發覺他滿口之中，竟然沒有一顆牙齒。

他笑着說道：「兩位施主果然一身秀骨，夜訪老僧，不知有何見教呢？」

由於西華禪師，滿口之中，沒有一顆牙齒，加上他說話的聲音又低，桑羽青費了很大的勁，才聽清了他說些什麼。

這時錢木兒已經笑着說道：「桑兄懷

有恨思，來此求診，弟子才淺，還請師父爲他把把脈。」

桑羽青却是一言不發，心中忖道：「這個老和尚會不會就是東凡呢？……」

才想到這裏，西華禪師已然說道：「如此請施主這邊坐。」

桑羽青聞言坐在了老和尚的對面，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要試探他一下。

西華禪師把肥大的袖子微微捲起，露出了枯瘦的手掌，三指輕輕的捏住桑羽青的手腕。

但是當他的手指，才接觸到桑羽青的手腕時，突覺一股極大的內力逼了出來。

這老和尚「啊喲！」一聲，整個的身子，竟被這股力量震得翻了過去，睡倒在火炕上。

錢木兒不禁雙目一閃，他的身子已經飄到了床前，伸手扶起了老和尚，沉聲道：「桑兄，這算什麼？」

桑羽青笑道：「也許是我用力太猛了吧！」

他說着，心中却是詫異，忖道：「難道這老和尚眞的不會一絲武功？」

錢木兒並未追問，扶着老和尚道：「師父，你沒有事麼？」

西華禪師搖着頭，喘息着道：「沒事！沒事！唔——這位施主好大的力量。」

錢木兒竟不再提此事，對桑羽青道：「施主是眞心看病的，還是少用些力氣的好。」

桑羽青笑而不語，再度把一隻手伸了出去。

這一次老和尚可留了意，他兩個手指巍巍顫顫的，輕輕的點在桑羽青手腕上。

一刻的工夫，西華便把手指拿開，他搖了搖頭，含混不清的說道：「施主！你的病很嚴重呢！」

桑羽青道：「還請禪師指示。」

西華禪師把手收回到袖子裏，雙目微閉，說道：「塵世之間，以『愛』『恨』最是難解，施主目前正爲這兩敵所害，若想消除，恐怕只有身入空門一途了。」

桑羽青笑道：「佛門雖大，不渡無緣之人，不過我倒想追隨居士左右，得些教誨，或許可以將我胸中憤慨化於無形，也未可知。」

西華禪師笑了笑，說道：「禍福端在人爲，老僧不欲多言，施主請回房中休息吧。」

他說完之後，雙目閉上不言不動，錢木兒向桑羽青作了個手勢，三人輕輕的出了這間禪房。

他們一路上一句話不說，回到了錢木兒的房中。

錢木兒落座之後，這才開口說道：「二位施主這一路是往那裏去？」

桑羽青道：「我與師弟原是到處遊蕩，且喜遇見錢兄，想追隨些時日，多了解佛門眞諦。」

錢木兒聞言笑了起來，說道：「好在我在此還要修診數日，二位在此小住，隔室已然打掃一淨，現在夜已深了，我們明晨再談。」

桑羽青欣然答應，於是錢木兒領着他們來到隔壁屋中，這間房與錢木兒所居一樣，一張炕燒得熱熱的。

錢木兒致意之後走了出去，桑羽青劍眉緊鎖，細思剛才發生的事。

小猴兒蹩了半天，這時才道：「師哥，我看那老和尚不會是東凡和尚！」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剛才我曾仔細觀察他，此人若非身有極深絕的武技，便是毫無武功，這事還要費些時間去察看呢！」

小猴兒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桑羽青道：「現在已然確定了錢木兒的身份，從今晚起，他再也別想離開我的眼睛了。」

小猴兒打了一個呵欠道：「管他的，反正這間房子比我們住的大屋子舒服多了，先睡他一覺再說。」

他說着把後窗關緊，脫衣上炕，桑羽青也把寶劍取下，懸在了窗側，然後合衣睡下，一掌擊滅了油燈。

黑暗之中，只聽得風雪之聲，陣陣呼嘯，桑羽青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重重心事，輾轉難眠。

片刻之後，小猴兒已經進入夢鄉，發出了甜笑的鼾聲，桑羽青心中忖道：「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像他這麼無憂無慮的入睡呢！」

良久，桑羽青漸漸入睡，似覺窗外有着輕微的聲響。

桑羽青很快的驚醒過來，微睜雙目，原來窗紙已被人挖了一個洞，一隻手伸了過來，正要竊取掛在窗前的寶劍。

桑羽青冷笑道：「你好大胆！」

他一掌揮去，窗外之人，見驚動了桑羽青，他收掌就逃，桑羽青的掌力震得窗戶一陣大響。

小猴兒也醒了，急忙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這時桑羽青已經把寶劍抓在了手中，回頭道：「沒有什麼事，你睡覺吧！」

說話之聲，院中已然有了喝叱之聲，桑羽青把寶劍插好，匆匆推門而出。

漫天雪地之中，有兩個黑影相立，桑羽青一眼便看了出來，這兩個人是錢木兒及葉劍瀛。

桑羽青心中忖道：「葉劍瀛果然要在這裏生事了！」

他想着已大步過去，錢木兒回過了頭道：「桑兄，發生在本院的事，請由小弟自理。」

葉劍瀛一身勁裝，面蒙黑巾，只是不住的冷笑，一雙眸子閃閃發光。

桑羽青笑道：「他是爲我而來，還是由我料理吧！」

錢木兒沉聲道：「桑施主，此時此地，你實在不宜出頭，離開本寺，天大的事也由你們解決！」

桑羽青見錢木兒執意要管，同時也不知道葉劍瀛的來意到底如何，便笑着說道：「也好！」

這時錢木兒轉過了身，對葉劍瀛道：「施主貴姓？」

葉劍瀛冷冷的說道：「葉劍瀛！」

錢木兒接道：「佛門善地，淸苦自甘，葉施主夜來何往？」

葉劍瀛發出了幾聲低笑，說道：「既是佛門善地，你夜探別窗，意欲何爲？」

桑羽青大奇，忖道：「莫非是錢木兒要偷我寶劍？」

這時錢木兒已接着說道：「阿彌陀佛！施主血口噴人，自己所爲，反倒問起我來了。」

葉劍瀛冷笑道：「我生平就最恨像你這等僞善之人，現在少說，就算是我夜入『一江寺』，存心不軌，你該怎麼辦？」

葉劍瀛的話，氣得錢木兒不住的搖頭，他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施主你欺人太甚，我倒願意在後院接住你，走？」

他一語甫畢，身形一幌，已然越出了好幾步，向黑暗之中撲去。

葉劍瀛笑道：「正要領教，桑兄，你也來吧！」

說着一陣風似的追了下去，桑羽青正要跟進，突聽身後一陣急風，不禁蓄掌回身，一望之下，不禁驚喜交集！

原來這突然出現的人，正是他日夜牽掛的白嬋！

她仍然穿着一身白色的長衣，與冰雪相同，雖然黑暗之中，望不清她的面貌，但是就憑感覺就覺得她是一個非常不平凡的女子。

桑羽青詫道：「妳……白姑娘！」

一時之間，他竟說不出別的話來，白嬋似是一笑，她低聲的說道：「桑少俠，可否隨我一行？」

這時桑羽青早已把葉劍瀛及錢木兒的事擱在腦後，連連的點頭道：「可以！可以！」

這時小猴兒才穿好了衣服，推門出來說道：「師哥，什麼事呀？」

桑羽青匆匆說道：「沒什麼！錢木兒和葉劍瀛在後山，你可以趕去看看，把情形告訴我。」

小猴兒道：「你呢？」

桑羽青道：「我隨白姑娘有些要緊事情。」

這時白嬋低聲道：「我們走吧！」她嬌軀一擺，清風也似的飄了出去，桑羽青緊緊跟着，剎那消失在風雪之中。

小猴兒弄得有些莫明其妙，自語道：「這東西一來，他又沒有魂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很快的向後山跑去了。

却說桑羽青緊跟白嬋身後，向「一江寺」外跑去，他心中既是詫異，又是興奮，又不知道白嬋找他有什麼事情。

白嬋沿途却是一言不發，桑羽青跟在她身後，鼻端聞得陣陣溫香，雖然天寒地凍，桑羽青的一顆心，却比火更炙熱。

在白嬋的引導下，他們到了廟外，有一座荒廢的草棚，白嬋入棚之後，不住的用長袖拂掃着身上的浮雪。

桑羽青顧不得拂打落雪，却怔怔的望着白嬋。

白嬋指着一個白石的圓櫈道：「桑少俠請坐下談話。」

桑羽青道：「姑娘也請坐……」

他們同時坐了下來，桑羽青笑道：「姑娘深夜相喚，不知有何見教？」

白嬋略爲遲疑，說道：「桑少俠與錢木兒是舊識還是新交？」

桑羽青心中一動，答道：「雖是新交，但慕名已久。」

白嬋思索了一下又道：「恕我多問一句，前些時在洞庭湖掌斃杜清風，沈春山之人可是閣下？」

桑羽青聞言更是吃驚，暗忖道：「她怎會知道這麼清楚？莫非她是那兩個老人的什麼人……」

他想到這裏，不禁遲疑下去，白嬋接着說道：「如此看來必然是你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姑娘說的不錯，他們二人是喪命我手！」

白嬋又道：「白雲觀呢？」

桑羽青搖搖頭道：「姑娘當知非我所爲！」

這時桑羽青心中充滿了疑惑，見白嬋靜坐思索，不禁問道：「莫非這些事與姑娘有什麼關係麼？」

白嬋遲疑了一下，點點頭道：「有一些關係……如此看來，桑少俠必然有血仇在身了。」

在沒有弄清白嬋的身分及來意之前，桑羽青自然不能全部告訴她，當下淡淡一笑，說道：「江湖中事，脫不了恩怨二字，姑娘多此一問了。」

白嬋接道：「實不相瞞，我注意你多時，你可是要在錢木兒身上訪什麼人？」

桑羽青點點頭道：「不錯！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姑娘也在訪什麼人，可是？」

白嬋目光一閃，反問道：「這被訪的人，想必是你的大仇人了？」

桑羽青笑道：「是恩是仇到時自會讓他知道，姑娘如此關心此事，定然與此事有關了。」

白嬋站了起來，輕輕的走動着，半晌才道：「話說到此，我也不必瞞你，我是要訪東凡和尚的下落！」

聽到「東凡和尚」這四個字，桑羽青霍然而起，沉聲說道：「是恩是仇？」

白嬋緊緊的咬着牙齒，道：「仇！」

桑羽青長笑道：「姑娘！我們是同路人了！」

這一剎那，一切的疑雲都化解開了，桑羽青更是滿心歡暢，因爲白嬋和他是同路人了。

白嬋又問道：「桑少俠，你與東凡和尚是什麼仇？」

桑羽青沉痛的說道：「我父母均爲其逼害，並且取去了我家傳劍譜！」

說到這裏，桑羽青的眸子裏，又冒出了火來。

沉默了一下，白嬋傷感的說道：「我們的情形差不多，我父親也是死在東凡和尚的手中。」

二人之間有了同病相憐的感覺，立時覺得親切了許多，桑羽青道：「我們可以結伴同行了。」

白嬋道：「只要暗中保持聯絡即可！……那葉劍瀛是什麼人物，你可知道？」

桑羽青搖頭道：「此人的師門我倒知道，至於他的來意，則還是不知道，不過由他的行爲看來，也不像是東凡和尚的友人。」

白嬋道：「那麼如此說來，他也是與東凡和尚有仇了！」

桑羽青道：「他的來意早晚可以查出來，先不必管他，姑娘，妳這些日子的尋訪，可有什麼眉目沒有？」

白嬋道：「我走的路與你差不多，最初在江湖上跑了一兩年，訪遍了名山古刹，都找不到東凡和尚的消息，後來遇見了『白雲觀』的道士……」

說到這裏，桑羽青打斷了她的話道：「白雲觀的道士對姑娘甚是禮待，不知爲了什麼？」

白嬋輕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是湊巧，白雲觀與東凡和尚有着宿仇，想仰仗我師門的力量共同復仇，不料半路殺出了葉劍瀛，居然下了這等殺手，本來或許可以獲得東凡和尚的消息，如今已是眉目全無了。」

桑羽青皺眉道：「葉劍瀛的行徑眞個怪異，若說爲了滅口，也不要如此毒辣，再說他對錢木兒的情形也不太友善，不可能是一條路上的人。」

白嬋接道：「如今全部希望只有在錢木兒身上，可不能把他盯丟了。」

桑羽青笑道：「姑娘放心，錢木兒逃不了的！現在我們可要去看看？」

白嬋搖頭道：「我還有些別的事，明天再見，我住在『東昇』店，你可以很容易找到我。」

當下二人訂了見面時間，作別而去，漫天風雪之中，桑羽青又趕回了「一江寺」。他心中很是高興，因爲白嬋不是對敵人物，少去他不少的顧忌。

桑羽青先趕回房，見小猴兒還沒回來，再去錢木兒房中，只見燈光明亮，炭火亦旺，好似他一直就沒有睡覺，心中很似詫異。

他略爲觀察，便自後山趕去，沿途耳目並用，却是找不出一絲綫索。

桑羽青心中很是詫異，忖道：「怪了！他們會到那裏去呢？」

桑羽青把這一帶整個都轉遍了，却是沒有發覺絲毫異狀，正自詫異，突然一條黑影箭也似的飛跑過來。

桑羽青停了身子，靜靜的等着，那條黑影很快的撲了過來，原來是小猴兒。

桑羽青很快的迎了上去，問道：「他們兩個呢？」

小猴兒氣道：「媽的！我找了半天都沒有找着，眞怪，這兩個小子可能是下山了！」

桑羽青劍眉微皺，說道：「原來你竟沒有跟着他們！」

二人正在詫異之時，突聽錢木兒的口音道：「雪這麼大，二位快請回房吧！」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難道葉劍瀛敗在他手中了？」

想着便見錢木兒緩緩的由山坡走下，他步履輕盈，神態安詳，好似根本就沒發生過事情一樣。

桑羽青笑道：「那位葉壯士呢？」

錢木兒笑道：「他已經走了，我們到房中再談！」

說着當先而行，他走得很快，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足印，但是桑羽青已然看出了，他在輕功方面，有着極深的造詣。

回到錢木兒的房中，不待桑羽青問，錢木兒已然先說道：「葉施主一時糊塗，經我誠意開導之後，已然下山去了。」

小猴兒睜了大眼睛道：「你說你們沒有動手？」

錢木兒笑道：「正是！再說我們信佛之人，是不與人爭的。」

桑羽青自然不會相信，但是錢木兒執意不說，問也是白問，微微一笑道：「居士眞個是法力無邊了！」

錢木兒被他說得臉上一紅，接口道：「學武之人難免有貪嗔之念，方才他好似要竊取施主的寶劍呢？」

桑羽青目光一凜，說道：「我寶劍掛在窗口，居士你是如何知道的？」

錢木兒微微變色，但很快的接口道：「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桑羽青聞言不禁失笑，說道：「葉劍瀛倒是誠實得很！」

當下他們扯了幾句閒話，桑羽青等回房歇，這一次他把寶劍壓在枕頭下，很安穩的睡了一夜。

翌日，錢木兒仍然忙着施米施診，桑羽青留下了小猴兒，單訪白嬋，却是不遇，把兩匹馬牽回了廟中。

午後桑羽青又去訪白嬋一次，店家却說她已經搬走了，弄得桑羽青不勝詫異。

晚飯之後，錢木兒才抽出時間與桑羽青相晤，他突然說道：「明天我要離開此地了。」

桑羽青一驚，還未來得及說話，錢木兒又接口道：「二位要是沒有什麼急事，不知是否可隨我一行，我還想爲二位多引見幾位高僧呢！」

桑羽青雖然不知道他用意爲何，但是亦正中下懷，含笑說道：「如果不嫌打擾，正是求之不得。」

錢木兒笑道：「這麼說就好了。」

小猴兒問道：「要到那裏去？」

錢木兒說道：「我們要奔向大西北去呢？」

西北地方，桑羽青從未去過，聞言心中一動，說道：「好地方，不知錢兄要爲我們引見那些高人？」

錢木兒道：「這些人物在佛門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亦在江湖中無人知曉，說出來二位也是不知道的。」

桑羽青道：「我等雖然寡陋，但也知道些高僧神尼，錢兄不妨說說看。」

錢木兒目光盯在桑羽青身上，微笑道：「有一名高僧，名喚東凡的，二位可知道麼？」

桑羽青聞言如中急電，可是他面上平靜如恆，含笑說道：「東凡禪師佛學武技都是天下一絕，我焉會不知？此行若能拜謁，眞是三生有幸了。」

錢木兒笑道：「桑兄放心，此行必可如你心願！」

小猴兒喜道：「你是說東凡和尚在西北？」

錢木兒點頭道：「他是我師伯，不過他已於多年前還俗，一直隱居西北，我們已多年不見，此行是專門去拜見他老人家的！」

這時桑羽青已然知道，錢木兒必然洞悉了自己的身分，但不知他爲何肯明白說出。

他忖道：「事情到了現在，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管不得他有什麼陰謀了。」

這一夜，桑羽青在混亂中度過，白嬋及葉劍瀛則始終沒有再現過，對於白嬋，

桑羽青感到很難過，因爲明日一早就要啓程，而白嬋還沒有來聯絡。

天亮之後，落了幾日的大雪，居然完全停止了，但是天氣却愈加寒冷。

這時錢木兒及小猴兒都備好了馬，桑羽青還不見白嬋出現，雖然焦急，却也無可奈何？

暗忖道：「反正她會知道的，前途必會相見。」

桑羽青這麼想着，心中安定了許多。

這時小猴兒已經帶好了馬，三人上了馬，錢木兒笑道：「趁着沒下雪，我們可以趕個百十哩路呢？」

桑羽青道：「令師呢？」

錢木兒道：「他於昨天就動身了。」

一行三人，乘馬離開了「一江寺」，很多個和尙都在門前送行，錢木兒一一作別。

出了廟門之後，居然有數百人送行，他們擁着錢木兒，好似活佛一般。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些人如此的愛戴他，眞善眞惡現在還不得而知呢？」

想到這裏，錢木兒已經突出了重圍，來到桑羽青的身旁，他笑着說道：「次次看見他們這種情形，我都不忍離開，可是到處均有貧民，我總不能老呆在一處。」

桑羽青微笑道：「你是慈悲心腸。我們怎麼走？」

錢木兒道：「往東南？」

桑羽青一抖韁繩，胯下駿馬，踏着半尺深的積雪，如飛而去。

錢木兒及小猴兒的馬也緊緊的跟着他，揚起了大片雪花，疾似閃電一般。

那一羣送行的人，追在身後歡呼着，錢木兒不住的回身揮手。

這種情形看在了桑羽青的眼中，不禁忖道：「若是錢木兒眞是如此善良，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由於天寒風大，三人又是策馬狂奔，所以彼此之間很少開口講話。

中午時分，他們來到一處小鎭，由於錢木兒經常往返，所以他的時間，路程都算得很準確。

三人下馬後，首先查看馬蹄，原來冰雪最是傷馬，雖然他們加了保護物，但是馬蹄都有些紅腫，要再趕下去馬蹄就要破了。

好在他們都是久走江湖之人，備有最好的藥劑，交給小二與馬洗足。

他們提着簡單的包袱，進入了一家小店。

這家小店門窗關得緊緊的，店內有不少歇脚的客人，熱烘烘的一團，並且充滿了一股酒菜的香氣。

桑羽青等三人就坐之後，點了個火鍋，另叫了些酒菜，吃喝起來。

由於天寒的關係，桑羽青也喝了不少酒，正在閒談之際，聽得一陣馬蹄之聲。

抬頭看時，原來是白嬋，她穿着一身白色勁裝，肩披紅色翻毛斗篷，雙頰凍的緋紅，明目閃閃，看來眞是冷艷絕倫。

桑羽青心中一喜，却見白嬋把目光避開，當下忖道：「想是他不願使錢木兒發現我們認識……」

想着便向小猴兒使了個眼色，小猴兒低頭吃菜，裝着不識。

白嬋推門進來，引得所有的人望着她，桑羽青却發覺錢木兒面色一變，雙目之中有一種極度的詫異之色。

由他的目光看來，這種目光不可能是一個陌生所應有的！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莫非他們認識？……這是不可能的……」

等到再看錢木兒時，他已經回復了正常，這時白嬋叫小二包了一大包鹵菜，付錢之後，出門上馬而去。

桑羽青看見她所買的食物，均是這間小店的拿手菜，不禁忖道：「如此看來，白嬋定然常走這條路……」

正在想着，便聽錢木兒笑道：「桑兄在想什麼？」

桑羽青一笑道：「方才那個姑娘好是標緻，我跑了這麼多地方，還沒有看過這麼美的姑娘呢？」

錢木兒笑道：「我倒沒有注意到。」

他嘴上如此說，但是臉色很不自然，桑羽青心中疑惑更深，忖道：「見了白姑娘之後，錢木兒的神態怎麼變了？」

桑羽青想着便說道：「我要方便一下去！」

他說着推杯而起，叫過了一個小伙計，問道：「小二哥，何處可以方便？」

小二道：「客人，我帶你去？」

他們由一扇活門向內走，到了便所，桑羽青故作閒談道：「小哥，方才那個姑娘好美，以前來過沒有。」

小二笑道：「白姑娘呀？熟得很，她時常走這條路，因爲我們這兒鹵菜作得好，所以她每次都來買。」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每次都是她一個人來麼？」

小二似乎很奇怪的說道：「咦……與你同桌那個穿藍衣服的，好像跟她一起來過一次，是去年的事，我記不太清了，奇怪，他們剛才見了面怎麼不講話！」

桑羽青聞言大吃一驚，忖道：「啊！有這等事？」

但是表面平靜的說道：「不會的，我那個朋友最怕女人，是個信佛的？」

小二笑着道：「難怪，大概是我記錯了？」

桑羽青道：「好了，剛才我問的話不要告訴別人。」

說着摸了一塊碎銀給他，小二連連稱謝道：「小爺，要不要我打聽她住在那裏呢？」

原來他將桑羽青當成了尋花問柳之人，桑羽青笑道：「不必！知道她姓白就成了。」

小二這才離去，這一刹那，桑羽青簡直驚疑已極，他幾乎不敢相信，但是這店小二是不可能說謊的呀？

桑羽青怕時間躭擱的太長，暫時把事丟開，回到酒店內。

這時小猴兒等也用完了飯，錢木兒笑道：「我們繼續趕路還是再休息一下？」

桑羽青道：「不必休息，趁着沒有下雪多趕點路！」

當下算清了賬，一同出得店門，三人查看馬蹄，已經完全消腫了。

錢木兒上馬之後，說道：「這種天氣不好趕夜路，三個時辰以後，前面有落脚

之處，我們在那裏過夜。」

桑羽青道：「一切由你。」

這三匹駿馬，冒着凜冽的寒風，飛馳而去。

這時桑羽青心中被小二的話弄得六神無主，想不出個道理來。

他忖道：「除非是她騙我，否則想不出別的道理來……」

但是白嬋爲什麼要騙他呢？這又是一個不可解釋的問題。

這一切突然發生的事，幾乎把桑羽青弄糊塗了，但是他已經意識到，白嬋必然是一個不可輕視的人物。

他忖道：「莫非她要在我身上得到什麼？」

他想着這些問題，最後決定仍然照以前一樣，與白嬋來往，看她會要些什麼花樣出來。

在桑羽青思索之時，小猴兒與錢木兒不停的談着話，但是桑羽青全神在想白嬋的問題，根本就沒聽到他們談些什麼。

這時錢木兒突然問道：「桑兄，你有什麼事麼？」

桑羽青一笑道：「是的！我有滿腹心事？」

錢木兒接口道：「若是有心事，還是說出來的好，悶在心中與事無補，說出來或許可以帮帮忙。」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微笑道：「不錯，你是可以帮我的忙，不過現在還沒有到告訴你的時候。」

錢木兒似乎也聽出了桑羽青這幾句話含意頗深，他對桑羽青笑了笑，不再說話，由於天寒，很少人出門，所以這條驛道上行人頗少，桑羽青等三匹馬可以肆意狂奔。

桑羽青側目打量錢木兒，見他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身軀偉壯，圓圓的臉，兩個太陽穴高高隆起，一雙深湛的眼睛，不時的射出寒光。

他口中不禁忖道：「江湖傳聞果然不錯，看來這錢木兒的武功，或許還在葉劍瀛之上呢！」

錢木兒好似也不時的觀察桑羽青，他們似乎都發現了，對方是不好惹的扎手人物。

大雪停了以後，地上的浮雪都漸漸凍了起來，馬蹄踏在上面，發出了「噗！噗！」的聲響。

錢木兒笑道：「西北現在恐怕更是寒冷了，我們應該春天再去才好。」

桑羽青搖頭道：「不妨！要見高人，那會有這麼容易？」

這時他們已經離開了這條主要的驛道，馳上了一條小路，一陣急奔下來，越是人烟稀少，難得看見一兩個行人了。

自從和錢木兒在一起之後，桑羽青更是處處小心，他默默記住來去的路徑。

當然，他不相信錢木兒就會這麼輕易的帶他去見東凡和尙，所以他決定在今天夜裏，設法由錢木兒的口中，探得東凡和尙確實的下落！

兩三個時辰過去，由於天短之故，已然有了一層暮色，錢木兒回頭笑道：「此處百里之內皆無旅店，前面不遠之處有一間小廟，我們今夜只好在那裏過夜了。」

桑羽青點頭道：「一切由你。」

這時地勢漸高，那三匹駿馬雖然都是神種，但是由於天氣太寒，浮雪又硬，跑了這幾日，都顯得有些力乏。

小猴兒叫道：「師哥，我看這些馬兒再不休息恐怕跑不出百里就跑不動了。」

桑羽青還未答話，錢木兒已然說道：「就快到了。」

他們翻過了小坡，果見對面坡下，有一間破落的廟宇，爲白雪所蓋，露出了一角紅牆。

錢木兒遙遙指着，說道：「就是這座廟！」

三匹快馬揚蹄而下，不一刻的工夫，已然來到近前，一齊勒馬。

桑羽青那匹駿馬，發出了一聲長嘶，停了下來，口中「噗！噗！」吐着熱氣。

錢木兒已然下了馬，笑道：「這間小廟多年無人居住，已經破落了。」

桑羽青略一打量，見這間小廟果是殘垣破瓦，一片荒凉。

兩扇朱漆的大門，緊緊的閉着，門環也銹了，冰雪凍成了一片。

錢木兒用力推了推，說道：「裏面還鎖着呢！」

話方說完，小猴兒已然道：「我去開門！」

只見他身如寒鷹一般由馬鞍上飛起，身子在空中一個盤旋，已然進入了廟中。

錢木兒讚嘆的說道：「這位小兄好俊的功夫！」

桑羽青笑道：「比起居士你來，可還差些呢！」

錢木兒趕緊道：「那裏！那裏……」

說到這裏，便聽得一聲巨響，小猴兒已把冰雪所凍的兩扇大門拉開了來，一隻生了銹的大鎖，已然被他折斷。

桑羽青及錢木兒一同拉馬走了進去。

在正殿之前，有一塊掉了漆的橫匾，依稀可以看出「伴月庵」三個字。

桑羽青笑道：「幸虧破落了，這原來是個尼姑庵呢！」、

錢木兒也笑道：「噫！我來往了這麼多趟，第一次來此休息，却不料是個尼姑庵。」

說着他們已把馬拉到了簷下，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到後院找找有無馬料，我與錢兄看看房子。」

小猴兒答應着，拉了三匹馬向後面轉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把整個的院落察看了一遍，果然已經廢棄多時，錢木兒還不住的說道：「我明年一定要把此庵重修起來，佛門善地，淪落了實在可惜。」

桑羽青看見他談吐舉止，無不發現他有着慈悲的心腸，不禁被他弄得有些糊塗了，忖道：「若是錢木兒眞個是行善之人，他這一條命可以逃過了。」

所有的禪房都破爛髒污，二人打掃出一個較好的，由於沒有舖蓋，錢木兒忙着揀柴燒炕。

他笑着說道：「不怕桑兄見笑，我這個人就是怕冷。」

桑羽青微笑不語，心中忖道：「習武之人，焉有怕冷的，錢木兒，你把我當成孩子了。」

才想到這裏，小猴兒已經進得房來，說道：「師哥！馬都安置好了……」

說到這裏，被室中的火烟薰得咳嗽起來，原來那炕太舊了，有不少空隙，柴烟便從那些空隙中傳了出來。

桑羽青也有些受不了，錢木兒邊咳邊道：「二位先請出去吧，等我把炕補好再進來……」

小猴兒皺眉道：「媽的！這些姑子好厲害，炕都睡垮了！」

桑羽青叱道：「不許胡說！」

說着同小猴兒出得房來，二人在長廊之下，寒風如刃，雖然他們都有着很高的武功造詣，也不禁覺得有些寒冷。

小猴兒縮着頸子道：「師哥，你看錢木兒是什麼用意？」

桑羽青劍眉微鎖，搖頭不語，小猴兒放低了聲音，接着說道：「我看準是他與東凡和尚定了計，要把我們騙去，師哥，你可不要大意！」

桑羽青冷笑道：「若眞是如此，倒是合了我的心意，就怕他不是領我去見東凡，那可是白花精神了。」

雖然他們說話的聲音非常低，但是爲了愼重起見，桑羽青又走出了很遠。

小猴兒跟在身後說道：「若是他騙我們，爲什麼又把東凡和尚的消息告訴我們？至少他先說破了他自己的身份！」

桑羽青笑道：「看你平日聰明，怎麼糊塗起來了？錢木兒知道我復仇心切，只要抬出東凡和尚，無論到那裏我都會跟去的。」

小猴兒思忖着道：「難道他以爲我們不是他的對手？想在半路把我們幹掉？」

桑羽青搖頭道：「事情恐怕不會這麼簡單，現在還有很多疑問，我要慢慢的查出來，反正只要盯住錢木兒，不論他神通再大，也會把東凡和尚查出來。」

他本想把白嬋的事告訴小猴兒，可是爲了愼重起見，話到口邊，又忍了下來。

小猴兒道：「白姑娘恐怕也追到了附近，說不定今天夜裏就會與你聯絡呢！」

桑羽青冷冷地道：「隨她吧！」

才說到這裏，錢木兒已然推開了門，遙遙說道：「好了！現在沒烟了，我燒了開水，咱們可以用飯了。」

桑羽青笑着說道：「有勞！有勞！」

他們一同進了房，炕已經被錢木兒用石頭補好，室中很是溫暖，另有一隻小鐵鍋，已然燒好了一鍋開水。

桑羽青等拿出了乾糧，匆匆吃過，三人便坐在熱炕上聊天。

他們天南地北的說着，如同是多年的摯友，實際上却是各懷深心。

在開始之時，桑羽青絕口不提東凡和尚之事，儘談些江湖上的事。

小猴兒聽了一陣，竟然伏在了炕上睡着了，室中已是一片昏暗，錢木兒尋出了一隻破油燈點上，然後又取了一件衣服爲小猴兒蓋上。

桑羽青看在眼中，忖道：「若是自表面看來，錢木兒倒眞是個好朋友呢！」

這時只剩下桑羽青及錢木兒，二人低聲的談着話，桑羽青慢慢的把話題轉到了錢木兒的身上。

他故意嘆息着說道：「唉！像我浪跡江湖，雖然交遊滿天下，實則知己無二三，能夠與錢兄相識，眞是三生有幸呢。」

錢木兒笑道：「我與桑兄正有同感，早日忙碌倒無所覺，一等空閒下來的時候，眞是找個說話的朋友都沒呢！」

桑羽青笑道：「如此說來，我們眞是相見恨晚了！」

他們說着，同時笑了起來，錢木兒接道：「桑兄若是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不知是否可以與我一同行善鄉里，爲這些苦難的人造些福？」

桑羽青笑道：「我也正有此意，準備把自身的事情料理一下，然後隨錢兄作事呢！」

錢木兒好似非常興奮，緊緊的拉住了桑羽青的手，笑着說道：「那眞是太好了！若是有桑兄與我在一起，眞是佛祖的慈悲！」

桑羽青趁機把話題帶過，說道：「錢兄平日都忙些什麼呢？」

錢木兒笑道：「唔——我可是太忙了，修路補橋，施米施診，足跡已然跑遍全國，如今年底才忙完，趁着這個時間趕回去團聚呢。」

桑羽青道：「啊？如此說來，你的家是住在西北了？」

錢木兒點頭道：「我是生長在那裏，可是家人均已痛故，且喜遇見佛門高僧將我渡化，由那時開始，我便立志行善於天下！」

桑羽青聞言心中甚喜，忖道：「至少我知道他在西北學的藝，那麼那個東凡和尚……」

這時錢木兒又接口道：「也許是我與佛門有緣，國內的大小廟宇，我沒有一處不曾去過。」

桑羽青道：「了不起，全國這麼多廟宇，你最喜歡何處？」

錢木兒笑道：「說來也是可笑，人總有念舊之情，所以我最喜歡的，還是『蘭州』的『上法寺』。」

桑羽青驚喜交集，但他鎭靜着，忖道：「如此看來，東凡和尚是在甘肅了。」

他爲了確實起見，便道：「看來你在佛門中已經呆了不少年了。」

錢木兒笑道：「一十五年！」

這四個字，如同是一把利刃般，刺入了桑羽青的心中，他默默的想道：「一十五年！正是我忍辱偷生的這段時間啊！東凡和尚！原來你在得了我家傳『星月劍譜』之後，便轉到甘肅去了。」

錢木兒好似談得高興，絲毫沒有注意到桑羽青的反應，他繼續說道：「那時我才七歲，家人均已故去，幸虧遇見了東……幸虧遇見了九位高僧，將我渡化，從此便與佛門結了一段善緣。」

他這麼一改口，桑羽青更是有了把握，笑着說道：「如此看來天下事都是前訂啊！」

他們笑談了一陣，夜已經深了，小猴兒睡得鼾聲大作，錢木兒笑道：「我們也睡吧！」

於是熄燈睡下，不一刻的功夫，錢木兒也是沉入夢鄉。

只有桑羽青難以入睡，他聽着怒吼的北風，心中之事，起伏不定。

由方才與錢木兒談話的結果，證實了東凡和尚在十五年前，便遷到了甘肅。

桑羽青怔道：「難怪我走遍江南都訪不着他，原來他搬到這麼遠的地方去！」

他正在沉思之際，突然房外似有輕微的彈指之聲，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會是什麼人？」

他輕輕的爬起，套上了鞋，把寶劍背好，拉開了一扇門，閃身而出。

桑羽青方出房時，便見一條黑影，在對面房頂上一閃而逝，身法奇快。

桑羽青眉頭一皺，忖道：「看來又是葉劍瀛，此人到底是個什麼人物，眞個叫人莫解！」

（未完）

招式叢談

破牛角捶的絕招

希華

我國古代有許多武林高手，單獨擅長某一招，威震四方，大概其中有些人到南洋那邊去，就把牛角捶帶到那個地方，直到現在，南洋各屬的居民，都是很喜歡使用牛角捶的，其中又分雙牛角捶與單牛角捶，這些拳脚就是那邊學習中國武功的一種表現。

牛角捶是左右兩拳握緊之後，展開鉗形攻勢的，兩隻手的臂彎都略爲彎曲，依照拳理來說，凡是臂彎微曲的拳，力度一定倍增，故此，單是一個牛角捶，已經非常厲害，如果是雙牛角捶一齊出擊，被它打中，便有可能氣絕身亡，最低限度也會身受重傷，原因是這兩個拳頭都向左右兩邊額角出擊，該處正是神經叢，而且保護他的顱骨比較薄。

古代留傳下來的禁忌，有許多地方是不准打的，拳經有云：「一不打泰山壓頂，二不打鐘鼓齊鳴，三不打雙風貫耳……」認爲那是絕招，可能置人於死地。

泰山壓頂，又名獨臂華山，一拳從頂門打下去，因爲頂上最高的一處，顱骨併合，仍然留下一條縫，故此一打就裂，非常危險，師傅教落徒弟，該處不准打。

至於鐘鼓齊鳴，打太陽穴，亦即上述的額角，第三種禁忌叫做雙風貫耳，左右兩手，一齊向耳朵拍打，因爲耳膜擊中，就會影响到腦袋受震動，縱然不死，亦患神經錯亂，故此，師傅教落，亦不准打。

由於牛角捶是南洋羣島很盛行的拳法，故此，由港九到南洋那邊去的人，如果稍爲懂得武功，就要學習如何破雙牛角捶，或者單牛角捶了。

不管那一個門派，都有些招式是擊破它的，在這裏，我不想從門派方面解釋如何擊破雙牛角捶或單牛角捶，只是由發拳的招式方面講述。

雖然雙牛角捶雙手齊出，如果打中額角，有致命傷害，但因這一招是必須臉對臉的兩人對到正，而且距離很短，然後發拳，故此，就快要發出雙牛角捶的時候，一定是兩個軀體擺到正的，同時左右兩手一齊發出，再又因爲兩臂微彎的任何一種拳法，比不上直拳那麼快速，那種拳比較慢，再者，雙牛角捶要稍爲彎曲的緣故，雖然身體貼近，但却比不上直拳那麼快而狠，故此，破雙牛角捶的一招，最有用的就是直拳，原因是以直破橫，因爲直拳的肩膊伸到盡，故此，直拳打對方的身體時，自己不會額角受到對方的攻擊，因此受傷。

防患於未然，直拳破牛角捶的時候，最好坐低半步馬，預防不測，即是說，假如那一拳打不中對方的身體，或者擊中對方的身體中部而無法使他倒下來，對方的牛角捶已經打到，仍然落空，原因是矮了一尺，他的牛角捶就打不中。

坐低半步馬的時候，應該使用吊馬，這種馬步又名丁式，看來好像一個丁字，右脚在前，僅有脚尖擦着地面，左脚在後，那是很容易坐低一截的，倘若所發的一拳落空，或不夠份量，無法使對方受傷時，便趁着吊馬的方便，突然起脚，由於所站的位置準確，那一脚必然踢中對方的下體，十分厲害。

雙牛角捶看來正是牛的兩隻角，如果自己的頭捶有勁，不妨以牛角對牛角的一招去抵抗他，那時對方剛剛發拳，你可以把頭部垂低一點，向前撞擊，頭捶剛剛打中對方的胸膛，胸骨照理是比不上顱骨那麼堅硬的，前額的骨頭更硬，故此一撞就可以取勝。

不過，沒有學習過頭捶的人，那就不必施展這一招「老和尚撞鐘」了。

倘若你的雙臂相當堅强，還可以運用另外一招破敵，即是說，他用雙牛角向左右兩邊一齊展開攻勢時，你的兩隻手向上擋格，挑開了他，佔了中綫，然後向他的耳拍下去，或者用兩隻手的掌刀，向他的頸子斬下，如果兩個人的臂力相同，那麼，擋住牛角捶反攻的一邊，當然是佔上風的，因爲對方的拳給你盪開，無從搶救，不過，雙牛角捶的兩隻手，一經施展，非常堅實，而且練習過這一招的人，不但是手上有勁，大胸肌和頸肌同時抽緊，不容易把這兩隻手挑開之後又再用掌刀斬下，而使對方受傷的，故此，這一招要平時經常練習，然後有力量擊倒對方。

還有一種方法可以擊破雙牛角捶，那是向左邊或右邊閃開，而且攔腰斬下的，用前臂斬落，所用的手法就是「手刀」。

掌刀的意思是把手掌變成刀，手刀就有些不同，並非用手掌打擊，而是用前臂打擊，那種殺傷力，比較僅用手掌厲害得多。

至於破單牛角捶的一招，最可靠的就是纏住他打出來一隻手，抓住那隻手的前臂，加以扭曲，那就使他整個的倒下來，這樣做不必殺傷對方，却使對方不能夠繼續作戰，屬於擒拿手這一門。在此順筆一提。

用單牛角捶的人比較少，因爲這種拳的威脅不大，一定要貼身發招然後有勁，倘若兩人作戰，兩個軀體已經貼近，要一拳把對方擊倒，不必施展單牛角捶，索性用掛捶凌空而下，更加有份量。掛捶由高處打下來的時候，對方橫臂擋格，不易連消帶打，要是單牛角捶，確有可能給對方連消帶打反攻的，不宜施展這一招。

倘若對方以單牛角捶出擊，你的擒拿手不熟，可以硬碰硬，左手迎擊對方的右拳，順勢搶內綫打他的臉孔，或者用你的右手擋格，即格即打，所攻的仍是臉孔。事實上，臉孔的肌肉又薄又脆弱，眞的不堪一擊，除非打不中它，打了一拳一掌，立刻判定高下。

新派武俠長篇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陳先生去通報大先生楚小楓的決定後，轉瞬回來，楚小楓蔑視的詞鋒仍是咄咄迫人，陳先生感到受辱，他忽然長嘯一聲，向四方喚來四名亡命殺手，楚小楓眼明手快，出招如電，兩名殺手不知如何立即倒地，餘下兩名殺手瘋狂地進攻簡飛星及王平等四人，黑衣殺手卒之全部浴血映日崖，楚小楓又向陳先生挑戰，兩人展開一塲激鬥，陳先生忽然半途嘆息，指出楚小楓的劍法即大先生的絕學「大羅十二式」……

毒蜂示淫威　黃傘降娉婷

陳先生道：「我認識大羅十二式，我學過其中兩式，那兩式，你剛才也用過，所以，我肯定你學過大羅十二劍式。」

楚小楓道：「就算我學過大羅十二劍式，但那和你們大先生有什麼關係？」

陳先生道：「這是大先生的奇技，天下再無別人會此武功。」

楚小楓道：「我會，我不認識大先生，但我會這等眞的劍法。」

陳先生歎息一聲，道：「楚小兄，我仍然不是完全沒有殺死你的機會，只是，大先生要吸取你參加這個組合，所以，我們沒有用太惡毒的手段對付你。」

楚小楓道：「你們用什麼惡毒方法對付我。」

陳先生道：「我只說一種方法給你聽，只要我們把一種藥水，噴在你的身上，就會有很多的毒蜂和幾種奇毒之物，追踪在你的身後。」

楚小楓道：「有這種事。」

陳先生道：「不錯，楚小兄，再說一件我們殺手的手段給你聽聽。」

楚小楓道：「在下洗耳恭聽。」

陳先生道：「有一種奇毒，能够延期在三日之後發作，而且是借物傳毒。」

楚小楓道：「我記得，你們用的手段，已經十分惡毒了。」

陳先生道：「那只是給你們一個警惕，使你們知道厲害？」

楚小楓道：「哦，用心何在呢？」

陳先生道：「一旦談判時，使你們容易就範。」

楚小楓道：「陳先生，你好像很清楚這件事。」

陳先生道：「不錯，這一次一路追殺你們，都是我的責任。」

楚小楓道：「大先生也許不在此地，不過，我相信在此的人，至少有一個，比你的身份高一些。」

陳先生一皺眉頭，道：「你，你怎麼知道。」

楚小楓道：「我只不過是隨便問問罷了。」

陳先生道：「好，你猜對了，目下確有一個人，比我身份高一級，不過，他只是昨夜才趕到了此地。」

楚小楓道：「可也是爲了在下麼？」

陳先生點點頭，道：「在下既然說了，索性說個明白吧，在下奉命，每一天，都要把你的行踪，報告到大先生那裏？就算不能作到每天一次，至少，也可以作到每兩天一次，所以，你的行踪，大先生至少會兩天內，接到一次報告。」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他爲什麼這樣關心我呢？」

陳先生道：「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那樣關心你，老實說，我們也覺着奇怪，就在下記憶之中，大先生從未對人，有着如此的關心。」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陳先生，如若你說的是眞話，我想必有原因，但你既然不明白內情，咱們也不用多討論了。」

陳先生道：「我只是要你明白，我們沒有殺死你的原因。」

簡飛星突然厲聲道：「說說看，那人是不是春秋筆。」

陳先生道：「簡飛星這話，問的很多餘。」

簡飛星冷冷一笑道：「你不肯說？還是不敢說。」

陳先生道：「這個，我也不會告訴你的！」

楚小楓道：「陳先生，大羅十二劍式，能不能殺死你。」

陳先生道：「能！」

楚小楓道：「你怕不怕死？」

陳先生道：「這個，能不死，那是最好不死。」

楚小楓道：「我說的很認眞，我可能會一舉殺死你？」

陳先生道：「哦？」

楚小楓道：「但你還有一個可以不死的辦法？」

陳先生笑一笑道：「倒要聽聽了。」

楚小楓道：「答覆三件事。」

陳先生道：「我如是不知道呢？」

楚小楓緩緩道：「自斷一條手臂，再走。」

陳先生道：「如是我不肯回答，或是騙了你呢？」

楚小楓道：「要是我知道你說的是謊言，立刻會殺了你。」

陳先生冷冷說道：「我也許無法勝你，但你如是想殺我，只怕還不大容易。」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你對大羅十二式，還是不太瞭解。」

陳先生道「大羅十二式一定可以殺人麼？」

楚小楓道：「可以。」

陳先生道：「我接不下那一劍，我可以逃。」

楚小楓道：「你是可以逃，不過，你逃不過。」

陳先生道：「眞的有這一招麼？」

楚小楓道：「依序排列，他應該是第十一式。」

陳先生道：「那第十二式，又是什麼了。」

楚小楓道：「自然是最厲害一招。」

臉色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冷冷說道：「你聽着，現在，我要問你第一件事了……」

語聲一頓，接道：「你們這一個組合，究竟是用心何在？」

陳先生道：「統治江湖。」

楚小楓道：「有此雄心大志，何以又如此神秘。」

陳先生道：「這算是第二件麼？」

隱隱之間，他已被楚小楓所震懾。

楚小楓道：「算。」

陳先生道：「從來沒有一個人能眞正的統治過江湖，所以，我們不準備挺身而出，只希望在暗中發號施令？」

楚小楓道：「春秋筆，是不是和你們有關？」

陳先生道：「這件事，我不清楚……。」忽然一個轉身，凌虛踏空而去，一口氣奔到了七八丈外，才落着實地。

楚小楓從未看到這樣的武功，不禁爲之一呆。

簡飛星皺皺眉頭，道：「好一招凌空虛渡神功。」

陳先生回過頭來，望着楚小楓，道：「大羅十二式，雖然未必能够殺得了我，但我還是不願冒險。」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陳先生，你如若無法破解我大羅十二式，只怕今天下午，很難把我們逐出映日崖了。」

陳先生突然縱聲而笑，道：「楚小楓，說實話，你和大先生有什麼關連？」

楚小楓說道：「沒有，我根本不認識他。」

陳先生道：「那你，就等着死吧！」

反手一揮，突然打出一粒形如鐵膽的黑色之物。

那黑膽並未攻打向楚小楓，卻擊向楚小楓身側不遠處一塊巨石之上。

楚小楓一瞧不對，大聲喝道：「散開。」就地一個轉身，閃到了一丈開外。

那黑色之物，擊在石塊之上，蓬然一聲，爆散成一片黑色的烟粉。

陳先生卻借那一片黑色的烟粉掩護，疾奔而去。

墨色的烟粉，很快的散落在地上。

王平仔細瞧了一陣，道：「好像黑色的砂子一樣。」

簡飛星道：「這算是什麼暗器，剛打出來時，還眞把咱們嚇了一跳。」

楚小楓道：「一定有它的作用，只是咱們一時間，想不出來。」

簡飛星一凝神，道：「聽，這是什麼聲音？」

楚小楓凝神聽了一聲，道：「好像是蜂。」

簡飛星道：「對，那姓陳的說過，他有一種藥粉，可以引來很多的毒物。」

王平道：「如果眞是大批的毒蜂，那可是不易抗拒，咱們避一避。」

簡飛星道：「來不及走了，咱們到那塊大石後面，用兵刄，必要時撕下衣服，對付毒蜂。」

王平道：「好，這些年來，我對付過不少的無惡不作的人，對付毒蜂，倒還是第一次。」

簡飛星道：「我走了幾十年江湖，也沒有對付這些東西，我不信一羣毒蜂，眞能傷了咱們。」

幾個人一面談話，一面向後退去了。

楚小楓一面後退，一面不停的伸手在地下挖了一些沙石，放入袋中。

王平等立刻瞭解了楚小楓的用意，大家都伸手抓了一些細砂石！

巨石旁邊有一枝矮松，楚小楓順手折下一節松枝。

這就引起了王平和周横的模仿，兩人也折下了幾根松枝。

幾人不過剛剛藏好身子，一陣嗡嗡之聲，傳入了耳朵。

抬頭看去，只見長過寸許的巨蜂，直飛而來。

簡飛星道：「好大的黃蜂，我走了幾十年的江湖，就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黃蜂。」

王平道：「咱們如有一隻火炬，那就更有用了。」

楚小楓打量了四週一下的形勢，道：「想法子，封住右面洞口。」

原來，這塊巨石向前伸張，形如伸出的屋椽，只要石面上缺了一角，巨蜂可以由空中直衝而下。

簡飛星道：「為了保存氣力，咱們分成三班，防守石面。」

楚小楓道：「好，我先和大哥聯手，試試看能不能找出一個辦法來。」

這時，已有十餘隻巨蜂，向石岩下衝來。

楚小楓一揚手，一把砂石飛出。

貫注了內力的砂石，勁道很強。

十幾隻巨蜂，全被擊斃。

楚小楓一擊得手，信心大增。

簡飛星揚手打出一把松枝。

用的是滿天花雨手法，松針出手之後，忽然間散開一片，數十隻巨蜂，又被擊落。

王平，周横，成方，華圓，齊齊揚手，打出砂石松針。

又擊落了數十隻巨蜂。

但聞嗡嗡之聲，愈來愈大，片刻之間，千隻以上的巨蜂，盤飛石洞口上面。

巨蜂隻隻相接，遮天蔽日。

如此之量，使得楚小楓等人，手中執着砂石，松針，竟不敢再投擲出手。

如若那數千隻的巨蜂，一齊攻落了下來，決非幾人所能抵擋。

簡飛星發覺避入這石岩之後，反而成了絕地。

如是那數千巨蜂湧入，看來一定無法閃避。

最麻煩的是這石岩下地方較少。施展不開，空有一身功力，無法發揮威力。

本是躲避巨蜂而來，反而變成了為蜂所困。

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不過，都沒有說出來。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想不到啊？原來想可以藉巨岩，擋一擋巨蜂，但看目下情形，似乎是選錯了地方。」

簡飛星道：「各有利弊，這地方限制了咱們，無法施展，不過，也有好處，巨岩擋去了不少空間，眼下之計，咱們要研究一個辦法，堵死這個洞孔。」

楚小楓道：「小弟站在洞口外面，以手中松枝，拒住正面，大哥和王平等，守在洞口之中，拒擋滲入毒蜂。」

簡飛星哈哈一笑，道：「不過，換一個人就行了。」

王平道：「在下如何？」

簡飛星道：「不行，換我。」

笑一笑接道：「我練的是混元氣功，運氣之後，衣衫膨脹，全身堅如銅鐵，可以抗拒刀槍，我相信牠們螫中我的機會不大，再說蜂尾的毒刺，也未必能夠傷得了我！」

楚小楓道：「這等巨蜂，可怕處不是牠蜂尾的利刺，而是牠的蜂針上之毒。」

簡飛星道：「牠如無法傷我，又如何能使我中毒。」

楚小楓抬頭看去，只見巨蜂盤旋，只在空中飛舞，却未落下。

簡飛星緩步行了出去，站在洞外，身上衣服，果然却鼓了起來，顯見他氣功，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奇怪的是那巨蜂一直未再向下撲擊，而且，盤旋了一陣之後，竟然掉頭而去。

簡飛星望着飛去的巨蜂，道：「小楓，這是怎麼回事？」

楚小楓道：「小弟也想不通。」

簡飛星道：「小楓，陳先生，也許有點道理，你得仔細的想想看了。」

楚小楓道：「想什麼？」

簡飛星道：「想想看，你是不是認識那位大敎主。」

楚小楓道：「大哥，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簡飛星道：「如若他用另一種身份和你見過面呢？」

楚小楓道：「這個，小弟就不敢斷言了。」

簡飛星道：「不論這一仗，如何的兇險，慘烈，但情勢很明顯，敵我相對，各憑本領放手一搏，但目下的形勢，却似乎越變越複雜了。」

楚小楓道：「他們如此作法，用心何在呢？」

簡飛星道：「這就要大費推敲了，不過，有一點確是不錯。」

楚小楓道：「那一點？」

簡飛星說道：「他們對你有相當的認識。」

楚小楓道：「小弟也是覺得奇怪。」

王平道：「陳先生倒不是忍讓，而是怕公子殺了他，但這一次，他們召走了巨蜂，却是有些奇怪了。」

楚小楓道：「我想事情不會就此停住，他們必然有下一步的行動。」

簡飛星道：「希望他們不再用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大家憑藉眞本領，硬工夫，放手一搏。」

楚小楓道：「大哥……」

只聽一個清亮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楚小楓，毒蜂已去，請下來吧！」

楚小楓轉頭向下望去，只見一頂九曲黃落傘下，擺着一把虎皮金蛟椅，上面坐着一個人。

四週黃傘垂遮，看不清楚對方的形貌，但衣着淡紅，十之七八是一位女的。

虎皮蛟椅兩側，站着兩個女婢，四個抬椅的女人，都是又黑又高的大脚婦人。

招呼楚小楓的正是陳先生，站在蛟椅前面。

楚小楓道：「大哥，下去看看吧？」

簡飛星道：「婦道人家最是難門，你要小心一些。」

楚小楓道：「小弟明白。」

簡飛星道：「我替你開道。」

當先向下行去。

楚小楓心知阻擋不住，只好不加以阻擱。

王平，周横，成方，華圓，緊隨在楚小楓的身後。

陳先生攔住了簡飛星，道：「到此止步，二先生召見的是楚小楓，簡兄，何苦要搶先一步。」

簡飛星冷哼一聲，停了下來。

楚小楓行了過來，七尺外停下脚步，道：「叫你先生呢？還是夫人？」

傘中人道：「都一樣，不過，本組，都以先生排名，你就叫我二先生吧……」笑一笑，接道：「楚小楓，有一件事，我想說明，我還是雲英未嫁之身，一定不願人叫我先生，那就叫我小姐。」

楚小楓道：「二小姐。」

傘中人笑一笑，道：「好，楚小楓，你就算是我們的敵人，也是個很可愛的敵人。」

楚小楓道：「二小姐，大先生之外，好像妳是第二把交椅上的人物了。」

二小姐道：「這該不是一件太難猜的事，我這個身份，够不够和你談談。」

楚小楓道：「二小姐有什麼吩咐。」

二小姐道：「我來此之前，大先生告訴我一句話。」

楚小楓道：「哦！他說些什麼？」

二小姐道：「他要我奉勸閣下一句話，螳臂永遠不能擋車。」

楚小楓道：「我瞭解這個意思，不過，我覺着我不是螳臂，你們也不是車。」

原本很溫柔的聲音，突然間變的十分冷漠，道：「楚小楓，我可以更改大先生的決定。」

楚小楓道：「哦，是什麼樣子的決定呢？」

二小姐道：「殺了你。」

楚小楓冷冷說道：「這些日子之中，你們那一天不想殺我。」

二小姐道：「但却沒有殺你，那並非是不能殺你，而是，奉命不殺你。」

楚小楓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二小姐道：「因為大先生有些袒護你，他們却不大敢下手。」

楚小楓道：「在下不認識大先生，他又為什麼袒護我。」

二小姐道：「你如還活着，我相信很快會見到大先生，你自己去問他吧！」

楚小楓道：「明天能不能見到他？」

二小姐道：「問題在，你還能不能活到明天。」

楚小楓道：「誰能殺我？」

二小姐道：「我，而且，我也是唯一能够變更大先生令諭的人？」

楚小楓笑了一笑，道：「有一件事，不知二小姐是否知曉？」

二小姐道：「說說看。」

楚小楓道：「你們控制了我的家人，而且，還要殺了他們。」

二小姐道：「有這回事，大先生雖然對你有一份偏愛，但我們決不會因那份偏愛，對你有太多的放縱。」

小楓道：「這件事，如若眞的，我覺着很卑鄙？」

二小姐沉吟了一陣，道：「手段是有些不太光明，但很有效，是麼？」

楚小楓道：「以你們實力，實在是不應該如此下流。」

二小姐怒道：「楚小楓，你的話，越說越難聽了。」

楚小楓道：「你如有信心殺我，那就不應該對付我的家人。」

二小姐道：「我們原本不想殺你，但你如太放肆，那就很難說了。」

楚小楓道：「現在，還未得到大先生的回音，大概還不致傷害我的家人吧！」

二小姐道：「我可以立刻要他們傳出殺人的令諭。」

楚小楓冷冷道：「二小姐，在下不會屈服，我也不相信，妳眞能殺得了我！」

二小姐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向我挑戰了。」

楚小楓道：「如若二小姐肯指點兩招，在下倒也歡迎。」

二小姐忽然歎一口氣，道：「楚小楓，你實在狂的可以！」

楚小楓道：「小姐要如何決定呢。」

二小姐道：「成全你，不過，有一個條件！」

楚小楓道：「請說。」

二小姐道：「除你之外，我不願再見任何的人，要你們幾位從人朋友，退到看不到的地方。」

楚小楓道：「你的人呢？」

二小姐道：「自然是也要退走。」

楚小楓沉吟不語。

但是二小姐，已經喝叱從人，向後退去。

包括陳先生在內的從婢，很快的消失不見。

楚小楓回顧了簡飛星等一眼，道：「大哥，帶他們退到那巨岩後面去，小弟如有需要，自會招請大哥。」

簡飛星道：「好！你要小心。」

帶着王平等轉身而去。

山谷中只餘下了楚小楓和黃落傘下罩着的佳人。

楚小楓的目光，可以看到傘簾垂遮之內的情形。

一個穿着黃衣的婦人，端坐在金蛟椅上。

只是她臉上又覆戴了一片黃紗，所以無法看到她的面目。

事實上，她的雙手，也隱在了長袖之中，無法看得清楚。

只能從她衣着的體態上，看出她是個女人。

所有的人，都退出到視綫之外，二小姐才緩緩啓開傘簾，行了出來，道：「楚小楓，我不想咱們兵刃相見，所以，我希望取下我頭上的面紗之後，咱們能說的很愉快。」

楚小楓道：「哦！」

二小姐道：「楚小楓，我要一個很肯定的答覆。」

楚小楓道：「二小姐還未提出問題，在下如何回答呢？」

二小姐道：「楚小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戴着面紗麼？」

兩人相對而立，相距也只不過是四五尺遠。

楚小楓道：「不知道。」

二小姐道：「見過我眞正面目的人，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我的朋友，一個是我的仇人，你算算看，我們作朋友的機會如何？」

長垂的黃衣袖中，露出了一隻手，一隻纖巧，美麗的手。

楚小楓道：「朋友之道，應該是沒有什麼條件才對，有了條件，朋友，也不是眞正的朋友，如若二小姐覺着咱們很難談的融洽，那就不要取下你的面紗。」

二小姐道：「楚小楓，你一點也不覺着好奇麼。」

楚小楓道：「不，我很好奇，我也希望妳取下面紗，看看妳的眞正面目，不過，妳終日戴着面紗，必有原因，如因我的好奇，觸犯了妳的忌諱，造成了不愉快的場面，那就得不償失了。」

二小姐點點頭，道：「你小小年紀，有着如此的自制能力，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楚小楓道：「多謝二小姐的誇獎。」

二小姐道：「我聽陳先生說，他已經給你解說過關於你們無極門的事。」

楚小楓道：「解說經過，也不能消滅那種滅門仇恨。」

二小姐道：「只是這一點障礙，阻止了你投入我們這個組合，我們會給你一個很完美的答覆。」

楚小楓道：「哦！」

二小姐道：「怎麼樣？這能不能使你滿意？」

楚小楓道：「我很奇怪，你們爲什麼一定要這樣爭取我，但我明白，決不是因爲我這身武功！」

二小姐格格一笑，說道：「我欣賞的，就是你這一份聰明，老實說，你的武功不錯，但那不是我們千方百計爭取你的主要原因？也不是我們特別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楚小楓道：「人貴自知，我瞭解自己對貴組合，並沒有那份特別的重要。」

二小姐道：「重要，不重要，我們又爲什麼化了這麼大的工夫爭取你。」

楚小楓道：「我自己實在想不出原因何在？」

二小姐道：「楚小楓，不要對春秋筆寄於希望，他不會帮助你，也不要寄望於江湖上各大門戶，他們的力量有限，何況，他們也不會如你想像的那麼樣正直、磊落。」

楚小楓道：「二小姐，我們目前，有不少的人手，……」

二小姐冷冷接道：「那不過是一羣土狗瓦鷄，當不得我們一擊，你如要仗憑他們的力量……」

楚小楓笑一笑，接道：「我不仗憑那一個，我只是說明，江湖上還有不少有血性的漢子，他們明知力量有限，也要捨命一拚。」

二小姐冷冷說道：「這麼說來，你是執迷不悟了。」

楚小楓道：「如照在下的說法，應該是擇善固執。」

二小姐冷冷說道：「你練過了大羅十二式。」

楚小楓道：「陳先生這麼說過！」

二小姐道：「大羅十二式，乃劍法中的至高奇學，但不知你有多少的火候？」

楚小楓道：「不太久。」

二小姐道：「我已經練了十年。」

楚小楓道：「哦！」

二小姐道：「你亮劍吧！我既不能把你收服過來，只有殺了你，以杜絕他的念頭。」

楚小楓道：「我可以捨命相陪，不過，在下有一點請求，還望二小姐矜全。」

二小姐道：「說吧。」

楚小楓道：「不要傷害我的家人，他們不會武功，也不是江湖中人。」

二小姐沉吟了一陣，道：「好，你如死在此地，我就答應你的請求。」

言下之意，他如不死，這份承諾，自然就不算數了。楚小楓恭恭敬敬行了一禮，道：「得此一諾，死而無憾。」

右手緩緩握到了劍柄之上。

二小姐肅立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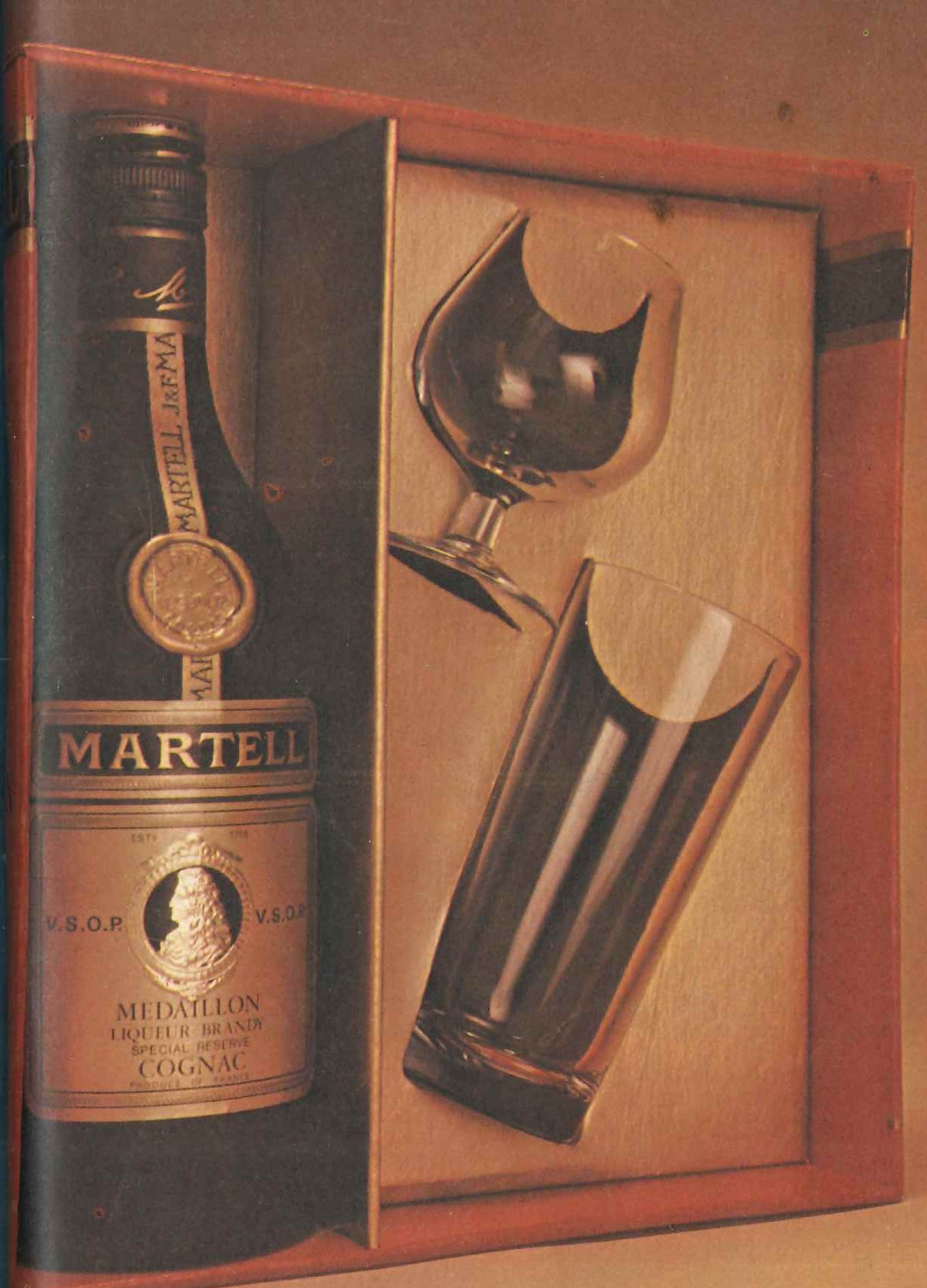
楚小楓握劍右手，緩緩鬆開。

二小姐道：「爲什麼不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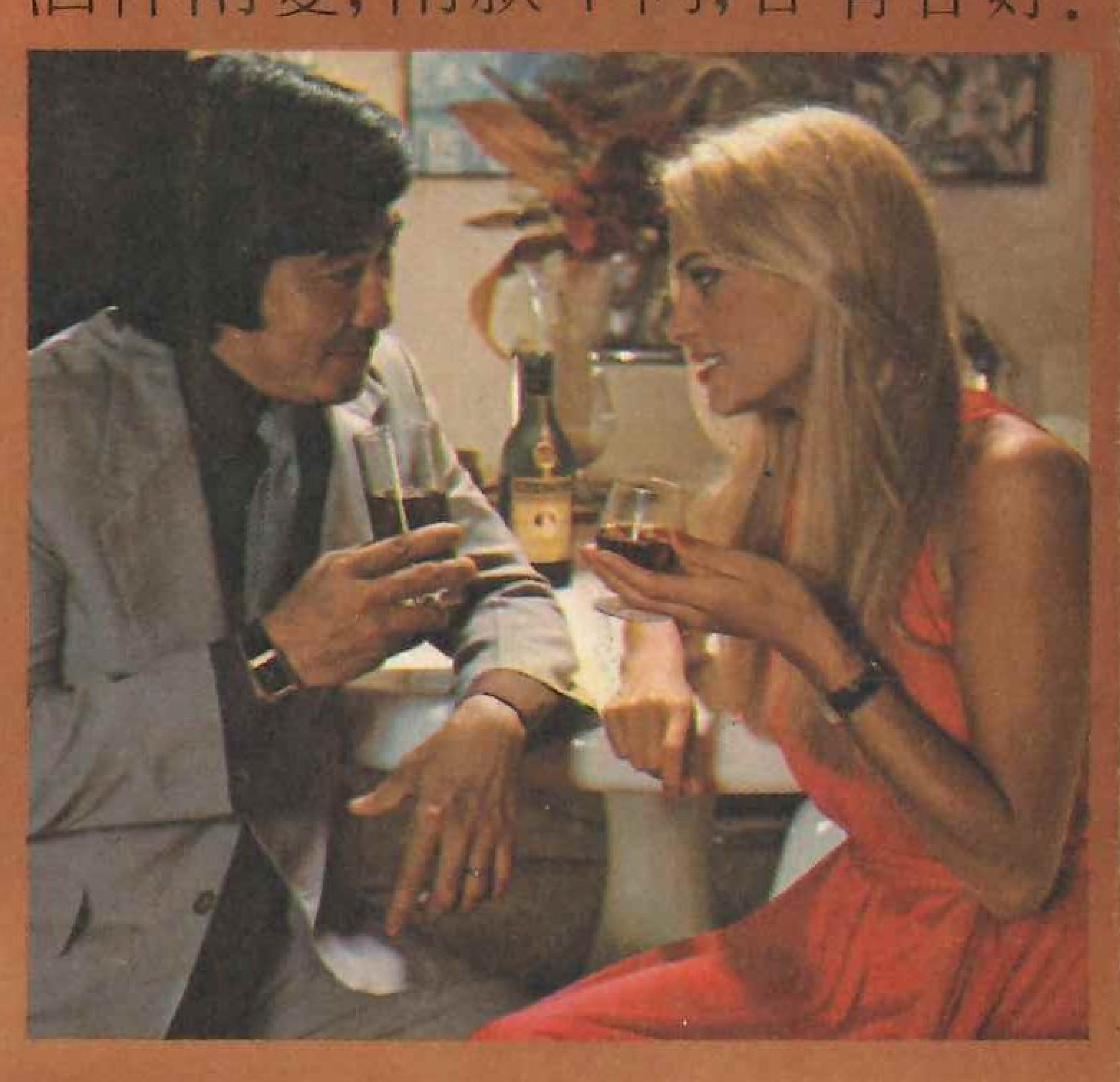
楚小楓道：「二小姐未帶兵刃。」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法國精製酒杯



凡買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 干邑拔蘭地一枝, 即送法國精製酒杯兩隻, 兩款不同, 各有各好.



飲金牌馬爹利, 心想事成